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六十一回　侠女巧谋逃毒手 灵堂奇变困魔头

耶律元宜一见，欢喜得几乎要叫出声来。原来这指环乃是他送与赫连清霞的定情之物，一见了这个指环，当然便知道了来者是谁了。

耶律元宜抑住心中的激动，说道：“左右退下。与我紧守营门，任何人不许进来！”他身边的卫士，只道这两人当真是来禀报秘密军情的，诺诺连声，慌忙退下。

耶律元宜这才喘了口气，说道：“清霞妹子，你好大胆。这位是——”赫连清霞笑道：“这位是柳女侠。哈，你都认不得我们了！”

耶律元宜又惊又喜，道：“你们怎么来的？还有二姐呢？”

赫连清霞道：“这些不太紧要的事情，都留待以后再说。——”

耶律元宜见她神色惊惶，说话又慌慌张张的，便笑了一笑，轻轻抚拍她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们到了我这里，天大的事情，我也得给你们担待下来，不用惊慌。”

赫连清霞道：“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你的事情。竺迪罗与鸠罗法师要来取你性命。竺迪罗是使毒的高手，你得赶紧设法应付。”

赫连清霞撮要把听到的话告诉了耶律元宜。耶律元宜皱眉道：“只是要杀掉这两个秃驴，那倒不难；可这么一来，咱们马上就得反出金营，可就不能再救武林天骄啦！明晚配合宋军生擒完颜亮的大计，也就都要给毁啦！”

赫连清霞焦急万分，说道：“这怎么办？那两个秃驴就要来的了！”

蓬莱魔女筹思已熟，笑道：“不妨事，咱们可以来个将计就计。”

耶律元宜道：“怎么将计就计？”

蓬莱魔女道：“你先服下这粒药丸，待那两个秃驴来了，你佯作不知，要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那秃驴定要暗中下毒，倘若给你发觉，你也不能声张。仍然要装作毫不知情，放大胆子，让他下毒。比如说，他是要敬你一杯鸩酒，你也得喝了。至于怎样将计就计，待他们走了。咱们再说。没时间啦！”说罢掏出一颗碧绿色的药丸。

赫连清霞放心不下，说道：“这是什么药丸？竺迪罗既是天下有数的使毒高手，必定有非常厉害的毒药，要他的独门解药才行。你这药丸难道能解百毒？”

蓬莱魔女笑道：“你尽可放心，包在我的身上，绝不让那两个秃驴伤了你宜哥一根毫发就是！”

耶律元宜慨然说道：“只求大事可成，我又何惧以身试毒！柳女侠既有妙策，咱们就不必再考虑啦！”

刚说到这里，便听得当晚轮值的营中“都护”在帐外高声报道：“鸠罗法师和另外一位大和尚求见将军，让不让他们进来？”

不出赫连清霞所料，这两个和尚果然是一路受到盘查，此时才到。营门的守卫，遵守耶律元宜的命令，不让他们进去。幸亏这个值夜的都护是个中级军官，认得鸠罗法师，这才替他禀报。不过他也只是认得鸠罗法师，却不认得那个吐蕃国的国师竺迪罗。

耶律元宜说道：“既然是皇上的护驾法师来了，自当以礼相见。打开中门，请他们进来。”

蓬莱魔女、赫连清霞二人退藏帐后，耶律元宜另外唤来了心腹亲随伺候，他刚刚服下了那颗药丸，鸠罗法师带领竺迪罗，已在哈哈大笑，揭帘而入。

耶律元宜站起来道：“法师深夜到来，有何指教？请恕小将未曾出迎。这位大和尚是——”他虽然早已知道竺迪罗的身份，但因未曾见过，故此仍佯作不知，有此一问。

鸠罗法师道：“好教将军得知，这位大和尚是咱们的国宾，吐蕃国的国师戒日法王。”

耶律元宜故作一惊，说道：“啊呀，这真是折杀小将了。我还未曾拜见法王，倒教法王劳步，罪过，罪过。”

竺迪罗道：“将军不用多礼。小僧观光上国，意欲结识上国英豪。久慕将军威名，特来拜访。”

鸠罗法师道：“戒日法王是来与咱们皇上商谈两国结盟之事的，皇上已请他留下来相助咱们大金了。”

竺迪罗道：“大金德威远播，泽及各国。小僧得效驰驱，深感荣宠。听说耶律将军是辽国王族，哈哈，咱们都是外臣，而得皇上录用，这倒是一样的呢！”

耶律元宜心里暗骂，“你这无耻秃驴，谁与你一样。”但口中却不得不道：“好说。请两位上人用茶。”

那亲随端来了三杯刚泡好的茶，鸠罗法师笑道：“法王正是因为与将军身份相同，所以第一个就来拜访将军。同时也是奉了皇上之命。来视察各营防务。深夜打扰将军了。”

耶律元宜道：“请两位上人多多包涵，在皇上跟前美言两句。”

鸠罗法师笑道：“将军军令森严，我们都几乎进不来呢，佩服佩服！”

耶律元宜道：“交兵前夕，防卫不得不多加小心，得罪了两位上人了。请用茶。”

鸠罗法师有意和耶律元宜说些闲话，分散他的心神，好让竺迪罗施展手脚。

竺迪罗一抖袍袖，端起茶杯，僧袍的宽袖，遮着耶律元宜的目光，说声：“请！”就在说话的当儿，小指尖一弹，指甲中预藏的毒粉，已弹入了耶律元宜面前的那一杯茶！

这手法巧妙无伦，莫说在一旁伺候的那个亲随，丝毫也没察觉；连耶律元宜，早已在暗中加意提防的，也只是觉得他这个端茶的动作有点异乎寻常，也看不到他已经把毒粉弹入自己的茶杯，不过他虽然没有察觉，也想得到竺迪罗这个动作，定是在他杯中下毒。

耶律元宜依从蓬莱魔女的吩咐，佯作不知，端起茶杯，把满满的一杯茶一口喝了。他明知喝的乃是毒药，虽说有蓬莱魔女的安排，心中亦总是难免有点惴惴不安。

鸠罗法师与竺迪罗也同时把茶喝了，鸠罗法师道：“谢茶。哎呀，已是三更时分，我们该回去了。”营中更鼓，正报三更。

耶律元宜笑道：“难得两位到来，多坐一会。”

鸠罗法师道：“我们还要巡视别处地方，将军也该早些安歇了。”

耶律元宜道：“如此，我明日再回拜两位上人，请两位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

竺迪罗道：“当然，当然。咱们今后都要彼此提携。”心中则在暗笑：“你明日要来回拜？哼，哼，等到你再世为人吧！”

耶律元宜送出帐外，走回来的时候，只觉已有点儿晕眩，脚步也有点虚

浮。那亲随道：“将军，你怎么啦？”耶律元宜道：“没什么，稍觉劳累，不要紧的，你不必在这里伺候了。”那亲随应了声“是”，便即退下。

赫连清霞与蓬莱魔女躲在帐后，赫连清霞一直紧握剑柄，手中又扣着暗器，防备意外，直到那两个和尚走了，方始“吁”了口气，揭开帐幕。蓬莱魔女和她一同走了出来。

蓬莱魔女端起烛台，走到耶律元宜面前，仔细地看了一眼，说道：“果然所料不差，是中的魔鬼花花粉之毒。”

赫连清霞听说过魔鬼花的厉害，道：“你怎么知道？”蓬莱魔女道：“你瞧他的眉心。”赫连清霞凝神注视，果然发觉耶律元宜的眉心，有一道淡淡的黑气。

蓬莱魔女道：“是魔鬼花之毒，那就不要紧了，我有他的独门解药。”前文业已交代，原来那次竺迪罗毒害古月禅师，用的就是这种毒粉，竺迪罗还用这毒粉毒古月禅师的好友释湛和尚，释湛迫他交出解药，未曾服下，便已身亡。这解药后来却落在蓬莱魔女手中。

耶律元宜服下解药，便即盘膝静坐，用本身内功助药力的运行。赫连清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旁伺候，只见耶律元宜眉心的那道黑气，越来越淡，不过一盏茶的时分，已经谈到看不见了。

赫连清霞知道解药已经奏效，方始放下了心上的石头，笑道：“柳姐姐，假如那秃驴另用一种毒药，将他当场毒毙，那岂不是危险得很？”

蓬莱魔女道，“他们奉了完颜长之的意旨，要丝毫不着痕迹地除掉你的宜哥，岂能让别人知道是他毒杀的？所以使用的毒药，必定是待他们走后方才发作。魔鬼花之毒可以令人在毒毙之后，丝毫不露中毒的痕迹，我也曾见过他使用这种毒药害人，所以断定他今晚必然也是使用这种毒药。”

赫连清霞道：“你第一次给宜哥眼下的那颗药丸又是作什么用的？”

蓬莱魔女道：“那是我爹爹制炼的辟毒丹，若是比较寻常的毒药，服了辟毒丹便可预防。而且，若是碰上了极厉害的几种毒药，它虽然不能解毒，也可以使得中毒不至太深。我让你的宜哥服下，这正是预防万一，即使他不用魔鬼花之毒，也还可以有挽救的机会。”

赫连清霞十分感激，说道：“柳姐姐，你计虑周详，真可说是万无一失。我刚才的忧虑，倒是多余了。”

说话之间，耶律元宜已是行功完毕，哈哈一笑，站起身来，说道：“这解药果然效验如神，如今我神清气朗，连睡意都消失蓬莱魔女笑道：“耶律将军，你如今却是应该死了！”

赫连清霞怔了一怔，正待要问：“这是什么意思？”耶律元宜领悟得快，已在哈哈笑道：“你是教我诈死？”

蓬莱魔女笑道：“不错。你已经中了竺迪罗之毒，哪能不死？这就是我所说的将计就计了。”

耶律元宜道：“这道理我懂得，但怎样将计就计，还得请柳女侠细道其详！”

蓬莱魔女道：“你营中可有巧手工匠？”

耶律元宜道：“正有一个人称赛鲁班的工匠。”

蓬莱魔女道：“这就更好了。你叫他雕一个木人，和你一模一样的。再叫他给你造一副棺材，将你的假身放入棺中，明日一早，立即叫你的亲信向完颜亮报丧。当然，还得准备灵位香烛等物，在营中布置灵堂。除了你信得

过的将领之外，风声绝不能泄漏！”

耶律元宜笑道：“满营都是我的心腹，这场丧事，一定可以假戏真做，风光热闹，包无破绽。”

当下耶律元宜便把最亲信的几个将领和那个“赛鲁班”招了进来，面授机宜。“赛鲁班”是工匠班头，手下有一班小工匠。接过命令，连夜在山上找木取材，赶制桐棺。“塞鲁班”则精心雕刻那个木人，完工之后，给木人穿上衣服，戴上假发，面部再涂上油彩，果然是栩栩如生，与耶律元宜一模一样。

天亮之后，一切都已布置妥当，在营中设了灵堂，点起香烛，耶律元宜手下的军官也都穿上了临时赶制的孝服，气氛十分肃穆。于是一面派人向金主完颜亮报丧，一面由副帅吴哥儿出面，向阖营兵士，宣布主帅暴病身亡。兵士们信以为真，哀声不绝。轮流至灵堂吊祭。

不久那报丧的使者回来，耶律元宜在密室接见，蓬莱魔女、赫连清霞二人躲在幕后，吴哥儿则陪同主帅，细问那使者报丧的详情。

那使者笑道，“完颜亮果然丝毫也不起疑，他还说要亲临御祭呢！”

耶律元宜喜道，“真的？”

那使者道，“岂有戏言？哈，不过完颜亮也真会做戏呢，他听了将军的死讯，也不知哪里来的一副急泪，居然簌簌地掉了下来。说是将军有功于国，出师未捷，便先死了，他非常哀悼。他决定亲来吊祭，以示对将军的荣宠。”

吴哥儿笑道：“这场戏是演给咱们看的，他要笼络军心。让咱们辽国的士兵，继续为他卖命。”

那使者笑道，“可是他也露出一点破绽，咱们的将军‘暴病身亡’，他只是叹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连是什么病也不问一声。”

耶律元宜道，“这么说来，竺迪罗下毒之事，想必是已经告诉了他，他当然就不觉得惊异了。这且不管他，咱们只准备他来便是。他什么时候来？”

那使者道：“午时驾到。”

耶律元宜道，“另外还有什么话？”

那使者道：“他‘令’吴将军暂时掌管本营指挥使的印信。

听候圣旨。”

吴哥儿道：“这是他还要另选一人来当统帅。但这也是后一步的事情了，不必管它。对付了完颜亮，咱们也早已反出金营啦！”

使者告退之后，蓬莱魔女与赫连清霞出来，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笑不绝口。赫连清霞连声赞道：“柳姐姐真是女中诸葛！”原来完颜亮要来“御祭”之事，也早已在蓬莱魔女的意料之中。

蓬莱魔女说道：“也不可高兴得太早了，须得完颜亮当真来了，才能作数。”赫连清霞笑道：“他都亲口对咱们的报丧使者如此说了，皇帝‘金口’，焉能更改，哪有不来之理？”蓬莱魔女道：“总是小心谨慎，思虑周详为妙。”吴哥儿道：“不错，咱们是要作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蓬莱魔女道：“即使是完颜亮当真来了，也不能过早露出痕迹。耶律将军，这就要看你的布置了。”耶律元宜笑道：“我懂得，我会吩咐心腹将士，个个装出满面哀容。紧张的心情，决不可见之神色。待他进入灵堂，一声号令，乱刀就杀了他。”蓬莱魔女道：“好，但愿将军此次，一举成功。报辽国之仇，除宋国之患！”

蓬莱魔女与吴哥儿虽然比较慎重，主张小心从事，但也认为完颜亮多数会来，满心欢喜，不在话下。

眼看午时将到，耶律元宜一切布置妥当，又在蓬莱魔女设计之下，打扮成一个在灵堂执事的小校，用易容丹化装，改容易貌，混在一众执事之中。

午时刚报，只见营外望风的旗牌官匆匆进来报道：“来了，来了！”吴哥儿喜道，“带了多少人来？”旗牌官道：“只看见三骑快马。”吴哥儿道：“那是何人？”旗牌官道：“还未清楚。”吴哥儿道：“后面有无大队跟随？”旗牌官道：“不见尘土飞扬！但当中一骑，擎着黄盖，却是皇帝执仗！”吴哥儿道：“赶快再去报来！”

金主完颜亮若来“御祭”虽然不至于带大队人马，但也决不止只有三骑。众人在猜疑，忽听得营门外的仪仗队已在奏起肃客的鼓乐，那是专为皇室所奏的鼓乐，那三骑马来得太快，旗牌官未及再报，他们已经来到了。

耶律元宜吃了一惊，心道：“难道完颜亮当真敢轻骑而来？”心念未已，只见那三个人已在本营将校簇拥之下，进入灵堂。耶律元宜一看，暗暗叫苦，哪有完颜亮在内？这三个人是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戒日法王竺迪罗与“护驾法师”鸠罗上人。

完颜长之道：“接圣旨！”以吴哥儿为首的一众执事只好跪下，听他宣读。完颜长之展开诏书朗声念道：“奉天承运大金皇帝诏曰：指挥使龙骑将军耶律元宜为国勤劳，英年早逝。朕方期与将军牧马江南，混一天下；天下佑我，遽丧股肱。朕心震悼。特遣御林军统领皇叔完颜长之奉旨吊祭，如朕亲临。钦此！”众人听了这道诏书，十分失望，但却也松了口气。

完颜亮没有亲来致祭，众人虽然失望，但好在他也并没起疑，当真把耶律元宜当成已经死掉，故此派遣皇叔作他代表。这场戏虽然临时换了角色，大老倌没有出场，但也可以说是“假戏真做”了。

完颜长之宣读了诏书，吴哥儿等人上前答谢，免不得说了些‘浩荡圣恩，存殁均感”之类的言语。

完颜长之道：“耶律将军为国驰驱，不幸英年早逝，皇上如丧股肱，叫我来略表体恤将士之意，这都是应该的。还望各位也能够善体皇上之意，继承将军遗志，一同为国效力。”吴哥儿等人当然诺诺连声，心中则都在想道：“不错，我们是要为国效力，可是要我们的‘国’乃是大辽，不是你们大金。”

完颜长之又道：“我与耶律将军的交情各位都是知道的，我此次一来是代皇上致祭，二来也是为我自己要与好友诀别。不知棺材已经钉上没有，我想瞻仰一下将军遗容，稍尽心事。”

此举早已在众人意料之中，吴哥儿道：“多谢皇上皇叔对我们的将军荣宠备加，但只怕亵渎了皇叔。天气炎热，恐有秽气。”

完颜长之道：“我与耶律将军相交至好，哪里忌讳这些。”

吴哥儿道：“皇叔高义，我们做下属的也都感激，既然如此，自当遵从皇叔意旨。”当下便叫人打开棺盖，请完颜长之“瞻仰遗容”。

棺盖一启，一股臭味便冲了出来。原来这都是预先布置好的。本来人死了不过半天，不应就有尸臭，但因是“毒死”的，中毒而死的人，肌肉容易腐烂，这尸臭就必然是应该有的了。棺中不但撒下了气味与尸臭相同的药材，而且鼻孔还洒了几滴狗血，看起来就似七窍流血一般。

竺迪罗也跟在完颜长之身后“瞻仰”，见此形状，吃了一惊，心道：“莫要惹起众人的疑心才好。”连忙轻轻碰了一下完颜长其实只要完颜长之用手

一摸，立即就可以发现那是个木人。但手摸尸体，这是大失礼貌的举动，完颜长之也不敢用手去摸。他见“尸体”果然是耶律元宜，又闻到臭味，哪里还有丝毫疑心，看了一眼，便叫人把棺材钉上了。

吴哥儿道：“我们的将军本来是好好的，真想不到突然便暴病而亡，也不知是何原故？使我们也来不及和将军说一句话。”竺迪罗生怕他们怀疑，连忙说道：“是呀，我昨晚还曾与将军晤谈，想不到今朝便成永诀。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祖高寿，颜子早夭，这都是大限注定的。各位也不必太过伤心了。”

吴哥儿等人越发假戏真做，涕泪交流地哭道：“将军待我们恩重如山，情如骨肉。如今竟是死得这样，这样……嗯，这样的不明不白，教我们怎不伤心？呜，呜！”灵堂上下，登时哭声一片。

竺迪罗暗暗心惊，想道：“什么不明不白？哼，听来他们已是疑心及我了。还幸这死鬼来不及和他的部属说一句话，便即毒发身亡，他们纵有疑心，亦是无奈我何。这吴哥儿，待事情过了，慢慢再收拾他。今日是好汉不吃亏，可得早走为妙。”但他是“客卿”身份，不便说话，当下暗暗向完颜长之抛了一个眼色。

完颜长之也作出一副哀痛的神色，说道，“耶律将军为国栋梁，如今英年早逝，莫说你们伤心，皇上也有如折股肱之痛。但人死不能复生，渡江在即，还望诸位节哀为国。尤其是你，吴将军，你是要挑起耶律将军遗下的这副担子的，你更应该保重身子。吴将军，请起来吧，我还有话和你说呢。”

吴哥儿抽抽噎噎地爬了起来，抹了抹眼泪，说道：“我正感到德薄能鲜，将军一死，我不知如何是好。请皇叔赐与教言。”

完颜长之道：“吴将军，客气了。皇上的意思，是要你暂掌印信，待平南之后，将军积下功劳，再真除（即正式任命）指挥使之职。你从现在起就可以接管印信，皇上不另颁御旨了。”

吴哥儿道：“我只怕担当不起。”

完颜长之道：“皇上也虑及在这战火即将大起、军务紧迫之时，怕你一人吃力，他会派一个监军来协助你的。这只是权宜之计，望将军善体皇上的意思，不可多心。我先告诉你一声。待监军来了，你们便要调赴前方了。所以耶律将军的丧事，最好是今日办妥，早早入土为安。”

吴哥儿道：“卑将蒙皇上恩宠，不次超擢，谢恩还来不及呢，怎敢多心，皇叔吩咐，自当遵从。但不知皇上派的是哪位监军？”

完颜长之道：“这个皇上还没有和我说。依我想来，当然是最适当的人了。吴将军，可是你心目中有什么人要想推荐么？”

吴哥儿怕引起猜忌，忙道，“卑将只知听皇上调遣，岂敢多言？皇上圣明，安排的当然是最恰当的了。”

完颜长之道：“好，那你就不必管监军是谁了。早早安葬了耶律将军，等候接钦使大驾吧。”

完颜长之交代了正事，一副急泪又掉了下来，抚棺说道：“耶律将军，请恕我皇命在身，不能送你入土了。”假意哭了一会，作了“诀别”的仪式，便与竺迪罗及鸠罗法师走了。

这三个人一走，在“灵堂”充当”执事”的将校们才松了口气，曾经诈哭的纷纷举袖抹去眼泪。赫连清霞“噗嗤”笑道：“宜哥，你就在他们身边，眼看着他们对你的灵位行礼，口口声声把你当作死人，真难为你居然忍受得

了，没有笑出声来。我刚才都险些笑了。”

蓬莱魔女笑道：“怪不得我刚才听你哭笑难分，幸亏大家都在乱哭一通，他们也没心神注意及你。但霞妹，你以为他们是当真向你的宜哥行礼么？你才不知道那个皇叔多狠毒呢！你揭开棺盖瞧瞧！”

赫连清霞诧道：“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古怪？宜哥，我怕‘尸臭’。你揭开来瞧瞧你自己的尸体吧。”

耶律元宜也给引起了好奇之心，当下用金刚指力，拔起铁钉，揭开棺盖，只见那个假人还是好端端的躺在里面。耶律元宜道，“柳女侠，并不见有什么古怪呀？”蓬莱魔女道：“你试一试，轻轻手触木人。”

耶律元宜依言一试，就似碰着了朽腐的木头一样，触手之处，登时粉碎。转眼间那木人便似遭受了“肢解”，碎裂成无数小块！

耶律元宜咋舌道：“要是里面躺的是我，这回可真是粉身碎骨了！”

这棺材是坚实的上好桐木所制，完颜长之在行“诀别”礼的时候，曾经手抚桐棺，哭了几声，想不到他就乘机做了手脚。但棺材丝毫无损，里面的木人已给他震得触手如粉，这种“隔山打牛”的掌力，委实是令人吃惊！

赫连清霞道：“柳姐姐，你怎么知道？”

蓬莱魔女道：“我曾和他两度交手，看他手抚桐棺，便知他存心不良，定是要使用隔山打牛的掌力。我猜他是恐防咱们有甚玄虚，故此暗碎尸身，预防万一。”

耶律元宜叹口气道：“这事真是糟透了！”

蓬莱魔女道：“不过，有坏处也有好处！”

赫连清霞道：“你们打的什么哑谜？他打碎木人，也没伤及宜哥，糟也糟不到哪里去？柳姐姐，你说的‘好处’‘坏处’又是什么，我都听不明白。”

蓬莱魔女道：“你的宜哥平白‘死’了一场，却未能把完颜亮引来。以往他可以指挥使的身份，出入御帐，如今他已然身死，连骸骨都粉碎了，还怎能公开露面？又怎能营救武林天骄？这不是弄巧成拙了么？”

耶律元宜道：“好在经此一来，他们更相信我是必死无疑，决计不能再活！我的安全倒是可以无需顾虑了。”

吴哥儿道：“纵然他们不起疑心，可是他们要派个监军来管束咱们，这也分明是不信任咱们了。”耶律元宜冷笑道：“完颜亮不过是要笼络咱们替他卖命罢了，他几时信任过咱们辽国人？”

吴哥儿道：“监军一来，咱们的行动就要处处受到监视，耶律将军又不能公开露面，这可如何是好？”

众军官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嚷道：“不如就反了吧！”

耶律元宜道：“迟早是要反的，但此际却非其时。出了今日之事，完颜亮还能不防范咱们吗？咱们这两三万人马要冲出百万大军的包围谈何容易？”

吴哥儿道：“完颜亮所下的命令是今晚三更大军渡江，咱们可以趁那个时候杀出金营。”

耶律元宜道：“可是咱们的计划本来是要活捉完颜亮，配合宋军和义军的攻击的，这么一来，咱们的计划也就落空了。何况还有檀公子呢？咱们就不去救他了么？”

众人议论纷纷，都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办法可以两全其美。眼看日影渐渐西移，申时已过，还有一个时辰，就要开始天黑了。

蓬莱魔女尤其焦急不安，她是知道宋军与义军的计划的，虞允文的水师在长江布下阵势，也是准备在三更时分，避实捣虚，渡江攻击；义军则是她自己下的命令，要在二更时分，大举杀来。三面配合，务求一举击溃金国的主力。

可是他们如今却在这里束手无策，缺少了耶律元宜的配合，即使不能影响最终的胜负，至少也要令两方将士，增加许多倍的伤亡！只有两三个时辰的准备时间了，能有什么奇迹出现么？

吴哥儿道：“那监军不知什么时候来，咱们须得早为之计。”耶律元宜叹口气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把这棺材抬出去‘下葬’，别露出破绽，就等那监军来了。”

众人钉上棺盖，正要“出葬”，忽听得营门外又奏起鼓乐，耶律元宜惊疑不定道：“又是什么皇室中人来了？”

话犹未了，只见旗牌官进来报道：“赫连郡主驾临，请吴将军出营迎接！”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道：“赫连郡主？那不就是玉面妖狐赫连清波吗？”

耶律元宜苦笑道，“正是清霞的大姐赫连清波！她受完颜亮封为郡主，算是金国皇室中人了。嗯，她带了多少人来？”

那旗牌官道：“有一队戎装女兵，约十余人。另外还有个男子，与她一同骑着马走在前头。”

吴哥儿冷笑道：“端的什么臭架子？大不了是个假郡主，完颜长之还是个真皇叔呢！完颜长之替他们的皇上亲临祭灵，也未曾要我出营迎接。哼，哼，这假郡主竟然比真皇叔还要威风！”他明知赫连清波是赫连清霞的姐姐，但气她不过，还是禁不住发了一顿牢骚。

耶律元宜懂得金国朝廷的仪礼，沉吟说道：“不对。”吴哥儿道：“什么不对？”耶律元宜道：“依此看来，只怕她不是吊丧的，那情形就两样了。完颜长之说明了是代皇上祭灵，当然不能要主家依军礼开营迎接，所以迳到灵堂，她，她——”

吴哥儿道：“不是吊丧，来作什么，你以为她——”耶律元宜道：“你就暂且委屈一些，打开营门，按军礼迎接她吧。不过，也不必着急，你需要换过戎装佩剑，骑马出迎。我也不知她来作什么，趁这时候，待我出去张望一下。”

赫连清霞道：“你莫要给他认出了。”耶律元宜笑道：“我混在小校之中，偷偷到营门张望一下，料她认我不出。”

吴哥儿脱下“孝服”，换上戎装，耶律元宜已经回来。说道：“她们刚到营门。霞妹，你猜那男的是谁？”

赫连清霞道：“敢情不是太监就是什么臭官儿，我才懒得管她的事呢！”那次在飞龙岛上，她劝不醒大姐，心中又是气恼，又觉羞耻，早已不愿意把赫连清波当作她的姐姐了。但虽然如此，究竟还是不能毫不关心。

耶律元宜苦笑道：“你都猜错了，那男的是公孙奇！”

赫连清霞吃了一惊道：“是这魔头陪她来么？哎呀，只怕来意不善！”

蓬莱魔女起初也是大吃一惊，但随即镇定下来，说道：“好，来得正好！”

吴哥儿不知道公孙奇的厉害，道：“这是什么人，怕他何来？”

耶律元宜道：“他是这位柳女侠的师兄。”蓬莱魔女此时仍是女扮男装，但因在灵堂中的一众军官都是耶律元宜的心腹，也就不必再隐瞒了。

蓬莱魔女咬牙道：“不，这贼子已经撕破脸皮，公然投敌，早已不是我

的师兄了。”

吴哥儿无暇细问缘由，说道：“好，她既然要我开营迎接，我就出去看她来意如何？”耶律元宜也杂在随从之中，陪吴哥儿同出营门。

赫连清霞留在“灵堂”，惴惴不安地悄声说道：“柳姐姐，公孙奇的毒功厉害，咱们只怕不是他的敌手。你可是想趁这机会擒他么？”

蓬莱魔女笑道：“这件事情来得意外，但焉知不是意外之福？”赫连清霞诧道：“此话怎说？”蓬莱魔女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现在的处境不是看来无路可走了么？难得他们就在此时送上门来，咱们倒有了一线生机，可以盼望柳暗花明了。”赫连清霞道：“你是要在他们身上作文章么，但这文章却怎生作法？我大姐十分精明，公孙奇的毒功又那么厉害！”蓬莱魔女笑道：“事急马行田，我意欲行使险招，咱们合计合计（商量）。”

她们二人在“灵堂”内商量什么，按下慢表。且说吴哥儿打开营门，骑马出迎，刚刚行过军礼，称了一声“郡主”，客套的话还未及说，赫连清波已是格格一笑，说道：“吴将军，从今日起咱们是汗马相依的袍泽啦，我奉了皇上之命，来作你们的监军。这是皇上所赐的虎符，请你验看！”金国的虎符功效等于皇帝的调兵印信，监军配戴虎符，有如皇帝亲临，可以指挥统兵的将帅。

双方都下了马，典印的宫娥交上虎符，吴哥儿验过无误，心中大大吃惊，连忙双手捧还，说道：“想不到郡主来作监军，恕小将有失迎迓了。”这才明白，赫连清波为何要他以军礼出迎。

赫连清波笑道：“将军不必多礼。皇上因为我本属辽人，我家与耶律将军又是世交，耶律将军不幸逝世，皇上想来想去，想不到更合适的人，才叫我来监军。我一介女流，本来不敢接这虎符，但想到你们阖营将士，都是本国弟兄，倘若换了他们的人来作监军，只怕你们受气。因此我也就不自量力，权充此职了。吴将军，咱们都是自己人，今后还望将军戮力同心，辅助皇上。平了南朝，辽国可以建为‘藩国’，那时将军也少不了一个裂上分茅的藩王。”

赫连清波的父亲本是辽国以前的御林军统领，耶律元宜的父亲则是副统领，所以赫连清波说了这番话。完颜亮要她来作监军，目的就在于利用她的身份，安抚辽国军心。辽、金、西夏等国女子与男子一样骑马射猎，参与征战，所以用女子来作监军，虽属于“破格用人”，但也算不得特别稀奇。

赫连清波当然体会得到完颜亮的意思，是以与吴哥儿说话，口口声声说是“自家人”，对他大加笼络。吴哥儿心中暗暗骂她无耻，口头上却还不能不奉承一番。

赫连清波道：“公孙副使，上来见过吴将军。”

公孙奇上来大模大样地唱了个诺，却受了吴哥儿一礼。吴哥儿心中有气，寻思：“哪里钻出来的这个副使？”

赫连清波道：“你们二人以后多多亲近。”吴哥儿道：“公孙大人是新来的吧？咱们似乎未曾会过。”他看出公孙奇是个汉人，很是奇怪，何以他一来就得重用。

赫连清波身后的宫娥“噗嗤”一笑，说道：“这位公孙大人是我们的郡马，昨日刚成婚的，你当然没有会过。”

吴哥儿吃了一惊，道：“恭喜郡主大婚，请恕小将不知，未备贺礼。”

赫连清波心中得意，忸怩作态，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晕，说道：“这是皇

上的意思。皇上很赏识他，说是要成就一段烽火姻缘，留为佳话。我奉旨完婚，军旅中不拟铺张，是以未发请帖。且待平定南朝之后，再请将军补喝喜酒。”

原来公孙奇因前日一役，假面具已给蓬莱魔女当众撕破，再也不能在汉人面前冒充英雄豪杰，只好投奔金营。金主完颜亮要笼络他，赫连清波早已失身于他，也怕夜长梦多，意欲定下夫妇的名份，双方都有意思，于是一拍即合，由完颜亮“御旨赐婚”。

公孙奇野心不小，他本拟仗金人之力，在山东自成一国，“自立”为王的。如今失意来归，只得了一个“监军副使”，心里很觉委屈。但却指望在灭了南来之后，他“夫凭妻贵”，还有封王之望。故此对赫连清波百依百顺，就像他从前对桑白虹一样。他自恃武功卓绝，又有“郡马”的身份，自是不把吴哥儿放在眼内。

耶律元宜心里很是难过，想道，“霞妹与她这个大姐虽然早已断了姐妹之情，但总还希望她有回头悔改之日。如今她竟嫁了这个魔头，只怕更难回头了。嘿，怪不得她敢来作监军，原来是仗着有这个大魔头撑腰。”想到公孙奇的厉害，给他来到军营，无异心腹之患，以后恐怕更难动弹。

耶律元宜心念未已，赫连清波已说到了他的身上，道：“吴将军，如今公事已经交代完毕，该说到私事了。耶律将军是我世交，他未曾下葬吧。请引我到灵堂一拜。”

耶律元宜心里暗暗叫苦：“这妖狐极是精明狡猾，倘若她也要开棺一视，棺中木人已成粉碎，事情马上就要发作，这可如何是好？”

吴哥儿也想到了这一层，但却是无法推辞，只好带领他们二人进入灵堂。那班宫娥则留在外间一个帐幕。

赫连清波道：“哦，已经钉上棺盖了，咱们夫妇上一炷香，略表寸心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完颜长之掌震桐棺之事，这次不过想走个“过场”而已。正是：

卖国求荣来吊丧，愧对灵堂一炷香。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虎穴闯来饶胆气 豹房相会表心情

公孙奇捧了三炷香，心道：“世上的事情真有些出人意表，我本是要杀他的，如今却给他上香来了。这小子也算运气，要是他当时丧在我‘化血刀’之下，今日焉能死得如此风光？清波有个妹妹是跟他的，可惜如今也不知哪里去了？这个妹妹长得比她姐姐还要标致，这小子无福消受，我倒怎生想个法儿，把她弄到手才好。”

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赫连清波尖声叫道：“妹妹，你——”公孙奇又喜又惊，“原来就在这儿，这可真是天从人愿了！”刚要回头，却不料就在这一刹那，他足踏的那两块方砖突然沉下，裂开了一个窟窿。原来这正是蓬莱魔女临时所布的“机关”，算准了他们要到灵前上香，预先把砖头挖松，然后运用内功做了一番手脚，叫他一踏上便即碎成粉末，坠下窟窿。公孙奇本领高强，这个小小的“机关”本来无奈他何，但一来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在金国的军营遭受暗算，二来也想不到他的师妹会在这儿。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之下，方觉不妙，拔足已迟，半截身子陷入了窟窿之内，与此同时，赫连清波也着了道儿。但因为她是跟在公孙奇后面，——她要表示尊敬丈夫，在“官式”场合，她是“监军”，公孙奇是她“副使”，当然由她领头；到了私人场合，她就让丈夫走在前头了——公孙奇双足踏上“机关”，她只是足尖碰着松了的砖头，未曾坠下。她那一声尖叫，是因为看见她的妹妹清霞突然在她身旁出现的缘故。

公孙奇大吼一声，三枝香反手甩出，双足一纵，拔身而起。但蓬莱魔女身法何等矫捷，公孙奇一失足之时，她已在灵幔后面如箭射出，拂尘一挥，一根尘尾射中了公孙奇的“愈气”、“环跳”、“伏免”三个穴道，前两个是麻穴，后一个是“残穴”，可令他筋脉伤残。

公孙奇武功当真是非同小可，那三枝香从他手中甩出，赛如短箭，蓬莱魔女挥动拂尘打落了两枝，另一枝香却射中了在旁边“陪祭”的吴哥儿，香头在他手臂上竟插进了几分，灼伤了他一片皮肉。

蓬莱魔女打落了两枝香，前扑之势稍为受阻，就在这一瞬之间，公孙奇已经跳出了窟窿。他内功确是深湛之极，三处穴道被蓬莱魔女的独门暗器射中，居然并未摔倒，也未伤残。不过两处麻穴的筋脉也已感到一阵酸麻，急切之间，气血不能畅通，跳跃不灵，武功也受了影响。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是尘剑兼施，左手拂尘，右手长剑，一齐向公孙奇攻到，拂尘罩着他的身形，长剑霍霍展开，马上便是一招三式，剑尖刺穴，剑柄撞腰，刃口又削向他的膝盖。

公孙奇霍地一招“弯弓射雕”，左掌如弓斜劈，右臂如箭直挺，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正中蓬莱魔女剑脊。

掌风激荡，尘尾飘散，登时把蓬莱魔女的一招“天罡尘式”破了。可是那中指的一弹之力，却不过把剑尖稍稍弹歪，并未能将蓬莱魔女的长剑打落。

原来公孙奇前日与柳元宗硬拼了一掌，元气颇为耗损，经过了两日的调养，虽然并无妨碍，但却只是恢复了七成功力。他练成了桑家的内功之后，与他本门的内功合而为一，本来胜过了师妹，但也胜不了多少。如今减了三成功力，穴道又受了伤，气血一时间未能畅通，此消彼长，蓬莱魔女已是反转来胜过他了。

蓬莱魔女手腕一翻，剑走轻灵，一招未收，次招续发，剑剑不离他的要

害穴道；公孙奇要使用毒掌的功夫，但蓬莱魔女以拂尘护身，公孙奇此际的功力，只能勉强将她的拂尘荡开，却打不到她的身上。公孙奇虽有“隔物传功”的本领，但“隔物传功”，力量更弱，公孙奇功力己及不上师妹，无法对她造成伤害。

更令他吃惊的是，他已经知道了对手是谁。蓬莱魔女此时还是男子装束，但她那柔云剑法与天罡尘式却是公孙隐的独门武功，公孙奇当然认得他家传的功夫，甫一交手，便知道这个“男子”是他师妹了。不由得想道：“师妹既在这儿，他们父女重逢之后，形影不离，她的父亲想必也已来了！”当今之世，公孙奇只害怕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的父亲公孙隐，另一个就是蓬莱魔女的父亲柳元宗。但他自己的父亲，他料想碰上了也未必就会杀他；碰上了柳元宗那就难说了。他接连两次吃过柳元宗的大亏，对柳元宗更是心怀恐惧。

心里一慌，招式更乱。蓬莱魔女一招“龙门鼓浪”，唰，唰，唰，连环三剑，公孙奇双掌封闭不住，意欲跳跃避开，但膝盖的穴道受伤，筋脉还在酸麻，跳跃不灵，避开了两剑，逃不过第三剑，这一剑正好又是刺中他的膝盖，公孙奇再也支撑不住，“卜通”倒地。幸而蓬莱魔女还是手下留情，仅是以剑尖刺了他的穴道。要不然，若是施展杀手的话，这一剑早已穿过了膝盖，令他残废了。

另一边赫连清霞也已把她的姐姐制服。赫连清霞早已抹去了面上的油彩，露出了本来面目，赫连清波骤然碰上了她的妹妹，也是吃惊不小。赫连清霞曾得过柳元宗的指点，三姐妹中，年纪以她最小，本领则以她最强，赫连清波一着慌，就给她用小擒拿手法扣着了脉门，再也不能动弹了。

赫连清波道：“三妹，你如此胡作非为，不怕招来阖营覆灭之祸么？”赫连清霞冷笑道：“你以为完颜亮就是安如磐石，可以永远保你荣华富贵了么？我一门忠义，爹爹是以身殉国的英雄，母亲是含辛茹苦抚养我们成人、教导我们以身许国的女杰，我没有你这样觍颜事敌的姐姐！辽国的好男儿，也没有像你这样贪生怕死的人！”

赫连清波冷笑道：“你可别忘了你的宜哥，他是金国的指挥使，生荣死哀，刚受了皇上的‘御祭，的啊！他忠于大金，你却要煽动他的下属造反，他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你要累他也遭受戮尸之祸么？”

耶律元宜哈哈一笑，露出了本来面自，道：“你看我是何人？我的尸体也早已受戮了。嘿，嘿，完颜亮害不死我，如今我可要去杀他啦！”

赫连清波目瞪口呆，半晌，叹了口气，说道：“我一生自负聪明，不料今日却落入你们的陷阱。罢，罢，你不念姐妹之情，那就把我杀了吧！”

这一边，赫连清波向她妹妹求情；那一边，公孙奇知道他师妹的脾气，求情也没有用，索性挺起胸脯说道：“好，我死在你的手上，总算值得，胜于让外人杀了。好，你就用我爹爹教过你的武功来杀我吧！”

蓬莱魔女怒道：“公孙奇，你还知不知道有羞耻二字？我与你同样学的武功，如今我是义军盟主，你却变作了敌人的走狗！亏你还敢提起你的爹爹！”话虽如此，但她念及恩师只有这一个儿子，提起剑来，却毕竟下不了杀手。

耶律元宜想起那一掌之仇，怒气勃发，抢了随从小校的一根皮鞭，照着公孙奇的头面，狠狠地抽了一顿，骂道：“好贼，你也有今日！”“卜”的一声，皮鞭打断，公孙奇有“护体神功”，并没重伤，但也给打得面目青肿，头破血流。

蓬莱魔女道：“请将军看在我的份上，暂且饶他一命。事情过了，我将他押给他的父亲发落。”

蓬莱魔女走过去帮忙清霞将她姐姐捆了起来。蓬莱魔女想起她那许多挑拨离间，陷害忠良的事，也忍不住怒气勃发，斥道：“玉面妖狐，看你如今还能陷害人么？”

赫连清霞叹了口气，说道：“论理她该处死，但我妈临死之时，……”说到这里，眼圈一红，说不下去。蓬莱魔女知道此事，她母亲的遗嘱是要她们两姐妹找回大姐的，赫连清霞说不下去，一半是由于伤心，一半则是不便向蓬莱魔女求情。

蓬莱魔女道：“赫连清波，看在你妹妹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但现在可还不能放你。”说罢叫耶律元宜取来了粗大的铁链将他们两人缚在柱上，又给他们戴上数十斤重的铁枷，料公孙奇纵有天大的神通，要挣脱这样沉重的枷锁，亦是不能。

耶律元宜叫一众军官退下，只留下吴哥儿、蓬莱魔女与赫连清霞三人。蓬莱魔女道：“武林天骄囚在什么地方？”赫连清波道：“御营豹房之内。”“何人看守？”“八名金帐武士。”

蓬莱魔女起了疑心，问道：“完颜亮就放心只让八名武士看守他么？是否已把他打成残废了？”赫连清波道：“这倒不会，但竺迪罗已给他服下了酥骨散。武林天骄多好的武功也使不出来啦。完颜亮要留下他慢慢折磨。”

蓬莱魔女暗暗叫苦，再问她道：“要怎样才能探访他？”赫连清波道：“须得皇上的允准。柳女侠，我劝你打消了救他的念头吧，你虽然本领非凡，要救武林天骄，可是千难万难，只怕还要赔上你一条性命！”赫连清波如此劝说，却并非出于好心。她知道蓬莱魔女的脾气，越是困难，越要冒险。故此她用“激将”之计，正是生怕蓬莱魔女不去。心中想道：“她这一去，无异自投罗网，山上有三千御林军，有完颜长之、竺迪罗等许多好手，这魔女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济于事，乐得让她遭殃。”

哪知蓬莱魔女胸中早有成竹，当下冷笑说道：“多谢你的好心了。只要你所说不是虚言，待我回来便即放你。现在暂且借你的衣裳饰物一用。”当下取下了赫连清波所戴的珠宝饰物，剥下她外面的衣裳，把另外一件衣裳给她披上。耶律元宜也依法炮制，剥下了公孙奇的衣服。

赫连清波带来的那班宫娥，也早已被军官门制服，囚在外面的一座帐幕。蓬莱魔女走到那儿，挑选了一名身材与她相同的宫娥，与她换了衣裳，扮作那个宫娥的模样，回来再给赫连清霞打扮。

赫连清霞与她姐一般相貌，只身材略矮一些，蓬莱魔女给她把鞋子垫高几分，穿戴上“郡主”的衣饰，活脱脱就是一个赫连清波。

两人从静室走了出来，耶律元宜笑道：“霞妹，你这个郡主是像到极了，包保完颜亮也看不出来。我这个郡马可并不怎样像。”赫连清霞道：“你不必去见完颜亮，黑夜之中可以蒙混过去。”

这时已是初更时分，事不容缓，众人便按照商定的计划而行。赫连清霞扮作“郡主”，带了一个贴身的“宫娥”，便即乘坐赫连清波原来的坐骑，去见完颜亮。

完颜亮颁下的命令是定在三更渡江，此时前头部队已经调动，开赴江边，准备下船。沿途大军拥塞，赫连清霞虽是“郡主”的身份，各个带队的军官见她们两骑马到，便即让路，但毕竟还是阻延了不少时候，到了完颜亮御营

所在的那座山下，已是将近二更了。

幸喜站岗的军士都认得这个“郡主”，无须盘问，便放她们上去。可是当她们到了“行宫”，求见完颜亮之时，却又碰上一点小小的意外。

那守值的军官恭恭敬敬地向赫连清霞行过了礼，问了她的来意，却皱起眉头说道：“郡主，你这个时候来得不巧，皇上正在大发脾气，我，我不敢替你通报。皇上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一发脾气，哪个倒楣的人碰上了，可能就要遭殃！”

赫连清霞道：“但我存紧急事情，必须觐见！”那守值军官道：“我看你还是暂待一时，待皇上脾气过了再说。”赫连清霞道：“我这是紧急军情，一刻也不能拖延！”

那军官搓搓双手，说道：“这怎么办？好吧，我请哈将军出来，让他给你作主。”完颜亮暴虐成性，一不高兴，便要杀人，这个职位低微的军官，实在没有这个胆量，在完颜亮发脾气的时候，跑到他的跟前。

赫连清霞无可奈何，只好说道：“好，那你赶快去请哈将军。”那军官却又说道：“我不能擅离此地，我是奉令守门的。要等里面有人出来，我才能叫他给你去请哈将军。”

赫连清霞道：“好，我自己进去，皇上怪罪，我自己担当！”

那军官大惊失色，颤声说道：“郡主，你不怕怪罪，小人，小人却是担当不起，这，这，这……嗯，好了，哈将军来了。”长长地吁了口气。原来哈盖尔是今晚的“值殿将军”，他听得外面有喧哗之声，其中的一个声音且是女子，便出来察看。

哈尔盖与赫连清波是时常见面的，十分熟识，但他也认不出这个“郡主”乃是假冒，见了赫连清霞，便即笑道：“郡主，你来得正好。”

赫连清霞道：“他却说我来得不巧呢！听说皇上正在发脾气，是么？”哈尔盖道：“他不懂的，就因为皇上发脾气，你来了可以哄他喜欢。进来吧！”原来赫连清波人既美艳，又善奉承，平日很能讨得完颜亮的欢心。守值的军官不知道，哈尔盖却是知道的。

赫连清霞早已向耶律元宜探听清楚“觐见”的规矩，当下，叫假扮宫娥的蓬莱魔女留在外间廊下候她，便与哈尔盖走进完颜亮行宫中的“御书房”，这是完颜亮临时召见大臣的地方。

哈尔盖叫个小黄门（太监）进内禀报，坐定之后，赫连清霞问道：“皇上发的什么脾气？”

哈尔盖道：“郑亲王在山东海上吃了败仗，已经以身殉国了。”郑亲王完颜郑嘉努是金国第二号人物，这次金国南侵，完颜亮自兼统帅，郑嘉努是副帅，分兵二十万，楼船三千艘，取海道进攻南宋，准备在连云港（今江苏境内）登陆，与完颜亮渡江的大军策应。

赫连清霞听得郑嘉努阵亡，又惊又喜，却只装作惊惶的神态问道：“郑亲王统率的是水师精锐，宋国只有虞允文是个劲敌，他的兵力已全部放在此地守江，郑亲王怎的会遭遇这样的意外之败？我们还以为他可以一帆风顺，毫无阻碍地直捣江南呢！”

哈尔盖叹了口气，说道：“皇上和我也何尝不是如此想呢？哪知宋国不只一个虞允文是咱们的劲敌，那些土匪，更是可怕！”

赫连清霞故作惊诧道：“什么？土匪？郑亲王碰到的竟不是南宋官军，而是土匪么？土匪也能打败了咱们的二十万精锐水师？”

哈尔盖道：“那不是普通的土匪，是两股水寇结合的匪帮。一股是以前和‘闹海蛟’樊通合伙的那个‘翻江虎’李宝，樊通投降了大金，他却去归顺了虞允文，接受了虞允文的指挥，在山东海上截击郑亲王的船队。另一股是太湖的十三家水寇，奉王宇庭为首，也从太湖倾巢而出，到海上助战。还有一个能人，叫做什么‘笑傲乾坤’华谷涵的，也在这帮水寇之中。郑亲王的水师刚到灵山卫（今山东境内靠近青岛的一个海港）这一段海面，就和这两股水寇碰上了。一场激战，初时胜负未分。后来那个笑傲乾坤跳上了郑亲王的帅船，把郑亲王和护卫他的数十名武士全都杀了，结果——唉，那就不必提啦。总之是弄了个全军覆没！郑亲王船上逃出了两个水手，这才带来了真实的消息。郡主，你可不要把这消息泄漏出去，皇上恐怕影响军心，渡江之前，不许各营将帅知道。”

赫连清霞道：“是，这个我自然懂得，不劳将军吩咐。”心里几乎要笑出声来。

蓬莱魔女有上乘的内功造诣，听觉比常人灵敏得多，她在外面走廊等候，虽然距离颇远，对“御书房”中的谈话，却是听得清清楚楚，心里也高兴得几乎要笑出来。想道：“叫你们金寇知道我们汉人老百姓的厉害！你把我们的义军骂作土匪，骂作水寇，哼，哼，你们才是最凶横的强盗呢！”在高兴之中，她的心情也有些激荡，她想不到的是，在此处竟也听到了笑傲乾坤的消息。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他当日不肯与我一路，却原来早已准备了有今日这番作为，并不仅仅是为了赌气。”但她在高兴之中，也有几分惆怅，“这两人虽然一金一宋，处境不同，却都是当世的好男儿，可说得是‘一时瑜亮’。他们本来应该是一对好朋友的，而今为了我的缘故，闹得不和，我却怎生再给他们拉拢？倘若华谷涵知道我今日来救武林天骄之事，不知会不会更增误会？他纵有几分妒意，但也是个有见识的人，想来该不至于吧？”“嗯，我如今正是身处虎穴龙潭，还不知能不能见着武林天骄呢？人未救出，就思量要给他们做鲁仲连了，这不是太可笑了么？”

正自胡思乱想，忽听得御书房里传来完颜亮的笑声，原来他已经从寝宫里出来了。

赫连清霞心头鹿撞，卜卜跳动。完颜亮是有两个随从陪伴着的，左面是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右面是新来的吐番国国师竺迪罗，这两个人的武功都远胜于她，她要想在这两人面前劫持完颜亮那是千难万难，必须另生他策，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完颜亮笑道：“郡主不必多礼。你昨日成婚，洞房未暖，今日就作监军；如今征袍未卸，又到这儿来了，当真是为国勤劳，可堪嘉奖。要是人人似你，朕还有什么担忧的？郡马呢？”

赫连清霞道：“我这个监军来了，他作监军副使的自当留在军中。陛下渡江在即，胜利可期。不知何事担忧？”

完颜亮见了这个假郡主果然颇为高兴，但也还不能掩盖他对军事失利的火气，给赫连清霞一问，不禁又发作起来，“哼”了一声道：“朕想不到郑亲王如此脓包，朕把二十万大军付托与他，他竟然给两股水寇打败，闹了个全军覆没！他死了不打紧，我原定的两路攻势，如今却似一个人折了一条臂膊了。”

赫连清霞笑道：“陛下不必担忧，要担忧也不必担忧郑亲王这一路。他

既然脓包，死了本来就不打紧。陛下天纵圣明，如今御驾亲征，只要杀败了虞允文，江南还不是陛下囊中之物？今晚这一仗才是最紧要的，陛下独竟全功，岂不是更显明陛下圣明英武？”

赫连清霞这一番“别出心裁”的恭维话，完颜亮听了果然极为受用，哈哈笑道：“好呀，你这张小嘴儿真会说话。”蓦地心头一动，敛了笑容，说道：“你说不必担忧另一路，那么在这个战场上是不是还有可以担忧的？对啦，你说有军情禀报，究竟是何事？”

赫连清霞道：“吴哥儿众将有谋叛之意，好在未曾成事，但也必须早防。是以我不能不赶来禀报。”

完颜亮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朕待吴哥儿不薄，升他做了指挥使，他还不感恩图报么？”赫连清霞道：“耶律元宜暴病死后，他属下将官颇有怀疑主帅是给毒死的，苦于看不出迹象，不敢公开来说，但流言蜚语，已是传遍军中。”

竺迪罗冷笑道：“我用的魔鬼花之毒，死了毫无异象，他们找不到证据，流言蜚语，能奈我何？”

完颜亮“哼”了一声道：“军心不稳，对朕已是隐忧。”心道：“他们奈何不了你，但怨恨于朕，那更是大大的不妙！”但因竺迪罗是“客卿”身份，完颜亮要给他几分面子，不便当场指责。竺迪罗听出了完颜亮弦外之音，大是尴尬。

完颜亮面色一沉，道：“怎么找到的？”

赫连清霞道：“皇叔代皇上御祭过后，他们因为在开棺时闻到臭气，疑心越重了。于是请来了军中的大夫，又再开棺，准备验尸，这次棺盖一开，可就糟了！”

完颜亮道：“怎么样？”

赫连清霞道：“根本用不着验尸，就知道他们的主帅是被害死的了。棺中的尸体似给刀斧手乱斩了一通似的，碎成了十七八块。”

完颜亮道：“这是怎么回事？”

完颜长之大惊失色，连忙跪下磕头请罪，说道：“是臣当时为了预防万一，用内家掌力，隔棺震碎耶律元宜的尸骸。”

竺迪罗为了要推卸责任，说道：“中了我的魔鬼花之毒，哪还有能够救活之理。皇叔，你本来应该相信我的。”

完颜亮道：“你们不必互相埋怨了，事情已经发作，只有早早设法弥补，才是上策。后来怎么样？”

完颜长之是完颜亮最得力的一条臂膊，又是他的叔父，完颜亮虽然心中不满，也不能就责备他。

赫连清霞道：“他们发现之后，群情汹涌，吴哥儿在部下众将包围之下，也有了谋反之意。但兹事体大，他们还不敢公然声张、马上发动。就在这时，臣妾奉命去作监军，对他们大加笼络。吴哥儿当我是自己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他是想说动我参与他们举事的，我虚与委蛇，劝他们暂缓举事，骗得他们相信，留下郡马，我才能回到陛下这儿。”完颜亮十分仔细，立即问道：“你怎么骗得吴哥儿相信？”

赫连清霞道：“吴哥儿想要知道处死他们主帅这件事情，是出于皇上的意思，还是皇叔瞒着皇上干的？倘若是皇上的意思，他也想知道，皇上是只想诛锄耶律元宜一个人，还是想把辽国旧臣一网打尽？”

完颜亮恍然大悟，道：“ 哦，朕明白了。吴哥儿还舍不得他那份荣华富贵，故而要请你来探明朕的真意，以定对策。倘若他知道朕只是要除掉耶律元宜，他就不谋叛了？ ”

赫连清霞道：“ 皇上明察秋毫，吴哥儿的心思确是如此。他相信我会帮他的忙，所以才肯放我出营。因为我一来是辽国人，和耶律元宜是世交，二来我把郡马留下，即使我不为了辽国将士，也得顾虑郡马的安全。 ”

赫连清霞说得合情合理，不由得完颜亮不信，当下沉吟说道：“ 只要吴哥儿未有决心背叛，这还易办。 ”

赫连清霞道：“ 可是他的部下很有些人是主张激烈的，只怕、只怕吴哥儿为势所迫，若不及早处置，就要闹了出来！ ”

完颜亮道，“ 我们三更时分就要大举渡江，现在已是将近二更，有一部军心不稳，此事非同小可，当然要及早处置！卿等有何高见？ ”

赫连清霞道，“ 陛下神机妙算，无人能及。臣妾不敢妄奏。 ”

完颜亮眉心露出杀气，眉毛拧成一股，脸上那冷酷的笑容，更是令人心悸。只见他眼光从赫连清霞身上移开，注视到完颜长之身上，淡淡说道：“ 皇叔，这就用得着你了。 ”

完颜长之吓得心惊胆战，忙又跪下磕头道，“ 祸由臣起，请杀微臣给他们辽国旧部谢罪，此祸自可消除！ ”

完颜亮哈哈笑道：皇叔误解朕的意思了。朕岂肯自折股肱，讨好降卒？朕是要命你杀人，不是要杀你。你可敢去么？ ”

完颜长之如释重负，忙道：“ 皇上有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完颜亮道：“ 你领一千御林军，即时驰赴该处，假作传旨要该营开拔，移往内地防剿乱匪。进营之后，召集一众将官，杀掉那些意图谋叛的。吴哥儿可以暂时留下，放在你掌握之中，有一千御林军，你够用了吧？ ”

完颜长之道：“ 营中已有郡马坐镇，杀几个叛将，一千御林军已是够用有余。 ”

完颜亮道：“ 好，那就去吧。但郡主却不便此时前去，留在这里听候捷报吧。大军渡江，随时可能有紧急军情，需要朕躬亲处理，你留下来，也好助朕一臂之力。 ”

赫连清霞用“ 调虎离山 ”之计，遣走了完颜长之，心中暗暗欢喜，寻思：“ 目下计划已成功了一半，剩下的只是如何骗取竺迪罗的解药了。 ”

完颜亮道：“ 皇叔领军前去，定可擒拿叛将，敉平祸乱，御妹不用担忧。 ”

赫连清霞道：“ 臣妾不是担忧皇叔不能平乱。 ”

完颜亮道：“ 然则你愁眉不展，却又是为何？哦，敢情你是担忧郡马，他困在叛军之中，事情一闹起来，对他不利？ ”赫连清霞道：“ 不是臣妾夸耀夫婿，郡马他武功高强，不在皇叔之下，也用不着我替他担忧。 ”

赫连清霞道：“ 臣妾是担忧武林天骄。 ”

完颜亮道：“ 武林天骄早已被囚，还有什么要担忧的？ ”

赫连清霞道：“ 但那魔女还未就擒，只怕会来劫狱。而檀羽冲号称‘ 武林天骄 ’，武功又确是非同小可。一旦那魔女前来劫狱，他们里应外合，几个武士，只怕看守不住。 ”

完颜亮哈哈笑道：“ 原来你是顾虑这个。这，你倒可以放心。莫说这里防范森严，那魔女倘若敢再来，便是自投罗网；即使她劫了狱，也还是无济于事。武林天骄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带走的。 ”

赫连清霞故作惊诧道：“陛下神机妙算，臣妾却还是不明。何以那魔女就是劫了狱也不能劫走囚徒？”

竺迪罗得意洋洋他说道：“郡主有所不知，是贫僧略施小计，在茶水中混了酥骨散，叫那武林天骄眼了。他纵有天大武功，也是施展不来的了。那魔女纵然劫了狱，她总不能背着一个大人，在三千御林军之下，逃得下山！”

完颜亮蓦然想起，说道：“这事朕记得似乎曾经告诉过你，你怎么忘了？”

赫连清霞道：“不错，陛下是曾说过，但臣妾依然放心不下。因为臣妾新近知道一桩事情，情形就可能有了变化了。臣妾只道陛下重新有什么安排，……”

完颜亮迫不及待地打断她的话道：“你知道了什么新的事情？”

赫连清霞道：“那日与那魔女一同出现的那个老头，是她父亲！”

完颜亮道：“这又怎样？”

赫连清霞道：“那魔女的父亲名叫柳元宗，听说就是二十年前在金宫盗宝的那个漏网汉人。如今他们父女会合，如虎添翼，岂可不防？”

完颜亮心头微凛，却道：“柳元宗本领再高，谅也不能就把檀羽冲劫走了。朕叫他们多加小心便是。”

赫连清霞道：“柳元宗不但武功高强，医术之妙，更是天下称一。倘若给他劫狱得手，解了武林天骄之毒，以他们父女的武功再加上了个武林天骄，只怕三千御林军也未必就能拦得住他们！”

完颜亮道：“戒日法王，着了你的酥骨散，是否必须你的独门解药？”

竺迪罗道：“除非他有天山雪莲，还得再加上几样珍贵的药品。我不相信那柳元宗就能备齐这些药品，何况他也不知道武林天骄中的是什么毒，焉能对症下药？”

完颜亮皱了皱眉，说道：“但这么说来，总是不能十分保险的了。”

赫连清霞道：“是呀。而且据我所知，内功练到了上乘境界，懂得逆运经脉之法，即使着了酥骨散之毒，暂时消失功力，但还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完颜亮道：“但朕又不想即时把他杀了。郡主，听你说来，你倒像是个使毒的大行家？你几时学的这个本领？”

赫连清霞作出尴尬的神情，红晕双颊，低下了头说道：“陛下请恕郡马欺君之罪。”

完颜亮道：“什么？郡马什么事情瞒了朕了？”

赫连清霞道：“郡马其实是曾经有过妻子的。他的前妻是二十年前武林中最负盛名的大魔头桑见田的女儿。不过他妻子已死，我既然嫁了他，也甘愿嫁鸡随鸡，不想再追究他的往事了。”

完颜亮哈哈笑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郡马是个有大本领的人，前妻既死，又无子女，你做续弦，稍稍委屈一些，那也算了。这么说来，你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整治武林天骄？”赫连清霞道：“臣妾正是受了郡马的嘱托，前来献药。他给我的这种毒药，功效与酥骨散一般，世上无药可解。要解必须用他的独门刺穴之法。这刺穴之法，又是有正有反，可以解去毒性，也可加强毒性。这刺穴之法，郡马也授与我了。”

赫连清霞胡扯一通，骗得完颜亮十分相信，大喜说道：“你既有整治武林天骄之法，比用酥骨散还要高明，朕可以安枕无忧了。那你就去豹房迫他服药吧。”

竺迪罗素来自负使毒的本领，赫连清霞若是说的别人，他定然不信。但

她说起了桑见田的名字，竺迪罗不能不信了。桑见田生前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竺迪罗虽未见过，却也深知。公孙奇曾是桑见田的女婿，竺迪罗也隐有所闻。当下便道：“ 原来使毒这门学问还有如此奇妙的药物与刺穴手法。请陛下准许贫僧与郡主同往，让贫僧也长长见识。 ”

赫连清霞听得此言，正合心意，说道：“ 有法王这样的大行家同去，那是最好不过。法王不用过谦，郡马对法王的毒功也是久已闻名，素来佩服的。他说法王的毒功与桑家的毒功各有所见，倘有机缘，他还要向法王领益呢。如今倒是我先有机缘了。 ”这番话恭维得体，挽回了竺迪罗的面子。竺迪罗自是十分受用。

完颜亮用人之道，一向惯用权术，即使是最亲信的人，他也不能全然放心，要找另一个人互为牵制。因此他也愿意竺迪罗陪同前往，听得赫连清霞如此说了，就装作无可无不可的神气点了点头。

赫连清霞暗暗欢喜，心道：“ 想不到事情竟是出乎意外地顺利。 ”哪知走出了御书房之后，却碰到了另一个意外——并不顺利的意外。把她的一团高兴，化作烟消。

蓬莱魔女本是在书房外的走廊等候她的，如今却是人影杳然，不知去了何处？

赫连清霞不由得心中七上八落，暗暗叫苦。要知此际完颜亮身边，已无高手，剩下的只有一个鸠罗法师，有几分本领，但也不是蓬莱魔女对手。赫连清霞原来的打算，是要蓬莱魔女趁此时机去擒完颜亮的，挟持了完颜亮，武林天骄之困不解自解。这是上上之策。退一步说，即使此计不成，有蓬莱魔女与她一同对付竺迪罗，那也可以更有把握制伏竺迪罗，迫他交出解药。但如今蓬莱魔女不知去向，这如意算盘可就打不通了。

赫连清霞不知蓬莱魔女是自己走开的，还是给人发现了秘密？她“ 作贼心虚 ”，不敢向卫士查问，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只好硬着头皮，单独与竺迪罗前往豹房。只盼在冒名顶替的秘密还未揭穿之前，可以骗得竺迪罗的解药。

蓬莱魔女是去了什么地方呢？

花开两朵，各表一技。且说蓬莱魔女在走廊上正自徘徊，御书房中的说话，她己听得清清楚楚，心中也是暗暗欢喜，就在此时，完颜长之领了圣旨出来，这晚是八月十三，月色相当明亮。蓬莱魔女已经闪过一旁，躲在树影之下，但完颜长之目光一瞥，还是看见了她。

完颜长之心头一凛，喝道：“ 是什么人？出来！ ”蓬莱魔女只得出来向完颜长之请了个安，说道：“ 婢子是伺候郡主的贴身宫女。 ”故意捏着嗓子说话，连声音也改变了。

蓬莱魔女身上穿的是宫装，面貌也已扮作那宫娥模样。完颜长之哑然失笑，心道：“ 这宫女的身裁体态，和那魔女倒是甚为相似。但谅那魔女有这胆量，也没这神通，冒充得了郡主的贴身宫女。 ”正是：

巧画双眉闯官禁，谁能识此一英雌？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红颜忍睹英雄泪 黑手高悬霸主鞭

完颜长之是个心思缜密、颇为机警的人，要是让他有多余的时间，仔细盘问，定然可以看出蓬莱魔女的破绽。但此际他奉了圣旨，急着要赶去处置辽军“叛将”，却是没有这样的余暇了。当下想道：“皇上在御书房处理军国大事，这宫女虽是郡主的贴身丫环，也不宜让她在此逛留。小小的女娃儿不知天高地厚，倘若给她偷听了什么军机秘密，泄漏出去，祸患非小。宁可得罪郡主，总是谨慎为妙。”

蓬莱魔女正自忐忑不安，只听得完颜长之说道：“你懂得规矩么？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道：“奴婢不知何处有失规矩？”完颜长之道：“郡主没有吩咐过你么？你应该在宫门之外伺候。出去，出去！”完颜长之是皇叔身份，别人不敢驱赶郡主的丫鬟，他却无须顾忌。也幸亏他行色匆匆，未暇推究，只道是“郡主”恃着皇上爱宠，一时疏忽，思虑未周，便带了贴身丫鬟进来。

完颜长之既然下了命令，蓬莱魔女没有办法，只好走出宫门。完颜长之吩咐守门的卫士道：“等下郡主启驾，你再唤她伺候。”这样一吩咐，蓬莱魔女就是想等完颜长之走了之后再返回，也不可能了。

虚报军情，调走完颜长之的计划，乃是蓬莱魔女与赫连清霞共同设计的。但其后赫连清霞哄骗竺迪罗与她同往探监之事，却是赫连清霞的临机应变，自出心裁，蓬莱魔女并不知道。

蓬莱魔女不知内里情形，不由得心头焦躁，暗自想道：“清霞妹子单独一人，是决计不能劫持完颜亮的了。但无论如何，也总还得救武林天骄。冒了这么大的危险进来了，岂能一事无成，白走一场？”

蓬莱魔女在宫门外独自徘徊，想来想去，兀无良策。忽见有个少年军官走来，两只眼睛就似定在她的身上似的，见蓬莱魔女抬头向他张望，似乎有点尴尬，搭讪道：“你是和郡主同来的吧？怎的在这儿走来走去呀？”原来这个军官是给蓬莱魔女的美色所迷，见她低头走路，就大了胆子，向她偷看。

蓬莱魔女灵机一动，说道：“你可知豹房在什么地方？”那少年军官怔了一怔，说道：“你要去豹房干吗？”蓬莱魔女道：“郡主命我去探视一个犯人。”

那军官道：“可是武林天骄？”原来赫连清波日前曾去看过武林天骄，这个少年军官恰巧那日当值，知道这件事情。

蓬莱魔女说道：“不错。郡主此际正在陪伴皇上，故而叫我代她探视。转达郡主的几句话。”

那少年军官忖度：“武林天骄本是皇族子弟，想是郡主得了皇上的授意，要想方设法，劝他顺从皇上。嗯，他们皇族的事情，我官小位卑，不宜多问。”不过，他虽然对于蓬莱魔女的“宫娥”身份没有怀疑，也相信了她的说话，但心中却还另有一个疑问，是以一时间支支吾吾，不敢立即领她前往。

蓬莱魔女已猜到他心中想的什么，眉头一皱，说道：“皇上正在忙着。郡主传进去，要我前往豹房看那位檀公子，皇上只是说了一个‘好’字，便给我一件东西，叫我领旨前往。皇上忘记叫人陪我，我也是一时糊涂，出了宫门，才想起豹房在什么地方，我都还没知道呢。”

那少年军官道：“哦，原来你已经得了皇上御旨的。”蓬莱魔女道：“没得皇上的允可，我怎么敢去？我想找一个人带我去，偏偏那些内廷侍卫，都是各有职守的，不能擅自离开。”说到这里，微微一笑，道：“将军高姓大

名，你可肯给我带路么？”

蓬莱魔女说的理由本来不算充分，但也有几分道理，可以自圆其说。那少年军官一来是因为已经知道蓬莱魔女的“身份”，他是看着她随着“郡主”来的，对她没丝毫怀疑。二来他也是巴望不得有此“艳遇”，可以陪伴一个漂亮的宫娥，还可以讨好郡主。于是立即欣然说道：“我叫麻翼赞，也是宫门侍卫，好在我恰巧此时散值，你随我来吧。”

不多一会，麻翼赞带她到了一座牢房。原来金宫中的所谓“豹房”，即是专指皇帝私设的“刑房”，皇帝到什么地方，只要他认为有此需要，便在那地方设立“豹房”，故此有别于固定地址的天牢与任何监狱。

麻翼赞大献殷勤，找到了豹房的总管，替蓬莱魔女说明了来意。但武林天骄是完颜亮亲自指派了八名亲信武士看管的，豹房的总管也不敢作主，只能将她带到监禁武林天骄那间囚房的门口，将她交给了那位轮值的武士队长。

那武士队长道：“你来探视檀羽冲，可有皇上的允可。”

蓬莱魔女道：“有皇上给我的一道虎符，可以代替圣旨。”那武士道：“拿出来看！”

蓬莱魔女拿出了从赫连清波身上搜来的那道虎符，心中忐忑不安，不知这道虎符，能否发生效力？

那武士队长是完颜亮的随身侍卫，识得“虎符”，这虎符的功用，等于上方宝剑，可以调兵遣将的。如随便拿它交给一个宫娥，作探监之用，是未免太过“隆重”了一些！

但以蓬莱魔女的“身份”——郡主的心腹侍女，又有内廷侍卫麻翼赞陪她同来，这武士队长却怎敢有丝毫的怀疑？他验过了虎符，心中想道：“现在正是大军出击之际，皇上忙着调兵遣将，哪有工夫亲写圣旨，随手给她一道虎符，也是有的。但皇上肯把虎符随便交给一个宫娥，也可见得这个宫娥是深受郡主宠信，连皇上也知道的了。”

这武土队长自作聪明，给蓬莱魔女想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不禁对蓬莱魔女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交回了虎符，说道：“如此，请随我来。”叫手下打开牢门，便要陪蓬莱魔女进去。

蓬莱魔女小声说道：“郡主要我给她传话，我只怕要与这个犯人多谈一会。你不要让别人进来。”

那武士队长怔了一怔，说道：“是。但愿你劝得檀公子回心转意，顺从皇上。”原来他早已从麻翼赞口中，知道了这“宫娥”的“来意”，麻翼赞也是根据自己的意思忖度的，他要在同伴面前炫耀自己知道机密，当真他说了出来，这武士队长也就信以为真了。武林天骄本是金国武士崇拜的偶像，这武士队长颇为他得罪了皇上而惋惜，这番话确是出于他的真心。他知道武林天骄的倔强脾气，有第三者在旁，只怕劝告更不方便，于是他答应了蓬莱魔女，不放别人进入，连自己也不敢进去了。

蓬莱魔女进了囚房，聚拢目光，只见武林天骄戴着枷锁靠着墙壁，蓬莱魔女向他走去，他竟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头也没抬。

武林天骄只道是看守的武士，根本不予理睬。他本来是准备牺牲了的，这几日来当真是形如槁木，心似死灰。但盼少受折磨，已不存生还之望。

蓬莱魔女又是欢喜，又是悲伤。轻轻地走到了武林天骄身边，在武林天骄身边低声说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是谁来了？”

武林天骄蓦地听得这个熟悉的声音，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叫道：“你——”蓬莱魔女连忙掩着他的嘴巴，悄声说道：“不错，是我！小声点儿！”

武林天骄定睛看去，黑暗中看不清楚蓬莱魔女的面貌，隐约只分辨得出是个宫娥打扮的女子。但蓬莱魔女的声音他还是认得的。

不过这件事来得大过稀奇，武林天骄半信半疑，还不敢就完全相信这是蓬莱魔女，禁不住再问一句道：“你，你究竟是谁？”蓬莱魔女微微一笑，在他耳边吟道：“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高楼自管弦。……”

武林天骄惊喜交集，禁不住轻声接着念道：“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蓬莱魔女笑道：“这你可相信了吧？”原来这是他们在泰山初会之时，武林天骄用萧声寄意，所曾吹奏的一首诗。

武林天骄道：“咱们是在梦中么？清瑶，你怎么来的？”

蓬莱魔女道：“说不了这许多了。羽冲，咱们得想个法儿逃走。”

武林天骄道：“不行啊，我中了酥骨散之毒，寸步难行。”

蓬莱魔女拔出藏在身上的宝剑，斩断了武林天骄的镣铐，说道：“你试服我这颗丸药。”

武林天骄道：“这是解药么？竺迪罗怎会给你？”

蓬莱魔女道：“这是我爹爹自制的辟邪丹，或许能使你恢复几分功力。”

武林天骄道：“你冒了这么大的危险来看我，我非常感激。但我不能连累你，你，你还是赶快走吧！不必试了。”

蓬莱魔女道：“我知道你的顾虑，你是怕即使恢复几分功力也帮不了我的忙？”武林天骄道：“你要知道这里有完颜长之。竺迪罗等许多好手，还有三千御林军，咱们摆明了阵仗，是决计闯不出去的。你现在是冒充宫女吧？趁他们没有发觉，溜走还来得及。清瑶，你来看过了我，我已经心满意足，死无遗憾了。”

蓬莱魔女听了他情意绵绵的话，心中很是难过，暗自想道：“他还是如此痴情，却叫我怎好启口表白我的心意？”原来蓬莱魔女是打算撮合他与赫连清云，希望他与笑傲乾坤释嫌修好，从今之后，三个人永为知己。

但时机紧迫，已不容蓬莱魔女再想别的事情了。看守的武士们虽然不敢进来，却还是在外面巡逻。蓬莱魔女听得他们的脚步声走来走去，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说道：“羽冲，我有个妙计，咱们不必硬闯。你先服了这颗九药，待会儿我叫那队长进来，点了他的穴道，你穿了他的衣裳，把斗篷遮过面孔，黑夜之中，别人未必便会那么细心。”

武林天骄道：“总是太过冒险。设计虽妙，未必行得通。”

蓬莱魔女道：“无论如何，试了失败，也总好过不试！羽冲，我心意己决，你倘若不跟我走，我就在这儿陪你，咱们一同死吧！”蓬莱魔女说得斩钉截铁，武林天骄无可奈何，只好眼下那颗丸药。

武林天骄试着运行内息，只觉胸腹间似有一颗珠子滚动，内力在一点一滴的凝聚，但要恢复三成功力，只怕也得一个时辰。蓬莱魔女道：“怎么样，好点儿吧？”

武林林骄苦笑道：“清瑶，你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的，我看你还是先走的好。”蓬莱魔女道：“不，要走咱们一同逃走。”武林天骄道：“时间无多了，我想向你探听一个人。”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说道：“出去再说吧。”武林天骄道：“不，我只要知道他的消息。你能够告诉我吗？”

蓬莱魔女进这牢房己有一炷香的时刻，眼睛渐渐习惯于黑暗了。她身有

上乘内功，目力本就强于常人，只见武林天骄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神情非常诚恳。

蓬莱魔女低声道：“你是说华、华谷涵吗？”武林天骄道：“不错，华大侠怎么样了？”蓬莱魔女道：“听说是在山东海上，与王宇庭他们在一起。日前打了一个胜仗，把完颜郑嘉努杀了。”

武林天骄说道：“清瑶，请你听我劝告，你已经来看过我了，你应该去华谷涵那儿。”

蓬莱魔女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武林天骄道：“请你相信我，这是出于我肺腑之言！绝不是对华谷涵存着妒意，说的什么反话。”

蓬莱魔女心弦颤抖，脸上一片晕红，说道：“我希望你也能够活着去见华谷涵，你们两人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请你相信我，这也是出于我肺腑之言！”

武林天骄大为感动，却苦笑道：“只怕我出不去了。但只要你们两人得到幸福，我此生已无遗憾。”

蓬莱魔女道：“不，你一定要出去的。耶律元宜也在等着你出去呢，你忘了你的抱负么？你不是要推翻暴君，救民于水火的么？现在正是时机了！只要有一线可以逃走的希望，你就不应在这牢中坐以待毙！”

这番话比刚才所说的儿女私情更震撼武林天骄的心。武林天骄翟然一惊，说道：“多谢你提醒了我，好，那就依你计而行吧。”

蓬莱魔女正想把那队长叫来，忽听得门外又有人声，听得出是有两个人正在走来。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赫连清霞和竺迪罗。

那武士队长看见了“郡主”到来，颇为惊诧，说道：“郡主你也亲自来了？”

赫连清霞道：“怎么？我不能来么？皇上要我来的，你是不是还要圣旨？”那武士队长行过了礼，讷讷说道：“卑职不敢。但你的侍女如今正在里面。她说是替你来的，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竺迪罗大吃一惊，叫道：“郡主，这、这是——哎哟！”赫连清霞出手如电，骈指一戳，点中了他的“魂门穴”。

“魂门穴”是人身十二个麻穴之一，倘被重手法点了穴道，多好武功也是不能动弹。赫连清霞一举奏效，心中大喜，如影随形，跟踪扑上，一式“龙形穿掌”，抓向竺迪罗的琵琶骨，便要把他拿下。

不料竺迪罗十分机警，在听到那武士队长说有个宫娥在里面之时，已知有了意外，只是还不敢断定是否“郡主”主谋而已。他有运气闭穴之能，一觉不妙，便闭了全身穴道。因此虽然给赫连清霞点中了穴道，只是略感酸麻，并没倒下。他故作摇摇欲坠之态，正是要诱敌来攻。

赫连清霞那一式“龙形穿掌”刚要搭上竺迪罗肩头，竺迪罗蓦地一声大喝，反手便是一掌，掌力未收，双指斜势一勾，又反扣赫连清霞的脉门。

赫连清霞内力远不及竺迪罗，但竺迪罗也有点顾忌，不敢便下杀手。要知“郡主”是完颜亮宠爱的人，竺迪罗只是个客卿身份，所以他这一招反手擒拿，目的只是在于把“郡主”擒下，交给完颜亮处置。

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吓得那几个看守监牢的武士不知所措，武士队长连忙拦在他们中间，叫道：“郡主、法王，这是怎么回事，有话好说！”赫连清霞正被对方的内力震得立足不稳，眼看就要给他抓着脉门，这武士队

长这么一来，恰好替她挡了一招。只听得“砰”的一声，武士队长那魁梧的身躯被竺迪罗的掌力震得似皮球般地抛了起来。赫连清霞则闪过了一边，“嗖”地拔出了贴身所藏的月牙刀。

赫连清霞的月牙刀可以兼作刺穴之用，招数奇幻无比，月牙刀一出手，便把身旁的两个武士刺翻，唰、唰、唰向竺迪罗连劈三刀，竺迪罗没带兵器，脱下了身上的袈裟，袈裟一抖，俨似铺起了一片红霞，荡开了赫连清霞这迅捷无比的连环三刀。大叫道：“这郡主定是假的，你们不要害怕，快快把她拿下。”

那武士队长本领不弱，虽被抛起，却没受伤，脚尖着地便即弹了起来，又再向前冲去，叫道：“不管她是真的假的，咱们奉命看守，有人劫狱，便该拿下。”赫连清霞已经刺翻了两个武士，这队长当然知道她是意图劫狱的了。

赫连清霞叫道：“姐姐出来！”一言提醒，那武士队长连忙叫道：“快去捉那宫娥，守着钦犯！”竺迪罗反身一脚，砰的便踢开了牢门。

蓬莱魔女早已守在门边，竺迪罗一只脚刚踏进来，蓬莱魔女“唰”的一剑便刺他膝盖。蓬莱魔女心思灵敏，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到了要活捉这竺迪罗，迫他交出解药的计划。

竺迪罗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宫娥”会有如此高强的本领，饶是他闪躲得快，也还是着了道儿。只听得“嚓”的一声，竺迪罗一招“十字摆莲”，飞脚踢出，他没踢中蓬莱魔女，蓬莱魔女的剑尖已在他的小腿划开了一道伤口。但可惜差了点儿，未能刺中他膝盖的穴道，给他的只是皮肉之伤，这也是因为蓬莱魔女志在活擒，未下杀手的缘故。

竺迪罗与蓬莱魔女曾经几次交手，接了一招，已知她是谁人，心里又惊又怒，一声大吼，抖起袈裟，向蓬莱魔女横扫过来，喝道：“好大胆的魔女！来人哪！”两人功力本是在伯仲之间，竺迪罗受了点伤，略逊一筹，但急切之间，蓬莱魔女也不能将他擒下。竺迪罗的袈裟舞得呼呼风响，荡开了蓬莱魔女的拂尘，又解开了她两记凌厉的剑招，从她身边窜过。

蓬莱魔女喝道：“往哪里走！”追上去一剑刺他背后的“风府穴”。竺迪罗反手一展袈裟，蓬莱魔女玄功默运，抖动拂尘，射出她的独门暗器。牢房黑漆，尘尾射出，无声无息，竺迪罗武功再高，也闪躲不开，他那袈裟只荡开了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却未能全数拂落射来的尘尾，肩头上着了两根，宛如利针刺体，关节处又痛又麻：蓬莱魔女运剑如风，正要再刺他的穴道，忽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业那武士队长也窜了进来了。

这武士队长的本领远不及蓬莱魔女，但他身为队长，当然亦非庸手，虽然相差甚远，却也还可以抵挡几招。蓬莱魔女身躯半侧，挥动拂尘夺他手上的大所刀，心力稍分，竺迪罗已是脱出了她剑势笼罩的范围，飞快地向墙角那团黑影扑去。

竺迪罗是自知受伤之后，决计抵敌不了蓬莱魔女，故而打了一个如意算盘，要把武林天骄擒拿在手，作为要挟。他知道蓬莱魔女是来救武林天骄的，只要武林天骄在他手中，蓬莱魔女就绝不敢用强。待得后援的武士到来，便可反败为胜。

且说武林天骄服了辟邪丹之后，内力正在一点一滴地凝聚，此时已恢复了两分功力，但要用来对抗竺迪罗，那还是差得太远。

幸在竺迪罗也只是志在擒人，不敢伤害武林天骄的性命。他只道武林天

骄着了他的酥骨散之毒，没有他的本门解药，一点气力都使不出来。是以全无顾忌，冲到了武林天骄面前，伸手便抓！

武林天骄抓起铁链作为兵器，一招“霸王鞭石”，横扫敌腕，他气力虽然还未恢复，但武学的造诣却比竺迪罗高明得多，竺迪罗猛力的一抓，抓着了铁链的一端，给他用了一个“卸”字诀，铁链轻轻一带，竺迪罗不由得身躯倾侧，那股猛力扑了个空，险险栽倒。

竺迪罗吃了一惊，想不到武林天骄居然还能动手。但竺迪罗亦非泛泛之辈，身形转了半圈，立即稳住。他接了一招，已知对方虚实，不过恢复两成功力而已。当下一手抓着铁链，一掌便击下去。这一掌击在铁链中间，教武林天骄再也不能运用“卸力消劲”的功夫，意图将武林天骄虎口震裂。

武林天骄冷冷说道：“大和尚，你的隔物传功还未学得到家。”端坐地上，向后一靠，他后面是一根石柱，铁链擦着了石柱，只听得“轧轧”声响，火星蓬飞，竺迪罗的内力，被武林天骄也用“隔物传功”的本领，转移到了石柱之上。

这么一来，便似应了一句俗话——“蜻蜓撼柱”，竺迪罗内力再强，也绝不能撼动一根石柱。武林天骄丝毫未受伤害，反而是竺迪罗的虎口给震裂了。

“■嚓”一声，铁链中断，竺迪罗脚步一个跄踉，正要再扑上去，忽觉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原来蓬莱魔女已经把那武士队长击倒，赶来解武林天骄之危。

竺迪罗受伤在先，又给武林天骄消耗了他许多内力，还怎能打得过蓬莱魔女，不过几招，蓬莱魔女“唰”的一剑，便刺中了他的“肩井穴”。蓬莱魔女的剑尖刺穴，劲度用得恰到好处，比重手法点穴还胜几分，竺迪罗“卜通”倒地，再也不能动弹了。

赫连清霞在牢门外与五个看守武士恶斗，也已杀伤了其中二人。蓬莱魔女出去助战，转眼之间，将另外的三人也都击倒。

赫连清霞道：“檀师兄怎么样了？”蓬莱魔女道：“没受伤，你快进来！”原来那豹房总管己闻警报，招来了一队卫士，此时已经赶了到来。

赫连清霞进了牢房，蓬莱魔女迅即在里面把牢门关上，这牢门是几寸厚的铁板铸造的。蓬莱魔女笑道：“他们要想破门而入，至少也得半个时辰。咱们先取解药。”任那些卫士擂门打骂，都不理睬。蓬莱魔女在竺迪罗身上搜出许多丸散，却不知哪一种才是对症的解药。

蓬莱魔女道：“你的性命在我手中，说出解药，换你性命！”

竺迪罗闭口不言。蓬莱魔女道：“你别梦想做金国的国师了。完颜亮覆亡就在今夕，你听听罢，我们的大军已经杀来了！”

竺迪罗是武学深湛之士，善于伏地听声，此时他躺在地上，穴道虽然被封，功夫并未消失。凝神细听，果然隐隐听得山下金鼓交鸣，两军厮杀之声。听这声音，似乎是在五六里之外。金国的百万大军，在这段江边布防，绵延数十里，纵深十余里，在十里之内传来的厮杀声，也足以说明金国的第一道防线已被敌方突破了。

但竺迪罗仍是闭口不言，赫连清霞不禁怒道：“你这秃驴当真是至死不悟，要给完颜亮作陪葬么？”

竺迪罗冷冷说道：“完颜亮待我以国师之礼，我纵死何辞，岂能受人威胁？”

蓬莱魔女冷笑道：“完颜亮待你以国师之礼？好，你听听他们说些什么，我倒不想杀你，但只怕完颜亮却要把你置之死地呢！”

擂门打骂的声音忽地停止，只听得那个豹房总管的声音说道：“不必顾虑，放火烧吧！”那武士队长道：“放火烧这牢房？但戒日法王也在里面呢！听说他是要做咱们大金国的国师的。”

那豹房总管道：“皇上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若给那魔女救出了武林天骄，祸患更大。如今咱们正在与宋军决战，绝不能让敌人在咱们心腹之地闹事，给咱们多添麻烦了。莫说竺迪罗还未曾正式受封，即使已经是真的国师，也只有将他一同烧死！”

那武士队长道：“哦，这么说，原来这是皇上的主意？”

那豹房总管道：“我行事一向谨慎，当然是请示过皇上，才敢叫你们动手。时间无多，别啰唆了，快放火烧吧！”

那武士队长是因为敬重武林天骄，还想保全他的性命，所以不忍放火烧的。他提出竺迪罗来，不过是作个藉口而已。但他虽然敬重武林天骄，转念一想，蓬莱魔女武功极为厉害，倘若不用火攻，破门而入，凭着人多，虽然可以活擒屋内的这几个人，但手下武士亦难免有所死伤，甚至自己亦未必能保全性命。在这利害关头，他当然也只有牺牲武林天骄，“谨遵皇命”那武士队长道，“好，既有皇上的御旨，那就放火吧！放火！”

这座牢房周围是数丈高的青砖围墙，上端开有小小的铁窗，转眼间浓烟已是从铁窗透入，呛得竺迪罗连打喷嚏。

蓬莱魔女道：“我们可以突围而出，或许还能死里逃生。竺迪罗，你却只有在这里任凭他们烧死了。”

竺迪罗并非不怕死，不过是为了顾住身份，未到最后关后，不肯轻易屈服而已。如今听得完颜亮要把他也一同烧死，不禁又惊又怒，说道：“好，完颜亮既然如此待我，我对他还有什么指望？这是解药，你们拿去！”

竺迪罗指出了对症的解药，蓬莱魔女大喜，忙给武林天骄服下。过了片刻，但见武林天骄顶门上冒出丝丝白气，蓬莱魔女疑心不定，问道：“有没有效？”武林天骄点了点头。

蓬莱魔女知道确实是解药之后，便替竺迪罗解开穴道。竺迪罗却是忧形于色，说道：“只怕——”话到口边，又吞了回去。蓬莱魔女道：“只怕什么？”

此时火势已经越来越大，整座牢房都在火海之中了。只听得梁摧栋折之声，牢房随时都可能倒塌。房中烟雾弥漫，更是令人难受。

着了酥骨散之毒，虽有对症解药，也得半个时辰才能恢复功力。竺迪罗担忧的就是时不我予，只怕武林天骄所服的解药未曾奏效，他们己丧身火窟之中。但若没有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联手相助，竺迪罗独自一人，又绝不能闯出这个火窟。

竺迪罗没有回答，蓬莱魔女已经知道他担忧的是什么了。但此时着急也着急不来。蓬莱魔女只有站在武林天骄身边，替他拨散烟雾，免得影响他的呼吸。

“轰隆”一声，屋中的大梁折断，正从他们的头顶落下来，竺迪罗双掌运力，将那两段大梁推开，木头撞在墙上。厚厚的砖墙也给火烧得快要融了，给大木一撞，登时裂开了一个缺口，足可以容得两个人并肩通过，火焰登时也从缺口冲了进来。

武林天骄忽地一跃而起，说道：“ 柳女侠，我和你比比掌力！ ” 原来武林天骄因为先服了一颗避邪丹，已恢复了两三分功力，再有对症解药，见效就快得多，至今不过一炷香时刻，功力已是完全恢复，无须半个时辰了。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道 :“ 好，霞妹，你随着来！ ” 与武林天骄双掌同时发出，只听得呼呼风响，当中卷来的火舌竟给他们联手的掌力荡开！

竺迪罗抖起袈裟，恍如一片红云，推挤开两旁的火焰。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当中开路，火头冒起一丈多高，反烧回去，吓得那一大群武士纷纷躲闪。

蓬莱魔女喜出望外，不但是由于已夺得了一条生路，更高兴的是武林天骄痊愈之后，功力便即恢复，不逊从前。这几个人都是一身上上的轻功，只是脚尖微微着地，恍如蜻蜓点水，转眼之间，已闯出了火场。地底虽然烧得滚热，但他们一掠即过，也不过感到脚板微烫而已。

可是一闯出火墙，却又碰到了 “ 人墙 ” 了，御林军的军官，与完颜亮跟前的武士，十九都已调来，数百人布成了方阵，把武林天骄等人重重围困，当真是水泄不通。就在此时，只听得有十分刺耳的笑声，完颜亮在侍卫簇拥之下，也来到了现场了。

完颜亮冷笑道：“ 檀羽冲，你倒是艳福不浅啊，居然有赛似天仙的美人儿，舍了性命前来救你。可惜你还是翻不过我的掌心！ ”

蓬莱魔女怒道 :“ 狗嘴里不长象牙！ ” 拂尘一卷，夺了一个武士的长刀，反手一抖，长刀化作一道银虹，越过人墙，向完颜亮笔直飞去。但距离究竟是远了一些，飞刀掷到，已是强弩之末，给完颜亮的 “ 护驾法师 ” 鸠罗上人双钹一合便打落了。

完颜亮哈哈笑道：“ 真想不到你这样千娇百媚的美人儿，竟是北五省的强盗头子，你以为凭着你手下的乌合之众，就可以和我作对了吗？告诉你吧，你今晚派来捣乱的六七股强盗，都已落进我的网中，给我重重围困了！你想与我作对，那是作梦！我看你不如就做了朕的妃子吧，做朕的妃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岂不胜于当一个女强盗多多！ ”

蓬莱魔女骂道：“ 完颜亮，你死到临头，还不知道，还敢猖狂！ ” 完颜亮大笑道 :“ 看在美人儿的份上，我许你诅咒我，我可还要保全你的性命呢。 ” “ 你们小心点，别伤了她的性命。有谁能活捉这个魔女，封万户侯！ ”

蓬莱魔女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剑法，那些武士一近她的身前，便给她刺中穴道。但对方人数大多，杀散了一批，还有批，重重围困，蓬莱魔女要想突围而出，也是难于登天。

赫连清霞与蓬莱魔女并肩应敌，众武士不明就里，仍然把她认作‘ 郡主 ”，无不惊诧。他们也都知道这个 “ 郡主 ” 是皇上宠爱的人，动起手来，也多少有点顾忌。哈尔盖到完颜亮跟前请示道，“ 郡主谋叛，皇上是要她死还是要她活？ ”

完颜亮又冷笑道：“ 赫连清波，朕待你不薄，你是亡国贱人，朕封了你做郡主，你不感恩图报，居然也作起反来！哼，哼，敢情你也是看上了檀羽冲了？论理你该碎尸万段，姑念你往日功劳，立即投降，还可以免你一死。 ”

完颜亮直到此时，还未看出赫连清霞是个假冒的 “ 郡主 ”。赫连清霞受不了他的侮辱，本想说明自己的身份，将他臭骂一顿，但转念一想：“ 让他误会也好，可以断了姐姐的后路。 ”

众武士听得完颜亮这么一骂，放大了胆子来捉赫连清霞。赫连清霞舞起

月牙刀，劈翻了几个武士，指着完颜亮骂道：“你对我有何恩德可言？你杀了我的父亲，却布下骗局，损毁我父亲的名誉，诬他是投降的，你当我不知道么？”完颜亮面色倏变，冷笑道：“好，你既然知道，那你就休想活了！”

赫连清霞与蓬莱魔女背靠着背，拂尘翻飞，剑气如虹，刀光似雪，敌人从哪方攻来，都给她们杀退。武林天骄那支玉萧，在他被擒之初，已给缴去，只凭双掌应敌，虽是空手，却也无人近得了他。但他不愿多伤本国武士，只是施展擒拿手法，把攻到身前的武士摔翻，或者夺去对方的兵刃，令他知难而退。金国的武士，对武林天骄本来就颇敬畏，又见他如此厉害，更是不愿与他为敌。初时还有几个贪功图赏的人意欲擒他，给他摔翻之后，其他的人，便只是虚张声势，围着他呐喊了。不过既有完颜亮在场坐镇，他的手下当然也不能轻易让他们突围。

还有一个竺迪罗，则给隔开一边。武士们不知他与武林天骄已经化敌为友，碍于他是客卿身份，不敢强攻。但他既然是同武林天骄一同冲出来的，武士们未摸清底细之前，也不敢放他出去。

完颜亮道：“戒日法王是自己人，他是受了那妖女之骗的，你们不可攻他。”围攻竺迪罗的武士遵命住手。完颜亮接道：“法王请助朕一臂之力，把那蓬莱魔女拿下，朕立即封你国师。”

其实完颜亮对竺迪罗也不是没有疑心，不过他急于要活捉蓬莱魔女，是以许以高位，意图分化敌人，引诱竺迪罗再给他效忠。

竺迪罗一声长笑，说道：“多谢陛下的重赏了。贫僧侥幸没给烧死，这国师之位却是不敢贪图了。请陛下准许贫僧回国。”

完颜亮怔了一怔，哈哈笑道：“法王想是有所误会了。朕岂能将你一并烧死？朕早就吩咐了他们，烧毁豹房之后，立即便抢救法王的。你及时脱险，那更好了。请法王休生异心，朕今晚还要多多倚仗呢！”

竺迪罗已看穿了完颜亮的狠毒心肠，哪里还肯上当，冷冷说道：“陛下将士如云，能人无数，哪里在乎一个化外野僧？贫僧得全首领已是万幸，还望陛下放贫僧回国。”

完颜亮面色一变，说道：“好，你既然不愿留在此处，我也不便强留了。请你回去之后，在你国国主之前，代表朕的心意，愿两国永远修好。儿郎们，闪开条路，让法王下山。”

竺迪罗走出人堆，合什说道：“贫僧告辞了！”刚走得几步，话犹未了，完颜亮忽地喝道：“放箭！”手下五百张“神臂弓”同时射出了喂毒的利箭，箭如雨下。竺迪罗只道他碍于吐善国与金国的邦交，不敢杀死他的，哪知完颜亮还是下此毒手。可怜竺迪罗武功虽然高强，却怎能抵挡几百张神臂弓的攒射？

竺迪罗抖起袈裟，乱箭四面荡开，但肩腰腿腹，还是接连中了几枝，这些箭都是在“鹤顶红”（一种极厉害的毒药）中淬炼过的，只中一枝已不得了，何况是接连中箭，遍体鳞伤？

竺迪罗大吼道：“完颜亮，你、你好狠毒！”吼声初起，宛若雷鸣，但说到最后的“狠毒”二字，已是声嘶力竭，变作哀鸣了。完颜亮哈哈笑道：“你善于使毒，朕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竺迪罗眼睛发黑，叹口气道：“报应，报应！但我却不应死在你的手下！”说话之间，前心又中一枝，竺迪罗护体神功已散，蹦地跳起一丈来高，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嚎叫道：“完颜亮，你好狠！我身为厉鬼，也要找你算帐！”

“砰”地跌落地上，气息已绝。

完颜亮冷笑道：“不是朕心狠手辣，你既然对朕起疑，朕岂能放你回国，在吐蕃大汗面前饶舌？”

竺迪罗曾与完颜长之合谋害死古月禅师，武林天骄等人对他本来颇有恨意，但见他如此下场，也不禁好生慨叹，转而痛恨完颜亮了。

完颜亮又纵声笑道：“你们看见了竺迪罗的下场没有？你们若再负隅顽抗，竺迪罗就是你们的榜样！”

武林天骄怒道：“大丈夫死而何惧，我纵然死了，也绝不能降你！”蓬莱魔女则冷笑道：“完颜亮，你也是死到临头的了。人生总有一死，但只怕你身死之后，还要遗臭万年，受人唾骂。”

完颜亮大怒道：“好呀，你这样不识抬举，朕也不能爱惜你了。儿郎们放手杀吧，活的拿不了，死的也要！”

混战之中，神臂弓不能使用，武林天骄等人倒是不必提防毒箭。但那些武士在完颜亮亲自督促之下，却不能不卖命进攻，武林天骄等人虽然暂时还可支持，但亦已渐渐感到气力不加。

这时已是三更时分，蓬莱魔女心道：“虞允文在长江上不知打得如何？但盼他能够火速渡江才好。那几路义军也不知突围了没有？金鼓之声沉寂，唉，只怕有点不妙。”蓬莱魔女心悬两地，大为焦急。

心念未已，忽听得轰隆轰隆之声，宛若雷声隐隐，远远传来。陡然间，只见东方天际，又似窜起了数十百道金蛇，火光照亮了半边天。

完颜亮眉头一皱，惊疑不定。就在此时，后路将军兀赤儿匆匆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陛下，陛下，大、大事不好了！”

完颜亮大吃一惊，故作镇定道：“何事慌张？从容禀来！”正是：

风雷震荡惊雄霸，举眼长江浪拍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投鞭天堑人何在 立马吴山梦已空

兀赤儿喘过口气，说道：“ 咱们渡江的船队已陷入宋师包围，只，只怕凶多吉少！ ” 完颜亮半信半疑，说道：“ 这怎么会？咱们的兵力十倍于宋军，只是渡江的战船就有三百来艘，虞允文的水师，全部调来，也凑不到这个数目。只有咱们包围他，他怎么可以包围咱们？ ”

兀赤儿道：“ 陛下有所不知，…… ” 只说了一句，声音忽地颤抖，直打哆嗦。原来完颜亮正瞪着眼看他，兀赤儿蓦地想起，完颜亮一向自负“ 圣明 ”，说他 “ 有所不知 ” ，岂不是得罪了他？因此见他眼睛一瞪，吓得不敢往下再说。

轰隆轰隆之声，接连不断，越发听得清楚了，完颜亮斥道：“ 有话实话，还等什么？是好是坏，朕不怪你。 ”

兀赤儿这才敢接下去道：“ 陛下有所不知，咱们的船队是那韩三娘子领航的，所走的水道十分险恶，水流湍急，江面又窄，宋国水师预先埋伏，中流截击，用石炮打沉了咱们许多战船，这还不打紧，他，他们还用火攻，今晚正刮西北风，前面战船被焚，江面阻塞，后面的船只不能通过，要掉头逃走也来不及了。陛下，你瞧火光，长江上空，半边天都烧红了。今晚，只，只怕咱们的船队要全军覆没！ ” 完颜亮这才知道，原来天空中窜起的数十百道 “ 金蛇 ” 乃是宋军所发的火箭。

完颜亮大怒道：“ 该杀的贼婆娘，竟敢来作奸细！可恨完颜长之昏了头恼，竟相信这贼婆娘！快把她抓来杀了！ ” 他只顾大发脾气，却忘了韩三娘子是给他 “ 领航 ” 去了。

完颜亮痛骂韩三娘子，其实却是冤枉了她。她领航的那条水道，本是一条渡江捷径，地点又较偏僻，宋军平时是没有注意的。韩三娘子早已探听清楚，那个地点，宋军的防守力量最薄，所以才敢夸下海口，带金兵夜袭，定保一举成功。哪知耶律元宜预先把这秘密送过江去，让虞允文得以从容布置，金军偷渡，就正好是自投罗网了。

兀赤儿讷讷说道：“ 那贼婆娘正在船上，也不知她的船毁了没有。急切间却是难以抓得着她。 ”

完颜亮怒道：“ 好，抓不着她，就把完颜长之叫回来，是他担保的人，朕要问他的罪。 ”

话犹未了，忽听得金鼓雷鸣，大队骑兵驰骤的马蹄声踏得山摇地动。兀赤儿叫道：“ 不好了，陛下快逃吧。宋兵杀来了。 ” 完颜亮一声不响，蓦地拔出佩剑，一剑把兀赤儿斩为两段，喝道：“ 岂有此理，你这厮敢动摇我的军心。长江水战纵然失利，宋军也绝没有来得这样快的道理，不许慌乱，先把这几个叛贼杀了！ ”

完颜亮挥剑斩了兀赤儿，发下命令，坚不许退。他手下的心腹武士，当然不敢先逃。按理说长江水战方酣，宋军也的确没有这么快来到之理，可是那万马奔腾的声势，在这座山上的一众将士又确确实实可以听觉感知，无论如何也是禁不住心惊胆战了。蓬莱魔女等三人精神陡振，彼此照应，虽然气力渐渐不佳，那些已经惊慌了的武士们，要想擒杀他们，一时间却也是不能了。

忽见尘土飞扬，御林军纷纷闪开，月光下只见一骑白马，如飞来到。完颜亮方吃一惊，心道：“ 难道当真是敌人杀到？ ” 他身边的护驾法师鸠罗上

人眼利，已经看出了来者是谁，高声说道：“ 陛下安心，是皇叔来了！ ”

话犹未了，那骑白马已在完颜亮前面停下，那人跳下马来，果然是完颜长之。完颜亮怒气勃发，骂道：“ 长之，你累得朕好惨，你知罪么？ ”

完颜长之道：“ 老臣护驾来迟，累陛下受惊了。 ”蓦地扬起马鞭，朝着赫连清霞一指，说道：“ 这妖女是假冒的郡主，臣没有察觉，罪该万死。 ”

完颜长之并不知道完颜亮是怪罪他另一件事情，口口声声“ 请罪 ”，完颜亮听了，惊上加惊，情知必有意外之变，无暇再追究他“ 误信 ”韩三娘子之事，连忙问道：“ 你怎么知道？ ”

完颜长之道：“ 不但这郡主是假冒的，耶律元宜也没有死，如今他正率领叛军向这边杀来，请皇上示下，是守是退？ ”

完颜亮大惊道：“ 有这样的事？你见着了耶律元宜？ ”

完颜长之道：“ 臣奉命去擒拿叛将，到了耶律元宜原来的营地，他的部队己开拔一空。臣知有变，急速赶回，山下碰上叛军，这支叛军正是耶律元宜指挥的，他烧变了灰，我也认得！臣勇战突围，赶回护驾，并向陛下请示。 ”

完颜亮这才知道杀来的不是宋军，心中稍稍松了口气，但祸起萧墙，里应外合，大事总是不妙了。完颜亮又惊又怒，说道：“ 先守一阵，鸣鼓招集援军。叛贼只有三万人，咱们在这山下的留守部队还有十万之众。守不住再退。你先给朕把这假郡主，假宫女和檀羽冲一并杀了，不杀他们，难泄心头之恨！ ”完颜亮固然是大大吃惊，蓬莱魔女也有点惊疑不定，心道：“ 公孙奇与那妖狐哪里去了？难道竟逃脱了不成？ ”她与耶律元宜的计划，本来是留下一部分兵士看守原来营地的，耶律元宜带兵来攻这一座山，照理不会带着囚犯同行，但据完颜长之之言，那座营地已是空无一人，这就和他们原来布置的情况不符了。

完颜长之振臂大呼：“ 为国效忠，此其时矣！儿郎们，随我上！ ”武林天骄冷笑道：“ 你这是什么为国效忠？你这是为无道的昏君效忠！完颜亮残暴不仁，刻薄寡恩，连自己的生母也敢毒杀的，这样的昏君，你们想想，可值得为他效忠吗？ ”

完颜长之骂道：“ 你口出污言，污蔑皇上，罪该碎尸万段！ ”武林天骄道：“ 你逢迎昏君，助纣为虐，更是罪不容诛！ ”完颜长之大怒道：“ 乱刀把他杀了！ ”一马当先，唰的一鞭便向武林天骄扫去。

那些武士们都是完颜亮所蓄的死士，可是也有过半数的人想道：“ 是啊，檀羽冲说得不错，这样的昏君值得我为他卖命么？ ”他们不敢反叛，却也不肯尽力，只是虚张声势，呐喊助威。

但也有一半人恐怕宋国大军杀来，更是难逃活命，心中想道：“ 皇上要杀了这三个人才肯撤退，有皇叔助阵，杀这三个人总容易一些。还是早点了结此事吧。 ”还有一些武士则是浑浑沌沌、只知奉命唯谨的人，随着完颜长之鼓勇攻击。

武林天骄手中没有兵器，不敢硬接完颜长之的水磨钢鞭，百忙中身形一晃，随着鞭梢直转出去，鞭梢离他数寸，竟是没有打着。武林天骄在躲闪的当儿，还用大擒拿手法，夺去了两个杀到他跟前的武士的大刀和长矛，吓得那两个武士慌不迭地后退。

完颜长之一击不中，鞭若灵蛇，倏地便转了方向，使出“ 连环三鞭 ”“ 回风扫柳 ”的绝技，向赫连清霞扫了过来。

赫连清霞抵挡不住，手忙脚乱，蓬莱魔女反手拂尘一挥，替她荡开了完

颜长之的鞭梢。完颜长之认出了是适才的“宫娥”，“哼”了一声道，“好大胆的魔女！”霍地用个“怪蟒翻身”，连人带鞭急旋回来，又向着蓬莱魔女打到。

蓬莱魔女武功本就略逊于完颜长之，此时激战之后，气力不加，拂尘挥出，力不从心，缠上了鞭梢，反而给完颜长之将她拉得身向前倾，堪堪就要跌倒。

武林天骄大喝道：“撤鞭！”声到人到，一掌劈下。完颜长之识得厉害，身形一塌，鞭梢滴溜溜地从蓬莱魔女背上卷过，说时迟，那时快，反手一鞭横扫，正好迎上了武林天骄的肉掌。武林天骄为了要给蓬莱魔女解困，这一招是欺身进击，用得险极。鞭长手短，武林天骄的身形在鞭势笼罩之下，避无可避，只好凭着一双肉掌硬接。两人武功本是半斤八两，但武林天骄也是久战之后，气力不加，再加上空手接鞭，更是吃亏。只听得“唰”的一鞭扫过，武林天骄的手背上起了一道血痕。

完颜亮喜道：“皇叔加一把劲，你把檀羽冲杀了，朕就把他这件宝物赐你。”完颜亮所说的“宝物”，原来就是武林天骄那支暖玉萧，武林天骄那日被擒，卫士将他的玉萧收缴，献给了完颜亮的。当时完颜长之在旁，颇有欣羡之色，完颜亮自是知道他想得到这支玉萧。他是皇叔身份，官职亦已做到了御林军总管，给他升官反不如给他这支玉萧实惠，更能讨他欢喜。恰巧完颜亮将这支玉萧带在身旁，此际就拿出来作为悬赏。

蓬莱魔女运剑如风，回身疾刺，与武林天骄联手，合力挡住了完颜长之的攻势。可是在完颜长之指挥之下，武士们蜂拥而来，早已把他们围在核心，包围圈子越缩越小，刀枪剑戟，从四面八方刺到，稍一不慎，就有血染黄沙之险。

山下金鼓喧天，那是大军的厮杀，比山上更为激烈。督战的龙骑将军哈尔盖抽空回来报道：“贺喜皇上，叛军已在山腰被截住了，如今援军已经赶到，正在合围。”

完颜亮雄心复起，哈哈笑道：“胜负兵家常事，长江水战，纵然一时失利，朕也还有数十万大军，正好诱虞允文渡江，一鼓歼之。你去传朕命令，火速清灭叛军，立即到江边布防，准备迎击宋军。功成之后，人人有赏。”哈尔盖应声“是！”飞骑再去督师。

完颜长之恃着人多势众，勇猛进攻。武林天骄手背受伤，擒拿法己不及从前灵活，激战中被一个武士挑了一枪，幸而只是枪尖擦过。伤了一些皮肉。蓬莱魔女气力不加，激战中也着了完颜长之的一鞭。武林天骄黯然说道：“柳女侠，我很惭愧，连累了你了。我对不起笑傲乾坤，你们本来应该是在一起的。”蓬莱魔女道：“还未绝望，不必灰心，檀羽冲，你是个好朋友，我很感激你。谁也别说连累谁了，咱们靠拢些迎敌吧！”武林天骄得了蓬莱魔女的鼓励，精神复振，彼此向对方靠近，与赫连清霞三个人背靠着背，不让敌人有乘隙各个击破的机会，奋力抵挡。

完颜亮拿起那支暖玉萧，呜呜吹了两声，声音高亢，那震天价的金鼓之声也掩盖不住。完颜亮哈哈大笑，朗声吟道：“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鹿死谁手，还未可料呢！虞允文，你就来吧！”他还在做着扭转败局，“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美梦。

忽听得有人“噫”了一声，武林天骄心头一动，百忙中抽眼望去，只见有两个军官，正在向完颜亮所在之处跑去。看前头那个军官的背影，竟似乎

是个熟人！

完颜亮身边的内廷侍卫长檀道雄喝道：“ 什么人？站住！ ” 那前头的军官道：“ 有紧急军情禀报皇上！ ” 檀道雄听他声音清脆，有类女子，动了疑心，喝道：“ 跪下禀报！ ” 那军官道：“ 是！ ” 屈下半膝，突然脚尖一蹴，将身前持矛监视的卫士踢了一个筋斗，一跃而起，剑已出鞘，如箭离弦，“ 唰 ” 的就朝着完颜亮当胸刺下！

完颜亮颇有膂力，危急中挥动手上的暖玉萧一格，这玉萧是件宝物，“　” 的一声，萧剑相触，火花四溅，军官所使的青钢剑损了一个缺口，玉萧却没损坏。但完颜亮的蛮力究竟比不过对方的内家真力，玉萧虽没损坏，却已脱手飞去。那少年军官一把抄到手中，一招 “ 夜战八方 ”，横剑扫荡，荡开了同时向他攻来的刀枪剑戟，左手的玉萧，使出了点穴的招数，直指完颜亮胸口的 “ 漩玑穴 ”。

可惜这军官一击不中，已经慢了一步，完颜亮避过一旁，檀道雄早已拔出佩刀，抢上来站在完颜亮刚才所站的位置，檀道雄是武林天骄的疏堂叔叔，素来对完颜亮忠心耿耿的，他家传武功非同小可，一刀劈出，虽也未能将军官的玉萧打落，却震得他虎口阵阵酸麻。

说时迟，那时快，鸠罗上人也已把双钹打来，鸠罗上人武功更强，这少年军官双拳难敌四手，眼看双钹一合，不死亦伤。忽地一条人影杀了进来，快逾旋风，将那少年军官一推，一件黑忽忽的兵器已向鸠罗上人打到。这人是那少年军官的同伴，披着一件斗篷，遮过了面孔。宽大的斗篷披在身上，作战本来不甚方便，但他的行动却很利落。

鸠罗上人双钹打空，自将碰击，声如破锣，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百忙中一个 “ 盘龙绕步 ”，想要避开，肩上已是着了一下，饶是他功力深厚，亦觉痛彻心肺，肩衣片片破裂，就似给软鞭扫过一般，原来这中年军官使的竟是一柄拂尘，经过他内力的运用，聚成一束，比软鞭威力更大。

檀道雄挥刀力战，鸠罗上人站稳了脚跟，与他联手应敌，这才把那两个军官阻住。完颜亮身边的武士也纷纷涌上，把他们包围起来。

完颜亮惊魂稍定，定睛一看，失声叫道：“ 好大胆的叛贼，哎哟，你，你是什么人？ ” 原来这少年军官虽是男子装束，但相貌却与赫连清波一模一样。

这少年军官喝道：“ 昏君，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你害我爹爹骗我姐姐，今日我是来报父仇来了！ ” 原来这少年军官正是赫连清云乔装打扮，那中年军官则是武林天骄的姐姐慧寂神尼。

完颜亮脱险之后，心情轻松了些，笑道：“ 原来又是一个郡主的妹妹，三姐妹这么相似，倒是难得。嗯，你这女娃儿听朕说，朕念你年幼无知，只要你归顺于朕，朕也封你一个郡主。你见过你姐姐没有？你姐姐深受朕恩。对朕是矢志效忠，你难道不知道么？怎能说朕骗她？ ”

赫连清云冷笑道：“ 完颜亮，不管你威胁也好，利诱也好，你今日总是难逃性命的了！我即使杀不了你，也自有人杀你！ ”

完颜亮面色一沉，喝道：“ 不识抬举，将她一并擒下，待朕发落！ ”

完颜亮身旁一个军官说道：“ 皇上，你瞧那个人也好像是个女的。 ” 完颜亮道：“ 不错，是有点像。奇怪，她为什么把斗篷遮着面孔。穆将军，你把她的斗篷挑开，耍她一耍，让朕瞧瞧。 ” 这个军官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穆亦欣，家传枪法，武艺高强，完颜亮见檀道雄战不下那个披着斗篷的女子，是

以叫他上前相助。

穆亦欣有意逞能，提枪出阵，喝道：“ 兀那婆娘，为何藏头遮面，不敢见人么？ ” 慧寂神尼一声不响，待穆亦欣一枪挑到面前，忽地拂尘一挥，缠着了他的枪尖，冷冷说道：“ 你瞧瞧我是谁？我只怕你不敢见我！ ” 说话之时，一手已把斗篷卸下，就用来当作兵器，荡开了檀道雄斫来的大刀。

慧寂神尼根本没有乔装打扮，她只不过外面披着一件男子的斗篷，里面仍是尼姑装束。穆亦欣看见了她的庐山真面；大吃一惊，颤声说道：“ 羽英，是你！ ”

慧寂神尼冷笑道：“ 不错，是我！我侥幸没给你害死，今日你还要杀我邀功么？ ”

原来这穆亦欣本是慧寂神尼的丈夫，他曾设计要妻子计擒武林天骄，事败之后，又要杀妻子来表明心迹，以求见谅于完颜亮。慧寂神尼后来得弟弟救走，而穆亦欣也因此得到完颜亮的重用，官升御林军副统领。

慧寂神尼当日意冷心灰，抛家远走，在江南的栖霞寺里削发为尼，本来不想向丈夫报仇了的。可是如今在此意外相逢，勾起心头旧恨，她却是忍不住一腔怒火了。

慧寂神尼的武功比不上她的弟弟“ 武林天骄 ” 檀羽冲，但却要胜过她的丈夫不知多少，她初时故意藏着几分本领，不让她丈夫看破，待到穆亦欣要来枪挑她的时候，她才使出全副武功。

慧寂神尼这拂尘一绕，用的是内家上乘的“ 借力打力 ” 功夫，穆亦欣禁受不起，虎口一麻，长枪脱手飞出！穆亦欣吓得魂飞魄散，叫道：“ 娘子留情！ ” 慧寂神尼斥道：“ 负心贼子，我与你还有什么夫妻之情！ ” 拂尘一扫，扫得穆亦欣面上开花，皮开肉绽。但虽然如此，她毕竟未下杀手。

穆亦欣以手掩面，吓得魂飞魄散，没命飞逃，脸上鲜血直淌。完颜亮骂道：“ 脓包！ ” 可是他已顾不及把穆亦欣拿来问罪了。穆亦欣一跑，慧寂神尼打开了一个缺口，围攻的形势已经有了变化。

慧寂神尼施展出全副本领，杀得檀道雄步步后退。鸠罗法师稍微好些，但亦是仅有招架之功。赫连清云不用对付两个强敌，精神大振，运剑如风，专刺对方的关节要害，转眼间刺翻了几个武士，杀得他们不敢向前。而赫连清云则要杀开一条血路，扑向完颜亮。

完颜亮身边己是没有几个得力的武士，吓得慌了，连忙叫道：“ 皇叔，回来！ ” 完颜长之这边却是占尽了优势，御林军中的好手大半在他这边，武林天骄等人又是激战多时，已成强弩之未，眼看再过些时，就可将他们拿下。但完颜亮己是叫他回去保驾，他焉能违背，心中只有暗叫“ 可惜！ ”

完颜长之抽眼一看，完颜亮那边虽然形势不利，但赫连清云要想杀到他的跟前，总也还得要些时候。完颜长之咬了咬牙，心念一转，发了全力，向武林天骄突施杀手，冀图一击成功，杀了武林天骄再去保驾。

蓬莱魔女一招“ 玉女投梭 ”，欺身直进，剑刺完颜长之腰胁的“ 愈气穴 ”，这一招是攻其必救的精妙招数。凌厉非凡，但也是用得险极。要知蓬莱魔女的气力已是远远不及对方，这样的欺身近搏，若然一击不中，只怕就要给完颜长之雄浑的掌力所伤。但为了解武林天骄性命之危，蓬莱魔女也是顾不得了。

双方都是冀图一战成功，完颜长之一刀劈出，蓬莱魔女这一剑亦只是刺到了他的前面。完颜长之大吼一声，长刀斜削，立即回身发掌，刀掌并用，

同时对付武林天骄、蓬莱魔女两大高。

手。

武林天骄虽是强弩之夫，功力也还不弱。完颜长之保命要紧，击向蓬莱魔女那掌，用到了七成功力。幸而如此，武林天骄才能空手对付，只听得“铮”的一声，武林天骄使用“弹指神通”的功夫，恰恰弹中了完颜长之的刀背。但完颜长之的掌力亦己把蓬莱魔女震得踉踉跄跄摇摇欲坠，接连退出了六七步，但虽然如此，完颜长之的七成功力，也还未足以令蓬莱魔女受伤。而且完颜长之还给她的剑尖在腰部割开了一道浅浅的伤口，虽然不算得怎样受伤，但比对起来，总是他较为吃亏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叫道：“姐姐，我来了！”来的又是一个金国服饰的少年军官，呼的一声，人还未到，就抓了一个武士，向完颜长之掷来。

完颜长之反手一推，用一股巧劲，将那个向他掷来的武士像皮球般抛过一边，虽不怎么费力就解了这招，却也吃了一惊，心中想道：“他们不知还有多少党羽混在我军之中？这人能够使用大摔碑手抓起人来当作武器，功力虽不及我，也是很不弱了。”他自忖不能在短时间内擒下武林天骄，又怕完颜亮身边也有对方的“奸细”，出其不意地偷袭他的“皇上”，于是只好抛下武林天骄这边的敌人，匆匆忙忙赶去救驾。

蓬莱魔女大喜叫道：“珊瑚，你也来了！”原来这个杀进重围接应她的少年军官，正是她从前的侍女珊瑚乔装打扮。

珊瑚本来已是拜在慧寂神尼门下，削发为尼了的，这次赫连清云求慧寂神尼出山相助，珊瑚也跟了来。她与蓬莱魔女一向情同姊妹，故此上山之后，赫连清云去行刺完颜亮，她则先来与故主会合。完颜长之赶到完颜亮这边，登时扭转了劣势，一口刀架住了慧寂神尼的拂尘，还有余力不时向赫连清云发掌，赫连清云抵敌鸠罗法师已经吃力，何况还有许多武士向她围攻，不觉手忙脚乱，几个回合过后，已是险象环生。

武林天骄这边，去了一个强敌，多了一个帮手，却是力量大增，杀得众武士纷纷后退，没多久就杀了出来，赶过去援助慧寂神尼。

他们这一来正是时候，赫连清云眼看抵敌不在，鸠罗法师的双钹已夹着她的长剑，而檀道雄的大刀又正向她斫来。

武林天骄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双指贴着刀背一推，把檀道雄的大刀推开，说道：“叔叔，何苦还助这个昏君？”蓬莱魔女却不打话。一剑指到了鸠罗法师的咽喉。鸠罗法师曾在蓬莱魔女手下吃过大亏，见她杀来，吃惊不小，连忙松开双钹，放过了赫连清云，先招架蓬莱魔女的杀手。

檀道雄骂道：“我檀家世受国恩，没有你这个叛臣逆子！”武林天骄道：“叔父此言差矣，完颜亮暴虐无道，穷兵默武，不但祸害邻邦，咱们的金国也要给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推倒暴君，也正就是救金国的百姓。”檀道雄骂道：“我不听你的歪理，你为叛贼，我作忠臣，不必多言，看刀！”他只知一片愚忠，执迷不悟，竟然叔侄交锋。

武林天骄顾念叔侄之情，却不敢放手厮杀，檀道雄挥刀猛斫，武林天骄空手抵挡，险险给他斫中。蓬莱魔女眉头一皱，说道：“我来给你打发这老糊涂。”斜刺里一剑削去，“　”的一声，削去了檀道雄的刀头。武林天骄连忙说道：“手下留情，别伤了我的叔叔。”蓬莱魔女道：“我省得，你去助你姐姐吧。”

完颜长之这时正在使到一招“横扫六合”，长鞭挥舞，呼呼风响，鞭梢

严似毒蛇吐信，闪缩不定，既似打向慧寂神尼，又似打向赫连清云。

慧寂神尼将尘尾聚成一束，当作判官笔使，还了一招“举火撩天”，完颜长之的长鞭倏地转了个方向，不与慧寂神尼交锋，闪电般地便向赫连清云打下，将虚招化作了实招。数人中赫连清云武功稍弱，完颜长之是意欲先击破最弱的一环。

他的鞭一丈多长，慧寂神尼的拂尘只有二尺六寸，鞭长拂短，一招挡空，已是难以照顾赫连清云。眼看赫连清云就要伤在他的鞭下，武林天骄飞身掠至，长袖一挥，使了个“化”字决，卸去完颜长之打来的六七分劲道，只听得“嗤”的一声，武林天骄的袖子化作了片片蝴蝶，手臂又起了一道血痕，但完颜长之的长鞭毕竟也给他荡开了。

赫连清云吓得“哎哟”一声叫了出来，武林天骄微笑道：“不要紧，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赫连清云面上一红，低声说道：“多谢师兄相救。你的兵器，收回去吧。”把那支夺自完颜亮手中的暖玉萧交还给武林天骄。

武林天骄与她目光一触。只觉她目光之中，散发着喜悦的光辉，又似含有几分哀怨，但在这样的激烈战斗之中，武林天骄也无暇推敲了。他得回了自己的暖玉萧，精神陡振，立即跨上前去，与她姐姐联手迎战完颜长之。慧寂神尼道：“你应该多谢清云二妹，是她马不停蹄，披星戴月，赶来向我报讯的。”武林天骄应道：“是，姐姐，你也辛苦了。”不解他的姐姐何以在这百忙之中，却说了这么一段不是必须要即时说的“闲话”？但武林天骄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怔了一怔之后，也恍然如有所悟了。

原来赫连清云私心恋慕这位师兄，由来已久，后来知道了武林天骄为蓬莱魔女害了“相思病”的事，心中难过之极，这段相思只好埋藏在内心深处，不敢向人吐露。她的性情与三妹赫连清霞的性情刚刚相反，清霞开朗爽直，有话就说，心事从不瞒人；清云却是矜持含蓄，不轻易表白自己的心事。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她对武林天骄的处处关心，慧寂神尼与她的妹妹还是识破了她的心事。这次赫连清云上山之后，见到武林天骄与蓬莱魔女并肩作战，彼此救护，只道他们相爱已深，心中更为伤痛，己打定了主意，只待事情过后，倘使自己侥幸不死，也要跟慧寂神尼削发为尼了。不料后来武林天骄也来救她，同样的也是为了救护她而受了伤。赫连清云这才感到师兄对她也并非全不关心，而在激战之中，与同伴本来就应该互相救护的。这么一想，幽怨也就减了几分了。蓬莱魔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的说话与神情，她都看在眼内，听进耳中，心里暗暗欢喜，想道：“清云对她的师兄果然是情深一片，但愿她能够替我把结解开。”心中欢喜，精神抖擞，剑招使得出神入化，檀道雄遮拦不住，只听得“嗤”的一声，剑光闪处，从他胸口剖下，肌肤已感到剑气的沁凉，却不疼痛。原来蓬莱魔女这一剑使得恰到好处，恰恰把他的上衣从胸口至小腹之处，当中“剖”开。蓬莱魔女冷笑道：“檀将军，你还要再打下去吗？”

檀道雄是卫士之长，出身贵族，久作扈从，一向是注重仪表与尊严的，他不怕伤在蓬莱魔女剑下，但却怕蓬莱魔女挑了他的衣裳，这等于是剥掉他尊严的外衣，叫他在下属面前，变成笑话。当下又羞又怒，只好退出，赶紧另换戎装。

檀道雄一退，武林天骄已无顾忌，他得回暖玉萧，使来得心应手，姐弟二人合战完颜长之，杀得完颜长之也步步后退。

但御林军的高手与完颜亮的身边侍卫有数百人之多，这时都已围拢了

来。武林天骄等人左冲右突，仍然是难以突围，更不用说接近完颜亮了。

完颜亮担心的却是宋国大军杀来，不住地派人去催前方将官速报军情。就在此时，山下金鼓之声复振，完颜亮正自心慌，探子回来报道：“皇上安心，耶律元宜的叛军已给赶了下山，我们的援军陆续来到，如今正在包围他们。”

完颜亮道：“好。江上战事如何，宋师已经登陆没有？”那探子道：“这个，这个——战场混乱，人马挤拥，小的通不过去，也找不到江防的指挥使，情形却是不明。”完颜亮听得不妙，心中焦急，挥手道：“快去打听，叫一队御林军给你开路。”

那探于刚走了不久，只见一个人飞奔而来，快得难以形容，完颜亮身边的卫士喝道：“什么人，站住！”完颜亮圆睁双眼看去，登时化怒为喜，喝道：“不可无礼，这是郡马。”“郡马，你脱险了。赫连郡主呢？”

来的正是公孙奇，他顾不及行跪拜的君巨大礼，便即得意洋洋地禀报道：“小臣只是一时失察，误中叛军的诡计而已。我要来就来，要走便走，千军万马，能奈我何！郡主一时未能赶来，请皇上恕罪。”

原来公孙奇有自解穴道之能，蓬莱魔女也是一时大意，以为用了重手法点穴，又把他们用粗重的铁链缚在柱上，即使公孙奇能够自解穴道也要几个时辰，解开穴道也不能挣脱枷锁，哪知公孙奇已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今非昔比，蓬莱魔女走后不到半个时辰，他就暗运玄功，把穴道解了。

公孙奇有件家传宝物，是把百炼精钢的软剑，不用之时，可以束在腰间，作为腰带。当时蓬莱魔女急于夜闯金主御帐。临走匆忙，一时疏忽，未曾搜去他的这条“腰带”。

公孙奇戴着枷锁，但手指还能活动。自解穴道之后，使用软剑削断手镣、劈开脚铐，又替赫连清波去了枷锁，以他们二人的武功，守卫焉能阻拦得了，当然是给他们逃跑了。

但赫连清波却不敢立即来见完颜亮，她已知道她的三妹清霞冒充她的身份，图谋行刺金主，并救武林天骄。金主完颜亮喜怒无常，只怕会因此降罪于她。另一方面，她看了战场形势，亦已隐隐感到大事不妙，遂乃意存观望，请丈夫先去看看风色，再行定夺。反正她与公孙奇也不过是利害结合的夫妻，夫妻之间，其实并没多少真情挚爱。

且说完颜亮见公孙奇脱险归来，喜出望外，目前他正要能人相助，也就无暇细问情由了。当下说道：“爱卿来得正好，替朕把这几个叛贼擒下。”

公孙奇也正是要报师妹那一剑之仇，领了“御旨”便即上前，朝着蓬莱魔女冷笑说道：“好呀，柳清瑶，你既不念师门恩义，也可休怪我手下无情了！”软剑一抖，唰的便是一招“南斗七星”，剑尖上抖起了七点寒光，一招之间，连刺蓬莱魔女七处穴道。

蓬莱魔女还了一招“临江截壁”，封闭得风雨不透，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刹那之间，双剑已经碰击了七次。蓬莱魔女只觉虎口隐隐发麻，一来是因为她气力不加，二来也是因为公孙奇十分狠毒，竟然使出了“隔物传功”的本领。

完颜长之得了公孙奇这样有力的帮手，精神大振，又杀上来。武林天骄道：“柳女侠，你来帮帮清云二妹，让我对付这厮。”武林天骄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眼睛一瞥，已知道蓬莱魔女不是公孙奇的对手。完颜长之虽然也很厉害，但他没有毒功，让蓬莱魔女与赫连清云联手，总可以对付得了。

武林天骄一个“ 移形换位 ”，挡在蓬莱魔女面前，玉萧一指，恰好迎上了公孙奇的剑招。两人是第一次交手，武林天骄经过一番剧战，功力不到七成；但公孙奇前日受了柳元宗的一掌，也耗了三分元气，未曾恢复。两人恰是功力悉敌。公孙奇使出“ 化血刀 ”的毒掌功夫，剑中夹掌，荡起了一片腥风，武林天骄将暖玉萧呜的一吹，一股纯阳罡气吹了出去，公孙奇只觉暖洋洋的，几乎提不起劲来，吃了一惊，慌忙镇摄精神，默运玄功。他的毒掌腥风刚好给武林天骄的纯阳罡气化解，而两人的内功造诣，又恰好在伯仲之间。是以各显神通，仍然是打成平手。正是：

顺逆不分为虎伥，武功纵好臭名扬。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黩武穷兵终授首 苟安畏敌撤雄师

另一边，完颜长之己在狠狠地向赫连清云发动猛攻，丈许长的钢鞭打得呼呼风响，卷起了一团鞭影，赫连清云的身形都已在鞭影笼罩之下。赫连清云横剑护胸，斜斜削出，这一剑她倒是看得很准，攻中带守，意欲削去完颜长之的鞭头。可惜她力不从心，只听得“ 铮 ”的一声，她的青钢剑反而给钢鞭荡过一边，门户大开，完颜长之喝道：“ 撒手！倒下！ ”长鞭严似毒蛇吐信，唰的就向她脉门抽击下来。

堪堪就要打着，蓦地里只见银光一闪，蓬莱魔女斜刺掠来，右手剑一招“ 横架金梁 ”，替赫连清云挡了这招。左手拂尘一卷，随即把鞭梢缠上，叫他不能左右摆动，伤及赫连清云。

赫连清云喘息稍定，平剑一拍，剑锋就沿着长鞭上削，也喝了一声 :“ 撒手！ ”完颜长之急忙抽出长鞭，给她们迫得连退几步。

赫连清云低声说道：“ 多谢姐姐。 ”她见蓬莱魔女如此舍命救她，心中甚是感动，暗暗道了一声 :“ 惭愧！我刚才还妒忌他们，她却对我毫无歧视。 ”

两人联手，稍稍胜过完颜长之，但她们还要对付四面八方围攻的武士，仍是不能突围，只杀得个难分难解。

这时东方已现出一片鱼肚白，天色快要亮了。长江上被焚毁的战船余火未熄，就似衬起半天红霞。完颜亮立在山头，远远望去，看见自己多年经营的水师毁于一炬，艨艟巨舰，沉没江心，不禁气沮神伤。蓦然间，只见江心现出一条银练，微闻声响，一眨眼已是白浪滔天，潮声似是春雷乍响！摇撼山谷！

完颜亮心道：“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长江潮果是壮观，可惜我今番折了水师，已是不能乘风破浪了。 ”他想起苏东坡这几句词，蓦地又想到前面两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看来竟似是为自己今日写照 ”他平生自负英雄盖世，思念及此，不觉更是神伤。

转眼曙光已现，朝阳初出，山下的景物看得比刚才又清楚些了。只见旌旗招展，人马奔驰，战场的情形似乎有点不对。陡然间，只听得金鼓声惊天动地，完颜亮吓得慌了，自言自语道：“ 这是长江的怒潮，还是宋军擂起的进军鼓？ ”猛地喝道：“ 左右，还不快去报来！ ”

话声未了，只见尘土飞扬，有一小队军马已经冲上山来，这队人马既不是金国兵士，却也不是宋国服饰，穿的都是普通百姓的衣裳，似是“ 乌合之众 ”，但行动却极矫捷，来得也极凶猛。在最前头的竟是一个短发萧疏的老头子，挟着一根拐杖，似是跛了一足的模样。

这跛了一足的老头儿挟着拐杖，却比常人快了不知多少，只听得叮叮之声，宛如琵琶急奏，他每一下拐杖在地上一点，便即向前飞掠数丈，山上那么多精锐的御林军，竟是拦他不住。

蓬莱魔女大喜叫道：“ 爹爹！ ”原来来的正是她的父亲柳元宗。柳元宗选了一百名轻功了得武艺高强的好汉，在大混战之中避开敌人的主力，抄小道杀了到来。

公孙奇一见是柳元宗，吓得魂飞魄散，他几次吃了柳元宗的大亏，如今功力尚未完全恢复，如何还敢恋战，当下虚晃一招，转身便逃，武林天骄一击不中，已是追之不及。

完颜亮大怒道：“ 脓包，脓包，你们都是脓包！还不赶紧给我把这老头

儿拿下！”

回身又指着公孙奇骂道：“临阵私逃，亏你还敢自夸是南朝第一好汉！你还想做朕的郡马么？”公孙奇逃命要紧，只当听而不闻，心道：“这郡马做不做也罢。”有几个碍着去路的武士，还给他击倒了。

完颜亮空自大发脾气，他的手下却是无法阻拦柳元宗，更不用说将他“拿下”了。柳元宗挥舞铁拐，天矫如龙，杀得围攻蓬莱魔女的那些武士纷纷躲避，完颜长之身为御林军统领，只得拼命抵挡，柳元宗道：“好，咱们是老对手了，再来较量较量！”呼的一拐扫去，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完颜长之使了一招“枯藤缠树”，长鞭卷着了铁拐。柳元宗大喝一声；“撒手！”只听得“逼卜”连声，那条精钢所打的长鞭，竟然当真便似枯藤一般寸寸断折。完颜长之自知不是对手，也只好不顾面子，转身便逃。

蓬莱魔女连忙问道：“爹爹，咱们的义军怎么样了？”柳元宗道：“虞将军的水师已经上岸，咱们的义军得到他们接应，也已突围了。”赫连清霞记挂着耶律元宜，问道：“山下战事如何？”柳元宗笑道：“你看，你的宜哥已经来啦！”

只听得数千名士兵齐声呐喊：“休要放走了昏君！”耶律元宜带领前锋部队，一马当先，已经杀上山坡，那斗大的帅字旗在山顶也可以看得见了。金国的败军像潮水般涌上山来。

完颜亮见只是耶律元宜这支“叛军”杀来，还想下令叫完颜长之收集败兵，用御林军压阵，拼命抵挡。令还未下，只见前路指挥哈尔盖丢了盔甲，狼狈非常地逃了回来，顾不及行君臣之礼，气急败坏地叫道：“陛下，不好了，宋国大军已经渡江，向这里杀来了！”完颜长之道：“胜负兵家常事，陛下请移圣驾，回去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纠集伤亡过半的御林军，保护完颜亮且战且走。

耶律元宜大喝道：“昏君往哪里跑！”挺枪拍马，挥军追杀。

完颜亮吓得叠声说道：“快击聚兵鼓，召集援军速来救驾。”话犹来了，只听得山下杀声震天，都是叫道：“休要放走了完颜亮！”放眼望去，宋国的施旗已是在战场上到处临风招展。远处长江水面，也是千帆齐发，宋军正在陆续渡江。

完颜亮顿足叹道：“虞允文水师不满十万，怎的却有如此声势？定是你们诳报军情，叫朕低估了敌人了。咳，真是天亡我也，天亡我也！”可惜完颜亮到了身败名裂之际，还不懂义师无故，侵略必败的道理，不肯自责，尚要怪部下、怨苍天。其实宋军确是不满十万，此际已经渡江的且还只是三成。但金军舰队覆灭之后，已是士无斗志，宋国渡江军队虽少，但有各路义军配合，又有耶律元宜这一支“叛军”内应，一旦杀过江来，声势便显得十分浩大，左军士无斗志，望风披靡。

完颜长之道：“陛下不用担忧，老臣愿保圣驾下山。”话犹未了，耶律元宜已经挥军赶至，打着宋国旌旗的军队，也已经杀上了半山。”檀道雄喝道：“放箭！”他手下尚有几百名“神臂弓”射手，一声令下，强弓硬弩，纷纷向耶律元宜攒射，把他周围的将士，射倒了一排。

耶律元宜怒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还射！”他手下将士用的是普通弓箭，威力不如神臂弓，但一来士气旺盛，二来人数众多，个个争先，人人奋勇，千箭如蝗，还射过去，登时把“神臂弓”的气焰压下，完颜亮的神箭手被射杀了不过十多个，其余的不是弃弓而逃，便是不敢恋战，曳弓后退了。

战场上决定胜负终归是要靠人，不是凭藉武器。

耶律元宜夺过了一把神臂弓，喝道：“完颜亮，你也领教领教我的箭法。看箭！”嗖、嗖、嗖三箭连珠射出，他膂力惊人，三枝箭都射到了完颜亮身前，可是都给完颜长之挥刀打落。

柳元宗一声不响，随手抬起几颗石子，就向完颜长之打去，他是以绝顶内功发出暗器，劲道比耶律元宜所发的神臂弓还要厉害，一轮石子，把完颜长之打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

只听得弓如霹雳，箭似流星，耶律元宜“嗖”的又是一箭，这一箭正中完颜亮后心，登时将他跌下马来！

完颜长之大惊，正要跑去救驾。乱军中忽地钻出一个军官，■嚓一声，手起刀落，就把完颜亮的脑袋斫了。

这一刀突如其来，谁也意想不到，待到完颜亮身旁的卫士如梦初醒，哗然大呼之时，那人已取了完颜亮的首级，上马疾驰去了。完颜长之听得卫士的呐喊，方始发觉，吓得心胆俱裂，慌忙取过两枝长矛，向那人后心掷去，那人头也不回，反而噼啪两刀，把两枝长矛全都打落。完颜亮一死，一向军纪森严的御林军亦已溃不成军，战场上人仰马翻，抛戈弃甲，那人早已消失在乱军之中，不知去向，完颜长之哪里还能找得着他、耶律元宜又是诧异，又是惋惜，说道：“这人不知是谁，身手如此了得。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割下完颜亮的首级，却给他取去了。”赫连清霞笑道：“宜哥，是你把这昏君射杀的，你已经雪了国恨家仇，也应该满意了。”

这时已是天色大白，一轮红日从云层中现了出来，驱散了满天云雾，照明了大地山河。朝阳之下，金鼓声中，只见一个斗大的“虞”字帅旗，迎风招展，原来正是虞允文亲自率领宋国的前锋杀到，与耶律元宜的辽军，柳元宗的义军，三方面的队伍都在山头会合了。

蓬莱魔女大喜，便与父亲一同上前，与虞允文相见，虞允文得知完颜亮已死，遂传下将令，暂在山顶扎营，待两岸大军渡江之后，再清扫战场。要知此时双方兵力，金军还是数倍于宋军，倘若穷追，难免困兽之斗。罪魁祸首，只是完颜亮一人，完颜亮已死，自可网开一面。

但宋军虽然没有穷追，金国的溃军自相践踏，死伤亦是不少。虞允文立马山头，扬鞭叹道：“逆亮大言炎炎，要想投鞭断流。如今兵未渡江，已是身首异处。可为穷兵黩武者戒！”

这一战虞允文以文人督师，以少胜多，建立了使敌军“樯橹灰飞烟灭”的奇功，足可与周郎赤壁之战比美。而击败侵略，保卫国家，这一战的意义更大，又远非赤壁之战可比了。后来南宋词人张孝祥（于湖）有一首“水调歌头”，写采石矶之战，赞虞允文道：“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揖誓中流。”

此词写宋军大捷，“雪洗虏尘”之后，凯歌高奏、笑看吴钩的场景与豪情。词中把虞允文比作赤壁破曹的周瑜，淝水歼秦的谢玄，而勋业尤有过之。尽管“矶头落照”，“桥边衰草”，古人已成陈迹，但他们以弱胜强的抗敌精神还在鼓舞着今人。词雄意深，不愧是一首传诵千古的名作。

闲话表过。且说虞允文与柳元宗父女见过之后，耶律元宜等人也来相见。

虞允文知道完颜亮是给耶律元宜射杀的，大为欣慰，奖饰有加。耶律元宜道：“金主无道，四海同仇，岂只宋辽两国之人恨之切骨，即金国治下的有识之士，也是要矢志推翻暴君的。这次我能够射杀完颜亮，得一位金国好友的帮助很多，此人见识超卓，文武全才，元帅可想见见他么？”

虞允文大喜道：“有这样的人，如何不见？他在哪里？”耶律元宜道：“就在此地。檀师兄，檀师兄，请过来。”连叫数声，不见回答。

耶律元宜道：“奇怪，刚才还和我一起的，却去了哪里了？”叫人分头去找，不一会，赫连清霞回来报道：“有人看见他已下山去了。”耶律元宜怔了一怔，道：“下山去了？怎么和我也不先说一声？”赫连清霞道：“他连他的姐姐和我的姐姐都没有告诉，就一个人悄悄走了。”

原来武林天骄在完颜亮被杀之后，心中一片茫然，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悲伤，或者是既有欢喜也有悲伤。暴君受诛，他平生志愿既达，自是欢喜；但眼看着战场上金国大军人仰马翻，自相践踏，伤亡遍野的惨败景象，又禁不住心头作痛，泪眼模糊，想道：“完颜亮穷兵黩武，固是罪有应得，但可叹的是吾民何辜，被他连累，亦受此荼毒！”要知他毕竟还是金国的贵族，虽然推翻暴君是他的志愿，但在本国大败之后，他还怎能有什么心情与对方的主帅相见，饮宋国的庆功酒，听宋军欢奏凯歌？

另一方面，他也为了私情烦恼。他是个聪明人，蓬莱魔女的心事虽然还没有向他表白，他也已经知道了。而赫连清云对他的一片情意，经过他姐姐的点破，他也已经明白了。心中想道：“柳清瑶与华谷涵本来应该是一对的，我也早已向华谷涵许了诺，让他赢这局棋了的，那么还何必插足其间？还何必令柳清瑶为难，要她开口和我来说？”

但他对蓬莱魔女倾心已久，如今虽然决定退出情场，心中总还不免隐隐有所伤感，又自想道：“清云虽然对我有情，她也是一个女中豪杰，但我此时却哪有心情再谈儿女之事？”国有怆怀，私情招恼，武林天骄不觉意冷心灰，情思惘惘，不但不想见虞允文，连蓬莱魔女与赫连清云都不想再见了。于是遂一声不响，悄然而行。

虞允文叹息道：“可惜如此英雄，竟是无缘相见，不过两国干戈未息，他是金人，处境亦是为难，也不必强求相见了。”

慧寂神尼道：“二妹，我和你去寻他。”赫连清云脸上晕红，低声应道：“是。”便向众人告辞。珊瑚也跟着师父走了。

武林天骄不辞而别，蓬莱魔女也不禁有点黯然，心中暗暗为赫连清云祝福，“但愿他们师兄妹能结连理，不要再生枝节了。”

俗语云：“兵败如山倒”，当真是一点不假。金国的百万大军，在长江北岸布防，绵延数十里，水师虽然覆灭，损失还未到一成。但完颜亮一死，这消息便似插上了翅膀似的，不到半天工夫，已是传遍军中。百万大军，全线溃退，直属的长官都约束不住，士兵们有自相践踏、冤枉死掉的，有趁机逃亡，自寻活路的。到得傍晚时分，沿岸三十里之内己无敌踪。南岸的宋军除了留守的队伍之外，也都过了长江，与北岸的各路义军会合。

虞允文一面整顿队伍，一面羽书告捷，并请求朝廷派兵增援。要知他们几部份的兵力合起来也不过十多万人，这点兵力，若要大举北伐，恢复中原，还嫌不够。

金国的军队退到了五十里之外，阵脚才稍为稳定下来。百万大军，伤亡逃散的占了半数，但剩下来的也还有四五十万之多。

虞允文援军未到，只能逐步推进。完颜长之在金军中颇有威望，檀道雄又是个老将，处事稳重，以新败之余，不堪再战，遂下令坚守。一连六七天，双方仅是有些小接触，但宋军也继续向前推进了数十里。

再过几天，消息传来，金国已立完颜亮的兄弟完颜雍（即金世宗）做皇帝，并派出一支二十万人的援军，赶来协助完颜长之，图谋反攻。敌方已有增援消息，虞允文的求援奏折，却还未能回报。不过，援军虽然未来，老百姓来投军的却是日渐增多。

这一日蓬莱魔女以义军首领的身份，正在虞允文帐中议事，大家都为援军久无消息而焦心，忽见中军进帐报道：“钦差大人到！”虞允文大喜，连忙摆设香案，恭迎钦差，跪接圣旨。

接了圣旨，虞允文不觉面如上色，原来这首圣旨，是要他立即退兵，恢复原来状态，仍然与金国划江而治的。圣旨大大褒奖了虞允文，但退兵的命令，却非常严峻，限他三日之内，撤过长江。

虞允文道：“如今正是千载一时之机，趁此一举恢复中原，如何可以退兵？”钦差笑道：“这是皇上的旨意，朝廷大臣也多认为是圣虑周详的明智决定。将军理宜遵奉，不可孤行！”

虞允文愤然道：“恕我愚昧，实是未明圣上退兵之意。不知大人可肯见告，开我茅塞否？”

这钦差与虞允文同是一榜出身的进士，颇有私交，当下笑道：“虞将军，我老实对你说了吧，你是想恢复中原，救民水火，皇上却怕招惹强敌，只想保他半壁河山。皇上认为你的采石矶之捷，只是一时侥幸，倘再贪功，深入敌国，一旦全军覆没，如何是好？不如现在便即退兵，以长江作为天堑，可保江山。金虏水师已经覆灭，大败之后，料他也不敢再来渡江攻我，至少咱们的偏安之局，是可以无忧了。”

虞允文道：“现在士气民心两皆可用，只要朝廷大举增援，乘胜追击，直捣黄龙亦非难事！怎见得就一定败给敌人？但若错失时机，恢复中原就无望了。偏安之局，保得一时，保不得长久！”

钦差道：“你说得有理，但和我说可没有用。皇上限你三日之内退兵，你回朝之后，再和皇上说吧。”

虞允文叹了口气，不再言语。送走了钦差之后，蓬莱魔女从屏风后面出来，虞允文苦笑道：“你都听见了么？这次得你们义军之助极大，可惜我却要辜负你们的期望了。”

蓬莱魔女气愤填胸，说道：“将军，咱们不要朝廷增援，也未必就不能战胜敌人。这几天来，老百姓来投军的，不是一天多过一天么？中原父老，盼望祖国旌旗，如大旱之望云霓，旌旗所指，义军定然闻风景从，要人有人，要粮有粮！”

虞允文苦笑道：“我岂能违抗圣旨？”

蓬莱魔女道：“岳少保（飞）前车可鉴，元帅不怕重演，‘风波亭’的悲剧么？”

虞允文道：“岳少保当年尚不敢抗旨，何况于我？如今朝中已无秦桧，风波亭的冤狱料想是不会有了。即使有，我是大宋忠臣，也只有听从皇上的旨意，怎可妄图逃避。”要知虞允文虽然是个文武全才、胆识俱备的名将，但毕竟也还是个封建皇朝的进士，“忠君”的观念，岳飞不能打破，虞允文也是不能打破。

蓬莱魔女知道劝他不转，只好回去说与义军的各路首领知道，商量今后的方略。

圣旨限虞允文的军队三日之内，撤过长江，日期匆促，虞允文无可奈何，送走钦差之后，当日便下令退兵。

宋军义军，同感悲愤，甚至有痛哭流涕，卧道攀辕的。但退兵已成定局，亦是无可挽回。义军有一部份愿意随虞允文渡江，作他的部属。其他的则各归原地，仍奉蓬莱魔女为盟主，耶律元宜则自成一军，遁入山区，继续进行他们的复国计划。

蓬莱魔女心头有一大事未了，诸事交待之后，说道：“爹爹，女儿想再去一次江南。”

柳元宗微微一笑，说道：“好。你也该去见见华谷涵了。但爹爹这一次可不能再陪你啦。”

蓬莱魔女给父亲说中心事，面上一红，说道：“爹爹为何不去？”

柳元宗道：“我与尘世隔绝了二十年，故交旧好都以为我是早已不在人世了，如今我再世为人，理该去探访几位老朋友了。你与谷涵言归于好之后，可到阳谷山光明寺找我，寺中方丈是我的老友，我即使不在他那里，他也会知道我的行踪的。到时我再替你们主持婚事。”柳元宗通达人情，知道他们二人会面，定有许多儿女私话要谈，自己同去，对他们反而不便。

蓬莱魔女双颊更红，说道：“爹爹言早了。嗯，爹爹，你也可以去找一找我的师父，他隐居在首阳山下的采薇村。公孙奇的事情，就由你斟酌和他说了吧。”

柳元宗道：“我和你师父神交已久，在我金宫失事之前，早已想和他会面的了。他倘若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也一定非常高兴的。可惜他那不肖的儿子败坏了他的家风，由我把这消息带给他，却是未免令他难堪了。”

父女商量定妥，蓬莱魔女便随虞允文渡江，宋师渡江之日，各路义军首领与许多老百姓都到江边送别。老百姓多年盼望，方始得见“王师”，如今“王师”南撤，又把他们留在金虏统治之下，重陷水深火热之中，送别“王师”，江边泣声一片。

虞允文听得哭声，心如刀割，长长叹了口气，自觉无颜以对父老，一声长叹，遂吩咐开船。

长江波涛澎湃，同船的将官指点江心，眉飞色舞地忆谈他们当日在此尽歼金国的水师之战，但大捷的豪情，却也掩盖不了他们今日南撤的悲愤了。

虞允文倚船独啸，唱起苏东坡“赤壁怀古”一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阕词未曾唱完，已是有泪潸然，声音嘶哑。他的心头，也正是似长江般波涛澎湃，思如潮涌。

蓬莱魔女安慰他道：“将军此战，功业彪炳，远胜周郎。他年重整旌旗，还有渡江之日。”

虞允文回头抹了眼泪，苦笑说道：“但愿如此。”但他也知道，在朝廷只求偏安、但愿“和戎”的政策之下，自己班师回朝之后，能够保全功名已是侥幸，再想渡江恢复中原，那恐怕是今生无望了。

蓬莱魔女道；“元帅奉命班师，山东李将军那儿不知可有什么消息？听说他和太湖王宇庭那一支义军联合，在海上也打了个大大的胜仗，杀了金国的亲王副帅完颜郑嘉努。这一支人马，现在却是如何？”

蓬莱魔女所说的“李将军”即是旧日的长江水寇“翻江虎”李宝，从前和“闹海蛟”樊通并驾齐名，结为兄弟，合成一伙；后来则各走各路，分道扬镳。樊通降金，李宝归宋。因为李宝是由虞允文招安的，所以算是虞允文的部属。但他未受朝廷正式官职，这“将军”二字只是蓬莱魔女的顺口称呼。

蓬莱魔女打听李宝的消息只是一个借口，实在却是要打听笑傲乾坤华谷涵的消息。华谷涵与王宇庭在一起，并与王宇庭一道参加了山东海上之战，完颜郑嘉努就是给他杀的。蓬莱魔女那日冒允宫娥，在完颜亮的“金帐”之中，曾偷听到这些战报。

虞允文听她提起李宝，不觉又是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李宝所受的委屈比我更大，说起来我也觉得愧对于他。”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怎么样了？”

虞允文道：“他受了我的招安，本是想图个正途出身，为国效劳的。他的山东海上大破金兵，我给他向朝廷报功，请朝廷授他官职。哪知朝廷的命令，却说他们是水寇，不能录用。姑念他们破敌有功，不予袭灭，限令他们自行遣散，回乡为民。这道命令抄了两份，一份给我，作为兵部的照会。一份给统管江淮各路兵马的‘制置使’刘锜，要他监视李宝所部，限期执行兵部的指示。如今限期已过，消息尚未报来。但李宝此人，深明大义，想必不会违抗朝廷的旨意。”

蓬莱魔女顿足叹道：“朝廷如此害怕百姓自组的义军，这不是自坏海上长城么？李宝算是你的部属，朝廷可以令他解散，但王宇庭那一支人马呢？”

虞允文道：“王宇庭是未受招安的太湖水寇，朝廷没有明文处置。但我想刘锜是个比较识得大体的人，想必不会与王宇庭发生冲突。多半也是令他们自行遣散。”

蓬莱魔女叹道：“朝廷下一道遣散令，那是容易得很，但却不知寒了多少义士之心！”

虞允文道：“可不是吗？但朝廷旨意已下，我们做臣子的只好以后伺机劝谏，目前却是不便妄自议论了。”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不知华谷涵与王宇庭如今是否已经回了太湖？我且到太湖去打听打听。王宇庭是太湖十三家的总寨主，即使华谷涵不在那儿，我也该去拜访他的。”

蓬莱魔女打定了主意，渡江之后，便与虞允文告别，独自一人，迳往太湖。

太湖两岸，是江南鱼米之乡，蓬莱魔女一路行来，只见田亩纵横，港汊交错，波光云影，浅山如黛，一派水乡情调，景色处处迷人。蓬莱魔女上次到江南是匆匆来去，这次才比较有闲心浏览，她是北国长大的姑娘，初次见识江南景色，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担忧，暗自想到：“幸亏这次有采石矶之捷，保住了江南半壁河山。但小朝廷只求偏安，只怕终须有日，还是拦不住胡马渡江，把这大好河山，践踏在铁蹄之下。”

她急于会见笑傲乾坤，一路不停，经过苏州，也不留宿。这日到了苏州之东四十里的木渎，已经是湖滨地区，一眼望去，可以看见烟波浩淼的太湖了。

蓬莱魔女满怀喜悦，轻声低念：“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高山流水人何处？侠骨柔情总惹愁。”这是笑傲乾坤为她所写的诗句。蓬莱魔女心中想道：“从前是过蓟州，如今是我来太湖找你了。这一次你的红豆

可不用空抛啦。侠骨柔情也不见得就要和‘愁’字牵连，不能自解的啊！”想至此处，心中喜悦，脸上一片晕红。

可惜她的喜悦，不久就给一个出奇的景象所引起的惊疑替代了。越近太湖，路上行人越少，行了十里光景，才见一片水田上有人割稻，稻色青黄，看来还未曾全熟。

蓬莱魔女颇感诧异，心想："为什么这些人要匆匆收割，难道江南的水稻与江北的旱稻不同，未熟就可以收割的么？"正想去问，路上又来了一伙人，看是一家大小的模样，携带有鱼网鱼叉船帆等等鱼船工具，那是一家渔民在搬家。

蓬莱魔女禁不住上前问道："你们在太湖打鱼不是好好的么？怎的却要搬到别处去呀？"那些人见了她也好生诧异，一个似是一家之主的中年渔民道："姑娘，听你的口音敢情是外路人？你上哪儿去啊？"

蓬莱魔女道："不错，我本是长江北岸的。这次虞元帅打了胜仗，我随着官军渡江，免得官军撤退之后，要受金虏重来凌辱。我家有个远亲，从前是在太湖西洞庭山山下打鱼的，音讯隔断已有二三十年！这次我是想去探听一下，要是他们还在原地，我就可以有个依靠了。"

那渔民道："可怜，可怜。但姑娘，那个地方可是去不得了！"

蓬莱魔女道："为什么去不得？"

那渔民道："湖中有水寇盘据，你一路上没听人说么？"

蓬莱魔女道："听是听说的。但我也听说这些水寇其实比一些官军还好得多，只打劫富户，不欺负穷人的？"

那渔民叹口气道："不错，从前是这样的，但现在可不同了。"蓬莱魔女道："不是劫富济贫么？"那渔民道："富劫不劫我们不知，穷家小户可先受了劫了。打鱼的要交渔税，种田的要纳田租。我们家一条渔船，碰上旺季，每天约莫可打鱼百斤，碰上淡季，那就说不定了，十天打不上百斤也不稀奇。如今要交的渔税是十天三百斤黄鱼按时价折成银子缴纳，我们实在缴纳不起，只好搬家了。"

他们是在田头说话，田中正在收割的一个农夫道："田租也不轻呀！一亩水田要三担谷子，今年收成虽好，一亩田也顶多是可以收割五百斤谷子，交了租，哪还够吃？没奈何，我只好未熟就割，收得几成是几成，割了就逃！"

蓬莱魔女诧道："怎么他们的行事忽然变了？"渔民、农夫一齐叹气道："谁知道呢？要是还像从前那样就好了。"

蓬莱魔女惊疑不定，心道："不知王宇庭回来了没有？莫非是他的不肖部属，趁他外出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为难？"

那渔民道："姑娘，我劝你还是往别处走吧，这太湖是不好去了。"

蓬莱魔女道："我远道而来，总得见我亲人一面。我是个走难的孤女，也不怕强盗打劫。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蓬莱魔女刚转过身，那渔民"啊呀"一声，拖男带女，拔步飞奔，那农民呆了一呆，也随即叫道："稻子不要了，快逃，快逃！"原来他们见蓬莱魔女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那么大胆，不觉起了疑心，只怕蓬莱魔女是水寇的党羽，回去将他们的话禀报首领，大祸就要降临他们头上。

蓬莱魔女见此情景，也猜想得到他们是有了误会，心道："我给他们解释，他们也未必就肯相信。还先是去探个清楚再说。唉，倘若是王宇庭的部属胡作非为，败坏了他的名声，他可真是不值了。"

蓬莱魔女走到湖边，高声叫道：“有船吗？”过了半晌，只见芦苇中有一只小船划了出来，说道：“姑娘，你上哪儿？”

蓬莱魔女一看，只见是个形容猥琐的舟子，貌虽不扬，眼神却是很足。蓬莱魔女是个武学行家，一看就知此人练过武功。这舟子双眼紧紧盯着她，脸上也有一些诧意，但却没有问她来历。蓬莱魔女此来的目的是要见王宇庭，本来就想搭他寨中船只。但这时情况已经有变，蓬莱魔女却不禁稍稍有点踌躇，心道：“王宇庭若未回来，他的部属胡作非为，既敢欺压百姓，难道就不会欺负我么？莫要又重蹈那次在长江之中，被韩三娘子暗算的覆辙。”

那舟子道：“姑娘请上船呀！”蓬莱魔女心道：“且和他打开了天窗说亮话，看他如何？”蓬莱魔女身上背插拂尘，腰悬长剑，因在路上怕人注目，是藏在衣服里面的，此时她上前几步，柳腰轻摆，故意把剑鞘露出些儿，说道：“我要到湖中的西洞庭山，不知你敢不敢去？”西洞庭山乃是王宇庭的总舵。

那舟子怔了一怔，忽地哈哈笑道：“姑娘必是柳女侠了，此行是要见我们的王寨主吧？”舟子一口道破蓬莱魔女的来历，倒是颇出她意外，说道：“你是谁？你认得我？”

那舟子道：“我是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头目，不过因为常在寨主身边伺候，也曾听过柳女侠的大名。柳女侠，你是北方同道的盟主，红花绿叶，都是一家，小的理该参见。”

蓬莱魔女道：“不用多礼。这么说，你们的寨主是已经回来的了？”

那舟子道：“早回来了，昨日还曾提起柳女侠呢。”

蓬莱魔女道：“哦，他与谁说及我了？”

舟子道：“和笑傲乾坤华谷涵、华大侠！华大侠说柳女侠在虞元帅那儿，虞元帅如今已经撤兵，不知柳女侠行止如何，很是挂念。寨主叫华大侠多留两天，说是柳女侠多半会上咱们这儿。寨主还吩咐我们特别留神，接柳盟主的大驾。嘿，寨主果然料事如神，昨天说的，今天你老人家就来了。”

蓬莱魔女听他说得如此确凿，不觉喜出望外，再无疑心，暗自想道：“他知道我的事情，又说得出笑傲乾坤华谷涵的名字，料想不是假冒王宇庭的亲信了；我不该以貌取人。”这舟子獐头鼠目，蓬莱魔女最初一眼见到他，就有说不出的一种憎厌之感，但如今听说他是王宇庭的亲信，对之已是顿然改了观感。

那舟子恭恭敬敬地说道：“正好顺风，柳女侠请上船吧。”蓬莱魔女一来已无疑心，二来她自从那次在长江遭遇翻船的暗算之后，一有机会，就学驾船和游泳的本领，本领虽不高强，但在风平浪静的湖中，料想也能对付，有恃无恐，遂与那舟子上船。

风送轻舟，疾如奔马，转眼已到湖心，蓬莱魔女站出船头，只见万顷茫茫，水天一色，太湖七十二峰迤逦迎来，有如翡翠屏风，片片飞过。水色山光，烟岚横黛，船行湖上，人在画图中！蓬莱魔女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对此湖山分外欢。心道：“太湖景色，果是名不虚传！”正在欢喜赞叹，忽地想起一事，不觉又略有所疑。正是：

湖光山色虽然好，只恐人间祸患多。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湖海有心随颖士 女床无树可栖鸾

你道蓬莱魔女何故起疑：原来在这一望无际的太湖之上，却看不见一只渔船。

蓬莱魔女想起路上所见的事情，不觉略有所疑，寻思：“王宇庭既然早已回来，为何渔民还不敢出来打鱼？他的不肖部属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也不知他知道了没有？”忍不住就问那舟子道：“你们的寨主回来多久了？”那舟子道：“也有三四天啦。”蓬莱魔女“哦”了一声，点了点头，不再言语，心中想道：“原来也只不过是三四天，敢情那些渔民曾受骚扰，还是惊魂未定。”

蓬莱魔女虽然不再言语，但脸上神色很不自然，那舟子已似有所觉，笑道：“柳女侠在路上可是曾看到了一些不顺眼的事情？”

蓬莱魔女本是想见了王宇庭的面才问他的，但这舟子既然问起，她也索性敞开来说，道：“不错，是见了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有一家渔民，说是有人迫他缴纳重税，他扶老携幼，举家逃亡了。还有一家农人，稻子未熟，就先收割。为的也是不堪重税之苦。咱们绿林好汉，既然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子，岂可学那官府所为，也一般欺压百姓？但不知这些事情，你们的寨主回来之后，可曾知道？”

那舟子哈哈笑道：“柳女侠，敢情你以为这些事情是我们干的么？”

蓬莱魔女诧道：“不是你们的人，难道是外来的绿林中害群之马？”

那舟子道：“倒也不是外来的。但就这太湖之中，便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寨主。王寨主是十三家较大的总寨主，还有一些小寨寨主并非归他统属。平时王寨主在家的日子，他们多少有点顾忌，不敢放肆。王寨主离开之后，他们就胡作非为起来了。王寨主如今正要整顿他们呢！”

蓬莱魔女道：“哦，原来如此。绿林中良莠不齐，也是有的。”她却不知，那舟子正是怕她起了疑心，不肯再往西洞庭山。

舟行不久，西洞庭山的主峰已经在望，此山虽远不及五岳名山之高之大，但悬崖峭壁，奇石嶙峋，却也予人以崔嵬万丈的感觉。蓬莱魔女随那舟子舍舟登陆，心中松了口气，暗自笑道：“我刚才还怕他在湖中暗算，原来果然不是坏人。”至此，她更相信这舟子是王宇庭的亲信头目，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毫不怀疑。这舟子带蓬莱魔女上去，只见山下田亩成行，山上尽是果树，浓荫相接，花果飘香。蓬莱魔女心道：“王宇庭叫部属开荒种果，自种自收。把西洞庭山建成花果山，不用百姓养他，这办法倒是不错。”可是一路行去，却又见到有许多果树，树断枝折，或花叶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的。看这情形，很像是经过了一场兵灾。

蓬莱厦女道：“怎么？最近曾有官军来过吗？”那舟子叹口气道：“说起来也是我们江南绿林之耻。我刚才不是说过太湖还有一些小寨寨主各自为政的吗？平时他们势力单薄，不敢不听我们王寨主的号令，这次王寨主率领十三家兄弟出海助朝廷抗击金兵，留守的人数无多，他们就乘机造反啦。他们要攻占西洞庭山，另立太湖盟主，不许王寨主回来，幸喜留守的弟兄据险固守，他们才不能得逞。”

蓬莱魔女道：“绿林中的害群之马，是要好好整顿才对。我以前在北五省也曾经过一番整顿的功夫，杀了好几个横行霸道、为害百姓之辈，北五省的绿林才走上正道的。你们经过这场叛乱，说来虽然令人痛心，但也未始不

可以变作好事。”

那舟子道：“柳盟主说得对。我们寨主回来之后，也已经开始清理门户，把那几个为首闹事、祸害百姓的寨主拿来问罪啦。”

说话之间，已碰上巡山的喽兵，有个喽兵嬉皮笑脸地吹了一个口哨，道：“王大哥，哪里抢来的这个漂亮雌儿？”那舟子喝道：“不可无礼，这是咱们总寨主的好朋友，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柳女侠来了！”那喽兵吃了一惊，道：“什么？是，是，是柳盟主？”那舟子道：“还不赶快去禀报瓢把子？”那喽兵道：“是，是，是！”慌忙飞奔上山。

那舟子很是尴尬，一副惶恐的神情说道：“这是新来的弟兄，爱说笑话，不知轻重，不识分寸，但却是并无坏意的。柳女侠，你别生气。”蓬莱魔女道：“我怎会与他一般见识？你以后劝他改过便是，也不必禀报你们的寨主了。”心中很是不快，想道：“这个小喽兵我当然不会把他难为。但他们纪律不严，却是一大隐忧。见了王宇庭，须得叫他多注意这一方面。对新来的未经训练的弟兄，也不能就叫他们巡山。”

不久，到了山上大寨，却不见王宇庭出来迎接，蓬莱魔女心想：“或许他正有要紧的公事，也罢，我是行客，本来该拜候主人的。”但她以北方绿林盟主的身份，正式来此拜山，王宇庭不打开寨门，亲自迎接，总是一件有失礼仪之事，蓬莱魔女虽不计较这些，也给王宇庭找了个可以原谅的藉口，但仍是不免有点觉得奇怪。

那舟子和值日的大头目说了几句黑道“切口”（术语），南北的黑道切口本是大同小异，但他说的是苏州土话，北方长大的蓬莱魔女却听不懂。心想大约是要他去催促王宇庭快来迎接的意思，那头目果然说道：“柳盟主莲驾光临，敝寨上下均感荣宠，寨主与华大侠已在里面恭候了，请柳盟主到聚义厅会晤。”

蓬莱魔女听那头目特别提及华谷涵在里面候她，心头不禁卜卜乱跳，暗自想道：“是了，想是华谷涵对我误会甚深，不愿见我。王宇庭一直在里面劝他，如今才劝得他回心转意，但仍是不肯出来接我，却要我先去见他。嗯，华谷涵呀华谷涵，你也未免太骄傲了！”

要知他们二人虽然早已是彼此倾慕，但却从未有过单独相对，深谈心事，因此若论与蓬莱魔女相知之深，笑傲乾坤尚不如武林天骄。如今蓬莱魔女是来决定终身大事的，而彼此的误会又未曾消除，在这即将见面之际，蓬莱魔女怎能不芳心撩乱，又喜又愁，诸多猜忖？

王宇庭没有亲自出来接她，蓬莱魔女最初还是有点疑心的，虽然她也替王宇庭找到一个解释，猜想他是正有要紧公事，但这个“理由”总是不大站得住脚。如今她乱想胡思，诸多猜忖之后，认定是由于华谷涵的缘故，对王宇庭这个有失常礼的举动，反而没有疑心了。

蓬莱魔女随那头目踏进了聚义厅，只见偌大的一个聚义厅，竟是空荡荡的并无一人。那头目道：“柳女侠请坐一会，我立即去请寨主与华大侠出来。”

本来她以北方绿林盟主的身份来到，王宇庭应该招集寨中有地位的头目，在聚义厅中介绍给她认识才是。如今的情景，却似邀她在密室会谈，不过把聚义厅权充密室罢了。

这本是不合绿林规矩的事，但蓬莱魔女却又想到了另一边，心道：“王宇庭是他的好朋友，料想已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他如此安排，那是要让华谷涵和我先有个私下说话的机会。也好，这样的安排倒可以免去我许多尴尬。

反正我是要与华谷涵说个清楚的，人多在场，那就不好说了。我也没有什么紧要的公事，先 私后公，或许难免有人笑话，那也顾不得了。”

蓬莱魔女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有个熟悉的苍老的声音笑道：“清瑶，想不到咱们一家子又见面了。你爹爹好吧？他怎么没来？你既然来到，就在这里住下来吧。胜于跟你的爹爹东飘西荡，在金国的地方，时刻又要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来的哪里是什么王宇庭，却是她的叔叔柳元甲。柳元甲后面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也不会是笑傲乾坤华谷涵了，而是那为虎作伥的飞龙岛主宗超岱。

原来飞龙岛主事败之后，在飞龙岛上已不能立足，遂听从柳元甲之计，把部属化整为零，带到了常州集中。常州靠近太湖，柳元甲和常州团练使王大信一向是有勾结的。

太湖当时属于常州府治，柳元甲要飞龙岛主把部属秘密移集常州，为的就是要与常州团练使王大信合谋霸占太湖。

原来太湖物产丰饶，一向是常州租税来源最大的地方，也即是贪官污吏利数所在。但自从王宇庭占据太湖，作了十三家总寨主之后，太湖两岸五十里之内，地主逃亡一空，官府也不敢前来征粮，湖中的鱼税，更是无法征收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柳元甲、飞龙岛主与王大信谋夺太湖，利益一致，一拍即合。双方议定，由王大信借出官家船只，并护飞龙岛主的部属，假借官兵名义，进剿“湖匪”。夺了太湖之后，田租鱼税的收入，两方平分。

其时朝庭已经有令，要王宇庭所部义军遣散为民，王大信若能攻下太湖，便可以截断王宇庭的归路，向朝廷领功。江淮制置使刘锜虽然是个比较有良心的将领，不愿意残害助朝廷抗金的义军，但也不敢阻挠王大信的行动。

王宇庭留守太湖的喽兵不到两成，而且多是老弱之辈，飞龙岛的悍匪与柳元甲的党羽却都是善战的亡命之徒，人数也比太湖留守的喽兵多得多，一战之下，喽兵虽然激烈抵抗，终是众寡不敌，几乎全部牺牲。柳元甲与飞龙岛主图谋得遂，霸占了太湖。

给蓬莱魔女驾船的那个舟子正是飞龙岛主的亲信头目，在飞龙岛上见过蓬莱魔女的。他认得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却不认得他，给他巧言骗过，落了圈套。

前因表过。且说蓬莱魔女正在满怀柔情，准备会见华谷涵的时候，却突然见着了她最痛恨的柳元甲与飞龙岛主，当真是大出意外，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

但蓬莱魔女惯经风浪，虽是意外受惊，却不不至于惊惶失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铮”的一声，她已残剑出鞘，并取下拂尘，拂尘一甩，一丛尘尾就似利针一般的向前射出。

蓬莱魔女深知柳元甲武功了得，飞龙岛主亦非庸手，她的独门暗器，未必伤得他们，用意只是想掩护逃跑。她的轻功在叔父之上，只要逃得出去，便有生机。

哪知柳元甲也早料到她有此一着，就在蓬莱魔女仗剑要闯出去的时候，只听得“蓬蓬”之声，不绝于耳，一刹那间，聚义厅的八扇大门，都已给人从外面关上。

柳元甲哈哈笑道：“好侄女，咱们总是一家人，关上了门有话好说。你

不远千里而来，岂能一来就走？”

蓬莱魔女按剑斥道：“你这卖国求荣的奸贼，谁和你是一家人？我爹爹饶你不死，只望你革面洗心，谁知你依然是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你还有羞耻之心没有？”

柳元甲哈哈笑道：“好侄女，你错了！王宇庭不服朝廷号令，拒不奉行遣散之谕，我把他所盘据的太湖夺回来归还朝廷，正是为朝廷立功啊！嘿，嘿，不瞒你说，我要做官的话，随时可以做大宋的高官。你要爱国，还得跟我走呢！”

蓬莱魔女气往上冲，骂道：“你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奸臣当道，遂教你小人得志！好吧，我今日着了你的道儿，反正也不打算活着出去了。你要怎么样？来吧！”

柳元甲冷笑说道：“随便你怎样骂我，你总是我的嫡亲侄女，我还能难为你么？但我也要劝你识点时务，我对你是一番好意，你可别把叔叔当作仇人！”

飞龙岛主嬉皮笑脸的一揖说道：“柳女侠才貌无双，宗某一向敬佩，今日天缘凑巧，把你送到此间，宗某当真是盼也盼不到的。无论如何，都要请你留下了！那华谷涵有什么好处？不过是个风流浪子而已，这种人最不可靠，柳女侠我劝你不要再想他了！”

蓬莱魔女气得满面通红，怒声斥道：“下流胚子！”

柳元甲哈哈一笑，说道：“好侄女，宗岛主说得不够明白，我替他说了吧。依我之见，宗岛主要比华谷涵强得多了。俗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是你的叔父，你的终身大事，我也可以替你作得了主。你们一个是我侄女，一个是我忘年之交，我也很想你们结为夫妇，百年偕老。

蓬莱魔女气炸了心肺，厉声骂道：“住嘴，你们简直是衣冠禽兽！”唰的一剑，便向飞龙岛主刺去。

飞龙岛主拔出判官笔一架，“　”的一声，蓬莱魔女剑尖给他弹开，趁势剑锋一扬，又刺他手腕，这两招迅若电光石火，杀得飞龙岛主手忙脚乱。

柳元甲一记劈空掌扫出，荡歪了蓬莱魔女的剑点，飞龙岛主退了两步，抹汗笑道：“好厉害的新娘子！成婚之后，你可不能这么凶啊！”

柳元甲沉声说道：“清瑶，叔叔的话说了算数。你不依从也得依从，今日一定要你嫁给宗岛主，你若不听话，更要难堪！宗贤侄，放胆上前拿她！挫挫她的威风，才好教她作你新妇！”

飞龙岛主道：“是。叔叔美意成全，小侄感激不尽。柳姑娘，你若还不肯依从，说不得我冒犯你了。”

飞龙岛主仗着有柳元甲撑腰，大胆再攻。双掌一分，左点期门穴，右点精促穴。这一招两式的点穴手法，使得还当真不弱，足见功大！

蓬莱魔女知道飞龙岛主有意激怒她，反而沉住了气，待双笔堪堪点到胸前，这才蓦地喝道：“着！”剑把一翻，一招“横云断峰”，疾削出去，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飞龙岛主双笔笔尖，竟都被她削断！蓬莱魔女剑势未衰，剑尖直指对方虎口的关白穴，还了一招更厉害的刺穴剑法！

飞龙岛主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高手比斗，最怕是料敌不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飞龙岛主从前曾与蓬莱魔女交手两次，虽然稍有不如，但也差不多可说是功力悉敌，绝想不到有一招便给对方削去笔尖之理。这一下大出意外，在蓬莱魔女精妙无俦的剑招之下，已是无去闪避。

柳元甲笑道：“不用害怕，上去拿她！”“嚓”的一声，发出一枚铜钱，就在蓬莱魔女的剑尖只差毫厘，就要刺着飞龙岛主虎口的当儿，铜钱恰恰碰着剑尖，将她的剑点荡歪，失了准头，刺了个空。

可是柳元甲亦禁不住心中微凛，暗自想道：“想不到这贱脾的功夫，比起在千柳庄之时，竟是高明了这么多了！看来只怕非我亲自出手不行！”

原来蓬莱魔女自从父女团圆之后，得她父亲以陈传遗书“指元篇”中的上乘武学相授，她本来早已到了一流境界，如今精益求精，强上加强，当然是远胜于飞龙岛主了。但，虽然如此，飞龙岛主本来也还可以抵敌个三五十招的，他又失在恃有强援，而不知对方的武功已经突飞猛进。故此竟然只是照面一招，便给削去笔尖。

飞龙岛主虽然锐气稍折，但得了柳元甲全力相助，胆子又大起来，挥着一双铁笔，再次上前抢攻。当然这次是谨慎了些，不敢似刚木的妄进了。

柳元甲在一旁凝神观战，每到紧要关头，就用金钱镖荡歪蓬莱魔女的兵器，这么一来，差不多是等于两人合力来斗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当然是大大吃亏，只有飞龙岛主打她，没有她打飞龙岛主的份儿。

飞龙岛主占尽上风，大大得意，又出言调戏道：“柳姑娘，你我终归是要做夫妇的，你要打丈夫，婚后再打吧。日子正长着呢，如今可不要打了，别误了佳期。”柳元甲也加把口道：“对，清瑶，我劝你还是听话的好，否则只有更加难堪，更吃苦头。哼，待到生米煮成熟饭，看你还飞？”

柳元甲心计之毒，无与伦比。要知“贞节”乃是古代妇女最重视的东西，蓬莱魔女若是给他们活擒，失了贞节，依柳元甲的如意算盘，那蓬莱魔女也只好逆来顺受，被迫与飞龙岛主成亲了。到了那个地步，柳元宗也只好来认“亲家”，不便再与他们作对了。这不是比杀了蓬莱魔女更好百倍么？

蓬莱魔女又气又恨，破口大骂：“你们简直是一群衣冠禽兽。”柳元甲哈哈笑道：“好侄女，我给你找了一位如意郎君，你应该感谢为叔的才是，怎的你倒骂起我呢？随你怎么骂吧，我说出的话，非得做到不可，你不依从，也得依从。”双指疾弹，嘶嘶数声，又发出了几枚钱镖。

蓬莱魔女人急计生，本来她是以一剑应敌，以拂尘护身的，柳元甲武功虽然比她高明，但钱镖之力，也只能荡歪她的剑点，却打不到她的身上。此时柳元甲连发三枚钱镖，想把她的青钢剑打落，蓬莱魔女故意卖个破绽，让一枚钱镖打着她的身体，“哎呀”一声，扔了宝剑，便向后倒。

仓卒之间，飞龙岛主不知是计，大喜之下，扑过去伸手便抓，他还害怕蓬莱魔女万一给打中了死穴，必须及早解救，免得失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娇妻。

柳元甲怔了一怔，暗自寻思：“这贱婢武功不弱，怎的会有此失？莫非有诈？”心念一动，连忙叫道：“小心。”

饶是他立即见机，出声警告，也已迟了。话犹未了，只听得“■嚓”一声，飞龙岛主的一条手臂已给蓬莱魔女硬生生拗折。他们两人是近身扭打，柳元甲的钱镖绝技，也无从解救。

飞龙岛主大吼一声：“好狠的妖女。”倒纵出三丈开外，一跤摔倒地上。手臂脱臼，鲜血淋漓。

柳元甲又惊又怒，说道：“宗岛主，你别着急，我亲手捉这贱婢，务必叫她做你的妻子。”声到人到，五指一划，使出最上乘的点穴功夫，一招之间，遍袭蓬莱魔女七处大穴。

蓬莱魔女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柳元甲，你的惊神指法还未学得到

家。”五指一拢，手法与柳元甲一模一样，同时弹出，柳元甲吃了一惊，连忙闪开，蓬莱魔女一跃而前，闪电般地抓起了刚才投在地上的宝剑。

柳元甲一惊之后，这才恍然大悟是中了蓬莱魔女的虚声恫吓的退敌之计。原来“惊神指法”乃是最深奥的点穴功夫，变化又非常繁复，蓬莱魔女其实是只知姿势，未曾真个学会。但她知道柳元甲这门功夫，是从“穴道铜人图解”上学来的，学得未全，危急之时，大胆吓他一跳，果然见效。

但柳元甲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蓬莱魔女对他的虚声恫吓，只能收效一时，绝不能再次使用。柳元甲发现了破绽，一退复上，冷笑说道：“不错，我的惊神指法是未曾学得到家，且看你学全了没有？”五指疾弹，激荡气流，嗤嗤作响，又来点蓬莱魔女的穴道。

好在蓬莱魔女已经拾起了宝剑，尘剑兼施，拂尘护身，长剑攻敌，一招“玄鸟划砂”，剑光挥了一道弧形，横削出去，冷笑说道：“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看你的指头碰得过我的剑锋么？”

柳元甲有空手入白刃之能，但蓬莱魔女的剑法精妙狠辣，他 可不敢尝试，当下改点为弹，“铮”的一声，弹中剑背。他的功力高于蓬莱魔女，但也高不了许多，只凭一指之力，可还不能把蓬莱魔女的长剑打落。

蓬莱魔女借他这一弹之力，剑势偏斜，刺他胁下的“愈气穴”。这一招刺穴剑法是从惊神指法之中变化出来的，以剑代指，较易运用，而劲道的凌厉，比之用指点穴，那是厉害多了。

柳元甲恐防有失，不敢再试弹指神通的功夫，改用劈空掌力，呼呼两掌荡开蓬莱魔女的剑锋，退后几步。

蓬莱魔女紧迫不舍，连环七剑，剑剑直刺柳元甲的要害。她知道内力不及叔父，久战绝非其敌，只有希望速战速决，趁自己稍占上风的时候，以闪电般的剑法刺伤对方，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柳元甲冷笑道：“好个狠辣的丫头，居然要和叔叔拼命么？”蓬莱魔女骂道：“我没有你这样玷辱祖先的叔叔！”剑招催紧，越发凌厉。柳元甲大怒道：“好呀，你既然狠起心肠，不认家人，可也休怪我掌下无情了。”骤然间掌力一发，势道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原来他初时是由于害怕哥哥的报复，而且又是想迫使蓬莱魔女与飞龙岛主成亲，故而不敢把她打伤，只想把她活捉。

但到了此际，他看得出蓬莱魔女已是拼着豁出性命和他决个生死的了，他若不是施展全力，只怕反而伤在蓬莱魔女剑下。

蓬莱魔女的本领虽然胜于从前，但论到功力之深厚，究竟还是不及叔父。而且她又是在经过一场剧斗之后，气力颇有损耗，此消彼长，双方的距离，当然是差得更远了。

柳元甲全力施为，当真是非同小可，举手投足，隐隐带着风雷之声。蓬莱魔女就如一叶轻舟，在惊涛骇浪之中挣扎，十数招过后，已是吁吁气喘，香汗淋漓，剑招发出，亦已力不从心。

当蓬莱魔女与柳元甲恶斗的时候，飞龙岛主则在给自己治伤。他手臂拗折，还好只是外伤。他忍着疼痛，把脱臼接好，敷上伤药，撕下一幅衣襟，自行包裹。此时正盘膝坐在地上，运气调元，精神开始渐渐恢复。

蓬莱魔女也曾动过念头，要趁飞龙岛主功力未复之前，把他活擒，作为人质。可惜她自己亦已力不从心，好几次想冲过去，都给柳元甲的掌力迫退。

飞龙岛主裹好了伤，精神也恢复了几分之后，忍不住破口大骂：“好狠

的妖女，气死我也！今日我不让你吃点苦头，难消我心中之恨！”

柳元甲笑道：“宗老弟不必气恨，我把这丫头交给你，你爱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她吧，平平你的气。嘿，嘿，夫妻之间打是恩爱骂是疼，也不必怎样放在心上了。”

飞龙岛主道：“让我亲自拿她！”他看出蓬莱魔女已是气衰力竭，强弩之未，自忖可以对付得了，要想挽回面子。

柳元甲笑道：“好，就让你挫挫她的威风，杀杀她的气焰。”说话之间，已是左掌右指，接连地猛攻几招。蓬莱魔女此时气力不济，招架得十分吃力，眼看就有给他点中穴道之危。柳元甲也正是想点了她几处麻穴，才放心交给飞龙岛主的。

蓬莱魔女气恨交迸，心中想道：“与其落在他们手里，不如死了的好！”眼前的形势，她已是决计难逃魔掌，不由得起了宁死勿辱的念头。

蓬莱魔女正想回剑自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屋顶突然裂开了一个大洞，一块磨盘似的大石掉下来！屋顶洞穿，砖头泥土同时纷落如雨！

这块大石正巧朝着飞龙岛主当头压下，飞龙岛主功力虽然不弱，但只有一条左臂可堪使用，推不开那块巨石。“轰隆”一声，巨石压在他的身上，还幸他伏在地上，单臂尽力支持，稍稍消去几分压力，虽然受了重伤，而且终于还是给石头压着身子，但没给大石砸成肉饼，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得柳元甲大吃一惊，仓促之间，无暇思索，只好暂且放松蓬莱魔女，赶过去先救飞龙岛主。他的脚步刚离开蓬莱魔女，只听得又是“轰隆”一声，第二块大石头又砸了下来，这一次是对准了柳元甲抛掷了。看来在屋顶的那个人，已是看清楚了下面的情形，时间算得很准。

柳元甲大吼一声，双臂一振，以金刚掌力拍出，磨盘大的石头给他双掌一拍！竟然裂成八块，石头的爆裂声震耳如雷，石屑泥土，弥漫如雾。可是在震耳如雷的声音之中，蓬莱魔女仍然能够清晰地听到那个人的话。

那人是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叫她快逃，声音非常熟悉，蓬莱魔女只听了两个字就听出是东海龙的声音，大喜过望，连忙吸一口气，使出“一鹤冲天”的绝顶轻功，平地拔起数丈，从屋顶裂开的地方冲了出去。

柳元甲大吼道：“东海龙你敢到这里捣乱！”东海龙道：“老贼，你不服气就出来较量较量！”

东海龙是四霸天之首，武功非同小可。柳元甲以金钢掌力击碎他所抛掷的石块。虎口亦感微微酸麻。柳元甲自忖他可以胜得了东海龙，但加上了一个蓬莱魔女，他就未必能是他们的对手了。何况来的又不知共有几人，倘若西岐凤也与东海龙同来，那就更加不好对付。

飞龙岛主给大石压着胸口，此时正在痛苦呻吟。柳元甲与飞龙岛主乃是狼狈为奸，需要互相利用的。倘不把他胸口的大石立即移去，只怕他有性命之忧。柳元甲一来不明敌人情况，有所顾忌；二来也不能让飞龙岛主死去。无可奈何，只好咽下口气，先把飞龙岛主救起。

东海龙哈哈笑道：“你不敢出来，那就恕我不奉陪了。哈哈，今天砸了你这老贼假仁假义的招牌，痛快呀，痛快！”大笑声中，与蓬莱魔女走了。

寨中虽有数千悍匪，但因柳元甲在关上了“聚义厅”的大门之后，已以为是瓮中捉鳖，手到拿来。他用武力对自己的侄女迫嫁，究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预先曾有命令，在关上大门之后，不许旁人走近。这“聚义厅”

的位置正好是在一个悬崖的下面，他们也料不到竟然有个精通水性的东海龙，偷渡过太湖，登上了西洞庭山，居然抱了两块大石，从悬崖跳下，把这座建筑牢固的聚义厅砸开。

待到寨里的大小头目、一众喽啰发觉此事，追出来时，东海龙与蓬莱魔女已经施展绝顶轻功，攀登危崖，上了山巅了。众喽兵乱箭射去，十九射不到那么远，偶有几枝射到他们背后，也给蓬莱魔女挥尘拂落。

山道有些巡逻的喽兵，闻声跑来，东海龙喝道：“ 不怕死的就来！ ” 信手抓起一块石头，以混元掌力一捏，把手一扬，碎石如雨，打得那些喽兵抱头鼠窜。

东海龙前头带路，不消多久，已经翻过山头，到了岸边，四顾无人，蓬莱魔女吁了口气，说道：“ 侥幸是逃过了一关了。可我不精水性，却怎生逃出太湖。 ” 东海龙笑道：“ 不用惊慌，我在这芦草丛中藏有一条小船。 ”

东海龙惯经大海风波，深通水性，善会使船，这小舟在他操纵之下，疾如奔马，一会儿就摆脱了追兵。

两人这才有余暇叙话，蓬莱魔女谢过了东海龙相助之德，笑问他道 :“ 东园前辈，怎的这样巧，你也到这儿来了？ ”

东海龙道：“ 我是给王宇庭踩道（探听虚实）来的。 ” 原来官军攻占太湖的消息，王宇庭已经知道，但还未知道是柳元甲与飞龙岛主这一帮人假冒官军，和常州团练使王大信串通，狼狈为奸，干出的勾当。

王宇庭这支义军为国效劳，大败金兵，到头来却落得个如此下场，连“ 老家 ” 都给官军占去。听到了这个消息，无不人人悲愤，恨不得立即赶回太湖，与官军厮拼。

王宇庭也想夺回太湖，但却不愿意在大局尚未安定之际，便与官军大动干戈，使金虏坐收渔人之利。而且倘若是一路打回去，他们这股义军必然要遭受官军围攻，只怕也是寡不敌众。

王宇庭与群豪会商之后，决定先派一个人回去打听消息，做好“ 知己知彼 ” 的功夫 ” 才好商量对策。这个人必须是精通水性而又武功高强的，王宇庭启己不方便去，东海龙此时尚留在义军之中，未曾回家，便自告奋勇，愿意帮王宇庭这个忙。

东海龙需要替王宇庭打听明白三件事情，一是留守的十三家弟兄，情况如何？全都伤亡了还是有部份逃出来？或是还有人匿伏在山上？二是其他的各个小寨寨主，是投降了官军，还是尚在抵抗？王宇庭希望东海龙给他联络，最好到时能作里应外合，逐出官军。这么虽然也难免干戈相见，但却不是大规模的战事；三是查清楚是哪一部份的官军。王宇庭和江淮制置使刘锜已有默契，知道刘锜是不想“ 消灭 ” 他的。因此他虽然未知真相，亦已隐隐猜到了是地方武力所为，所以尽可能的不将事件扩大。

东海龙精通水性，自驾一叶轻舟，神不知鬼不觉地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入了太湖。当蓬莱魔女到来之时，他已留在太湖七日了。太湖七十二峰都已踏遍他的足迹，许多家未肯降服官军的寨主，他也有了联络，这些寨主每人或多或少有一百几十条船，在太湖中和飞龙岛主的部属玩“ 捉迷藏 ” 的游戏，太湖三万六千顷，飞龙岛主力量虽是比他们大得多，却也不容易“ 清理 ” 他们。

东海龙任务完成，正想回去。恰巧这日就碰上蓬莱魔女到来。东海龙在西洞庭山曾匿伏数日，深知地形。故此能够出其不意地一举救了蓬莱魔女。

东海龙说明了经过，笑道：“ 也幸亏你和那老贼打了一场，否则我还没有这样容易得手。 ”

蓬莱魔女问道：“ 与王宇庭一起抗击金兵的还有李宝这支义军，他们怎么样了？ ” 东海龙道：“ 朝廷下令要他遣散，他拒不奉令，已经率领所部出海，准备在海外占岛为王了。 ”

蓬莱魔女又问道：“ 还有前来助战的各路英雄呢？ ” 东海龙道：“ 停战之后，大都是各回原地了。也有几个与王宇庭交情最好的朋友留下来的，例如铁笔书生文逸凡就是其中一个。 ”

蓬莱魔女道：“ 你们这次在海上大捷，杀了金寇的郑亲王，这一场仗打得真是漂亮得很啊！ ”

东海龙道：“ 啊，对了。你提起这件事，我还有个消息要说给你听，让你高兴高兴。笑傲乾坤华谷涵华大侠不是你也熟识的朋友么？金寇的郑亲王就是他杀的。 ”

蓬莱魔女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说话，目的就是想打听华谷涵的消息，至此顺理成章地问道：“ 华谷涵走了没有？ ”

东海龙道：“ 华大侠本来是同王宇庭一起回来的。有一日在路上碰见一个道姑，拉他出来说了几句话，他就改变了主意，独自北行，过江去了。 ”

蓬莱魔女道：“ 那道姑是不是法名慧寂？ ” 东海龙道：“ 不错。

柳女侠认识她的么？ ”

蓬莱魔女道：“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嗯，华大侠到江北为了何事？东园前辈可知道么？ ”

东海龙道：“ 听说他是去拜访一位隐居多年的武林前辈公孙隐。 ” 东海龙尚未知道公孙隐就是蓬莱魔女的师父。

蓬莱魔女心道：“ 不知武林天骄的姐姐和他说了一些什么？

他去找我师父，目的只怕是在于打听我的下落。但愿他能够在我师父那儿碰见我的父亲。 ” 想起南辕北辙，好事多磨，不觉情怀怅怅。

蓬莱魔女意欲北归，可是眼前太湖之事还不能丢开不管。当下问道：“ 王宇庭现在留在何地？ ” 东海龙道：“ 他与十三家寨主暂时驻足沭阳，部属则已分散匿居，等候我的消息。可是我还要先到江阴一转，再去沭阳。 ”

蓬莱魔女道：“ 可是去拜会辛弃疾么？ ”

东海龙道：“ 正是。辛弃疾是江阴通判。对官场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是热心帮忙义军的。王宇庭要我到他那儿和他商量商量。这也是华大侠的主张，华大侠和辛弃疾是好朋友，他还有一封亲笔书信交我带去呢。 ”

蓬莱魔女道：“ 辛弃疾和我也很相熟，我陪东园前辈到江阴一趟吧。 ”

江阴与常州相距不过百余里。上岸之后两人兼程赶路，第二天中午时分便到了。正是：

欲求一见仍难见，天妒多情故折磨。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心事浩茫连广宇 情怀萧索觅伊人

到了江阴，正要打听通判衙门所在，忽见两骑马从街道那头走来，骑在马背上的是一对年轻男女，男的是军官服饰，女的是官眷打扮，见了他们，都是“啊呀”一声，显出了意外的惊喜，立即下马，抢来迎接，男的说道：“柳女侠，我们正盼着你呢！”女的则更是亲热地说道：“柳女侠，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耿照和他的未婚妻秦弄玉。

蓬莱魔女见了他们，也是意外的欢喜，问耿照道：“刘锜不是保举你去统领你叔父原来那支义军，要你到采石矶助战，听虞允文指挥的么？我在采石矶一直到大破金兵之后，还未见你这支援军来到，这是怎么回事？你怎的还留在江阴？”

耿照叹口气道：“刘锜的保举，朝廷只采纳了一半。朝旨准我以‘参军’的名义暂掌一军，但却不许我带这支军队去增援虞允文。我不愿意投闲置散，几经请求，后来得到主帅刘锜的同意，才调到江阴来助辛弃疾驻防。金兵大举南侵之时，也有小股敌人沿江窜扰，给我们打退了。算是多少为国家出了点力，但比之你们在采石矶的大捷，我们却是甚为惶愧了。”

蓬莱魔女道：“这都是朝延的处置，不关你的事，你已经尽了你的职份了。可叹的是小朝廷只求偏安，令多少英雄无用武之地！”

寒暄过后，蓬莱魔女说明来意。耿照道：“我刚好是从辛大哥的衙门出来，他的衙门，转过这一条街就到了。我带你们去。”蓬莱魔女道：“你不是另外有事么？”耿照苦笑道：“我现在除了每天督促将士操练几个时辰之外，就闷得发慌了。”秦弄玉笑道：“他闲着无聊，这几天正在跟他辛大哥学做诗填词呢。”

蓬莱魔女道：“那也很好，你将来也可以做个像辛弃疾那样的文武全才的儒将。”耿照笑道：“那可差得远呢！朝政如此，老实说，我也有点意冷心灰，不想再当什么劳什子的将军了，依我的志愿，我倒想像你们一样，做个江湖侠士。”

谈笑之间，已到衙前。耿照是熟人，无须通报，便领他们进去。只听得吟声琅琅，辛弃疾正在书房朗诵他的新词。耿照低声笑道：“辛大哥兴致倒好，咱们且别扰了他的清兴。”

只听得辛弃疾朗吟道：“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这首词正是辛弃疾为此次宋军的大捷而赋的。大意是说两淮地区，今年料想不会有兵祸了，地方上也应该可以安心建设了。可是登楼四望，东南虽是一片大好气象，西北神州却还未恢复啊！

听至此处，蓬莱魔女不觉一声长叹。辛弃疾大开房门，“啊呀”一声叫道：“柳女侠，是你来了！怎的还在外头，请进来坐呀！”

蓬莱魔女笑道：“打断了将军的词兴了。”辛弃疾也笑道：“都是幸亏你们在采石矶一场大捷，我在这里才得以安心填词。柳女侠，你刚才听词兴叹，是何缘故？莫非我这首词有什么不妥之处么？”

蓬莱魔女叹道：“词是好词，可惜当前世局，却不如将军所想的那么美好。只怕就是今年，也未必能够就如将军所说的太平万里呢。”辛弃疾道：“朝廷只思偏安，虞元帅已给召回，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但金主完颜亮亦已被杀，金国目前正在忙于收拾败局，今年总不至于再来南犯了吧？”

蓬莱魔女道："外祸暂缓，内忧续长。朝廷怯于对付外敌，却勇于残害义军。刚刚打了一场胜仗，如今又来要'袭匪'了，老百姓哪能够有好日子过啊？"

辛弃疾骇然道："我只是听说朝廷下旨叫李宝所部的义军遣散，这个措施我已经认为不对了，难道他们还要把义军当匪来袭么，这，我尚未有所闻。柳女侠，你听到了什么消息？"

蓬莱魔女道："我不是耳朵听来的，是亲眼见到的。太湖已被官军夺了，如今正在重税盘剥渔民呢。将军还未知道吗？"辛弃疾道："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吧？前日有一位常州来的朋友谈及，他知而不详。听他说又似乎是太湖'群盗'的火并。"

蓬莱魔女道："真相是官军勾结了外地来的绿林败类，夺了义军的太湖。这位东园前辈知道得最是清楚。他就是替太湖十三家寨主王宇庭来见将军，向将军讨教的。他还带了一封华谷涵给你的亲笔书信。将军，你不怕给人加以'通匪'之罪吧？"

辛弃疾哈哈笑道："柳女侠，你也忒小觑我了。王寨主是我素来佩服的豪杰，即使朝廷将他当匪，我也愿意与他结交。何况华大侠又是我的知己朋友，朋友有事，理当分忧。东园前辈，请你将事情说个明白，咱们从长计议。"东海龙交了华谷涵那封书信，待辛弃疾看过，这才说道："我已经知得清楚，这是常州团练使王大信与柳元甲、宗超岱两股绿林败类互相勾结，干出来的勾当。"

辛弃疾沉吟道："柳元甲这名字好熟！哎，他不是富甲一方的、什么千柳庄庄主吗？"

东海龙道："不错。他表面是个富豪，实际却是私通金虏，坐地分赃的大盗，如今他的奸谋已给江湖豪杰揭发，他就索性与飞龙岛主宗超岱明目张胆地走在一起了。那飞龙岛主更是个叛国通敌的败类。"

东海龙把常州团练使勾结绿林败类强占太湖的事情说了之后，辛弃疾蹙眉道，"有此等事，这可真是官匪不分了！"耿照更是气愤，拍案骂道："岂有此理！飞龙岛主该杀，柳元甲和王大信更该杀！辛大哥，这桩事情，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

辛弃疾是朝廷命官，顾虑未免多些，苦笑道，"愤激无济于事，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耿照道："依大哥之见如何？"

辛弃疾道："这里面有好几个为难之处。你要知道，王宇庭在咱们看来，是个侠义英雄，他占据太湖，总胜于让贪官统治；但在朝廷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宇庭盘据太湖，抗租抗税，这却是国法所不容，朝廷之叛逆。如今王大信用官军的名义占了太湖，'名正言顺'。对朝廷来说，他正是立了大功呢。二来朝廷已有令遣散义军，王宇庭重返太湖，那就是有违圣旨，你我除非决心造反，否则怎能以现任官的身份助他？三来常州团练使与我并无统属关系，论官衔他还比我大些，我也不能管他。所以即使不想惊动朝廷，此事也不能私了。"

耿照道："难道就让那些奸徒得意不成？"

辛弃疾道："为今之计，只能禀明两淮制置使刘锜，那王大信是归他管辖的，咱们揭发他与叛贼勾结之事，让刘锜处置。"

耿照道："既是有刚才所说的那几个为难之处，刘锜难道就无顾忌，敢

于秉公办理了么？他虽然比较正直，毕竟是个大官，舍得了那顶乌纱么？”
辛弃疾颓然道：“这可就难说了。”
耿照道：“而且即使刘锜处罚了王大信，太湖也是不能交回给王寨主的了。”
东海龙道：“我此来只是想听听辛将军的高见，并无勉强辛将军出兵相助之意，辛将军同情我们，我们已是感激不尽了。”辛弃疾本来也曾是个任侠少年，与江湖豪侠的气质颇有相近之处的，但如今为了身份地位不同，却不能不诸多顾忌。听了东海龙之言，不由得面上一红。
耿照忽道：“我倒有一计。”
辛弃疾道：“那好极了。你意如何？”
耿照道：“我不想当官，以我的性情，这个‘参军’再当下去，也只有闯祸。但在我弃官之前，却要整治那些贪官一下。这一计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打出官军旗号，前往常州，把那王大信拿来问罪。再助王宇庭夺回太湖。事成之后，我弃官而逃，做个江湖游侠，遂我初愿，岂不快哉！”
辛弃疾沉吟道，“这个，只怕、只怕朝廷会治你以擅杀官吏之罪，你弃官潜逃，也免不了要给朝廷缉捕。”
耿照笑道：“这我可顾不了许多了，做逃犯我是做惯了的，从前我还是金国的钦犯呢。将来倘若再做本国昏君的钦犯，滋味虽然难受一些，也算不得怎么了。我所怕的只是恐会连累了你。”
辛弃疾激于义愤，慨然说道：“好，你的办法倒是个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办法，你既然下了决心，我不阻挠你了。你可以弃官，我也可以弃官！”
耿照道：“这倒不必。朝廷上也总得有几个正气的人，除非迫不得已，我不赞成你也弃官。”
事情算是商量定妥，东海龙是个江湖豪侠，当下也不再说客气的套语，站起来便是一个长揖，道：“多谢耿少侠仗义相助，幸将军的鼎力帮忙，我出来多日，要赶回去禀报王寨主了。”
双方约定，由王宇庭到江阴会合，然后向常州秘密进兵。到了常州，双方再分头办事，王宇庭主攻太湖，耿照则担当拿办王大信的任务，并制止他所统带的常州团练私助飞龙岛主那一帮人。
秦弄玉道：“柳姐姐，难得你到这儿，这回咱们可以多聚几日了。反正王宇庭是要到这儿来的，你就留在这儿等他吧。”蓬莱魔女却不过她的情意，说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去沐阳了。请东园前辈代我向王寨主问候。”
送走了东海龙之后，蓬莱魔女想起一事，问道：“萨家两兄弟呢？他们可还是跟随辛将军么？”
辛弃疾道：“他们是仗义佐我防守江阴，如今战事已过，他们已离开了。”
耿照道：“他们是前天走的，临行之时，曾和我谈起太湖之事，我听他们的语气，似乎也是想到太湖去探听消息。”
蓬莱魔女道：“这两兄弟倒是热心人，武功也很不弱，但愿他们还会回来，将来王宇庭重夺太湖，他们也可以相助一臂之力。”
谈了一会儿闲话，辛弃疾对朝政也发了一通牢骚，耿照与秦弄玉便邀蓬莱魔女到他们的住所歇息。耿照从前本是与辛弃疾同住的，因为现在已任参军，另有衙署，不再住在辛弃疾的通判衙门了。
到了耿照的住处，蓬莱魔女才有余暇畅谈别后经过，说到珊瑚在采石矶

一现之后，终于还是随慧寂神尼遁迹空门，耿、秦二人都是不禁嗟叹。

泰弄玉叹道：“我与照哥都是恩仇未报，甚觉羞惭。对啦，说起仇人，我可要问一问那玉面妖狐了，这妖狐如今下落如何？”

蓬莱魔女道：“说来惭愧，这妖狐与我那不肖师兄已经结成夫妻，在采石矶大战的前夕曾经给我所擒，皆因我一念之慈，没有当场将他们处死，后来又给他们逃跑了。”

耿照叹口气道：“她与公孙奇这贼子做了夫妻，倒是同恶相济，得其所哉了。只是如此一来，我们的血海深仇，那就更难报了。”

蓬莱魔女道：“我爹爹已去访我恩师——公孙奇的父亲公孙隐去了。有他们两位老人家出头，定能收拾这不忠不孝的贼子。剩下一个妖狐，孤掌难鸣，你们的仇也就不难报了。”

提起了她的爹爹和公孙隐，蓬莱魔女不由得又思想起笑傲乾坤华谷涵也正是去访寻她的师父公孙隐的。她恨不得早日赶去与他们相会，可是如今却是相隔数千里之遥，而她又不能抛下太湖之事不管。

蓬莱魔女若有所思的神气给秦弄玉察觉，笑问她道：“柳姐姐，你有什么心事？”蓬莱魔女道：“没什么。嗯，沭阳离此多远？”

耿照道：“原来你是记挂着王宇庭何日能够赶到此地，是么？沭阳离此倒不远，只不过三四日路程。可是王宇庭要集合他的部下，而大部队潜来，又必须晚间行动，加上东海龙回去报信的时间，他走得快，算是两天吧，那么你若要等王宇庭来到，最少恐怕也得在十天开外了。”

秦弄玉笑道：“这不正好吗？咱们可以和柳姐姐多聚几天了。嗯，柳姐姐，我还以为你是别的心事呢，却原来你一心一意，都是为国为民，倒教我感到惭愧了。不过，话说回来，你也应该为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打算打算了。”

蓬莱魔女双颊晕红，道：“我正想问你们几时请喝喜酒呢，你们别把火头烧到我的身上来。”

话虽如此，其实蓬莱魔女想的正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她一算时间，待到王宇庭来，还要去夺取太湖，事情了结恐怕至少也在一个月之后了。华谷涵绝不会在她师父家中逗留这许多时候的，他行踪无定，将来只怕更难寻觅了。

可是秦弄玉那番话却也令她感到几分惭愧，公事当前，她只好把私事暂时抛之脑后。

想不到两天之后，却又有人带来了新的消息。这一天她正在后园指点秦弄玉与耿照练武，门子进来报道：“萨大爷、萨二爷带了一位姓文的客人求见相公。”

耿照喜道：“他们兄弟果然回来了，这姓文的又是谁呢？”蓬莱魔女心念一动，道：“我也出去看看。”

出去一看，却原来是铁笔书生文逸凡。见面之下，皆大欢喜。文逸凡笑道：“柳女侠，我猜想你会在这儿，果然不错。”蓬莱魔女、耿照齐声问道：“你们却怎么走在一起来了？”

文逸凡道：“我们是在太湖遇上的。王寨主见东园前辈许久未归，特叫我去打听消息。”

蓬莱魔女道：“东园前辈在太湖中藏伏了七天，他是在踏遍七十二峰之后才离开的。可惜你来迟了两天，要不然倒可以在这里会面。”

文逸凡道：“我都知道了。我正是在你们出事之后的第二天潜入太湖的。”

耿照道：“一路没有遇险么？”

文逸凡道：“ 没有。幸亏遇见了萨家昆仲，是他们驾舟送我去的。 ”

萨老大道：“ 我们进了太湖，和好几位舵主都见了面了。文大侠更是胆大，还独自上了西洞庭山，探了敌人的巢穴呢！ ” 原来萨氏兄弟精通水性，而文逸凡则特长轻功。是以他们进了太湖，遂分工合作，由文逸凡去探敌方总舵，萨氏兄弟则与尚留在太湖的各家寨主联络。萨氏兄弟是绿林前辈，水陆两路都有熟人，那些寨主之中就有好几位是他的老朋友。

蓬莱魔女连忙问道：“ 可打听到什么消息么？ ”

文逸凡折扇一摇，缓缓说道：“ 柳女侠，你们那日一闹，可真是不错呢！吓得他们风声鹤唳，哈哈，连柳元甲这老贼—— 对不住，我可要骂你的叔叔了。 ”

蓬莱魔女笑道：“ 我早已不认他作叔叔了，尽骂无妨。这老贼怎么样了？ ”

文逸凡笑道：“ 这老贼逃了！ ”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 怎么逃了？我还以为我要与他再次交手的呢。他害怕什么？ ”

文逸凡道：“ 他害怕你的父亲向他兴师问罪，当晚就连夜逃了。当然他对飞龙岛主不敢明言，而是骗他，说是去邀请能人的。这消息我是从他的弟子交谈之中偷听来的。千柳庄原来的人如今由他的大弟子宫昭文率领，但宫昭文亦已心惊胆战，在和他师弟的谈话中已透露出要想逃走之意呢。 ”

耿照大喜道：“ 去了这个老魔头，王寨主要夺回太湖，那就更容易了！ ”

蓬莱魔女道：“ 飞龙岛主如何？ ”

文逸凡道：“ 这贼子受伤不轻，如今正在调治。那晚我本来可以将他刺杀的，但一想他反正孤掌难鸣，也就不必打草惊蛇。 ”

萨老大道：“ 太湖的各家寨主我都联络好了，将来只要王寨主一回来，他们就立即起事，里应外合。 ”

文逸凡笑道：“ 太湖之事，柳女侠你是不用担心了。你和令师公孙前辈有许多年没见面了吧？ ”

蓬莱魔女心头一跳，知道文逸凡这句问话只是一个引线，要把话头从她师父引到华谷涵的身上。

蓬莱魔女答道：“ 自从我出道之后，就没有见过他老人家，算来也有六年了。 ”

文逸凡道：“ 那么你现在应该去看看他了。太湖之事，有我们这些人，料想足可以对付得了飞龙岛主了。 ”

耿照不知就里，说道：“ 我们正想留柳女侠多住几天呢，文先生，你不给我们留客也罢了，怎么反劝她走呢？她已经六年不见师父，再多几天，又有何妨？ ”

文逸凡笑了一笑，说道：“ 耿少侠有所不知，公孙前辈只怕 是有紧要的事情等着她回去！ ”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 我只道他要说的是华谷涵的事情。难道当真是我师父有事，不是为了华谷涵？ ” 连忙问道：“ 是什么事情？ ”

文逸凡道：“ 我也不知其详。我只知白修罗曾经来找过王宇庭，打听你的下落，说是你师父有事，要找你回去。那天我恰巧不在王宇庭那儿，第二天回来才知道的。 ”

白修罗兄弟是华谷涵的仆人，但他们兄弟本身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与华谷涵的主仆关系只是名份上的，与一般的主仆关系不同。华谷涵在江南

助王宇庭抗金之时，他们兄弟奉华谷涵之命，仍留在江北协助义军。

蓬莱魔女挂念师父，顾不得避忌，便爽直地问道：“听说华谷涵已去找我师父，白修罗和他主人会过面没有？”

文逸凡道：“他是在华大侠渡江之后的第五天来的。据他对王宇庭所说，他还未曾见着主人。本来你的师父也要他代为报讯，请华大侠去的。但华大侠既然已经去了，他就只须打听你的下落啦。”

蓬莱魔女听了惊疑不定，暗自沉思：“这么说来，我师父还未曾与华谷涵见面，他并非为了华谷涵而催我回去的了。但他为什么又要把华谷涵也找去呢？我在师门之时，可并没有听说他和华谷涵有甚交情。华谷涵见我几次面，也没有提过他与我师父相识。”

蓬莱魔女说出了华谷涵的名字之后，秦弄玉与耿照作会心一笑，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也不便强留柳姐姐了。但愿后会有期，早早听到柳姐姐的好消息。”

蓬莱魔女听出她语带双关，面上一红，可是她心急如焚，也无暇再与秦弄玉说笑了，当下便道：“太湖之事，有照弟帮忙，又有文大侠等一众豪杰都去，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辛将军那儿，请照弟代我道歉，我不去辞行了。”于是蓬莱魔女便在当日离开江阴。

蓬莱魔女兼程赶路，不过几天工夫，便从江阴来到了当涂县的采石矶，她是怀着重温旧梦，凭吊往日战场的心情，特地选了这个地点渡江。

虞允文的大军早已南撤，采石矶恢复了它从前的面貌——个冷冷清清的渔村。其时金宋两国已经议和，和约虽然未曾签订，长江南北已是恢复了交通，两岸逃避战祸的人家也都陆续回来了。蓬莱魔女并不怎么费力就找到了一只小船送她过江。

时节已是秋尽冬初，长江有着不大不小的风浪。蓬莱魔女倚舷举目，纵览江天，默念老社的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不禁心头怅触，暗自想道：“我除了不似杜甫当年的老病之外，这忧时伤国的情怀却是相同。”

那舟子倒是兴趣很高，口讲指划地和蓬莱魔女谈说当时的战争，说虞元帅怎样在长江火烧敌舰，大破金兵；怎样午夜渡江，奇袭制胜；怎样两军决战，射杀完颜亮等等。好像当时常见的“说书人”一般，向听众讲英雄们的传奇故事，添了不少自己的想象，说得津津有味。他怎知道，在他舟中这个女子，就是当日参与这场大战的巾帼英雄。他所讲的事实，都是蓬莱魔女所曾身经目击的。

蓬莱魔女不禁神驰往事，心中又在默念张于湖吟咏采石矶之捷的“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想起多少英雄血洒长江，如今换来的仍不过是偏安之局。“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心中想道：“多少英雄空有击楫誓中流之心，可惜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思念及此，不觉喟然兴叹，那舟子讲得兴高采烈，见蓬莱魔女却似心神不属的样子，不觉愕然问道：“小娘子不欢喜听这些故事么？”蓬莱魔女道：“不是的。我有我的心事。”那舟子自作解人，说道：“是啊，听小娘子的口音是江北人，这次是战后重返家园吧？但愿你的亲人都还健在。”蓬莱魔女道：“多谢贵言。”

那舟子叹了口气，又道：“可惜中原未复，小娘子回去仍是在金虏管治之下过着苦日子，怪不得小娘子心里愁烦了，其实你可以等大局再安定一些才回去的。我渡过不少客人，但你还是在战后第一个渡江的女子。”

说话之间，忽见一只小船在他们不远之处经过，船头把舵的竟然是个女子。

蓬莱魔女抬眼一看，不由得又惊又怒。原来这驾舟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在长江上两次暗算过她，而在采石矶之战中，又曾给金寇作过向导的那个韩三娘子！

舟子正在说到蓬莱魔女是战后第一个渡江的女子，忽见韩三娘子所驾的这只小船，疾如奔马，破浪而来，不觉愕然，呆了一呆，说道：“咦，这船娘哪里来的？如此本事！老汉撑船撑了几十年，只怕还不如她！她那舟中也是一位女客。嘿，嘿，今天可真是巧了，渡江的全是女子。”

蓬莱魔女刚才只注意韩三娘子，听了舟子的话，仔细一瞧，才发觉舱中也有一个女子的背影，而且似曾相识。

韩三娘子那只小船忽地放慢速度，与蓬莱魔女这只船并头前进，相距约有六七丈之遥。两人打了一个照面，韩三娘子哈哈笑道：“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柳大盟主，今天咱们可又碰上啦！”

韩三娘子不提旧事犹可，一提旧事，不由得蓬莱魔女气上加气，怒上加怒！上一次蓬莱魔女的船就是在这一段江心给韩三娘子弄翻的，送她渡江的王祥、李吉两人，还因此送了性命。蓬莱魔女曾经发过誓为他们报仇的。

此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蓬莱魔女斥道：“贼婆娘，还王祥、李吉的命来！”取出拂尘，迎风一甩，数根尘尾，如箭射出。可惜江中风大，而尘尾不过是根柔丝，打到韩三娘子船上，已经失了准头。可是这几根尘尾还是发出嗤嗤声响，在船蓬上戳了几个小孔。韩三娘子见蓬莱魔女的内功如此厉害，也不禁变了颜色。

韩三娘子船中那个“女客”忽地转过脸来，“格格”笑道：“柳清瑶，你嫂嫂在这里呢！我好歹是你师嫂，你怎可对我的朋友无礼！”这“女客”是“玉面妖狐”赫连清波。

舟子颇有江湖经验，听得她们这些说话，隐隐感到不妙，连忙说道：“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都是一伙的吗？”

蓬莱魔女无暇答这舟子，骂道：“你这妖狐，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

赫连清波笑道：“很好，那就请过来动手吧！嘿，嘿，只怕你力不从心。”

韩三娘子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柳清瑶，你也接接我的暗器。”一扬手三柄飞刀同时掷来，飞刀是份量较重的暗器，在江上交锋，比之蓬莱魔女的尘丝，威力当然是大得多了。

三柄飞刀中有一柄，竟然是飞来所那舟子的，舟子大叫道：“哎呀，你们是女强盗！”蓬莱魔女接了两口飞刀，一纵身又把第三柄飞刀踢落。

赫连清波道：“好俊的接暗器功夫，再接这个！”双手齐扬，十二枚透骨钉乱箭般射到。赫连清波的暗器功夫比韩三娘子高明得多，这透骨钉又是极歹毒的暗器，专打人身穴道。当年秦弄玉的父亲秦重，就是给她用透骨钉暗算，这才误伤在耿照剑下的蓬莱魔女不敢轻敌，就用接下的那两口短刀招架。一阵断金戛玉之声响过，十二枚透骨钉都给她打落。

可是就在她抵挡透骨钉的当儿，韩三娘子转过船头，划到她这只船的后面，觑个真切，对准那舟子的后心，猛地又发出一柄飞刀。

蓬莱魔女腾不出手来给那舟子招架，只听得一声惨呼，那舟子已是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江面。

蓬莱魔女骂道：“好狠的贼婆娘，我不杀你，誓不为人！”韩三娘子哈哈笑道：“柳清瑶，陆地上由你逞能，在水上就由不得你吹大气了！”一扬手又是一柄飞刀，这柄飞刀却并不是向蓬莱魔女掷来的，只听得“■嚓”一声响过，蓬莱魔女船上的那枝桅杆已是给她斩断，风帆卸了下来，这只小船在急流中登时变作无头苍蝇似的，团团打转。

蓬莱魔女大怒，沉住了气，用“千斤坠”的重身法定住船身，猛地把刚才接下的那两柄飞刀反打回去。

这两柄飞刀是蓬莱魔女运足了内力发出的，急劲非常，韩三娘子刚听得暗器破空的呼啸之声，飞刀已经来到。韩三娘子情知不能抵挡，百忙中“卜通”的跳下江中，饶是如此，她露出水面的一片头发还是给飞刀削去。

另一柄飞刀直飞进船舱，赫连清波吓得慌了，她不会潜水，不能似韩三娘子般跳下水去，只好拔剑招架，“　”的一声，剑尖竟给飞刀削断，飞刀余势未衰，插进赫连清波身体，离心房只有数寸之处。也幸亏她拔剑挡了一挡，否则还焉有命在？

虽没丧命，伤得亦已不轻。韩三娘子在水底把船推开十数丈，到了蓬莱魔女任何暗器打不到的地方，这才像落汤鸡般地跳上船来。只见赫清连波已是倒在血泊之中，断断续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韩三娘子伤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心中想道：“我已杀了这魔女的舟子，还何必再去斗她？且让她在这江上自生自灭！”当下给赫连清波敷上了金创药，然后站出船头朝着蓬莱魔女冷笑道：“你姑奶奶没工夫陪你戏耍了，柳清瑶，你别得意，迟早你也要掉下江心喂鱼！说罢，便驾驶小舟，扬帆自去！

蓬莱魔女这才有工夫察看舟子，一探鼻息，可怜这舟子早已是气绝多时了。

心头如同包着一团火似的，蓬莱魔女又气又恨，将卸下的风帆包裹了舟子的尸体，指着江水发誓：“舟子大叔，我知道你死不瞑目，但你不会白死的，终须有日，我要把那两个害人的贼婆娘除去，为你报仇！”

但韩三娘子那只小船早已去得远了，江面上只见一个黑点，渐渐连这个黑点也不见了。摆在蓬莱魔女面前的难题却是如何救自己脱险，渡过长江？

大战之后，长江南北交通虽然恢复，但商旅还是裹足不前，往往三天两日才有一两只小船渡江。偏巧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蓬莱魔女抬眼望去，只见天连水，水连天，辽阔的江面，只有蓬莱魔女这只小船在风浪之中挣扎。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蓬莱魔女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划过长江。

幸亏在最近这半年来，蓬莱魔女因为屡次在水上吃亏，下了决心补救自己的弱点，已经学会了一点操舟的本领，也稍微懂得些水性。当下蓬莱魔女拿起染红了舟子鲜血的篙浆，第一次在风浪之中实习她学来的本领。

可是桅杆已给韩三娘子飞刀斩断，风帆张不起来，这只有名无实的“帆”船失了风帆，非但不能利用风力，反而常给一阵狂风吹得它东漂西荡。蓬莱魔女也未怎样懂得掌握水流的方向，好几次被卷入漩涡之中，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挣扎出来。

蓬莱魔女靠着勇气和毅力支持自己，耐心地和风浪战斗，比一般舟子花多了三倍的时间，终于将小船靠了岸。而且是被水流冲到下游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靠岸的。这时天已入黑，月亮也升起来了。

但毕竟是靠岸了，蓬莱魔女感到异常的喜悦，这是她好几次渡江都未曾体验过的感情，因为这是她自己在艰苦之中靠自己的双手把舵渡过来的。蓬莱魔女吁了口气，心里想道：“那贼婆娘诅咒我掉下江心喂鱼，倘若是在半年之前，只怕就要当真应了她的话了。我是应该学会在水上陆上都能够应付敌人才行。以后我还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之中游泳。”

这时她才感到腹中饥饿，初冬时节，江风吹来，身上也感到一丝凉意。蓬莱魔女是身具内功的人，如今也感到又饿又冷，那当然是因为劳累过度，精神不济了。

蓬莱魔女上得岸来，心里想道：“须得找个人家投宿才行。”偏偏这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蓬莱魔女拖着疲乏的脚步，走了许久，还未找着人家。正是：

战胜狂风和巨浪，女中豪杰渡长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陌路相逢施毒手 敌营隐伏报深仇

蓬莱魔女正在焦急，忽见对面来了一人，帽檐压得很低的，月淡星稀，距离尚远，一时间看不清他的面貌。蓬莱魔女大喜，快步上前，正拟向他问讯，忽地发现这人似曾相识。

蓬莱魔女心头一凛，连忙止步。只见那人把毡帽一揭，露出了庐山真相，哈哈笑道：“师妹，你好啊！别来两月，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呢！”

陌路相逢，冤家路窄。此人不是别个，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

倘若是平常时候碰上他也还罢了，此时蓬莱魔女正是饥寒困顿，恨不得快些找到一个地方躺下去睡它一觉的时候碰上，这可真是大不巧了。饶是蓬莱魔女素来胆大，也不禁“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公孙奇也“哎呀”地叫了一声，说道：“师妹，你形容憔悴，是经不起风浪，生了病么？”

蓬莱魔女强摄心神，嗖地拔出剑来，斥道：“公孙奇，你拦住我的去路，意欲何为？”

公孙奇反而踏上一步，笑道：“啊，对了。你今日是风浪渡江，辛苦了！辛苦了！师妹，你是要找个地方投宿吧？正好愚兄在此处也有个住所，咱们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你就到愚兄下处，暂且歇歇吧！”

蓬莱魔女道：“不要你假惺惺，走开！”

公孙奇又纵声笑道：“走开？你说得这么容易？”

蓬莱魔女把心一横，生死置之度外，淡淡说道：“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吧！”

公孙奇笑道：“这又何必？不过，你既然假装糊涂，我也只好与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咱们虽然有很多过节，但毕竟是师兄妹，我岂能与你兄妹相残？我是怕你遇险，一心一意来寻找你的，好不容易找着了你，怎能容你走呢？你的命我是不要的，我只要你的人！”

蓬莱魔女大怒道：“瞎了你的狗眼，看剑！”

公孙奇一闪闪开，又打了个哈哈，说道：“师妹，你枉为绿林盟主，难道连黑道的规矩都不懂了？”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姑且暂抑怒火，说道：“怎么，你还与我论哪门规矩？”

公孙奇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我不想要你偿命，只要你赔我一个人。”

蓬莱魔女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孙奇大笑道：“这，你还不明白么？你今日做了什么事情，你杀了师嫂，我没了妻子，你不该赔我一个么？嘿，嘿，咱们师兄妹正好亲上加亲啊！”

蓬莱魔女气炸了心肺，厉声斥道：“狗嘴里不长象牙。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抢上去又是一剑！

公孙奇挥袖一拂，用了个“引”字诀，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带过一边，冷笑说道：“你眼中没有我这个师兄，今日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哼，哼！看你还有什么狡计可以逃脱？我非得亲手将你擒了不可！”采石矶大战前夕，公孙奇曾被师妹设计所擒，至今引为奇耻大辱。是以言辞吐露，定要出这口气。

蓬莱魔女已拼着豁了性命，反而镇定下来，一招“春云乍展”，解开了公孙奇那股粘劲，剑锋划了一道圆弧，拂尘也同时挥出，转瞬之间，与公孙

奇对抢了十几招攻势。公孙奇但凭一双肉掌，对付她的两件兵器，一时间竟也占不到便宜。

蓬莱魔女心想：“他说我杀了他的妻子，不知是真是假？那妖狐是受了我飞刀之伤，但当时还没有毙命的，难道回家之后，当真是伤重不治了？若然属实，则我今日纵然死在他的手下，也对了本了。”

激战中，公孙奇蓦地一掌拍出，掌风隐隐带着血腥的气味，冷笑说道：“柳清瑶，我劝你不要倔强了，乖乖地顺从了师兄吧。桑家毒功的厉害你是早就知道的了，这滋味可不好受啊！你要多吃苦头么？”

蓬莱魔女骂道：“公孙奇，你简直禽兽不如！”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一丈开外，先避开他的毒掌。

蓬莱魔女在风浪中挣扎了一天，未曾进过饮食，饶她的内功深厚，毕竟不是铁打的身子，精神已感不支。此时她使出超卓的轻功，公孙奇的毒掌她是避开了，可是脚尖沾地之时，却不禁一个跄踉，险险栽倒。

公孙奇哈哈大笑，扑过来就要点她穴道。蓬莱魔女倏地一个翻身，喝道：“你来吧！”剑尖抖起三朵剑花，疾刺公孙奇胸前的“璇玑”、“玉衡”、“天柱”三处要穴。

公孙奇是个武学大行家，一看就知是厉害非凡的上乘刺穴手法。而且这一路刺穴手法竟是公孙奇前所未见，只知其妙，不懂解法的刺穴功夫。

原来这是蓬莱魔女得自父亲所授，并非师父武功，所以公孙奇不懂。上乘的刺穴功夫虽然也要使用内功，但却不需如使剑运掌那样用力。

公孙奇掌法已到收发随心之境，心头一凛，立即收回。哈哈笑道：“你已是网底之鱼，就让你多挣扎一些时候吧。”

公孙奇有了顾忌，不敢近身缠斗，毒掌也就打不到蓬莱魔女身上。可是他立即改用劈空掌力，在距离十步之外发掌，腥风毒气，仍然是扑鼻攻来。蓬莱魔女气力不济，自不能施展轻功躲避。数十招之后，不觉头晕目眩。

正在危急万分之际，忽听得公孙奇厉声喝道：“什么人？”话犹未了，只见一条黑影，如箭飞来，人未到，掌先发，但那股掌力，却是向着蓬莱魔女打来！

蓬莱魔女正被公孙奇的劈空掌力压得透不过气，忽地又感到一股掌力袭来，不由得大吃一惊。但奇怪得很，这股掌力，虽然力道甚强，却是柔和之极，蓬莱魔女蓦地感到身子一轻，虽然身不由己地给那股掌力推开数步，却蹬时感到呼吸畅通，有说不出的舒服。

蓬莱魔女也是个武学大行家，一怔之后，恍然大悟，原来此人是以极巧妙的内家掌力，一招两用，既替她隔断公孙奇的劈空掌力，同时将她推开数步，使她脱出了公孙奇毒掌所及的范围，免得她遭受伤害。

蓬莱魔女诧异之极，心道：“什么人，竟有如此本领？”她起初还以为不是武林天骄就是笑傲乾坤，哪知抬眼望去，只见是个年约三十左右的身材魁伟的中年汉子，初冬时节，只穿一件单衣，衣衫上有许多补钉，脚蹬六耳麻鞋，似是个流浪四方的叫化子模样。蓬莱魔女看清楚了这人的模样，越发感到诧异,这人似是在哪里见过似的,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的？蓬莱魔女却怎也想不起来！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人已在厉声说道：“你问我是什么人吗？我只是个路见不平，好管闲事的无名小卒，你欺负女子，我瞧不顺眼！”

公孙奇冷笑道：“好，你好管闲事，你要充当好汉，那就与我较量较量

吧！”倏地欺身直进，朝着那人一掌劈下！

蓬莱魔女叫道：“不可与他对掌！”但已迟了，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方已是对了一掌。那人不过身形一晃，公孙奇却已“登、登、登”地接连退了三步。

蓬莱魔女又惊又喜，要知公孙奇的毒掌厉害非常，据蓬莱魔女所知，普天之下，敢天公孙奇硬碰硬对掌的只有她父亲柳元宗一人，除了柳元宗之外，甚至连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那等武功高明之士，也只是另用上乘的武功抵御他的毒掌，决不敢让他的毒掌触着身体的。但如今这人与公孙奇对了一掌，却未见有中毒的模样。

蓬莱魔女仍是忐忑不安，只怕那人是以深厚的内功强自支持，久战下去，就会毒发。心里想道：“此人仗义救我，我决不能弃他而逃。且调养一下精神，也好助他一臂之力。”她刚才所受的只是公孙奇的劈空掌力，身上未曾中毒，但那毒气腥风，却也令她心头作闷，精神难振。

幸亏蓬莱魔女身上有她父亲给她的避毒丹，此丹虽不能解“化血刀”之毒，但蓬莱魔女也并非身上中毒，只是受了腥风毒气的影响，以至心头作闷，以此丹的功效，辟除毒秽，却是绰绰有余。蓬莱魔女服下一颗，立即神清气爽。

蓬莱魔女一面默运玄功，恢复精神，一面抬眼望去，只见公孙奇与那汉子面对面的站立，距离约有三丈之遥。公孙奇横掌如刀，目不转睛地注视对方；那汉子脚步不丁不八，一手握拳，另一掌则横在胸前，也是像斗鸡一般地注视对方。彼此都是一声不响。颇有点“万木无声待雨来”的味道。

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公孙奇左掌使的是“化血刀”，右掌则是“腐骨掌”；而那汉子则是在用“金刚掌”护身。双方都在蓄势待敌，等候时机，不敢先发。

蓬莱魔女心头一震，想道：“公孙奇这两大毒功同时使用，只怕此人不能抵御。”心念未已，只听得公孙奇一声暴喝，闪电般地扑了上去，但见青光一闪，出乎蓬莱魔女意外，公孙奇竟然舍弃两大毒功不用，而是解下围腰的软剑，施展家传的柔云剑法。

原来公孙奇与那汉子对了一掌之后，发觉那汉子的掌力十分雄浑，自己发出的“化血刀”毒功，竟给对方的掌力迫了回来，要不是他已练成了桑家的内功心法，立即护着心房，只怕伤不了对方反而伤了自己。

公孙奇受挫之后，初时本来是想两大毒功同时使用，毙了对方的。但他见那汉子蓄势待敌之际，俨如渊停岳峙，气定神闲，丝毫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不禁又患得患失，踌躇起来，心里想道：“我的毒功还差两分火候，倘若同时使用，虽然可以令得对方防不胜防，但我双掌的力量分薄，假如敌不过对方的掌力，我也势必要受重伤了。这是利害参半的打法，胜负难以逆料，还是不用为妙。”

也幸亏公孙奇患得患失，临时变计，不敢同时使用两大毒功，否则公孙奇固然难免受伤，那汉子的功力不过比公孙奇略高少许，也决难避免中毒。比较起来，还是公孙奇占了便宜的。

如今公孙奇舍掌用剑，那汉子倒是求之不得，公孙奇来得快，他也挡得快，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飞溅，就在那一瞬之间，那汉子也闪电般地拔刀出鞘，一招“龙翔凤舞”，就把公孙奇的宝剑架开，冷笑说道：“好，我就与你再较量较量兵刃上的功夫！”

公孙奇也不禁失声赞道：“ 好一把宝刀！ ” 要知公孙奇所用的软剑乃是可以化作绕指柔的百炼精钢，平时束在腰间，作为腰带，一解下来，就是一把锋利非常的宝剑。但他这把宝剑却削不断对方的刀，碰击之后，双方各无伤损，可见对方也是一柄宝刀，刀质至少不在他的宝剑之下。

引起公孙奇失声赞叹的，还不仅是对方刀质的本身，而且是在另一个意义上，那也是一柄 “ 宝 ” 刀。这口宝刀刀柄上镶

有 “ 猫儿眼宝石 ” ，光华熠熠，只这一颗宝石，就可以价值连城！而那把刀鞘也是镶金刻玉的宝物！这汉子是叫化打扮，使的却是这样价值连城的宝刀，能不引起公孙奇的惊诧？

蓬莱魔女全神贯注看双方拼斗，最初还未曾注意这把宝刀；给公孙奇这一声叫好，才引起了她的注意。可是她除了注意宝刀的本身之外，更注意到宝刀的式样。那是金国贵族通常所佩戴的月牙弯刀。蓬莱魔女不禁疑心大起，“ 难道这汉子竟是金人？是和武林天骄一样、胸中另有抱负的豪杰？ ”

蓬莱魔女所注意的公孙奇也觉察了，略一踌躇，按剑喝道：“ 你是什么人？ ” 那汉子道：“ 你管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我，我知道你！你这通番卖国的败类，敢在这里横行，我就不能饶你！看刀！ ” 蓬莱魔女听他这几句话的口气，又似本身便是汉人，决非金国贵族，否则不会骂公孙奇“ 通番卖国 ”。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难以捉摸。

心念未已，只见剑气如虹，刀光胜雪，双方已在大打起来，越斗越烈！公孙奇身具正邪两大武学名家之长，所用的又是家传绝学的柔云剑法，使来得心应手。这 “ 柔云剑法 ” 顾名思义是擅能以柔克刚，公孙奇再把桑家的“ 大衍八式 ” 运用到剑法之上，威力更增，招数也更为奇诡。是以功力虽然稍稍不及对方，但激斗之下，却反而占了招数的便宜，渐渐抢得了先手，杀得那汉子只能招架。

蓬莱魔女凝神观战，忽地叫道：“ 走坤方转巽位，刺他玉渊穴！ ” 那汉子正被公孙奇的一招奇诡剑招杀得他不知如何招架，一得蓬莱魔女提点，立即依言行事，果然扭转了劣势，反守为攻。

蓬莱魔女自小跟随公孙奇的父亲，已尽得他家的武学真传，对这 “ 柔云剑法 ” 的精微之处，比公孙奇更为熟悉。这么一来，她虽然还未上前助战，却已等于与那汉子联手对敌了。

公孙奇大怒道：“ 岂有此理，柳清瑶，你简直是胳膊向外弯！ ”

蓬莱魔女冷笑道：“ 胳膊向外弯？哼，刚才你还恨不得把我的脑袋斫了呢！ ” “ 快，走离位，转坎位，剑刺天枢，掌击血海！ ” 前一段话是答复公孙奇，后一段话是指点那个汉子。公孙奇又是羞惭，又是气愤，哑口无言。那汉子接连解了公孙奇几次险招之后，更占上风。

激战中那汉子蓦地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看刀！ ” 霎时间刀光大盛，金铁交鸣之际，宛如繁弦急奏。双方都是一沾便即变招，快到极点。连蓬莱魔女这样武学根底的人，凝神看去，也只是见刀光，不见人影！

这汉子用快刀压住了对方，此时已是无需蓬莱魔女再加指点了。蓬莱魔女暗暗赞叹：“ 这闪电般的快刀法，当真是武林罕见的功夫。要不是我亲眼见到，还不敢相信有人会使刀使得这么快的！看来除了几个早已成名的前辈之外，他与武林天骄、笑傲乾坤各具擅长，大可以鼎足而三了！ ”

公孙奇这才知道，对方在刀法上也有他独特的精妙造诣，实是与柔云剑法异曲同工，难分轩轻。刚才即使没有蓬莱魔女的指点，他用这路刀法也未必便会吃亏。

本领相当的对手，所争的只是谁人能占机先。这汉子由于得到蓬莱魔女的指点，占了机先，已是主客势易，杀得公孙奇只有招架之功。

不到一盏茶的时刻，那汉子已是劈出了九九八十一刀！在第八十一刀劈出之际，公孙奇无法闪开，也无暇一沾便即变招，只能硬碰硬接。只听得“ ”的一声，震耳欲聋，公孙奇的宝剑已给他削去了剑尖！

双方的刀剑都是宝物，刀质剑质差不多的。如今公孙奇的剑尖被削，关系不在宝剑不及宝刀，而是因为那汉子的功力较高，而这一路快刀，使到疾处，力贯刀锋，劲道更胜过公孙奇

的柔云剑法之故。

公孙奇毒功无效，如今又折了宝剑，黔驴技穷，哪里还敢恋战。当下撒腿就跑，却还扔下一句门面话道：“ 今日有我师妹助你，暂且让你逞强，终须有日找你算帐！ ”

这虽是“ 门面话 ”，但公孙奇却也是有他的打算，并非徒托空言的。他的毒功还差两分火候，自忖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便可以炉火纯青，到了那时，他就敢于同时运用两大毒功，克敌致胜了。

那汉子冷笑道：“ 很好。我随时等你寻仇。你不寻仇，我也要寻你呢！ ”他因为不知蓬莱魔女有否受伤，也就无暇去追公孙奇了。

那汉子把宝刀插入鞘中，回过头来，与蓬莱魔女行了个见面礼道：“ 柳女侠，你好。 ”蓬莱魔女道：“ 多谢好汉拔刀相助，我没什么，只可惜让那贼子跑了。请问好汉大名。 ”蓬莱魔女越看越觉得此人似曾相识，甚至他那柄宝刀，也好似在哪儿见过似的？心里怀疑不定，想道：“ 他知道公孙奇的来历，又认得我，应该是个熟人。可我怎的想不起来？熟朋友中除了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之外，又哪里还有似他这样武功高明之士？ ”

那汉子道：“ 我姓武，名叫士敦。‘ 士人 ’的‘ 士 ’，‘ 敦厚 ’的‘ 敦 ’。柳女侠不必客气，我也幸亏得你指点，要不然我与公孙奇只怕还未知胜负谁属呢。 ”

“ 武士敦 ”，这可是个陌生的名字，蓬莱魔女大感诧异。人家认得她，她不认得人家。初次会面，又不便盘根问底。正自惶惑，那汉子似是知道她的心思，已在笑道：“ 柳女侠记不起了么？咱们可是会过一面的呢！ ”

蓬莱魔女尴尬笑道：“ 请恕我记性太差，真的是想不起了。不知曾在何处与武大侠会过？ ”

武士敦笑道：“ 就在那边那座山头。两个月前的事情。 ”他

所指的那座山头，正是采石矶大战之时，金主完颜亮扎营的地方。采石矶之战距今也正好是两个月。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叫起来道：“ 哦，原来你就是取了完颜亮首级的那位好汉！ ”当日在那座山头，两军混战，完颜亮中箭坠马，在保护他的金国御林军之中，突然有个军官手起刀落，一刀把他的首级割掉。金国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飞矛掷他，也给他打落。这军官取了完颜亮的首级之后，在乱军中逃得不知去向。战事过后，蓬莱魔女等人都不知道此人是谁，纷纷猜测。

这疑团，至今始解，原来就是武士敦。那柄宝刀原来也是完颜亮的佩刀，当日给武士敦顺手牵羊取了去的。

武士敦道：“ 好汉二字不敢当。那日完颜亮先给你们射下马，我不过补上一刀，侥幸成功而已。 ”

蓬莱魔女道：“ 要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当真想不起呢。武大侠，你先后的装束可是差得太远了。 ”当日取完颜亮首级的是个军官，此刻的武士敦却是个叫化子打扮，不过他的衣裳虽然打了许多补钉，却看得出是件新衣，故意打上补钉的。

武士敦笑道：“ 是么？我也不过还我本来面目而已。 ”

蓬莱魔女道：“ 请问武大侠可是丐帮中人，尚帮主和你是怎么个称呼？ ”蓬莱魔女是绿林盟主，看了他如此装束，已知他定是丐帮的重要人物。

武士敦道：“ 尚帮主正是我的恩师，但不幸已在月前逝世了。 ”丐帮帮主尚昆阳是武林前辈，平生侠义自持，很得同道拥戴。丐帮帮规是只许讨化，不许抢劫的。故此丐帮弟子与绿林中人，一般很少来往。纵有私交，也是各行其是。但虽然如此，由于彼此都是抗金的领袖，蓬莱魔女与尚昆阳也曾互通声气，有点渊源，听得他的死讯，好生叹息。但蓬莱魔女也有点觉得奇怪，心中想道：“ 丐帮最高级的几个大弟子我都认识，虽然不算庸才，但论到武功，却是比武士敦差得太远了。这武士敦又曾

杀了完颜亮，即使只是对丐帮来说，也是功劳极大。照理尚帮主死了，应该推他继任帮主的，难道是因为他在丐帮资历尚浅，丐帮中人格于陈规，所以另选他人么？还有一层，丐帮老帮主逝世及今，未足一月，武士敦也该帮忙新帮主料理帮务才是，何以他却单独一人来到此间？ ”

但蓬莱魔女与武士敦乃是初次会面，却不便去打听人家帮内的事情。而且目前她最想知道的还是武士敦何以以丐帮弟子的身份，却混进了金国的御林军中，杀了完颜亮。当下，蓬莱魔女对尚帮主之死表示了哀悼之后，就问起武士敦这件事情。

武士敦道：“ 咱们边走边说吧。柳女侠你未曾吃过晚饭吧？ ”蓬莱魔女是个爽快的人，说道：“ 我今日在风浪中渡江，几乎整天没有吃过东西，正想找寻食物。你知道附近可有人家？ ”

武士敦道：“ 我在这里有个住处，不过还有一段路程。要是你不嫌肮脏，就把这条羊腿暂且充饥如何？ ”打开了系在腰间的讨米袋，拿出了一条烤熟的羊腿，叫化子弄的烧烤食物，习惯是用烂泥巴包裹，就在田头野外烧起野火，埋在热灰之中弄熟的，和普通烧烤的方法大大不同。所以这条羊腿还沾有剥落的泥污和灰尘。蓬莱魔女笑道：“ 好极了。我又不是公子小姐，哪有这许多讲究？ ”接过羊腿，便撕来吃，吃得津津有味。武士敦见她脱略形骸，也颇为欣赏，心道：“ 怪不得像笑傲乾坤华谷涵那样眼高于顶的人，也为她倾倒。 ”

武士敦道：“ 我本是南阳人氏，父亲是乡下教书先生。金寇攻下南阳那年，我才五岁。爹爹不愿做顺民，带了全家七口跟着一大群难民想要逃过江去。不料中途遇上寇兵，大肆杀戮，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全给寇兵杀死。只剩下我一人，当时被刺了一刀，却未曾死。大约因为我是个孩子，寇兵不怎么注意，未补上一刀。才侥幸留下我一条小命。 ”

战乱中像这样家破人亡之事，几乎是无日无之，“ 寻常 ”得

很的。但在有相同遭遇的人听来，却不禁特别难过。蓬莱魔女心中想道；“我虽然也是家破人亡，自小死了母亲，失了父亲，不知生身父母。但幸而苦尽甘来，今日仍得父女团圆。却是比这武士敦幸运多了。”

武士敦继续说道：“我侥幸未死，后来得一个过路的叫化子救我，给我治好了伤，叫我跟他讨饭。这叫化子是丐帮弟子，我跟了他几年，在一次丐帮聚会之时，他带我拜见帮主，请帮主收录我为本帮弟子。那年我只有八岁，在丐帮中是最小的一个弟子。又过了两年，帮主说我有学武的根骨，这才正式收我为徒。”

“恩师知道我有血海深仇，决意成全我报仇的心愿。要我学金人的生活习惯、言语文字，到了十八岁那年，就叫我假充金人，趁着一次完颜亮招选御林军的机会，报名应试，我故意隐藏了几分本领，免得惹人特别注意，考了个第五名。本来当金国的御林军还要有家世和身份的说明的，好在我恩师交游广阔，在金国的志士之中也有他的朋友，经过恩师的安排，这一关也顺利地通过了。从此我就在御林军中当上了一个小军官。”

“小军官还没有接近完颜亮的机会，这样一当就当上了十年，好不容易等到了采石矶之战，这个机会才等到了手，我手刃了完颜亮，这才发泄了十年来的乌气，报了我忍受了二十三年的血海深仇！”

蓬莱魔女听得眉飞色舞，撕下了最后一片羊腿，喝彩道：“好！你苦心孤诣，终报大仇！如此坚毅不拔的心志，当真是令人佩服！”武士敦黯然道：“我得以报仇，都是靠了恩师的栽培。可惜我带了仇人的首级回去禀报恩师之日，却只能赶上最后一面了。他那时已病得很重，见了完颜亮的首级，一时欢喜过度，哈哈大笑，就在笑声中气绝而亡。”

蓬莱魔女安慰他道：“我记得三年前是令师的七十大寿，他得享高寿，又得见爱徒雪了国恨家仇，如此一死，死无遗憾，他是可以含笑九泉了。但不知是谁继任帮主？”

武士敦眉头一皱，似乎不大愿意谈这个问题，说道：“是我的一位大师兄继任。这位大师兄对我有点小小的误会，也许将来还要请柳女侠帮我一个忙。”蓬莱魔女道：“力之所及，决不敢辞。武大侠请说。”

武士敦道：“此事说来话长。我的住处已经到了。柳女侠不嫌委屈，便请在小处歇脚，容我细道其详。”蓬莱魔女抬眼望去，看到山上的一间石屋，屋中有灯光明亮，蓬莱魔女眼光锐利，还看见屋中隐隐有个人影，竟然似是个女子的背影。

蓬莱魔女压根儿就没想到武士敦的住处会藏有女人，见此情形，不禁愕然止步。要知丐帮虽然不禁婚嫁，但在武士敦的情形却又不同。他十八岁投军，当了十年金国的御林军军官，未曾结婚，一回本帮，又逢恩师葬事，在这一段期间，也不可能结婚。丐帮习惯是不收女弟子的，但这个女子与武士敦同居一处，三更半夜尚自亮灯等他回来，显然关系很不寻常。蓬莱魔女虽然是个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女中豪杰，见此情形，也不由得皱了眉头，心中想道：“难道这武士敦竟是个行为不端的人？”

心念未已，只听得武士敦已在笑道：“柳女侠，今晚真是巧遇之至，你有一位好朋友在我这儿，你想不到吧？”

蓬莱魔女此时也发觉屋中女子的背影似是熟人，一时间却想不起是谁，大为奇怪，正要动问，武士敦早已扬声叫道：“紫烟，你看看是谁来了？”

屋中女子飞跑出来，与蓬莱魔女打了一个照面，两人都是又惊又喜，“啊

呀”一声叫了出来，来不及说话，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两个好朋友意外相逢的兴奋心情稍稍过了之后，那女子道：“柳姐姐，四年不见，想死我了！”蓬莱魔女道：“云姐姐，你也是的，这四年你躲到哪儿，也不来看一看我？”

原来这女子乃是蓬莱魔女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南阳武学名家云仲玉的女儿云紫烟。

她们两人不但是好朋友，且还有过一段特别的交情。四年之前，正是蓬莱魔女开始当上北五省的绿林盟主，威名远播江湖的时候，她的好朋友云紫烟却碰上一个飞来横祸，有一个恶人向她无理纠缠。这个恶人不是别个，就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

公孙奇要迫云紫烟做他姬妾，但却不用强抢的手段，而是到云家公然提出，要云仲玉把女儿送上门来，举行“纳妾”的仪礼的。他并声明，倘不答应，就要一路纠缠，令云家父女无法在江湖立足。这对于久享盛名的武师云仲玉，当然是一个天大的侮辱！

云仲玉父女败在公孙奇的手下，公孙奇限令云仲玉在十天之内，把女儿心甘情愿地送来。云仲玉邀了许多好友与公孙奇拼斗，结果又是败得一塌糊涂。

云紫烟并不知公孙奇是蓬莱魔女的师兄，派了一个师妹，向蓬莱魔女求救。蓬莱魔女匆匆赶来，但也还是迟了一天，过了公孙奇所定的十天期限。

蓬莱魔女惴惴不安，以为云紫烟已给她师兄掳去，即使不然，最少也是受了一场侮辱。哪知云家父女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她，向她道谢之后，说道：“好了，好了，那恶贼已经给人赶跑了，从今之后，他是不堪再来纠缠我们了。但你拔刀相助的高义，我们还是一样铭感于心。”

蓬莱魔女当时听了，大为惊诧，忙向云紫烟询问，是什么人有那么大的本领，能够将公孙奇赶跑。这才知道是一个少年书生，就在那千钧一发之时，忽然不请自来，用一把折扇，把公孙奇打败，要公孙奇立下誓言，从今之后不许再骚扰云家，这才将他放走的。当日的情形当真是险到了极点，公孙奇已经把云家邀来助拳的亲友全部打伤，云仲玉也正要横剑自刎了，要是那书生来迟一步，真是不堪设想。这书生打败了公孙奇之后，仰天大笑，也跟着走了。云家父女还来不及问他的姓名，事后云家的一位朋友，因为曾听过一位老前辈谈过笑傲乾坤的行迳，这书生所用的折扇、年貌，以及潇洒不羁的风度，样样都与那位老前辈所说过的笑傲乾坤相符，这才猜想到定是笑傲坤华谷 涵。

蓬莱魔女第一次听到笑傲乾坤华谷涵的名字，就是从云紫烟口中说出来的。

如今蓬莱魔女在一别四年之后，与好友意外相逢，想起四年前的旧事，当年她还是初次知道有华谷涵其人，而今则已是心心相印的知己，自己也正在为着寻觅他的下落而奔走风尘，思想起来，不禁心间怅触。同时蓬莱魔女也恍然大悟，问道：“你们来到此间，可是为了追踪公孙奇这恶贼？”

云紫烟道：“不错。正是因为丐帮弟子发现了公孙奇的行踪，我要武大哥来给我报仇的。柳姐姐，想不到这贼子是你师兄，但你好几次要大义灭亲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我早已不把这贼子当作师兄了。我此次北归，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去禀告恩师，请他处置这个逆子的。不过公孙奇

如今已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本领亦已是今非昔比了。”

武士敦说了刚才和公孙奇动手的情形，云紫烟听说公孙奇已经逃跑，也不禁大叹可惜。

蓬莱魔女笑道：“你们知道了我的情形，我还未知道你们的因果呢！云姐姐，你瞒得我好苦，一直不让我知道你有这一位武大哥。你们是几时‘孟光接上了梁鸿案’的？”

云紫烟面上一红，说道：“姐姐别取笑，我们也正有为难之事呢。进屋子去再说吧。”

云紫烟也是个性情豪爽的女侠，虽然难免有点害羞，但仍是把他们之间的事情，毫不隐瞒地向蓬莱魔女说了。

原来他们是同邑人，而且两家还是邻居。云紫烟的父亲是名武师，武士敦的父亲是乡下教私塾的先生，两人虽是一文一武，倒是意气相投，甚为相得。武士敦比云紫烟年长三岁，武士敦家破人亡那年，武士敦五岁，云紫烟才是两岁。

两家在战祸之中失散之后，经过了十三年，云仲玉才打听得武士敦的下落，知道他做了丐帮帮主的弟子。

云仲玉是武林名宿，与丐帮帮主尚昆阳同一辈份，颇有交情。有一日听得尚昆阳说起他最得意的“关门弟子”是南阳人氏，云仲玉心中一动，叫来一认，果然是故人之子。

云仲玉见故人之子已经长大成材，当然大为高兴，想起往日与他爹爹的交情，又怜悯他家破人亡的遭遇，遂起了将女儿许配于他之意。自此之后，云家父女时常来探望武士敦，在云仲玉有意安排之下，两个少年人日益亲近。那时云紫烟正是年方十五，情窦初开，对这位本领比她高强得多的“武大哥”极为崇拜，和他在一起就觉得开心。也许她还不懂得这就是爱情，但在别人眼中，他们早已是情投意合的“小两口子”了。

云仲玉曾经几次向尚昆阳提起给他们定亲，奇怪的是尚昆阳反而诸多推搪。直到有一天，云仲玉酒后发了怒气，质问尚昆阳是否认为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的爱徒？其时别无旁人在座，尚昆阳这才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原来尚昆阳已经安排好了，武士敦就要趁今年金国招选御林军的机会，冒充金人，前往投军，以便伺机刺杀金国的皇帝，报家国之仇的。但武士敦此去，成败未可知，甚至能否活着回来，亦属渺茫。而且即使能活着回来，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尚昆阳是为了怕误了他女儿的青春，这才推搪婚议的。

云仲玉听了大为感动，更决意要定这门亲事。当下两个老人就把女儿、徒弟叫来，由尚昆咱与他们说个明白，问他们的意思。尚昆阳是怕只由父亲作主，事后女儿或有后悔。哪知云紫烟年纪虽小，深明大义，又加以一向崇拜、爱慕这位“武大哥”，所以反而比她父亲还要坚决，事关终身大事，她也顾不了害羞，当场就发下誓言，誓等武士敦回来，非武士敦不嫁。武士敦感于他们父女之诚，于是这件婚事遂定夺了。

但武士敦混入金国的御林军中，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此事在丐帮之中只有帮主尚昆阳和另外一位长老知道，丐帮之外，就只有云仲玉父女知道了。云家父女当然要守口如瓶，云紫烟也不敢让外人知道她的这位未婚夫。即使是对着最知己的朋友如蓬莱魔女者，她也不敢吐露半句。

自从武士敦投军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到了第六年，发生了公孙奇迫害他们父女的事情，事情过后，云仲玉一气成病，第二年就病死了。

云紫烟不愿留在伤心之地，同时也怕公孙奇再来找她麻烦，遂离开家乡，到峨嵋山跟她师父无相神尼，深造武功，再学了三年之后，这才回来的。她回来之后不久，恰巧武士敦也大功告成，刺杀了完颜亮，回来找她了，两人一别十年，至此方才重见。正是：

历劫了无生死念，经霜方显傲寒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青衫忍湿英雄泪 黑手高悬霸主鞭

蓬莱魔女听了他们这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又是感动，又是喜欢，感动的是他们相爱的坚贞，喜欢的是好友终身有托。当下笑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你们等待了十年，如今已是苦尽甘来了。我也就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啦。”

云紫烟双颊晕红，却苦笑道：“哪里就谈得到这个？柳姐姐，你不知道武大哥他正有为难之事呢。”

蓬莱魔女道：“武大侠，照你们的帮规，你是要为恩师服孝一年吧？十年都已经过了，那也不在乎多等一年了。”宋代崇尚儒家，很讲究葬丧之礼，儒家对于父母，是要守三年丧礼的。武林中人，父母与师父的地位相等，但丐帮注重“心丧”，却不似儒家之讲究表面形式，不过也多少受了当时习俗的影响，所以师父死了，规定弟子要服孝一年，一年之内，不许婚嫁。蓬莱魔女正在与云紫烟谈到她的婚事，只道她是有着这种心事，故此随口将她打趣。

云紫烟红了脸道：“柳姐姐，我是和你说的正经事儿。这件事情，对于武大哥来说，比我们婚姻之事，更重十倍！”在知己面前，云紫烟一着急，也就顾不得害羞，坦率地说了出来，也不避忌“婚姻”二字了。

蓬莱魔女听她说得这样郑重，倒是不禁有点惊愕，连忙问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武大侠看得这样紧要？”

武士敦叹了口气。说道：“柳女侠，你提起我的恩师，我是有苦说不出口。我、我已经不是丐帮的弟子了。”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你离开了丐帮？”

武士敦道：“不是我自己离开的，我身受师父大恩，怎能离开丐帮？我、我是给逐出本帮的弃徒！”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道：“这却为何？”

武士敦道：“我带了完颜亮的首级回来禀告恩师，恩师死后，大师兄未曾接任帮主，就在灵堂之内，宣告将我逐出丐帮。”

蓬莱魔女惊愕不已，连忙问道：“这是什么道理？照理说，你杀了金国皇帝，这是一个极大的功劳，丐帮应该立你为帮主才是，怎能反而将你驱逐出帮？”

武士敦苦笑道：“问题就出在完颜亮的首级上。”

蓬莱魔女道：“我越听越糊涂了，完颜亮的首级有何不对？”

武士敦道：“不是完颜亮的首级不对。是因为丐帮之中，从没有一个人见过完颜亮的，谁也不能分辨是真是假。大师兄说我是不知从哪里胡乱取来的一个首级，诳报功劳，意图欺骗本帮，掩饰自己的罪过！”

蓬莱魔女道：“还有什么罪过？”

武士敦道：“我在金国御林军中当了十年军官，这都是奉了师父之命，也是由我师父安排的。但帮中上下，却没人知道我是负有秘密任务，只知道我是做了金虏的官。大师兄因此给我加上了一条天大的罪名，说我是贪图富贵，背叛本帮。如今看到金国战败，完颜亮战死，一看大势不好，这才捏造功劳，用假首级冒充是完颜亮，回来行骗。”

蓬莱魔女道：“你回来的时候，不是见过你师父的么？当时有无旁人？”

武士敦道：“当时大师兄也是在场的。但师父见了完颜亮的首级，就笑

死了。他安排我去刺杀完颜亮这个秘密，他并没亲口说出来。”

蓬莱魔女道：“但你师父当时的态度，已足以证明你不是叛徒。要不然他早已叫人将你拿下了，还会那样高兴么？”

武士敦道：“话是不错，我也曾据理力争。可是师父当时是在病中，大师兄说师父病中神智不清，相信了我的假话，这才高兴的。而他则因我从前是最得师父宠爱的徒弟，他虽然知道我拿来的是‘假首级’，但也因师父是在病中，所以不愿当面戳破，以致师父伤心。总之，说来说去，师父既没有亲口证实我是奉命而为，我也拿不出别的人证物证，他们就不能相信我，始终认为我做了金虏的军官，就是贪图富贵，背叛本帮。只把我驱逐出帮，已经是格外宽容了。”蓬莱魔女道：“你帮中不是还有一位长老，知道此事的么？”

武士敦叹口气道：“这位长老倒是还在世上，只是亦已年老多病，似乎有点神智不清了。我的大师兄去问他，说了半天，他却记不起当时是否曾有此事，结果还是不能证实。”

蓬莱魔女大起疑心，心里想道：“这样重大的一件事，即使如何老得糊涂，也不会忘记的。莫非其中另有别情？”

武士敦道：“知道这个秘密的，除我这外，只有四个人。帮内是帮主和长老，帮外就是紫烟和她的父亲。帮主和紫烟的父亲已经死了，长老不肯作证，剩下一个紫烟，帮中许多人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子，未婚妻子当然不能当作证人！”

蓬莱魔女道：“你的大师兄是风火龙吧？从前我也见过一面的，只是不大清楚他的为人，还正派么？”

武士敦道：“大师兄一向的行事倒是公正平直，颇得帮众拥戴的。”

云紫烟目光中流露出求助的神情，望着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却在低首沉思，一时没有说话。

云紫烟道：“柳姐姐，你是有要事在身吧？”蓬莱魔女道：“云姐姐，你别误会我是藉口推搪。武大侠砍下完颜亮的脑袋，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莫说他是我的姐夫，即使是个素昧平生的人，我知道了他的这个冤枉情事，也该义不容辞地给他作证。但就只怕我单独去会他的师兄，也未必有用。”

云紫烟道：“柳姐姐，你是北五省的武林盟主，一言九鼎，风火龙可以不相信别人，难道还能不相信你吗？”

蓬莱魔女道：“这里面有一层顾忌，丐帮与绿林素来是各行其是，很少往来的。正因为我是绿林盟主，若是由我出头作证，只怕反而惹了嫌疑。”

云紫烟一时不解，问道：“什么嫌疑？”

蓬莱魔女道：“有一句话不知我该不该说？”

武士敦眼睛一亮，说道：“莫非柳女侠怀疑我的师兄……”

蓬莱魔女道：“不错。依我看来，只怕风火龙是蓄谋将你陷害，立心逐你出帮的。因为你杀了完颜亮，这是不世奇功，若然他不一口咬定首级是假的，给你加上个叛帮求荣的罪名，恐怕丐帮的弟子，就要拥戴你做帮主了。”

武士敦本是个精明干练的人，要不然他焉能混在敌人心脏的御林军中，十年没有出事？蓬莱魔女所怀疑的他也早已想过了，不过他不忍说出来而已。他这个大师兄，除了贪图权位之心较重之外，别的行为倒没有什么不端之处。为了顾全大局，武土敦也是不愿引起丐帮的分裂的。

蓬莱魔女接着说：“所以若是由我出头作证，只怕风火龙更要犯疑，说

是武大侠要请绿林撑腰，谋夺帮主之位。而丐帮又是一向提防绿林中人插手管他们帮中事务的。”

武士敦叹口气道：“其实我决无要当帮主之心，只是想洗此不白之冤，得以重回丐帮，报丐帮对我的深恩而已。”

蓬莱魔女道：“若要洗此不白之冤，必须当众表白。我意欲邀请当日在场目击的人，包括武林中的老前辈，以及在江湖上久负盛名的侠义之士，都来给你作证。但不知你们的丐帮大会，何时召开？”丐帮惯例，接任的新帮主必须召开一次大会，在会上由长老正式宣布，通过这个仪式，新帮主才算得本帮公认，而新帮主就任之后，也需要重新分配本帮职务，故此蓬莱魔女有此一问。

武士敦道：“我被逐出帮，帮中事务，不复与闻。但事有凑巧，前几天我碰见一位远地来的本帮弟子，与我从前十分要好的，他尚未知我已被逐出帮，透露了一点风声。但我却只知地点，不知日期。”

蓬莱魔女问道：“什么地点？”

武士敦道：“首阳山上。”

蓬莱魔女有点诧异的神色，道：“什么？就是凉州境内的首阳山么？”

武士敦道：“不错。据那位朋友说，帮中已有通告，凡是五袋以上的弟子，都要到首阳山聚会。那日我在路上遇见他，他还问我是不是要到首阳山的呢？这位朋友是七袋弟子，在一个偏僻的边城当舵主，是十年以前从总舵调去的。他还未知道我混入金国御林军中的事情，以为我最少也是五袋以上的弟子了，故而有此一问。我不想骗他，坦白地告诉了他，我已是本帮的弃徒。他倒是相信我的，很为我叹息了一番，可是格于帮规，他知道我被逐出帮之后，当然就不再告诉我聚会的日期了。”

丐帮的所谓几袋弟子乃是用来区分级别的，五袋以上算是高级。天下的叫化子不知几十百万，所以丐帮“大会”只能由五袋以上的弟子参加。

蓬莱魔女道：“奇怪，为什么要定在首阳山上？你可想得到其中原故？”

首阳山在今甘肃省陇西县西南，乃是商朝遗老伯夷、叔齐隐居的地方，他们因为商亡之后，不肯降周，“不食周粟”，故而到首阳山上采薇（一种野菜）过日的。山下有个“采薇村”，正就是如今蓬莱魔女的师父公孙隐隐居的地方。

首阳山地处西陲，交通不便，按说丐帮的大会应该在中原举行才是。如今新帮主要远远地跑到首阳山去召集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个丐帮大会，未免令人觉得出乎常理之外。

武士敦道：“我见弃本帮，不便再问其中原故。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是有意挑选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避免金虏的耳目吧。”

蓬莱魔女心中想道：“我师父隐居采薇村，与外界隔绝多年。丐帮到他那儿举行大会，想来只是一个巧合，大约不至于和他有甚关连？”蓬莱魔女本来是要回去见她师父的，因此丐帮大会在首阳山举行，对她来说，却是最好不过，她可以不用耽搁时间，两桩事情都可以在一处来办。而且在师父之处还可能见着她的爹爹。这两位老人虽然在江湖上消声匿息多年，但在二三十年前，却是名震武林的泰山北斗，提起他们的名头，丐帮中老一辈的料想人人知道，而且她的爹爹也是当日曾目击武士敦砍下完颜亮首级之人，正可以请他们两位老人家同赴丐帮之会，给武士敦说情、作证。

当下蓬莱魔女把她的计划说了出来，说道：“我现在就赶往首阳山，沿

途我还可以传绿林箭，邀请当日在采石矶之战的许多位义军领袖、江湖上成名的英雄都来给你作证。总可以给你洗刷这不白之冤！”

武士敦一揖到地，说道：“柳女侠，多谢你鼎力帮忙，大恩不言报，我武士敦只有铭记于心了。”

蓬莱魔女连忙还礼，说道：“今晚，不是你拔刀相助，我早已遭了公孙奇这贼子的毒手了。”武士敦道：“柳女侠，你在路上有事要办，我是丐帮弃徒，也不便早去赴会，另外我与紫烟也还有一点私事要料理，大约要迟两天才动身。”

蓬莱魔女道：“好，那么你们到了首阳山之时，可先到山下的采薇村找我。村头有一家人家，门前有一棵大树的，那是我师父的隐居之所。”

云紫烟道：“哦，原来你的师父就是住在首阳山下的，那真是最好也不过了。”这不是寻常的客套说话，要知武士敦已被逐出丐帮，失去了参加丐帮大会的资格，倘若冒昧前往，只怕要给新帮主轰他下山。如今在山下有个落脚之处，又可以仰仗公孙隐之力，先作疏通。随着公孙隐上山，那就方便多了。他之不敢提前赴会，也是怕在路上碰到太多的丐帮弟子，倘若不予谅解，很可能把他赶回。所以宁可落后两天，等待帮中较重要的人物都走了之后，他才随后赶去。

武上敦谢过了蓬莱魔女，笑道：“你们姐妹久不见，也该让你们叙叙体己的话了。我去找点食物，准备柳女侠明早动身。”

武士敦走后，蓬莱魔女笑道：“你这位武大哥对你真是体贴。”

云紫烟道：“对了，咱们是该叙些体己的话儿了。柳姐姐，你有了合意的人没有？”

蓬莱魔女双颊晕红，说道：“没有。”

云紫烟笑道：“你别瞒我，我都已知道了。我们前几天才见过了笑傲乾坤华谷涵呢！”

蓬莱魔女禁不住冲口便问：“真的？他说了什么来了？”心想：“华谷涵与云紫烟不过一面之交，难道就会把心事向她言说？”

云紫烟道：“原来华大侠和武大哥还是好朋友呢。那一日我们在路上碰见他，他们两人打了一个照面，突然哈哈大笑，就打起来！”蓬莱魔女诧道：“好朋友怎么见面就打？”

云紫烟道：“当时我也奇怪，也还未知道他们是好朋友，我就上去与华大侠相认，劝他们住手。华大侠哈哈一笑，说道：‘小武，你的本领可是大大的长进了呵！’武大哥也笑道：‘彼此彼此，都不用客气。咱们隔别了十年有多，打起来还是平手。’

“后来我听他们叙旧，这才知道华大侠的父亲生前和尚帮主乃是知交，他们二人小时候曾有一段时间常常见面，也常常闹着玩打架的。可惜我从前不知道他们有这段交情，华大侠也不知道我与士敦订有婚约。那次华大侠救了我们父女，我还未曾向他道谢呢。”

蓬莱魔女道：“武大哥可曾和他说起丐帮之事？”

云紫烟道：“华大侠已经知道尚帮主去世的消息。武大哥告诉他如今已经不在丐帮，华大侠只是哈哈一笑，淡淡说道：‘不做丐帮的弟子又有什么打紧？不一样可以行侠仗义么？何须如此烦恼？好，咱们谈别的事情，恼人之事，再休提起！’他非但没有问武大哥何以被逐出帮的原因，还把他的话头也打断了。武大哥当然也不便再提啦！”

蓬莱魔女心中起了一阵疑云，暗自想道：“这可不大似华谷涵的平日为人。”

云紫烟接着说道：“当时武大哥也有点尴尬，但事后推想，华大侠多半是已经知道了他被逐出丐帮的原因，对他也是相信的；可是一来因为华大侠不是当日在场之人，与你不同，你可以作证，他是不能作证的。二来丐帮的事情，也不容毫无关系的外人干涉。华大侠自忖帮不上忙，就只好不谈此事了。而武大哥当时要告诉他这件事情，不过因为彼此份属知交，这才谈起，倒也并无向他求助之意。”

武士敦那样的推想当然是合情合理，可是蓬莱魔女仍是不能尽释所疑，心里想道：“华谷涵一向是个喜欢打抱不平的热心人，从前他和云家父女素不相识，也曾帮了他们的大忙，把云姐姐从公孙奇的魔爪之下救出。如今是他的好朋友遭了不白之冤，何以他反而漠不关心？即使帮不上忙，也应该代想办法，却怎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莫非他另有打算，未到时机，不便先说？”

云紫烟笑道：“他没有再问丐帮的事情，倒是问起你来了。”

蓬莱魔女心头一跳，道：“问我什么？”

云紫烟道：“他已经知道你我的交情，问我有没有你的消息。我看他对你这样关心，也就猜想得到你们的交情非同泛泛啦。”

蓬莱魔女心道：“原来如此。我道华谷涵怎能与他们一见面，就把心事向他们诉说呢？原来是云姐姐听言察色，猜想到的。”她给云紫烟套出了她心中秘密，虽然以她们姐妹般的交情，让云紫烟知道也没什么，但在云紫烟含笑注视之下，也不禁羞红了脸。

云紫烟接着说道：“他听说我自从那次之后，就没有和你再见过面，也不知道你任何消息，很是失望，后来就走了。”

蓬莱魔女道：“他可有说他上哪儿？”云紫烟道：“他说他是去阳谷山光明寺。他还告诉我们，说是你有可能在这十天之内渡江北返，请我们代为留意，要是碰上了你，或知道你的行踪，就叫我们代为传送这个消息，让你知道他的去处。”蓬莱魔女听了这个消息，不觉又是颇感意外。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据东海龙所说：华谷涵与他分手之时，曾对他说明是要去找我的师父的，怎的又临时改变了主意了？”

阳谷山光明寺的方丈明明大师是蓬莱魔女父亲的老朋友，他们父女分手之时，她父亲也曾吩咐过她，说是他要先往光明寺，再赴采薇村，若他女儿北归之时，可以先到光明寺打听他的行踪，顺便拜访前辈高僧。阳谷山在山西，首阳山在甘肃，相距一千多里，但却是在一条路上。蓬莱魔女心想：“莫非华谷涵也已知道了我父亲的行踪，急于先去会他？但他一直是在王宇庭的义军之中，半个月前才离开的，他又怎能知道我父亲的消息？他又何以不逕赴采薇村等我父亲？明明大师生平足不出寺，不是爹爹说起，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前辈高僧。难道华谷涵与他也是忘年之交？”

不过更感意外的却是，华谷涵要云紫烟把他的行踪告诉她。当日华谷涵是负着气离开她的，后来蓬莱魔女从东海龙口中知道，华谷涵曾在路上遇见武林天骄的姐姐慧寂神尼，慧寂神尼拉他到路边说了一些话。说些什么，东海龙不知道。华谷涵就是在碰见慧寂神尼之后，才决意渡江北上的。猜想也许与慧寂神尼这一席话有关。不过，华谷涵却没有要东海龙代传消息，甚至他在东海龙面前，从没提过她柳清瑶的名字。

蓬莱魔女感到意外，也感到喜悦，这件事情表明了华谷涵心上还牵挂着她，而且也谅解她了。要不然以华谷涵的骄傲，绝不会先向她表示愿与她相晤之心。

云紫烟似乎猜到她的心事，笑道：“我看华大侠对你很是有心，你怎么样？你们两人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不要错过姻缘了。”

蓬莱魔女双颊晕红，低声说道：“还远着呢，哪里就谈得到这个？”想起云紫烟与武士敦虽然好事多磨，但却比她的情况单纯得多，心中不无感慨。

第二日一早，武士敦打猎回来，三人饱餐野味，武士敦又送了一袋干粮给蓬莱魔女，准备她在路上找不到人家之时食用，蓬莱魔女与他们约好在采薇村见面，便分手了。

蓬莱魔女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决意要帮武士敦的忙，但她却抽不出空先回山寨。她想起宋金刚家住六合县（今安徽省境内）西乡，靠近金江北岸，宋金刚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又是当时的一路义军首领，曾参与采石矶之战，便兼程赶路，先去找他。

百多里路程，蓬莱魔女无须在路上施展轻功，惹人注目，只是稍微加快脚步，当日天未入黑，便赶到了，宋金刚见她突如其来，又惊又喜。

宋金刚说道：“柳女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大伙儿都在盼望着你呢。你这次可以往个三五天吧？桃兄弟、卫兄弟他们都是在附近一带的，比较住得远的是韵二哥，也不到三百里路程，如果你可以住个三五天，我就马上派人请他们来和你见面。”

蓬莱魔女笑道：“对不住，我马上就要走的。但你所说的这几位兄弟，我也正要你去替我知会他们一件事情。”

宋金刚道：“好的。但你总要喝一怀茶才走吧。请进里面说话。”宋金刚是个江湖豪侠，见蓬莱魔女行色匆匆，也就把一切客套的说话令都免去，开门见山地便问她因何而来。

坐定之后，蓬莱魔女说道：“我是想请你代约一些朋友，前往首阳山聚会。其中有些是江湖好汉，有些是绿林豪杰。江湖好汉方面由你具名发出英雄帖；绿林豪侠方面，请你代我传绿林箭。这件事情，待大伙儿在首阳山见面之后，我再详谈。你总可以相信我吧。”

宋金刚是一庄之主，手下有数百壮丁，几十匹好马，邀人之事，交给他办，正是最好不过。但因为此事涉及丐帮内部废立之事，蓬莱魔女不愿引起太多的猜疑，所以需要暂时保守秘密。

宋金刚哈哈笑道：“盟主言重了。你的吩咐，我自当遵办。只不知你要邀请哪一些人？”宋金刚并非绿林中人，但因他是曾受过蓬莱魔女指挥的一路义军领袖，故而以下属自居。他也深知江湖上有许多禁忌，蓬莱魔女既然这样说，他也不便多问，当下取来纸笔，便记下蓬莱魔女所说的那些人名字。

蓬莱魔女看过名单无误，说道：“首阳山下有个采薇村，村里有一家人家，门前有棵大树，那是我师父公孙隐所居之处，你通知他们，先在那儿会齐。”

宋金刚大为欢喜，说道：“原来令师公孙前辈就住在那儿。我在二十年前曾有幸见过他一面，也曾受过他的恩惠的。如今正好趁此机缘去拜见他。柳女侠还有什么吩咐吗？”

蓬莱魔女道：“不敢。我想知道一些别后情形，你们各路义军怎样安置了的？你可以扼要告诉我么？”

宋金刚叹口气道：“金宋如今正在谈和，义军得不到王师的支援，只好暂时遣散，各自回家务农，以求生计。但还是互通消息的，如果你们绿林豪杰要几时再举义旗，盟主你只须派个人来传令，我一定再集义军，执鞭随蹬！”

蓬莱魔女道：“这个待咱们会齐以后再作商量，还有什么消息么？”

宋金刚道：“没有什么大的消息。只是我前两天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从这里经过。”

蓬莱魔女问道：“是什么人？”

宋金刚道：“柳女侠，你还记得在采石矶之战中，对完颜亮倒戈却转过来帮助咱们的那个金国贝子吗？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武林天骄，在金国百姓之中最受崇敬的一位英雄。战事过后，我才打听到的。”

宋金刚一点也不知武林天骄与蓬莱魔女的关系，还怕她不知道武林天骄是谁。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又惊又喜，问道：“你所说的前两天碰上的那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武林天骄么？”

宋金刚道：“不错。那日我在屋后的山上教几个徒弟练习轻功，忽然发现一人一骑，从山下经过。我首先注意的是那匹马，真是一匹人间罕见的骏马，最初发现之时，估计总在六七里之外，从山顶望下去，只见一个黑点，转瞬之间，便似旋风般的疾驰而来，不到一盏茶的时刻，就从山下经过了。我这才看得清楚，就是那日曾和你一同作战的那个武林天骄。他虽然是金人，但也是金国反抗暴政的志士，我认为是可以作咱们的朋友的。当时我就想叫住他，与他结识。可是又觉得冒昧了些，正自踌躇，他那匹马已经去得远了。”

蓬莱魔女道：“是向着哪个方向走的？”

宋金刚道：“是向着江边走的。这两天我叫门人留意，可还没发现他，也不知他回来了没有？”

蓬莱魔女道：“既然没有发现他，那也就算了。以后总还有机会可以相识的。”

蓬莱魔女说得很平淡，心里却是起了一阵波动。她从前的习惯，每逢想起了笑傲乾坤，就会连同想起了武林天骄，直到她暗自决定了终身大事，决定了只把武林天骄当作她的一个知己朋友之后，武林天骄在她心中的地位才比不上笑傲乾坤，对他的思念也就稍减了。可是武林天骄毕竟还是一个她最知己的朋友，因之听到他的消息，自是分外关心。心里想道：“不知他是否要渡江寻我？当日他为了避嫌，是决意不再见我的了。若他还愿意见我，那一定是他已经与笑傲乾坤先见了面，两人已言归于好，彼此谅解。噫，也许他根本就不是来寻找我的，我胡思乱想作甚？唉，我只盼他与赫连清云能成为鸳侣，与我们永远保持友谊。”蓬莱魔女心中的“我们”不用说就是包括了笑傲乾坤的，想至此处，双颊不觉微晕。

宋金刚当然不知道蓬莱魔女这些心事，当下说道：“柳女侠说的是。反正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消息，让他过去也就算了。结识武林天骄之事，以后再找机会也还不迟，但因此提醒了我另一件事。”蓬莱魔女道：“你又想起了什么事了？”宋金刚道：“柳女侠，你没有坐骑，赶路很不方便，我想送你一匹，虽然比不上武林天骄的坐骑，也还可以将就使用的。”

蓬莱魔女性情爽朗，与宋金刚也用不着客气，便即笑道：“白天在路上是不便施展轻功，我正想找匹坐骑代步呢。你肯送我，那是最好也不过的了，好，我就领你的情啦。”

两人分手之后，蓬莱魔女骑上宋金刚送她的坐骑，继续赶路，宋金刚说

的“ 可以将就使用的坐骑 ”，其实已是千中挑一的骏马。这一天功夫，就跑了三百多里。

一路上果然碰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叫化子，但品级最高的也不过六袋弟子，蓬莱魔女与丐帮甚少往来，所认识的不过是几个首脑人物，路上碰上的这些叫化子，也不知道她就是名震江湖的绿林盟主，虽然见她腰悬宝剑、背插拂尘，一个年轻女子，单骑独行有点奇怪，但丐帮弟子，走遍天下，什么奇怪的人物没见过，倒也没有特别在意，双方各走各，蓬莱魔女自顾赶路，也没有和他们搭讪。

这一日她正在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马疾驰，忽听得前头有厮杀的声音，走近去一看，只见有三个金国武士与两个老叫化在草原之上浴血激战，地下有五具尸体，三具是丐帮的，两具是金国武士的。那两个叫化子身上都受了好几处创伤，就似两个血人一般，眼看就要支持不住。

蓬莱魔女义愤填膺，厉声叫道：“ 金狗休得行凶！ ”飞骑便冲上去。其中一个光头武士，突然回过头来狞笑道：“ 好呀，原来是你这个魔女又来多管闲事，我正要找你算帐！来，来，来！咱们再来较量，分个强存弱亡！ ”

这武士不是别人，正是完颜亮从前的国师金超岳。

金超岳与蓬莱魔女曾经两度交手，第一次蓬莱魔女因得武林天骄的暗助，打败了他；第二次就是三个月前在飞龙岛上的那一战，两人不过斗了十数招，蓬莱魔女的父亲柳元宗就替下女儿，一掌将金超岳打成重伤。是以采石矶之战，金超岳还在养伤期中，未能参加。但他也因此幸而逃了一条性命。

金超岳养伤三月，早已恢复如初。他与蓬莱魔女仇深似海，如今狭路相逢，一见蓬莱魔女单骑独行，并无她父亲陪伴，登时放下了心，决意要报前仇，立即便来迎战蓬莱魔女。

可是金超岳也没有放过那两个老叫化，迎战之前，反手一掌，用到了八九分的功力，先把那两个老叫化打得重伤倒地。

蓬莱魔女大怒，嗖的飞身下马，拂尘一扬，发出她独门暗器，把十几根尘尾当作梅花针，向金超岳那两个伙伴射去。那两个武士此时正在要制服那两个已经重伤倒地的乞丐。金超岳发出了一记劈空掌，荡开蓬莱魔女的暗器。可是也还有一个武士给她的尘尾射进了穴道。

那两个老叫化功力甚高，虽受重伤，尚未断气，趁此时机，突然双双跃起。给蓬莱魔女射中穴道的那个武士正在摇摇欲坠，瘦的那个老叫化一扑上去，一把将他箍住，五指如钩，已是紧紧叉住他的喉咙。蓬莱魔女正想叫道：“ 留活口！ ”话未出口，只听得“ 　 ”的一声，胖的那老叫化子与另一个武士撞个正着，双方都是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动也不能动了。

金超岳反手一掌，意欲把那个瘦的老叫化打死，以解同伴之危。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亦已飞身赶至，出手如电，唰的一剑，疾刺金超岳胁下的“ 魂门穴 ”。金超岳迫得移转掌力，先解蓬莱魔女的剑招，双方都是不由自主地退后三步，避开对方的锋芒。

被叉住喉咙的那个武士，喉头发出咕咕几声响，两眼翻白，寂然不动。叉他喉咙那个老叫化发出一声裂人心魄的厉笑，说道：“ 我也总算对了本啦！”笑声中双手仍然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却已跟着倒下去了。

草原上就只剩下了金超岳与蓬莱魔女两个活人，金超岳狞笑道：“ 好，他们都死了倒也干净，咱们可以免受干扰，来，来，来！你我也来决个你死我活！ ”狞笑声中，双掌一圈，疾的拍出！

金超岳练的是“阴阳五行掌”的功夫，一掌拍出，登时寒风挑地，冷意沁肌。蓬莱魔女拂尘一挥，也带起了一股劲风，反而向前迫近了两步。金超岳心头一凛，想道：“这魔女的功力竟是大进了。”喝道：“好！你再接一掌！”左掌一扬，随着又激起了一股热风，炙人如烫。蓬莱魔女冷笑道：“你双掌齐出，又能奈我何哉？”拂尘扫荡对方的阴阳二气，右手已是挽了个剑花，一招“春云乍展”，欺到金超岳身前，便刺过去。”

这一招平淡轻舒，看似毫不着力，但剑尖刺出，却“嗤嗤”有声。原来蓬莱魔女自从父女重逢之后，得她父亲传授上乘的内功心法，功力已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内力直透剑尖，那“嗤嗤”声响，就是她剑尖戳破了对方的阴阳二气所构成的无形的包围圈，气流激荡，发而为声的。

金超岳打起了全副精神，双掌挥舞，把阴阳五行掌的妙用尽数发挥，寒风热浪，迫人而来。宛如大海狂潮，一个浪头过了又是一个浪头。周围方圆十丈之内，沙飞石走。蓬莱魔女那匹坐骑也似识得厉害，早已远远跑开。

蓬莱魔女在寒热交攻之下，也不禁汗出如雨，心里也是有点惊诧，“这老怪病了一场，功力竟是丝毫未减，”蓬莱魔女也使出了全副本领，右手是柔云剑法，柔中寓刚，轻灵翔动；左手是“天罡拂尘三十六式”，拂尘起处，劲风如削。尘剑兼施，不论是尘式，或者剑招，全都蕴藏着强劲的真力。

两人棋逢对手，不知不觉，己是斗到百招开外。蓬莱魔女固然大汗淋漓，金超岳亦已吁吁气喘。他这“阴阳五行掌”的功夫最耗真气，打到百招开外，尚还未能取胜，不由得心头震恐：“这样下去，即使我最后可以得胜，只怕又要大病一场。”

激战中金超岳急于求胜，忽地使出险招，“铮”的一声，在蓬莱魔女剑脊上弹了一下。这是“隔物传功”的上乘内功。蓬莱魔女的长剑给他以“雷神指”的指力弹中，一股热气，登时传到她的虎口，浑身发烫。

幸在蓬莱魔女今非昔比，虽然觉得很不好受，可还经受得起。金超岳冒险进招，防守不免较疏，露出了老大一个破绽。蓬莱魔女身手何等矫捷，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猛地喝一声：“着！”唰的一剑，迅如闪电，已是刺中了金超岳！

这一剑蓬莱魔女用的是她父亲所授的刺穴手法，本是要刺金超岳胁下的“愈气穴”的，金超岳身有护体神功，剑尖着体，给他的反弹之力弹得滑过一边，刺歪少许。但虽然如此，这独门的刺穴手法，即使不是刺正穴道，亦已破了他的内家真气。金超岳就似一只戳破了的皮球，泄了气了。

金超岳大吼一声，转身便跑。他真气已泄，居然还能健步如飞，功力之深，蓬莱魔女也不由得为之惊骇。

蓬莱魔女吁了口气，暗暗叫声：“侥幸！”原来蓬莱魔女在他阴阳二气寒热夹攻之下，打到后来，亦已渐渐感到精神不济，倘若再过百招，她即使能够胜得了金超岳，自己也不免大病一场。

此时金超岳负伤逃跑，以蓬莱魔女的轻功，本来可以追得上他的。但一来那几个叫化子不知都死了没有，蓬莱魔女想着救人要紧；二来蓬莱魔女此时亦已是强弩之未，也担心金超岳还有接应的党羽，追上去只怕两败俱伤。

蓬莱魔女调匀一下气息，知道并无内伤，便立即过去察看那五个丐帮弟子的生死。

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大吃惊。这五个丐帮弟子都是在丐帮中地位很高的人物，其中四个是七袋弟子，还有一个是八袋弟子，而且是蓬莱魔女认识的

人，前丐帮帮主尚昆阳的师侄龚浩。他的师父是尚昆阳的大师兄，他又是师父的大弟子，故此年龄不过比尚昆阳小十来岁，是一个将近六旬的老人了。武士敦则是尚昆阳的关门弟子，虽然同一辈份，相差却三十岁有多。丐帮的九袋弟子只有四人，第二代中的八袋弟子以龚浩为首，亦即是他在丐帮中的地位名列第五。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金国的武士除非是在战场上交锋，否则是不敢轻易与丐帮结仇的。“金超岳为什么要袭击龚浩呢？”蓬莱魔女怀着疑团，连忙去探龚浩的鼻息。正是：

江湖处处多凶险，奇案而今又一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青竹杖中藏秘密 光明庙里见奇情

一探之下，不由得叫声，“苦也！”龚浩的气息已是微若游丝，几乎不能觉察了。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跟着父亲也多少学了一点医学，审视之下，知道龚浩已给金超岳的掌力震断心脉，纵有华忙再世，扁鹊重生，只怕也难救治。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再去察看那四个六袋弟子，更是糟糕，龚浩还有一丝气息，那四个弟子却是体冷如冰，早已死了多时了。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龚浩的性命是保不住的了，但好坏也得让他多活片刻。”当下把一颗“小还丹”纳入龚浩口中，将他扶了起来，手掌贴在他背脊的“大椎穴”上，默运玄功，一股内力输送进去。

“小还丹”功能补气培元，作用等于千年老参，虽不能起死回生，却可以令在弥留状态的病人苟延残喘。“大椎穴”是人身三阳经脉汇聚之点，受到外力的刺激，可以暂时复苏。

过了一会，龚浩身躯微微颤抖，果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蓬莱魔女说道：“我是柳清瑶，龚老前辈还认得我么？”龚浩缓缓点了点头，眼光中露出惊喜的神情，表示认得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连忙加强输送内力，待得龚浩呼吸的气息隐约可闻，便问他道：“龚老前辈，你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时间紧迫，蓬莱魔女不能再用空言安慰，只能开门见山地问他了。龚浩伸出颤抖的手指，吐出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这支打狗棒，请、请你交给武士敦。”他所指的方向，有一支碧绿色竹棒，那是叫化子随身携带，对付恶狗用的，刚才他与金超岳激战，给金超岳将他的打狗棒击飞，恰好落在一个岩石缝中。

龚浩费尽力气说出了“武士敦”这三个字，还怕蓬莱魔女听不清楚，又挣扎着把手指在地上划字。蓬莱魔女连忙说道：“是尚帮主的关门弟子，最近被你们驱逐出帮的那个武士敦么？我和道他。我和他是好朋友。”

龚浩露出欣悦的神情，接着说道：“这是我师父要我给他的，你、你到首阳山去，找着他，告诉他，有非常、非常、重要……”说到此处，已是不能成声。蓬莱魔女忙再输送内力，问道：“有什么重要东西？在哪儿？”可是龚浩说了这许多话，己是油尽灯枯，蓬莱魔女的内力也不能给他续命了。他把头一低，眼皮阖上，已是溘然长逝。

蓬莱魔女道：“好，龚老前辈，你放心去吧，你所托的事情，我一定给你办到。”

蓬莱魔女放下了龚浩，过去将那支打狗棒取了出来。打狗棒给岩石擦伤一道裂痕，幸喜尚未破损。

蓬莱魔女早就疑心武士敦之被逐出帮是另有隐情，丐帮中的首脑人物，未必人人同意此事。只可惜龚浩己死，未能够将他要说的话说完。

这支打狗棒是大巴山中一种特产的竹子，坚韧异常，若用普通的钢刀，砍一刀也不会砍断的，竹色也碧绿可爱。但除了这两个特点之外，也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蓬莱魔女心里想道：“龚浩临终说的那半句话，指的不知是重要的事情还是重要的物件？他托我把这支打狗棒交给武士敦，也不知是何用意？不错，打狗棒是丐帮弟子的一种标记，可以解释为送了打狗棒给武士敦，就是承认他仍是丐帮弟子。可是这必须得帮主同意才行，私相授受有什么用？”

蓬莱魔女想不出所以然来，把这支打狗棒把玩了一会，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古怪之处。心里想道：“反正我将来会在首阳山与武士敦见面，这个疑团早晚总会揭破。龚浩郑重托付，我只须将他这支打狗棒交到武士敦手中就是。”

蓬莱魔女把打狗棒收了起来，跨马登程，继续赶路，一路没有歇息，黄昏时候，已进入河南的伏牛山区，蓬莱魔女在山上找到一个破庙，这是一个香火冷落的药王庙，山门破烂，泥墙剥落，屋顶穿漏，庙里也没庙祝，但却正好省了蓬莱魔女求宿的麻烦。蓬莱魔女把马匹放在庙外，让它自行寻觅草料，便在庙中打开了随身携带的轻便卧具，倒头便睡。那支打狗棒则随着包袱，放在她的身旁。

蓬莱魔女实在是太疲倦了，一躺下来便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梦中好似有人在她耳边叫道：“醒来，醒来！”同时手臂上也好似给人打了一下似的。

蓬莱魔女蓦然惊醒，忽地嗅到一股异香。蓬莱魔女是个大行家，立即觉察乃是迷香，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想道：“不知是什么黑道上的下三门人物，暗算竟然算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是绿林盟主，若是当真着了小贼的暗算，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呢。我且先别声张，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来了。”

蓬莱魔女含下一颗“辟邪丹”，仍然假装熟睡。过了一会，只听得有人细声说话：“已经过了一盏茶的时刻了，可以动手了吧？”另一个道：“这魔女的武功十分厉害，还是小心些儿，再待一会的好。”蓬莱魔女听得出这两人是躲在屋顶悄悄耳语，说话的声音比蚊叫还细，不过由于蓬莱魔女内功深湛，听觉比常人敏锐十倍，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蓬莱魔女又惊又怒，心道：“原来他们还是知道我的来历的。

哼，这就不是普通的小贼了。”心念未已，只听得屋顶上的一个人又在说道：“不如就干爽一刀把这魔女杀了，省得多做许多手脚！”

另一个说道：“不行！帮主的命令只是要取回这支打狗棒。”先头那个人的声音又道：“其实依我看来，还是■嚓一刀杀了干净，也免得秘密泄了出去。”他的同伴似乎有点动怒，斥道：“胡说！帮主也不怕泄漏秘密，要你替她担忧？你知道这魔女是什么身份？她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你要想闯下滔天大祸么？”先头那人道：“正因为她是绿林盟主，仇人定必不少。咱们是丐帮弟子，谁能疑心是咱们杀了她？”他的同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下毒手，最少有我知道。我就要告发你！你怎可以起这个歹毒的念头？你心里还有帮规没有？”

先头那人似乎是着了慌，连忙分辩道：“我其实只是为了帮主着想。咱们偷了打狗棒，这魔女能不疑心是咱们丐帮所为么？那时她来找帮主的麻烦怎么办？”

他的同伴道：“打狗棒是咱们丐帮的东西，咱们取回来是名正言顺。这魔女即使找上门来，帮主也自有言辞对答。帮主是为了避免与她动武，也不愿与她撕破了脸硬讨，才要咱们来偷窃的。但却并不害怕秘密泄露。你懂不懂？”先头那人这才说道：“懂了懂了。请你恕我适才无知，乱出主意。你只当我没有说过那些话，帮主面前，切莫提起。”他的同伴笑道：“只要你打消这个念头，我又何必害你？”

蓬莱魔女弄明白了这两个人的来历，不禁大感意外，心里想道：“原来竟是奉了丐帮新帮主风火龙之命而来的两个丐帮弟子。论理说，风火龙若是

用丐帮帮主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向我讨回他帮中之物，我倒是很难拒绝。但他使出这种江湖上下三门的手段，却是令人不齿了。”又想道：“这支打狗棒虽然是他帮中长老之物，却并非法杖可比。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何以风火龙看得如此紧要？好，我偏不交还丐帮，看他们如何取去。”心念未已，只听得屋顶上那两个人说道：“是时候了吧？”“好，可以动手了。但还是要小心些儿，切莫惊醒了她！”蓬莱魔女暗地冷笑，只等他们下来。但那两个人却没有下来。只听得有轻微的声响，原来是那两个人揭开瓦片，从屋顶破洞之处，吊下一支渔竿。

这晚有点朦胧的月色，好在蓬莱魔女自小练习暗器，有在暗中视物的本领，只见渔竿一端的钓钩，在黑暗中闪了一闪，“唰”的一声，就勾着了她身旁的那支打狗棒。这个下手的丐帮弟子是个惯家，手法当真是快捷无伦，纯熟之极。

蓬莱魔女蓦地冷笑道：“小贼，偷东西么？给我放下来！”一扬手，把她的青钢剑飞了出去，割断渔竿的钢线，打狗棒掉下地来。蓬莱魔女顾念丐帮的面子，不愿揭破对方的来历。蓬莱魔女只道她出声之后，那两个人定必飞逃，不料结果却并非如此。

就在竹棒坠地之时，忽听得“蓬”的一声，一团火焰随之而降，登时将那支打狗棒卷在熊熊烈焰中。与此同时，另外一支火箭则在朝着蓬莱魔女射来。

屋顶的两个丐帮弟子，一个是要杀蓬莱魔女的，另一个则是要救蓬莱魔女的。前者的暗器刚打出手，后者便即喝道：“不许伤人！”“叮”的一声，发出了一颗铁莲子将火箭打歪，一溜火光在蓬莱魔女侧边飞过，火星都没溅着她的衣裳。

蓬莱魔女冷笑道：“谅你也伤不了我。”呼的一记劈空掌发出，将屋顶揭去了一大块，连同那支还带着火光的蛇焰箭，都给她的掌力从缺口送了出去。不过，蓬莱魔女一来看在丐帮份上，二来对方也有一个心肠好的，是以蓬莱魔女不愿玉石俱焚，她听得出那两个人是躲在屋顶的某一个方位，她的劈空掌却是朝着另一个方位打去。但尽管如此，那两个丐帮弟子在屋顶上亦已是立足不稳，慌忙跳了下来，没命奔逃。

蓬莱魔女顾不得追人，先去救火，幸喜这支打狗棒倒是是很能耐火，蓬莱魔女很快把火扑灭，竹棒尚未烧毁。不过竹棒上本来是有一道裂痕的，经过了这一烧，竹棒两面烧焦，裂痕也更深更大，变了一道五寸多长两寸多阔的，好像给用小刀剖开的一道裂缝了。

蓬莱魔女提起竹棒检查，忽然发现一件奇事，原来这支竹棒是中空的，在裂缝处露出一个纸头，已经有点烧焦了。蓬莱魔女小心翼翼地将纸头拉了出来，一看，乃是卷成指头粗细的一卷文书，幸喜只是烧焦了一点纸头。

蓬莱魔女正要打开来看，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骇人心魄的呼叫救命之声，蓬莱魔女心头一震，暗地叫声：“不好！”忙把文书纳入怀中，背起包袱便追出去。

这包袱倒没有什么重要的物事，只是几件替换的衣裳和日常应用的一些东西，但丢了也很不方便，所以蓬莱魔女随手将它带走。

想不到在她弯腰拿起包袱之时，忽觉眼睛一亮，又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东西，是一颗亮晶晶的珠子。

从这颗珍珠的光泽看来，最少也值几百两银子。但蓬莱魔女不知见过多

少奇珍异宝，一颗小小的珍珠，当然不会放在她的眼内。她所以感到奇怪的是，这颗珍珠并不是她的，在这破庙里却哪来的珍珠？

蓬莱魔女一怔之后，随即恍然大悟。她想起了自己在熟睡中惊醒之时，似乎是有蚂蚁在她手臂上咬了一口似的，她就是因此惊醒的。一醒之后，便嗅到丐帮弟子的迷香了。在发觉这颗珍珠之前，她一直没有余暇推究这件事情，只道是朦胧中的错觉。如今方始恍然大悟，是有心人在暗中救她。将这颗珍珠轻轻打在她的身上，把她惊醒的。要是没有这颗珍珠，她早已着了丐帮弟子的道儿，性命或可无忧，那支打狗棒却必定给他们盗去了。

是谁有这样阔气把珍珠当作暗器？这个人救了她又为什么不肯现身与她相见？这不是古怪得很么？

蓬莱魔女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心道：“是了，一定是他。除了他也没有别的人会把珍珠当作暗器，而且有那么高明的轻功！”

蓬莱魔女所想到的“他”乃是武林天骄。

要知武林天骄乃是金国贝子，又是从来不用暗器的，想是他仓卒间找不到合用的东西，例如小石子之类，就随手把身上当作饰物用的珍珠摘下一颗，打进来了。也说不定他是有心留下标记，好让蓬莱魔女知道是他的。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不知他走了没有？但倘若他还未走远，他也一定会听到有人叫喊救命的。说不定他现在早已经到了出事的地方了。”

蓬莱魔女心中思索，脚步则已走出庙门。但见星河黯淡，月色朦胧，四围静悄悄的，哪有一个人影？连她的马也不见了。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这匹坐骑十分得力，若是给那两个臭叫化害死了，却是可惜。”

但蓬莱魔女终于在一条山溪之旁，找到了她的坐骑。那匹马并没给人害死，也没受伤，只是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一般，但听得蓬莱魔女的脚步声，却还能抬起头来望着主人喘气。原来它是着了迷香，跑了一段路，就晕过去的。马抵抗迷香的能力比人强，过了这许多时候，没有解药，它也开始醒过来了。蓬莱魔女用冷水浇它，又把一颗辟邪丹纳入它的口中，不多一会，这匹马已是精神抖擞，恢复如初。

那一声叫喊“救命”的声音是从西北方传来的，蓬莱魔女跨上马背，便向那个方向跑去。跑了一会，风中闻得一股血腥气味，蓬莱魔女暗叫不妙，下马找寻，到了血腥气味浓烈之处，拨开茅草，赫然发现一具尸体！

此时已是东方大白的清晨，那具尸体身躯俯伏，背上插着一柄尖刀，蓬莱魔女看得分明，这人正是不同意同伴伤害她的那个丐帮弟子。

死因很是清楚，那凶手是怕他同伴告发，就在同伴背后偷偷插上一刀的。蓬莱魔女十分难过，心道：“我早该想到有此一事的，一时疏忽，却叫好人丧了命了。”但从这一件事，也可以推断得到，设若救她的那个人是武林天骄，则武林天骄此时也早已下了山，走得远了。否则以他的本领，跟踪着这两个丐帮弟子，焉能容许有此事发生？

蓬莱魔女掩埋了这具尸体，心中想道：“为了那支打狗棒，已经死了六个丐帮弟子了。如今我倒要看看打狗棒中那卷东西了。为什么金超岳要截杀龚浩，为什么风火龙要派人盗它，或者都可从那卷文书找到答案。”

蓬莱魔女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卷文书，幸喜只是纸头烧焦一些，纸上的文字虽然稍稍薰黄，每个字都还看得清楚。

蓬莱魔女看了之后，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呆了好一会子。心道：“原来

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风火龙要陷害武士敦，要抢回这支打狗棒！”

原来蓬莱魔女所看到的正是前丐帮帮主尚昆阳在得病之后所写的一封亲笔书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大师兄鲁阳戈的，这鲁阳戈也正是武士敦所说的，那个在丐帮中除了帮主之外，唯一的知道武士敦所负的秘密任务的那个长老。

这封信是尚昆阳留作凭证用的，信中首先说明武士敦之混入金国御林军是奉他之命，其次说明，倘若武士敦当真能够刺杀了完颜亮回来，丐帮帮主之位就该由武士敦继承。尚昆阳是恐怕到了其时，他自己已经死了，所以留下亲笔书信，交给长老保存，作为证明。信中最后还说，即使武士敦不能刺杀完颜亮，他回来之后，也该承认他的功劳，让他做个九袋弟子。帮中弟子若有怀疑，就由长老在丐帮大会上宣读这封信。

龚浩是这位鲁长老的大弟子，蓬莱魔女把几件有关之事组织起来一想，整个事情就明白不过了。鲁长老在他做帮主的师弟死了之后，自己也得了重病，同时也由于已知道风火龙要夺位的阴谋，故而不敢将这秘密抖露。他因为病重不能参加首阳山的丐帮之会，于是叫大弟子龚浩把藏有帮主亲笔信的打狗棒拿去，设法交给武士敦。

蓬莱魔女弄清楚了丐帮这件事情，心中不胜感慨：“风火龙本来也算得是个响　　的汉子，却为了贪图权位的一念之私，把自己变成了个卑鄙小人了。”“若只是意图争夺帮主之位，排挤师弟，事情还小；最怕他不择手段，以求一逞，那就更不可饶恕了。”

蓬莱魔女隐隐感到一个危机，不由得悚然震恐。一个疑问蓦地在她心头升起，“金超岳之截杀龚浩，是不是为了这支打狗棒的呢？不错，龚浩是丐帮的八袋弟子，但也还不是十分重要的人物，金超岳何以要单单截杀他？看来多半是为了此事了。但金超岳又何以会知道这件秘密？是不是风火龙和他串通了的？”

尚帮主的亲笔信交给风火龙的大师伯鲁阳戈保存，鲁阳戈将它藏在打狗棒中，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风火龙以继任帮主的地位，探听到这个消息，已不知要费了多少心力了，但以他的地位，还不算稀奇。金超岳是丐帮的敌人，也知道这个秘密，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可是从那两个前来盗取打狗棒的丐帮弟子口中，蓬莱魔女又知道风火龙曾经严令那两个弟子“只许取物，不许伤人”的。再从他处置武士敦这件事情来看，固然他是只手遮天，欺骗帮众，陷害师弟；但也只是把武士敦驱逐出帮而已，并没将他杀害。似乎风火龙也还不是丧尽良心的穷凶极恶之辈。

到底风火龙是否曾与金超岳串通？蓬莱魔女作了正反两面的推断，兀是不能确定。但兹事体大，蓬莱魔女却不能不作预防，心想：“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若任由风火龙阴谋得逞，后患无穷！倘若他再与敌人勾结，那更是不堪设想！”

蓬莱魔女藏好那封信，盘算好如何对付风火龙的事情，便跨马登程，续向西行。

路上没再碰见丐帮弟子，也没见着武林天骄。不过，蓬莱魔女向路边茶亭的人打听，说了武林天骄的模样，却知道是有这么一个人骑着白马，早已过去了。

这个消息证实了昨晚藏在暗中将她惊醒的那个人是武林天骄了，蓬莱魔女收起那颗珍珠，心头不觉有丝惆怅。虽然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早已有了抉

择，但与武林天骄过去的一段友情，总也是不能忘怀的啊！良友避面，情何以堪？但她知道武林天骄的坐骑乃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宝马，要追也是追不上的了。

蓬莱魔女按照原来的计划，先上阳谷山探访光明寺的方丈明明大师、打听她父亲与笑傲乾坤的行踪。一路无事，这一日终于来到了阳谷山，已经是开始落雪的初冬时节了。

蓬莱魔女因为明明大师是她的父执尊长，为了表示尊敬，上了阳谷山，便即下马步行。雪下得正紧，地上已似堆琼砌玉，天空仍在吐絮飘绵。蓬莱魔女本是北国长大的姑娘，如今从江南回来，重见她所熟悉的雪景，自有一种亲切之感，喜悦之情。

“ 景物依稀似旧时，故人零落各分飞。 ”蓬莱魔女心中默念这两句诗，不觉忽生怅触，浮想连翩。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一个是她平生知已，一个是她心上之人，她是多么渴望与这两个人重聚啊！“ 如今武林天骄在哪儿呢？ ”“ 这次总可以见着笑傲乾坤吧？ ”一次两次错过见面机缘，直到如今，她还未曾有过与笑傲乾坤倾诉衷曲的机会，造化弄人，何其太忍，她自思自想，亦不觉自笑自伤了。

不知不觉雪已止了，满山银白，树上的枯枝也披上新装，凝结枝头的雪花砌成各种美丽的图案，比真花还更好看。蓬莱魔女不觉又想起唐人岑参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诗人的想象多么美妙神奇，把一场大雪造成的枝头雪景，比作一夜春风催开的万树梨花。当真是令人从冷寂中看到生机，从萧索里感到春意。

皑皑的白雪净化了蓬莱魔女的心境，她忘掉了感伤，陶醉于银花雪浪的琉璃世界，独自踏雪前行。

山上的光明寺已经可以看见了，白茫茫的雪海里忽然映出一片耀眼的鲜红，原来就在光明寺的旁边，有几十树红梅，开得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鲜艳，赛似画图！

“ 好一幅雪里红梅的天然图画！ ”蓬莱魔女一边赞叹，一边走去。就在此时，忽又听得一缕萧声从梅花丛中飞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这刹那间，蓬莱魔女不由得蓦然呆了。是武林天骄么？是造化再一次戏弄她。她这次是为着笑傲乾坤而来，造化小儿却有意教她与武林天骄先碰上么？

心念未已，只听得又有妙曼的歌声替代了萧声，唱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一首绝句：“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 ”这是少女的歌声！这个少女而且已从花树丛中走出来了，只是她一个人，并没有武林天骄。蓬莱魔女又喜又惊，连忙跑上前去握着那少女的双手，说道：“ 怎么，是你？你怎地也会走到这儿来的？檀公子呢？他是不是也已来了？ ”

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赫连清云。她吹的是她那支古笛，并非玉萧。笛韵萧声，精于音律者本来可以分辨得出，但蓬莱魔女刚才一心想着的只是“ 笑傲乾坤、武林天骄。 ”遂把赫连清云的笛韵，错作武林天骄的萧声了。

赫连清云笑道：“ 柳姐姐，我倒是知道你会来的，不过却料不到你来得这样快！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正想问她如何知道，赫连清云忽地扬声叫道：“ 大姐，客人来啦，快出来吧！ ”蓬莱魔女又是一怔，道：“ 怎么，你的大姐也在这儿？你们已经和好了？ ”

蓬莱魔女只道清云所说的“大姐”是玉面妖狐赫连清波，是以感到奇怪。

赫连清云噗嗤一笑，说道：“这个大姐不是我那不仁不义的姐姐。我，我是和他的姐姐一同来的。”说到一个“他”字，双颊微晕，蓬莱魔女这才知道她说的“大姐”乃是武林天骄的姐姐慧寂神尼。

心念未已，只见光明寺中走出一个尼姑，果然是慧寂神尼。

慧寂神尼也在笑道：“柳女侠，我们等你已等了好几天了。你想不到我们就住在这儿吧？”

蓬莱魔女确实是意想不到慧寂神尼会住在一个和尚庙中，光明寺的方丈明明太师虽然是一个可以作得她祖父的老人，且又是高僧身份，但佛门最重清规，僧尼有别，尼姑住在和尚庙中，总是一件奇怪的事。

蓬莱魔女心道：“也许她们与明明大师有甚渊源。他们是世外高人，原也不必拘泥于小乘佛法。”便道：“这可真是巧极了，我正是来拜访明明大师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来的？”

慧寂神尼道：“你的来意我都已知道了，请进寺中说话。”

蓬莱魔女跟随她们进寺，却不见明明大师出来，连一个小沙弥也没见着。这光明寺是明明大师三十年前将一座荒山古庙改建的，早已断绝了香火的了。寺中建筑除了供奉弥勒佛的正殿之外，也只不过几间房子。明明大师避世隐居，没收徒弟，没有职司打扫的小沙弥都不足为奇。所奇的是这座光明寺地方甚小，她们进来，明明大师是应该听得见的，却何以一直没有出来？而且从她们的说话之中，明明大师也应该早已知道她是他老朋友的女儿，也在等着她来的。

蓬莱魔女坐定之后，忍不住便问道：“明明大师可在寺中？请你们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是柳元宗的女儿前来拜谒。”

慧寂神尼笑道：“反正你已来了，也不必这么着急谒见明明大师了。你想探听的事情，我可以代明明大师回答。咱们难得有此机缘聚会，我也有话和你说呢。”

蓬莱魔女诧道：“我要探听的事情，你们也都已知道了。”

慧寂神尼笑道：“连你胸中的疑问我都可以替你解答。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想知道的先后，依次答复你的问题。第一件你所想知道的是笑傲乾坤来过了没有？第二件我们为什么住在这儿？第三件明明大师何以直到如今未出来见你？是不是这样？”

蓬莱魔女给她说中心事，双颊微晕，点了点头，说道：“还有我的爹爹呢？不知也来过没有？”

慧寂神尼道：“你爹爹没有来过，笑傲乾坤则是已经来过了。”

蓬莱魔女不觉有点诧异，光明寺的明明大师是她父亲的老朋友，他父亲还俗下山，重涉江湖之后，就一直想去探访这位老朋友的，却苦于没有机会。这次他前往首阳山，只须绕一段路，耽搁一两天工夫，就可以来光明寺一行了。而且他事前也对女儿说过是必定先往光明寺的，还吩咐女儿可向明明大师打听他的行踪呢。“为什么爹爹临时改变了行程的计划？”蓬莱魔女颇感意外，疑虑顿生。

慧寂神尼似是连她这点心事亦已觉察，笑道：“你爹爹武功绝世，决不至于有意外发生。他是在路上碰见了笑傲乾坤，遂托笑傲乾坤来光明寺代他向明明大师致意的。据说首阳山你师父那儿有紧要的事情等着他，他要绕道固原顺便了结一桩公案，再往首阳山，故此就不能在光明寺耽搁时间了。他

准备在从首阳山回来之时，再来探访明明大师。”
蓬莱魔女稍稍放了点心，暗自想道：“我师父那儿有什么要事？莫非就是与丐帮聚会之事有关？”
慧寂神尼说道：“首阳山的事情与固原的什么‘公案’，我是出家人，不想多管闲事，笑傲乾坤没说，我也没有问他。不过，笑傲乾坤这次一来，我们姐弟和你们之间的一重‘公案’倒是了结了。”说至此处，笑了一笑，道：“我这才知道，柳姑娘，你真正喜欢的心上人是笑傲乾坤，不是我的弟弟。从前我莫明所以，做了无聊之事，曾与笑傲乾坤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已经向他道歉了。”
赫连清云也红了脸孔，握着蓬莱魔女的手道：“我从前对你也有点儿误会，柳姐姐，我也向你道歉。”
胡女性情爽直，慧寂神尼出了家也还是这样性情，不避忌谈男女之事。蓬莱魔女却稍稍感到一点尴尬，笑道：“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那就不必提了。嗯，这么说来，你是在采石矶战后，第二次见到笑傲乾坤了。”
慧寂神尼道：“不错，第一次是在江南道上，那时他还与王宇庭他们同在一起的。想不到前几天又在这里会面。我这才知道他离开王宇庭的义军之后，曾托人向你送信，故此估计你在这几天也会来到。”
蓬莱魔女道：“笑傲乾坤见着了明明大师么？”要知笑傲乾坤到光明寺是专为拜访明明大师而来的，慧寂神尼却一直没有谈及，蓬莱魔女自是感到有点蹊跷。
慧寂神尼道：“没有。他已经托我转告明明大师了。”蓬莱魔女道：“明明大师是到别处去了么？”慧寂神尼又是答了两字：“没有！”正是：
深闭禅关因底事？高僧只在此山中。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问罪魔头来古刹 闭关高士练神功

蓬莱魔女诧道：“ 既在寺中，何以不见。 ”

慧寂神尼道：“ 因为明明大师正在闭关练功，要到今晚子时，方能功行圆满。笑傲乾坤来的那天，他正在紧要关头，我们不敢惊动他，是以未曾相见。 ”

“ 闭关练功 ” 是佛门武学中练最上乘内功的秘法，练功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严禁外界一切骚扰。因此这种练功，危险性极大，必须有人“护法”，以防外敌入侵；而且偶一不慎，还有走火入魔之险。

蓬莱魔女解开了一个疑团，又生了另一个疑团，心中想道：“ 明明大师是前辈高僧，武学修为，人所罕及。且又是遁世隐届了几十年，与世无争，与人无尤，为何还要冒险闭关练功？ ”

慧寂神尼道：“ 还是让我依次回答你的问题吧。把你的问题解释清楚，你也就会明白了。 ”

“ 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住在这儿？ ”

说到此处，慧寂神尼喟然叹道：“ 你可知道明明大师是我的什么人？ ”

蓬莱魔女当然不会知道，也不便乱猜，慧寂神尼已接下去自问自答道：“ 明明大师是我的公公！ ”

这一答倒是大出蓬莱魔女意料之外，心道：“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当然是无须避嫌了。 ”

慧寂神尼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我那寡情薄义的丈夫名叫穆亦欣，是完颜亮生前的心腹武士，他要谋害我们姐弟，终于与我仳离。这些事情，听说三妹已经告诉你了？ ”

蓬莱魔女默默点了点头，不便多言撩起她伤心之事。

慧寂神尼苦笑道：“ 我如今已是勘破色空的出家人，也不怕重提伤心之事。明明大师是我公公，但穆亦欣则并非他的亲子。明明大师削发之前，本是武林高手，平生行仗侠义，决意不仕朝廷的。他没有子女，他的一位好朋友临终时将儿子托他抚养，作为他的义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日后所嫁的那个无良心之夫穆亦欣。

“ 明明大师因为他是好友遗孤，难免放纵了些。穆亦欣练成武艺，贪图名利，离开义父之后，便奔走权贵之门，使劲地向上爬，终于做到了完颜亮的御前带刀侍卫，后来又出任御林军的副统领。他一意逢君之恶，在他手下，不知陷害了多少忠良。

“ 我是他的妻子，但他所做的坏事，我却是毫无所知。直到他设谋要利用我陷害我的弟弟之时，我才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

“ 但他做的事情，我的公公则是知道的。也正因此，他一气之下，遂削发为僧，意冷心灰，再也不问世事。

“ 我与穆亦欣夫妻变作仇人之后，一来是在家乡难以立足，二来也不愿留在伤心之地。这才只身逃到江南，在栖霞岭玄女观出家的。 ”

慧寂神尼幽幽叹了口气，接下去说道：“ 我以为从此可以不涉红尘，哪知还是卷进了风暴。完颜亮兴兵侵宋，我的弟弟反对他的穷兵黩武，为他所囚。清云给我报讯，我不能不赶到采石矶救他。后来的事，你是已经知道的了。 ”

慧寂神尼在采石矶曾与蓬莱魔女并肩作战，又碰上她的丈夫穆亦欣，穆

亦欣为她所伤，终于在乱兵中战死。这一段经过，既然蓬莱魔女也是在场之人，慧寂神尼就略而不谈了。

慧寂神尼喝了口茶，继续说道：“那无义之人死了之后，我与二妹（赫连情云）找寻我的弟弟，没有找着。却意外地碰上笑傲乾坤，得知我的公公是在阳谷山光明寺做了和尚。但笑傲乾坤却未知道明明大师就是我的公公。

“金国暴君已除，我在江南又过不惯，遂决意重回本国，穆亦欣虽然对我无情无义，但他的义父却是我所尊敬的公公，我想我应当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求他饶恕。他失了义子，年老无依，我也应当以媳妇的身份侍奉他。就这样，半个月前我与二妹来到了这儿。来得恰是时候。”

慧寂神尼歇了一歇，悄悄地抹去了她眼角的泪水，接着说道：“我公公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他说他早已料到穆亦欣多行不义，必定难得善终。这应怪他作义父的不善管教，小时候太过放纵了他。他也慨叹是名利二字害了他的义子，令他陷入歧途，不能自拔。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虽是父子夫妻之亲，也是挽救不来的，叫我也不要为这件事情太伤心了。我勘悟了色空，过去之事，也就当它是浮云逝水了。”

蓬莱魔女听了她的故事，心中却是不禁感触兴叹，她的师兄公孙奇所走的道路，不也正是与穆亦欣大同小异？只怕穆亦欣的下场就是她师兄未来要蹈的覆辙！

慧寂神尼说道：“我谈自己的事情谈得太多，现在应该谈到我公公的事情了。

“我为什么说来得恰是时候呢？因为我公公正是要想闭关练功，我和二妹一来，就恰巧赶得上给他充当”护法，了”

蓬莱魔女问道：“明明大师武学深湛，为何还要闭关练功？”

慧寂神尼道：“我公公说是有一个强敌已知他的踪迹，已放出风声，要来找他。他近年精研佛法，在武学的修为上不免松懈了些。是以要闭门再练一种绝世神功！”

蓬莱魔女大为骇异，问道：“这强敌是谁？明明大师要这么郑重地对付他？”

慧寂神尼道：“我公公没有说出此人名字，他不知是怕我恐惧，还是别有顾虑，不愿我知道此事底蕴，只说这是他在俗家时候一点小小的过节，那人只是找他，我只须给他‘护法’，不须插手。”

慧寂神尼说道：“公公的用意我明白，他的那个对头，一定非常厉害，怕我不知轻重，胡乱出手。但倘若那人当真来了，我岂能置身事外？”

赫连清云道：“一到今晚子时，明明大师功行圆满，就不怕了。最怕的是在这期限之前，明明大师尚未能开关迎敌的时候，强敌就来！”

慧寂神尼道：“大约不至于有这样巧吧？咱们给他老人家护法已有十多天了，一直平安无事。难道就只这最后一天过不了关？”

赫连清云道：“凡事总是从最坏处设想的好。说不定真有这样巧呢？”说着话眼睛望着蓬莱魔女。

蓬莱魔女立即说道：“我留住这儿一晚，明天才走。两位姐姐可欢迎我么？”

赫连清云喜道：“这就最好也不过了。说老实话，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但只怕柳姐姐赶着要往首阳山，所以不敢挽留。”

蓬莱魔女道：“明明大师是我爹爹的好朋友，我既然刚好碰上这件事，

做小辈的，理当稍尽‘护法，之责。”

首阳山那边风云正紧，蓬莱魔女不是不挂虑她的恩师，也不是不急于去见她的爹爹与笑傲乾坤，但她如今已经确切知道了笑傲乾坤的消息，笑傲乾坤已经先走了三天，此时想必早已到了首阳山，会见了她的师父了。有他们两人同在一起，天大的事情也可以应付。比较之下，明明大师这边的事情却是更需要她相助的。

慧寂神尼道：“好，柳女侠肯留下来，我也安心了。但愿今日平安无事，咱们可以畅叙一天。对啦，我也想问问柳女侠，可有我弟弟的消息？”

蓬莱魔女迟疑了一会，说道：“据宋金刚说，他似曾见着你的弟弟骑马南行，那是半个多月之前的事情，他的马跑得极快，也许现在早已回来了。”蓬莱魔女怕引起她们的误会，将自己那晚得到武林天骄暗中相助之事略过不提。而且，那一晚用珍珠作暗器惊醒她的那个人，她一直未曾见到，虽然根据迹象推测，十九是武林天骄，究竟尚未能完全确定。

慧寂神尼道：“哦，是这样吗？那想必是他以为我还在栖霞岭，故此渡江觅我。”其实慧寂神尼听说弟弟南行，心中也曾想到恐怕是为了蓬莱魔女而去的，但她也不愿意在赫连清云心上抹上阴影，故而为她弟弟“开脱”。赫连清云却是爽朗地笑道：“可惜你们没有碰上。檀师兄与华大侠、柳姐姐本来是好朋友，要是咱们能聚在一起，那多好啊！”

慧寂神尼笑道：“既然知道他的行踪，日后总可以见着他的。二妹，你也不用担心了。柳女侠，你一路劳碌，先歇一会，说不定今晚还有事呢。”蓬莱魔女养好了精神，吃过了晚饭后，就与慧寂神尼、赫连清云三人一同守夜。直到二更，仍然没有事情发生。

慧寂神尼吁了口气，说道：“还有一个时辰，就可以平安度过了。”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蓬莱魔女是善于听声辨向的大行家，这啸声初起之时，少说也在五、六里外，刹那间，回声还未过去，连踏在雪地上轻微的脚步声响，蓬莱魔女也可以听见了。

蓬莱魔女听出发啸的虽是一人，但脚步声却有两种，倒是颇感意外，连忙悄声说道：“你公公的对头还邀有一个武功极高的帮手，咱们先躲起来，相机行事。”她们三人，早已商量好了几个对敌方案，如何“相机行事”，那是不必细说了。

她们刚刚躲好，那两个人亦已推开了寺门，走了进来。来人先发啸报讯，再从正门进入，那是表示明人不做暗事之意。

这晚月色很好，在大殿与寺门之间，有个天井，空庭积雪，雪月交辉，蓬莱魔女躲在暗处张望出来，看得很是清楚。

这一看连蓬莱魔女也不禁心头狂跳，来的乃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公孙奇。她与公孙奇才不过是半个月之前交手的，如今又在这里碰上了。

年老的那个则是个身材高大的驼背汉子，只见他踏过铺满积雪的天井，一步一步跨上台阶，雪地上竟然没有留下一个足印。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这驼背老人其他的武功不知，但只看他这‘踏雪无痕’的轻功，就己在我之上，纵不能说是盖世无双，当今之世，能与他相比的，恐怕也只是有限几人了。公孙奇大约是充当他的帮手来的，我或者可以勉强抵敌公孙奇；但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却如何打得过这驼背老人。说不得只好选择时机，冒险行事了。”

心念未已，这两人已进入大殿。驼背老人哈哈笑道：“ 明明大师，老朋友来拜访你啦！何不出来一叙？ ”

明明大师此时正在功行即将圆满的关键时刻，对外间一切，听而不闻，当然没有回答。

公孙奇道：“ 莫非是这老和尚听得风声，早已离开此寺，躲避他方？ ”

那驼背老人摇了摇头，道：“ 不会的。明明大师绝不是怕事之人，我不信他出了家就改了原来的性格。 ”

公孙奇道：“ 天有不测之风云，莫非这老和尚已圆寂了？ ” 那驼背老人道：“ 这个可能倒是大些。但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儿，即使是圆寂了，我也要‘ 瞻仰 ’他的法体。 ” 驼背老人正要破门而入，进内搜查，忽地似是发觉什么，突然停下脚步。就在此时，公孙奇也猛地喝道：“ 什么人躲在这儿？给我滚出来吧！ ”

就在此时，只听得“ 轰隆 ” 一声，横梁悬挂的一口大钟突然掉下，公孙奇正好从这横梁底下经过，但他机灵之极，早已有所觉察，有所提防，不待大钟罩下，先就一掌拍出，“　　” 的一声，震耳欲聋，那口大钟给他的掌力一推，如受巨锤打击，从他的头顶上空飞了过去。与此同时，躲在梁上的赫连清云亦己跳了下来，一扬手，就是三柄飞刀。

驼背老人喝道：“ 不用躲了，都出来吧！ ”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与慧寂神尼一同现出身形，各自打出了独门暗器，蓬莱魔女是一蓬尘尾，当作梅花针来使；慧寂神尼是一串念珠，以“ 天女散花 ” 的手法，长串佛珠，一出了手，便即散开，颗颗打向对方穴道。但蓬莱魔女的尘尾是射向公孙奇，慧寂神尼的念珠则是打那驼背老人。

原来这是她们三人预先商量好了的计划，只待敌人走到那口大钟底下，便由赫连清云发动，跟着三人一齐出手，以暗器奇袭强敌。

可惜计划虽好，却稍稍出了一点意外。赫连清云因为心情紧张，呼吸的气息粗重了些，先给公孙奇发觉，以致赫连清云不能不提前发动，时间扣得不准，大钟也就罩不着公孙奇了。还有一个她们始料不及的是：来的不止一个敌人，而是两个。因此在她们齐发暗器之时，就各自认定目标，而不是集中攻击一个敌人，慧寂神尼因为要保护公公，她认定驼背老人是“ 正点儿 ”，公孙奇只不过是驼背老人的帮手，故此她的那串念珠，临时改了主意，不打公孙奇而打那驼背老人。

倘若她们的暗器是集中攻击公孙奇的话，公孙奇即使不受重伤，至少也要给打中一两处穴道，纵有自行解穴的功夫，那也得在一个时辰之后，才能恢复功力了。如今她们力量分散，却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驼背老人冷笑道：“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 把手一招，说也奇怪，那一串念珠，本来已在空中散开，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给他这么轻轻一招手，念珠竟然又再聚拢，都朝着他的手心落下。与此同时，公孙奇也挥袖卷去了蓬莱魔女的一蓬尘尾，又打落了赫连清云的三柄飞刀。

大钟还未落地，驼背老人又加上了一掌，　的一声，大钟去势更疾，朝着蓬莱魔女立足之处飞来。

蓬莱魔女使出上乘内功中的借力功夫，身形一闪，横掌一抹，用的全是柔劲。掌缘在钟上轻轻一抹一推，那口大钟立即改了方向，并没有发出响声，就向旁边飞过，平平稳稳地落在地上了。可是蓬莱魔女虽然能够推开大钟，看似不费气力，其实却给驼背老人那股内家真力，震得胸口气血翻涌，不由

自主地在地上接连转了两圈。

驼背老人“ 噫 ” 了一声，似乎也是有点诧异。问道 :“ 你们是些什么人？ ”

蓬莱魔女未曾开口，公孙奇已在冷笑说道：“ 师妹，你倒是很会躲在暗处放冷箭啊！嘿，嘿，你学了我家的本领，却拿来暗算于我，你不觉得过份了么？还有你，清云二妹，你竟然也要用飞刀杀我，难道你忍心要你姐姐守活寡么？ ”

驼背老人道：“ 哦，原来这女娃儿就是你的师妹，身为绿林盟主，外号人称蓬莱魔女的么，这么说，倒是自己人呀？ ”

公孙奇道：“ 不错，她们一个是我师妹，一个是我小姨。可惜我把她们当作自己人，她们却把我视同仇敌。 ”

蓬莱魔女柳眉倒竖，斥道：“ 公孙奇，你这为虎作伥的奸贼，居然还有脸皮与我说理？不错，我是学了你家的武功，连偷施暗算的本事也是向你学的！所不同的是我暗算的是丧尽天良的奸贼，你暗算的却是好人，甚至是你的亲人、恩人！ ”

公孙奇喝道：“ 住嘴！ ”

蓬莱魔女冷笑道 :“ 我说得不对么？你的妻子桑白虹不是你暗害了的么，你偷学了她桑家的两大毒功，还将妻子杀害，只举这一件事情，就足够说明你丧尽天良了。你还敢颠倒过来说我！ ”

公孙奇变了面色，连忙说道：“ 老前辈别听她的胡说八道。她不认师兄，她与我有仇，她是含血喷人！ ” 声音微微颤抖，似乎他很害怕蓬莱魔女揭他的底，尤其杀害妻子这件事情，似乎更是害怕这驼背老人知道。

驼背老人淡淡说道：“ 你们师兄妹的纠纷我没工夫理会。你我既然联手，你以往的事情，我也不会追究你的。你们说够了吧，也该轮到我说正事了。明明大师何在？是他叫你们在此埋伏的么？嘿，嘿，这可不大像他为人，自己不敢出头，却叫小辈为他送死。 ”

慧寂神尼挺身而出，说道：“ 明明大师是得道高僧，早已泯了争竞之念、恩仇之念。是我们不愿意外人扰乱他的清修，是以特地替他谢客。总之，明明大师是不见你们的了，施主你请回吧！ ”

驼背老人打了个哈哈，说道：“ 笑话，笑话！明明大师可以不见别人，怎能不出来见我？你是他的什么人，要你替他出头说话？ ”

公孙奇道：“ 她是武林天骄的姐姐。却不知她与明明大师也有什么关系？ ”

公孙奇不知，这驼背老人却是知道。他打量了慧寂神尼一下，蓦地又笑起来道：“ 哦，原来是穆夫人，你杀了丈大，却来投靠公公了。 ”

慧寂神尼冷冷说道：“ 你知道的那位穆夫人早已死了，我是法号慧寂的比丘尼。 ”

驼背老人道：“ 好，你既出了家，就不该再跳进是非场中。念珠还你，你自去念经礼佛吧。 ” 把手一扬，一串佛珠带着刺耳的破空之声，向慧寂神尼飞去。

这串佛珠本来己是散开一颗颗落在他的手心的，如今不过是说几句话的时间，他已把佛珠重新串起，又再当作暗器打出了。手法之快，真是难以形容。

慧寂神尼见这佛珠连成一串，并非用打穴的手法打来，知道驼背老人是意欲试她的功力。她不敢硬接，当下把拂尘一扬，消去了对方的几分劲道，

拂尘卷上了那串佛珠。但，虽然是消了几分劲道。那串佛珠挂在她的拂尘上还似坠着千斤巨石一般。这一刹那，慧寂神尼也不禁胸中气血翻涌，险险栽倒。幸亏蓬莱魔女在她身边，掌贴她的背心，一股内力传了过去，这才稳定了她的身形，取回那串佛珠。

慧寂神尼呼了口气，说道：“不错，出家人是绝不无故挑惹是非。但若有邪魔外道入侵，即使是低眉菩萨也会变成怒目金刚！”

驼背老人大笑道：“那也该是明明大师来作怒目金刚。难道你还要抵挡我么？”

慧寂神尼道：“明明大师不愿外人扰乱他的清修。你若定要在佛门闹事，我虽然力不敌你，也决不能容你胡为！”

驼背老人向蓬莱魔女一指，说道：“你呢？你是绿林盟主，也要来充当佛门的护法么？”

蓬莱魔女道：“明明大师是我爹爹的好朋友，你要来干扰他老人家，我理该为他驱敌。好，你就先来闯我这一关吧！”

驼背老人双眼一翻，又是微微一噫，说道：“你的爹爹，嗯，就是当年大闹金宫的那个柳元宗吗？”

蓬莱魔女道：“不错，原来你也知道我爹爹的名字。”

驼背老人点了点头，说道：“我也听说柳元宗已经重现江湖，还了俗了。怎么，他若有意给老朋友助拳，为什么不亲自来此？”

蓬莱魔女道：“你这就不必管了。我爹爹不与等闲之辈交手的。你胜得我再说。”

驼背老人又是哈哈一笑，说道：“我不怕你是绿林盟主，也不惧你的爹爹。但你虽然身为绿林盟主，毕竟还是我的小辈。我与你交手，胜之不武。你识趣的快走吧，别要迫我伤你，叫人笑我是以大欺小。”话虽如此，其实驼背老人对柳元宗确是有几分顾忌。蓬莱魔女武功不同凡俗，他自忖倘若动手他虽然可以胜得蓬莱魔女，但却难保不令蓬莱魔女受伤。伤了蓬莱魔女，那就只怕柳元宗不肯与他干休了。

公孙奇道：“太老前辈（“太”是胡姓），你不屑与小辈动手，她是我的师妹，我却正要擒她。你就把她交与我吧。”

驼背老人心中想道：“听说柳元宗在金宫获得武学奇书，这魔女是他女儿，想必已得她父亲传授。趁这机会，让公孙奇试探她的虚实，看看她学了些什么稀世武功，对我倒是大有好处。”于是说道：“好，那就有劳公孙世兄了。”

蓬莱魔女道：“小妹把重担留给两位姐姐了。”这话的意思即是要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保护明明大师，由她独战公孙奇，不管胜败如何，都不可上来助战。

蓬莱魔女交待完毕，便即上前迎战公孙奇，冷笑说道：“公孙奇，你比完颜亮如何，完颜亮手握百万大军，只因作恶多端，死无葬身之地。你经过采石矶这场教训，却至今仍未自知悔过么？此去采薇村不过三日路程了，我劝你只有回家向你父亲请罪，这才是你唯一的生路！”

蓬莱魔女倒是一番苦口婆心，却不料公孙奇陷溺已深，迷途难返，他最最害怕的就正是他父亲知道他投敌的罪行，蓬莱魔女说的正是触了他的大忌！

公孙奇解下腰间软剑，脸上倏然变色，说道：“柳清瑶，你是不是要到

采薇村去的？”蓬莱魔女道：“是又怎样？你倘能痛切悔改，我倒可以在恩师面前，代你求饶。”

公孙奇蓦地冷笑道：“你还想到采薇村去吗？哼，我可不能容你在我爹爹面前拨弄是非！你既无情，我亦无义，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公孙奇杀机陡起，剑中夹掌，一出手就是最厉害的邪派毒功。

一掌打出，腥风扑鼻，蓬莱魔女口中含了辟邪丹，兀是觉得胸口作闷。蓬莱魔女拂尘挥舞，拂开了这股腥风；与此同时，双方的宝剑亦已碰上，“叮”的一声，蓬莱魔女打了一个盘旋，剑锋斜削而出，公孙奇则退了一步，横剑当胸，封着蓬莱魔女的攻势。呼、呼、呼！瞬息之间，又是接连打出三掌。

公孙奇以毒功为主，以剑法为辅，紧紧进逼，蓬莱魔女以攻为守，施展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不敢让他毒掌打中。但虽然没给打中，那扑面而来的掌风，却也厉害非常，竟似无形有质一般，向她施以重压。蓬莱魔女胸口烦闷，有增无已！蓬莱魔女这次是在公孙奇练成毒功之后，第三次的交手，比前次感觉难受得多。

蓬莱魔女暗暗吃惊，心道：“只不过半个月的工夫，他的毒功竟然厉害了这么多，内功造诣也是大胜从前了。”原来公孙奇利用孟钊与桑青虹的关系，把桑家的内功心法全骗到手，邪派内功，见效极速，更兼他有家传的纯厚内功作基础，正邪合一，练成了那两大毒功。功夫已胜过了当年的桑见田。

蓬莱魔女剑法倏地一变，瞬息之间，踏遍了八个方位，向公孙奇刺出了九剑，剑剑指着他的要害穴道。公孙奇从未见过如此复杂而又古怪的剑法，大吃一惊，给她迫得连退八步。好不容易用劈空掌力辅以柔云剑式才能够堪堪化解。

原来蓬莱魔女这套剑法是她父亲所授，她父亲柳元宗在金宫得了穴道铜人的十三张图解，学成了天下最精妙的点穴功夫。柳元宗又精益求益，把点穴的“惊神指法”化到剑法上来，创了这套“惊神剑法”，用剑代指，可以在一招之间，逼袭对方的奇经八脉。蓬莱魔女跟父亲学了这套剑法，这次还是第一次使用。

公孙奇家传的柔云剑法本来也是极其精妙的一种剑法，但因柔云剑法他与蓬莱魔女都很熟悉，两人若是使用同一样的剑法谁都占不到便宜，如今蓬莱魔女改用公孙奇从未见过的“惊神剑法”，公孙奇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应付，便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蓬莱魔女反守为攻，着着进迫。公孙奇招架不来，只好运用他那非常霸道的邪派内功，加强掌力，荡歪蓬莱魔女的剑尖。几度争持，才扳回了平手的局面。

但一心难以二用，公孙奇既要默运玄功，加强劈空掌之力，他那两大毒功却就难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蓬莱魔女有了喘息的机会，按照父亲所授的内功心法，运气三转，气达重关，胸中烦闷之感渐渐消失。

驼背老人看了蓬莱魔女这套剑法，也不禁暗暗惊心，心中想道：“以我的功力，胜这魔女大约还不很难，但倘若是换了一个功力比她高的人使这套剑法，我就一定要吃亏了。嗯，应该如何破解这种刺穴奇招呢？”驼背老人当然想得到这套剑法是柳元宗所创，自从他知道柳元宗再次“出世”之后，亦已准备在无可避免之时与柳元宗一战的，如今他惊奇于这套剑法的威力，自忖毫无破解的把握，焉不心焦？

驼背老人聚精会神地观看，暗自思索破解之方，不知不觉入了迷。直到

蓬莱魔女循环反复地使了三遍这套剑法，已是过了半个时辰，将近子时了。

这破庙屋顶有两处穿漏未补，如同开着天窗，驼背老人偶一抬头，只见月亮已到天心，清辉如水。驼背老人蓦地吃了一惊，心道：“我怎能把正事忘了？”

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在明明大师的禅房之外把守，丝毫不敢松懈。忽听得驼背老人哈哈一笑，说道：“明明大师是不是就在这禅房之内闭关练功？”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根据今晚的种种迹象推测，终于给他猜着真相。慧寂神尼听他一口道破，这一惊非同小可。

慧寂神尼当门一立，拂尘一指，沉声说道：“不许进去！”驼背老人哈哈笑道：“明明大师真也看得起我，竟要练功对付我么？嘿，嘿，原来你们两个是给他护法来的。但凭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又焉能阻拦得我！”

驼背老人笑声未止，赫连清云也发出了充满鄙夷的冷笑之声。驼背老人双眼一翻，瞪目说道：“你这女娃子又笑些什么？”

赫连清云道：“我笑你以武林前辈自居，却原来胆小如鼠！”

驼背老人怒道：“我怎么胆小了？”

赫连清云道：“不错，明明大师是在闭关练功，而且功行即将圆满。有胆的你就该等待明明大师开关出来，与他光明正大地较量！你现在硬闯进去，意欲何为？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或许不在你的眼内，但我们却是不畏强敌，誓死与你周旋。死了也不能让你用卑鄙的手段，暗害明明大师。”

驼背老人本来自负，给她说得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但转念一想，倘给明明大师练成绝顶神功，只怕自己难以抵敌，难得有此机会，岂能平白放过？

这瞬间驼背老人转了几个念头，终于邪恶之心，盖过了他由于自负而产生的羞耻之感，冷笑说道：“你们怎知我是要暗害明明大师？我是来探望老朋友的，他闭关练功，我正好给他护法。”

慧寂神尼道：“你这话只能骗骗孩子。”

驼背老人恼羞成怒，说道：“你们不相信那有什么办法？我没工夫与你们纠缠，快快让开，我见了老朋友一面就走。否则你们可休怪我下手无情、欺负小辈。”驼背老人既知明明大师功行即将圆满，这机会端的是稍纵即逝，他更是不肯放松了。

驼背老人口中说话，脚步不停，便要强行闯进。慧寂神尼冷笑道：“好个不要脸的老前辈！”拂尘一展，拦着他的去路。驼背老人喝道：“你找死么？”掌挟劲风，倏地就是一把抓去。

慧寂神尼只觉劲风扑面，掌未着身，胸口已似给巨石所压。说时迟，那时快，赫连清云亦已出手，挥笛疾点驼背老人腰胁的“愈气穴”。驼背老人反手一弹，铮的一声，弹开她的玉笛，但抓向慧寂神尼的那一抓，已是准头略偏，慧寂神尼一闪闪开，绕过侧边，拂尘一挥，尘尾散开，又再向他拂到。与此同时，赫连清云亦已退而复上，挥笛攻来。

慧寂神尼本领不如她的弟弟武林天骄：但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尤其她的拂尘拂穴功夫更是武学一绝。哪知驼背老人竟不躲闪，依然追击赫连清云，背向慧寂神尼。他穿的是一身宽袍大袖，只见他衣裳鼓起，就似涨满的风帆一般。“蓬”的一声，慧寂神尼的拂尘已拂着他背心。

背心的“大椎穴”是人身死穴之一，内功高明之士，倘被击中，也有性命之忧。不料那驼背老人以真气鼓荡衣裳，慧寂神尼的拂尘拍击下去，只听得“蓬”的一声，声如击鼓，拂尘四散，竟被荡开。驼背老人的衣裳，连一

片布也没破裂。

驼背老人在前后夹攻之下，不理会慧寂神尼的袭击，瞬息之间，已是向在他前面的赫连清云，连发三招。赫连清云玉笛翻飞，招数奇幻之极，驼背老人三次抓空，竟然未能夺得她手中玉笛。

驼背老人道：“ 好，原来你这女娃子竟是三和逸士辽国一脉的武学真传。但可惜你火候未到，至多能接我十招。 ” 三和逸士即是当年将武学三分，传给金、宋、辽三国弟子的那位武林奇人，辽国一脉的嫡传弟子就是赫连清云的父亲，这一脉以招数奇幻见长。

慧寂神尼拂穴无效，倏地改变打法。玄功一运，将尘尾聚成一束，当作判官笔使，点戳驼背老人的三十六道大穴。这么一来，攻击的面虽然不如施展拂穴功夫之广，但力道却强劲得多。驼背老人不能不分出精神应付。

驼背老人急于要闯进禅房，不耐纠缠，杀机陡起，喝道：“ 你们退不退下？可休怪我手下无情了！ ” 忽地反手一挥，掌力有如排山倒海，震得慧寂神尼摇摇晃晃，几乎立足不稳；驼背老人喝声：“ 撒手！ ” 长袖一卷，卷住了慧寂神尼的拂尘。

蓬莱魔女正在与公孙奇恶斗之中，但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见慧寂神尼这边情形不妙，倏地腾身飞起，也是一声喝道：“ 撒手！ ” 身形一掠，脚未沾地，己是向驼背老人刺出八剑，电光石火之间，遍袭他奇经八脉。

驼背老人最顾忌她这刺穴的“ 凉神剑法 ”，迫得腾出手来应付，呼的一记劈空掌将蓬莱魔女推开，蓬莱魔女在半空中一个筋斗倒翻回来，刚好又接上了公孙奇的剑招。

慧寂神尼侥幸脱险，吓出了一身冷汗。心中祷告：“ 我佛慈悲，子时快到。让我公公练成无上神功，逐走这个魔头， ” 赫连清云也吁了口气，心道：“ 要不是柳姐姐猛古丁地给他这一下子，莫说十招，只怕我接他五招也难。 ”

驼背老人虽然一掌击退了蓬莱魔女，但对她轻功之妙，剑招之辣，也不禁有点骇然。他要防备蓬莱魔女再来突袭，对付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的精神就不免减了几分。慧寂与清云稳住了脚步，连忙并肩作战，进退如一，两人合力抗击，居然又可以勉强支持了。但蓬莱魔女却是吃了点亏，她刚才身在半空，给驼背老人那一掌之力，震得她胸口气血翻涌，虽没受伤，元气亦耗损不少。公孙奇的内力本来就胜过她，再加上这么一来，此消彼长，公孙奇已是从平手的局面转为着着抢攻！

公孙奇运足功力，施展家传的柔云剑法，剑尖上就似悬了千斤重物一般，东一指，西一划，招数越来越是缓慢。但每出一剑都蕴藏着一股柔劲。蓬莱魔女那快如闪电的“ 惊神剑法 ” 竟然给他克制，渐渐施展不开。原来这两种剑法乃是互为生克，倘若功力相差不远，“ 惊神剑法 ” 招数奇幻，以快打慢，可以稍占便宜，但如今此消彼长，公孙奇的功力胜过蓬莱魔女已不止一筹，他的柔云剑法把“ 以柔克刚 ” 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蓬莱魔女就不免要屈居下风了。

蓬莱魔女缩小圈子，苦苦支撑，步法剑法仍是丝毫不乱。但公孙奇一占得上风，毒掌的威力也渐渐增强。蓬莱魔女要运功抵御毒气的侵袭，更见吃亏。不过片刻，已是在公孙奇的剑光笼罩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了。

驼背老人也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看这个形势，蓬莱魔女只能自保，他已是无须提防蓬莱魔女再来突袭。顾忌之心一去，便即全力施为，又对慧

寂神尼频施杀手。

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合力抗拒，勉强拆了几招。驼背老人喝道：“ 穆夫人，你再不让开，我可要请你去会你的丈夫了。 ” 双掌猛地一推，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慧寂神尼的拂尘脱手飞去，禁不住连退了六七步，“ 哇 ” 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就在此时，忽听得禅房内有异声发出，初起时宛若游丝袅空，音细而清，忽而一个拔高，竟似龙吟大泽，虎啸空谷！

驼背老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是闭关练功功行圆满前一刹那的预报。静坐修练上乘内功，有四个境界。第一关是“ 风 ”，静坐中陡觉“ 万窍洒洒生清风 ”，这是真气开始在体内畅通的阶段。

第二关是“ 喘 ”，练功者觉得真气充满体内，处处是气，便自然而然地要发出深长而急促的呼吸，但与普通的喘气不同，并无 难受之感，而是喘得安适愉快。第三关是“ 气 ”，坐中因喘急而发奇声，这便是气达重关，功行将满的境界。清诗人龚定庵有夜坐诗云：”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 说的大抵就是这个境界的迹象与感受了。

驼背老人大惊之下，顾不得再去追击慧寂神尼，便要闯进禅房。蓦地“ 砉 ” 然一声，啸声突然中断。禅房中的明明大师已过了第四关通“ 息 ” 的阶段。所谓通息，即是神功已成，转为和平宁静的气息。

驼背老人连忙收了脚步。就在此时，只见禅房己是打开，明明大师口宣佛号，说道：“ 善哉，善哉！佛门之内何来杀伐之声？各位可看在老僧面上，暂停片刻么？ ” 明明大师缓缓地走出来了。

驼背老人早已住手，但公孙奇正使到“ 化血刀 ” 的毒掌功夫，眼看就可以把蓬莱魔女毙于掌下，却是不肯罢休。

明明大师嗅了嗅那毒掌所发的腥风，寿眉一皱，念了声：“ 阿弥陀佛 ”，合什说道：“ 佛门干净之地，难容秽气。请施主给老衲几分面子，敛手也罢。 ”

明明大师这边遥遥合什，公孙奇那边所发的毒气腥风已是反卷回去。公孙奇吸进自己所发的那股腥毒之气，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住手，跳出圈子。随即默运玄功，总算他对桑家的内功心法，已有八成火候，当下长长呼了口气，把吸进去的毒气又都呼了出来，但虽然如此，也兀自感到头晕目眩，好不骇然。心中想道：“ 怪不得神驼太乙那么高的武功对这老和尚也是心怀戒惧，果然是非同小可。也幸亏我己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要不然就险些是害人不成反害己了。 ”

殊不知公孙奇固然是骇然震栗，明明大师也不禁心头微凛。原来他是为了憎恶公孙奇使用邪派气功，有心让他吃点苦头，才试用他新练成的无上神功的。虽然所发的不过三四成功力，但公孙奇居然能够抵受得住，没有给他掌力迫回去的毒气所侵害，也算是极为难能的了。

那驼背老人是深知公孙奇的本领足以充当他的副手，才邀他来的。此时见明明大师举手之间，就轻描淡写地迫退了公孙奇，心中更增戒惧。暗自想道：“ 只怕我今日是难以讨了好去，但既然来了，也只得一试。 ” 他心中骇惧，神色却是丝毫不露，淡淡说道：“ 恭喜大师，又练成一项绝世神功。 ”

明明大师道：“ 原来皇太乙兄，别来无恙。不知何事光临？ ”

驼背老人翻出一双白瘮瘮的眼珠，眼中似含怒火，说道：“ 二十年来托庇平安，没病没痛。就是让人嘲骂几声老残废，那也早已听惯了。 ” 明明大师歉然道：“ 当年之事，老衲也很是后悔。太乙兄此来，可是要向老衲兴师

问罪么？”

驼背老人道：“过去之事你不愿提，我也不愿再提。但又不得不提。这个结是否能够解开，就全要看你了。”

明明大师叹了口气，说道：“世网撄人，无由自解。好吧，老衲也早已等待你来的了。你要怎么样解开此结，就请说吧。”

驼背老人道：“我此来一是为公，二是为私。公私两事，若能得到你圆满答复，你我还是老朋友。”

明明大师微有诧意，说道：“怎么，你还是因公而来的么？老衲遁迹空门，久已不闻世事，太乙兄你怀着公事，走入佛门，那不是走错地方了吗？”

驼背老人：“你虽然削发为僧，也还是金国之人，国主有命，你总不能不接吧？”

明明大师漠然说道：“我跳出红尘，已成化外。王法嘛，也未必就管得到我的身上。接与不接，还得由我。”

驼背老人哈哈笑道：“明明大师，你别拒绝得太快了。你还未知道国主之命是什么呢？”

明明大师道：“好，那你就说吧。出家人只知皈依我佛，恕我不摆香案恭接圣旨了。”

驼背老人道：“新君即位，但国师之位仍是虚悬。皇上意欲请你出山，做大金国的国师，我知道你无心富贵，但这可是极大的光荣啊！你愿不愿意？”

明明大师道：“不是有了个金超岳做了国师么？”

驼背老人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金超岳是完颜亮的国师，现在当然轮不到他了。皇上知道你武学精湛，又是得道高僧，素为国人景仰，所以才要我来聘请你去辅助他的。这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你到底愿不愿意？”

明明大师淡淡说道：“多谢好意，我不愿意！”

驼背老人道：“这却为何？”明明大师道：“人各有志，名利于我如浮云，国师于我如粪土。我早已是四大皆空，没来由做什么国师，招什么烦恼？而且我也不是做国师的料子，金超岳之类倒是适合的，要不然，就是你太乙兄也挺适合。”

语含讥刺，驼背老人面色一变，随即打了个哈哈说道：“可惜皇上不是请我。这么说，你是不愿辅佐皇上的了？”

明明大师道：“我说一不二。难道还要我再说一次么？”

驼背老人道：“明明大师，请恕我坦率问你：你不愿辅佐皇上，是否要跟柳元宗他们一起，助宋反金？”

明明大师道：“我不欢喜受人盘问！”

驼背老人道：“我只是请你看在老朋友份上，答我一句！你不是也意欲与我解开此结么？”

明明大师道：“好，为了你有个交待，我就回答你吧。老衲只知青灯礼佛，过去三十年没下过山，今后也是不会下山的了。你可满意了吧？”驼背老人熟知明明大师的性格，明明大师不会去当国师，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所要的正是明明大师这一句话。当下喜出望外，道：“此话当真？”

明明大师道：“出家人不打诳语。哪能有假。”

驼背老人道：“好，那么这个结是解开一半了。现在公事已了，我该和你说说私事了。”

明明大师神色黯然，说道：“ 私事么，不说也罢！”

驼背老人道：“ 老实说，我这次上山，公事还在其次，这件私事我却是非向你问个明白不可的。”明明大师无可奈何，道：“ 好，那就请问吧！”

驼背老人斜眼瞅着明明大师，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道：“ 小铃子来过你这里没有？”

明明大师面色一沉，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驼背老人缓缓说道：“ 十年前她背我私逃，我直到如今还未找着她的下落。我以为她会来投奔你的，至少也要来见你一面的吧？”

明明大师眉字间现出一丝迷茫的神色，但瞬息归于平静，漠然说道：“ 你们不知道我早已出了家么？”

驼背老人冷冷说道：“ 我知道，她也知道。你是为她出家的。”

明明大师道：“ 太乙兄，这话似乎不是你应该说的！”他虽然是有数十年修行的高僧，但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声音也高亢了些，而且微微颤抖，显得心情颇为激动。

驼背老人仍然在瞅着他冷笑道：“ 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敢说这不是事实么？”

明明大师喟然说道：“ 好，你既然猜疑不息，那我就跟你说个明白吧。三十年前，我出家之初，确是有几分为了要逃避你们，但也不全然是为了你们。出家之后，我早已勘破色空，割断红尘，昨日之我，已经死了，我还焉能再招烦恼？”

明明大师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话，驼背老人眼珠转动不定，对他的话似乎是将信将疑。明明大师歇一口气，接着说道：“ 太乙兄，你今日远来，老僧给你说个偈吧：世法如梦如幻，如露如雪，如镜中花，如热时炎，如水中月。执象以求，咫尺千里。无嗔无猜，免招烦恼！”

驼背老人道：“ 我还不想出家呢，你就不必对我说什么偈语了。我只干脆问你一句：你当真不知道小铃子的消息么？”

明明大师见对方不受点化，仍是苦苦追问，心中不觉有点难过，说道：“ 我既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消息！你若要瞎疑，那也只好任由于你！”驼背老人道：“ 好，那就恕我来扰了你的清修了。多谢你的指教，告辞了！”

慧寂神尼与蓬莱魔女只道这驼背老人乃是知难而退，心中都在庆幸可以避免一场恶斗。公孙奇则好生失望，心道：“ 想不到这神驼太乙，也是雷声大、雨声小，见对方练成神功，就连试也不敢试了。”原来公孙奇与驼背老人乃是受了金主之命，来试探明明大师的态度的，倘若试出他稍有不满朝廷之意，就要他们把明明大师杀掉。试探的结果，明明大师虽然不肯接受国师之命，但也许下允诺，绝不下山。论理驼背老人是可以据此回报，不必动手的。不过在公孙奇心里，却因明明大师是柳元宗的好友，心里还是希望神驼太乙把他杀掉，但他们两人联手是否就能把明明大师杀掉，公孙奇也殊无把握。于是转念又想：“ 也好，只要这老和尚不下山，不插手首阳山那件事情，我也可以少了许多顾忌了。”

正是：

高僧说法图消孽，岂料凶顽未肯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疑雨疑云谈旧事 亦真亦幻溯前情

各有各的心思，心念未已，只见驼背老人在说出“ 告辞了 ”三字之后，忽地向明明大师深深一揖。表面是行告别之礼，实际则是施展他最阴狠的暗算！

一揖之下，寒风陡起！蓬莱魔女与慧寂神尼站在两旁，也自觉得有一股刺骨的奇寒，要不是她们内功颇有根基，几乎不能抵受。

蓬莱魔女突然受袭，吃了一惊，斜跃三步。但她深知明明大师的内功远胜于她，她既然能够抵受，料想明明大师也不至于受到什么伤害。虽然她是站在旁边，而明明大师则是当着正面。

驼背老人作了一个长揖，明明大师仍似一尊佛像似的兀立不动，既不还“ 礼 ”，也不闪躲。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知道明明大师并无还击，心中气愤，叫道：“ 大师，你不知道他是暗算你吗？你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我可不能让他逞凶肆虐！ ”

蓬莱魔女嗖的拔剑出鞘，就在此时，忽见明明大师向她摆了摆手，蓬莱魔女此时也正自朝着明明大师看去。她本来以为明明大师不至于受到伤害的，哪知道一看之下，不由得又是大吃一惊！

只见明明大师一只左眼泌出血水，明明大师一声苦笑，闭上眼睛，看情形这只眼睛已是瞎了！

驼背老人冷笑道：“ 礼多人不怪，我再为小铃子向你道谢！ ”蓬莱魔女未及过来，驼背老人已是又再一揖。

明明大师蓦地喝道：“ 一掌还一目，你也应该可以满足了！你还要怎地了？老衲债已清偿，可不能容你再在这佛门立足了！ ”

公孙奇此时也正要发动攻击，配合驼背老人的偷袭。忽觉一股冷风利箭般的向他射来，原来是明明大师使出上乘内功，将驼背老人向他袭击的那股力道转移了方向。

公孙奇识得厉害，连忙一个“ 鹞子翻身 ”，倒纵出数丈之外，出了庙门。

蓬莱魔女唰的一剑刺出，慧寂神尼则赶忙去扶住明明大师。

蓬莱魔女这一剑眼看就可以刺到驼背老人，忽地似有一股无形的潜力把她的剑尖拨开。只见明明大师合什说道：“ 冤家宜解不宜结。由他去吧！走！ ”

说到一个“ 走 ”字，蓬莱魔女、慧寂神尼与赫连清云三人都未觉得怎么，但听在驼背老人耳中，却是如同霹雳。原来明明大师是施用佛门的“ 狮子吼 ”功，对他作当头棒喝！他的声音凝成一线，只送入驼背老人耳中，旁人并无影响。

驼背老人心头一震，这才知道明明大师练成了无上神功，果然是比他高强得多。明明大师既然让他毁了一目，未曾还手，他怨气一泄，怯意便生。果然如奉纶音，连忙逃走！

慧寂神尼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学过佛门的内功心法，知道明明大师用的是“ 狮子吼 ”功。明明大师既然能够运用这样高深的内功，当然是不会受到内伤的了。但慧寂神尼翁媳关心，仍是禁不住要问一声：“ 公公，你没事么？ ”

明明大师道：“ 幸喜我刚练成了‘ 金刚不坏身法 ’，要不然决不能抵御那人的玄阴指力。如今我舍弃了一只眼睛，将从前恩怨一笔勾消，倒也心安理得！ ”

蓬莱魔女等人都不禁骇然，原来“玄阴指”乃是从“修罗阴煞功”演变而来，这是一种非常难练的邪派功夫，能够发出一种阴寒的掌力或者指力，令人血液冷凝，伤人于无形。如今明明大师并不运功反击，任由对方施展，要“舍弃”一只眼睛便是一只眼睛，决不容对方任意伤害。这“金刚不坏身法”的神奇功力，也真是令人难以思议了！

但明明大师毕竟还是毁了一只眼睛，慧寂神尼撕开一条手帕，给明明大师抹去眼角的血水，敷上金创药，包扎起来，忍不住心中气愤，说道：“公公，你忒也心地慈悲了。”

明明大师道：“慧寂，你也已是佛门弟子了。难道不知我佛慈悲，割肉喂鹰、舍身救虎的故事么？”

慧寂神尼道：“但佛祖也曾教导他的弟子，要以‘大雄大无畏’的精神，扫荡一切害人的邪魔！”

明明大师道：“我只求心安理得，化解一重冤孽。那两人或是邪魔，或者不是邪魔，我年纪老迈，已没有精神追究了。不过，假设他们仍然无恶不作，这世上也还有人能够制服他们，老衲也不想多事了。”

蓬莱魔女很不同意这种见解，不过明明大师是前辈高僧，蓬莱魔女又觉察到他的情绪有点激动，不便和他辩论。但一时间却也忍不住好奇之心，问道：“大师与那驼背老人又有什么冤孽？”心想：“那驼背老人分明是个大魔头，难道明明大师还能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明明大师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情也不知是我对不起他还是他对不起我？我本来很不想再提的了，你既然问起，我就说吧。

“我也曾喜欢过一个女子的，那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情了，那女子就是太乙口中所说的‘小铃子’。不幸后来发生了一宗悲剧，在这悲剧之中，太乙变成了驼背，我做了和尚，而小铃子的遭遇则最可悲，做了太乙的妻子，夫妻不知，终于出走，至今不知下落。呀，她失踪的事情，我也还是刚刚知道的。这宗悲剧，呀，这宗悲剧——”

说至此处，明明大师连那只未曾受伤的眼睛亦已闭上，话声突然中断，恢复了盘膝静坐的姿势，闭目沉思。一幕幕的往事，在他心头重现。他眼前也幻出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小铃子。

小铃子现在也许是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子，但在明明大师和她相识之时，她还是一个未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名叫聂金铃，因为她说话，也似清脆的铃声一样悦耳，人人都叫她做小铃子。

小铃子年纪虽轻，在江湖上已是有点名气的女侠，追逐在她裙下的颇不乏人，明明大师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明明大师还未出家，他的俗家名字名叫匡扶。他是金国人，却因不满朝廷，在江湖上做了个劫富济贫的侠盗。

匡扶比小铃子年长十岁，当时的武功，在江湖上也已是第一流的了。小铃子初时将他当作大哥一样看待，匡扶也像对小妹妹一样爱护她，在闯荡江湖的生涯之中，曾好几次助她免除险难，渐渐日久情生，但也还未到“水到渠成”的境地，两人只是心心相印，未订鸳盟。

就在两人情意日增之际，小铃子的裙下又添多了一个角逐之人，这人便是今日的驼背老人。可是那时他既未驼，亦未老，相反的却是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

这美少年名叫太乙，是金国官宦人家的子弟，却有一身上乘的武功，当

时正在游历四方，不知怎的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给他结识了小铃子，从此对小铃子大为倾慕，开始追逐。

太乙比小铃子不过年长三岁，两人的年龄才貌，都比匡扶更为“登对”，匡扶初时不禁有点自惭形秽之感，但渐渐看出，小铃子与太乙的志趣似乎不大相投，小铃子虽也与他交游，但一颗心还是向着匡扶。

小铃子的感情偏向匡扶，太乙不久也看出来了。他为了得到小铃子，竟然使出卑劣的手段，做了一件匡扶梦想不到的事情，在一个风雨之夜，利用迷药，把小铃子奸污了。

事后，小铃子痛不欲生，拿起剑就与太乙拼命，太乙只好暂且躲避。小铃子赶跑了太乙，自觉无颜再见匡扶，也躲起来不再在江湖露面。

匡扶找到小铃子家中，从她的女仆口中，得知当晚所发生之事，那女仆很害怕她的小姐因此自寻短见，还央求匡扶给她家小姐报仇。匡扶大怒之下，四出寻觅太乙，终于有一天得到一个友人供给的线索，在一个山村找到了太乙。

太乙当然知道匡扶是来找他算帐，却一点也不俱怕，反而得意大笑，一见面就说道：“匡扶，你来迟了。小铃子早已是我的人了，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愿你心里难过，劝你还是快快走吧。今后你也别想再见小铃子了。”

匡扶在怒气头上，根本就不去盘问太乙，二话不说，就要取他性命。两人恶斗一场，太乙毕竟功力较弱，打不过匡扶，给匡扶一掌打断了他的脊梁骨。

匡扶正要再补一掌，取他性命，就在此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屋子里突然有一个满面眼泪的女子跑出来，扑在太乙身上，哭喊道：“匡大哥，不，不要，不要杀他。我，我对不住你，我已经嫁了他了！”

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匡扶所要寻觅的小铃子！

匡扶在为她报仇，而她则早已做了仇人的妻子！匡扶哭笑不得，只好咽下眼泪，悄然离开。

原来在匡扶寻找太乙报仇的时候，太乙已先他一步，找着了小铃子。太乙少年英俊，又善言辞，跪在小铃子面前，百般哄骗，再三求饶，口口声声是为了爱她，一时理智昏迷，才做出冒犯她的事。他发誓作小铃子裙下不二之臣，只求小铃子原谅他的过错。

小铃子也是一时意志不坚，自念受了他的污辱，自己是决计不能嫁给匡扶的了，太乙虽然手段卑鄙，毕竟也还是由于爱她而起，生米既已煮成熟饭，自己的终身也只有付托与他了。就这样，一个纯洁无邪的女侠，竟然嫁给了一个卑污邪恶的魔头。

这件事情过后，匡扶痛心之极，遂遁迹山林，从此终身不娶。但他也还未立即出家，他是在他义子穆亦欣走上歧途之后，他先后受了两重刺激，这才万念皆灰，削发为僧的。

匡扶变成了和尚，太乙则变成了驼背。太乙本来是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给匡扶打断脊梁骨，变成了驼背的丑八怪，他对匡扶的痛恨自是可想而知。

太乙的残废，不但是影响了他的身体，又影响了他的性情。

他本来就与小铃子志趣不投，残废之后，性情暴躁，两人更是时常争吵。太乙自惭形秽，往往要用虐待小铃子的手段来发泄他的郁闷，小铃子终于受不了他的折磨，离他而去。

明明大师遁迹空门，本已是心如止水，不料太乙今日一来，不啻在他平静的心湖投下了巨石。他第一次在分手三十多年之后，听到了小铃子的消息，不禁更为小铃子的遭遇而感到可悲三十多年的往事一幕幕从明明大师心中流过，他眼角不由自主地沁出了一颗泪珠，像是从一个恶梦之中醒来，张开了他那未受伤的眼睛，茫然四顾，“ 小铃子在哪里呢？ ” 小铃子的影子已消失了。他喃喃自语道：“ 这宗悲剧，这宗悲剧，…… ” 但对这宗悲剧，他还怎么再说下去？

慧寂神尼、蓬莱魔女与赫连清云，都是曾在情场中受过折磨的人，一见明明大师如此神情，不必他说已是明白他的心境。慧寂神尼悄声说道：“ 人我两忘，色空并遣。尘缘已断，不提也罢。公公你累了，进去安歇吧。 ” 明明大师叹了口气，说道：“ 不错，过去的是不必再说了。 ”

蓬莱魔女上来拜见明明大师，说明来意。明明大师得知她是故友之女，十分欢喜。说道：“ 你的父亲和你的师父都是老衲俗家时候的老朋友，那时你还没有出世呢。日子过得真快，晃眼便是三十年了。你是去首阳山见你师父么？ ” 蓬莱魔女道：“ 不错。我爹爹也会到那儿的，回程我们再来拜见大师。 ”

明明大师道：“ 那么你就赶快去吧，首阳山那边既是有事情发生，你早日见了师父，也好安心。 ”

蓬莱魔女道：“ 大师，我还想请清云姐姐和我同去。 ” 赫连清云明白蓬莱魔女的心意，是想和她一同去碰机会，说不定在首阳山上也可见到武林天骄。因为蓬莱魔女从宋金刚那儿得到的消息，武林天骄是去了一趟江南又回来了。倘若他得知丐帮在首阳山聚会之事，想来也会到那儿找寻朋友的。

赫连清云当然愿意与蓬莱魔女同行，但却没有立即答应。明明大师道：“ 你们去吧。有慧寂陪我就行了。我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但太乙亦已知道我的本领，谅他是不敢再来的了。 ”

明明大师既然没有受大伤，赫连清云也就放心离去。此时已是东方既白，赫连清云遂与蓬莱魔女拜别明明大师，一同上路。

蓬莱魔女有宋金刚送给她的骏马，两人合骑，仍可日行三四百里。从光明寺所在的阳谷山到首阳山不过一千多里路程，第三日中午时分，已是遥遥可见了。

这三日来她们感情又进了一步，从前的嫌隙早已消除。赫连清云笑道：“ 但愿这一去两人都可见着，更愿他们也像咱们一样，重新做个好朋友。 ” 赫连清云性情坦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说的 “ 他们 ” 当然是指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蓬莱魔女回想往事，却不禁双颊微晕，说道：“ 我也但愿如此。好！咱们催马走快一些，还可以赶得及到我师父家中吃晚饭。 ”

这时已进入山区，估计路程，到首阳山下的采薇村，不过百里路了。不料正在行走之间，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迎面飞来，蓬莱魔女挥尘拂落，却原来是块石头，那块石头没打着她们，却打伤了马足。蓬莱魔女、赫连清云飞身下马，只见在她们面前已出现了两个人，正是那神驼太乙与公孙奇！

原来公孙奇亦已料到蓬莱魔女定然随后就来，他最害怕的就是师妹在他父亲面前揭发他的罪行，别的或许还可饶恕，他私通金国之事，倘若给他父亲知道，性命定然不保。故此他有心放慢脚步，等候蓬莱魔女前来，中途拦击。

蓬莱魔女又惊又怒，喝道：“ 公孙奇你好大胆，敢在你的家门行凶，不

怕气死你的父亲？”公孙奇笑道：“还有一百多里呢，你就是喊破喉咙，我爹爹也不会听见的。”

公孙奇声到人到，一股腥风，毒掌拍出；蓬莱魔女一个盘龙绕步，瞬息间已是踏过了九个方位，刺出了连环九剑。

公孙奇大笑道：“你的惊神剑法又能奈我何哉？”笑声中只听得一片金铁交鸣之声，公孙奇掌劈剑戳，竟然把蓬莱魔女这一招九式、复杂非常的剑法尽都化解！

原来在这三天之中，公孙奇与神驼太乙对“惊神剑法”已经进行了研究，剑法的精奥之处，他们虽然尚未能心领神会，毕竟也揣摩了几分。公孙奇家传的柔云剑法本来不在“惊神剑法”之下，他第一次之所以吃亏，那是因为从未见过的关系，如今已摸到了几分深浅，当然就可以从容应付了。不过，他也只是能够“化解”，并非能够“破解”，而且还要加上掌力作为辅助，这才能够从容应付的。

十数招一过，公孙奇隐隐占了一点上风，但要想取胜，还是大不容易。蓬莱魔女固然难奈他何，他也奈何不了蓬莱魔女。

驼背老人忽地说道：“老夫可没功夫久候，让我替你打发了吧。”迈步上前，竟然不顾身份，大袖一扬，便向蓬莱魔女骤下杀手。

蓬莱魔女使出绝顶轻功，一个“细胸巧翻云”避开了驼背老人这“铁袖功”的一拂。避是避开了，但劲风扑面，遍体生凉，胸口竟似受了千斤巨石所压，几乎喘不过气来。

赫连清云挥舞玉笛，在蓬莱魔女与公孙奇之间挡了一挡。公孙奇笑道：“你是我的小姨，我看在你姐姐的份上，不忍伤你，你可别来自讨苦吃。”赫连清云骂道：“好不要脸。谁与你这贼子攀亲认戚？”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拼命与公孙奇纠缠，不让他去追蓬莱魔女。赫连清云的招数以奇幻见长，公孙奇的本领虽然胜她许多，也不能不稍有顾忌。

蓬莱魔女喘过口气，也骂那驼背老人道：“枉你是武林前辈，竟无半点羞耻之心！明明大师慈悲为怀，甘弃一目，放你过去。你就该自知悔改，还敢在这里行凶？”驼背老人狞笑道：“老夫意欲如何便要如何，你这女娃子敢来教训老夫！”狞笑声中，已追上了蓬莱魔女，一指点出。蓬莱魔女只觉冷风如箭，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说时迟，那时快，驼背老人已欺到她的身前，迎头便是一掌。蓬莱魔女拂尘一个“雪花盖顶”，右手长剑一颤剑尖，对准了驼背老人虎口的“关元穴”。她的“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与“惊神剑法”都是武学中不传之秘，驼背老人识得厉害，连忙变招。可是蓬莱魔女的功力毕竟与对方相差甚远，十数招之内是可以抵挡的，时间稍长，就应付得极为艰难了。

公孙奇急于了结，一掌荡开赫连清云的玉笛，身形掠了过去，竟然与驼背老人联手夹攻他的师妹！

驼背老人已堵塞了蓬莱魔女的退路，公孙奇一掌劈去，眼看就可以把师妹毙于掌下，忽觉微风飒然，原来是赫连清云亦已赶到，挥笛点他背心的“风府穴”。

“风府穴”是三阳经脉汇聚之处，赫连清云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公孙奇只得窜过一边，随即回身运剑，架住赫连清云的玉笛。

蓬莱魔女道：“云妹，不必顾我，你快走吧！”可怜她在驼背老人掌力压迫之下，短短的两句话说来已是吁吁气喘。

赫连清云哪里肯走？说道：“ 瑶姐，你怎能说这个话？我岂是临危背义之人？今日之事，咱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不顾性命，狂挥玉笛，拼死缠着公孙奇。

公孙奇怒道：“ 二妹，你再不知进退，可休怪你姐夫手下无情了！ ”蓬莱魔女叫道：“ 云妹，我感激你的好意就是了。你送命无益，还是赶快走吧！ ”话犹未了，那驼背老人忽地冷冷说道：“ 公孙奇你不忍下手么？我给你打发！”只听得“ 蓬 ”的一声，赫连清云已给他的掌力震翻，倒在数丈之外！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说时迟，那时快，驼背老人又已回过身来，对她再施杀手，公孙奇的毒掌亦在同时拍出，两大高手的掌力会合一起，劲道之强，当真是有如排山倒海。

就在这瞬息之间，忽听得“ 叮叮 ”的铁杖触地之声，来得快速无比，驼背老人大吃一惊，叫道：“ 来者是—— ”一个“ 谁 ”字尚未出口，只见来人已现出身形，接声斥道：“ 岂有此理，你这驼子，竟敢欺负我的女儿！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蓬莱魔女的父亲柳元宗！

柳元宗声到人到，挥杖猛击，公孙奇在他手下吃过大亏，不敢硬接，闪过一旁。驼背老人呼的一掌拍去，柳元宗的铁杖劲疾如矢，来势丝毫不缓。驼背老人的掌力荡不开他的铁杖，吃了一惊。连忙化掌为抓，一招“ 龙口捋须 ”，抓着杖头，左手骈指如就，使出“ 玄阴指 ”的功夫，冷风如箭！

柳元宗铁杖往前一送，驼背老人拿捏不住，连忙松手，倒纵出三丈开外，叫道：“ 柳兄，且别动手，这是误会。 ”柳元宗那一杖给驼背老人用“ 卸 ”字决化去了几分力道，竟然伤不了他，也有点诧异，心道：“ 这驼子的功力比起三十年前，也是大不相同了。 ”不过柳元宗自忖，还是可以胜他。但因他试出了驼背老人的功力远在他女儿之上，却不禁为女儿担心，不知女儿受伤没有。柳元宗喝道：“ 什么误会？ ”提杖又要打去。驼背老人道：“ 我不知她是令嫒，我给你赔罪便是。 ”柳元宗大怒道：“ 你和公孙奇这小贼在一起，竟敢说不知是我女儿？ ”公孙奇见驼背老人露出怯意，生怕驼背老人弃他不顾，不待柳元宗铁杖打来，早已慌忙逃走。

驼背老人听得柳元宗说话的声音中气充沛，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原来他刚才曾使用了“ 玄阴指 ”的功夫，偷袭柳元宗的穴道，他之所以没有立即逃走，就是要试探柳元宗有没有受伤的。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听柳元宗开口说话，便知他内力充盈，毫无受伤迹象。

驼背老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想道：“ 想不到三十年后，柳元宗的功力也还依然胜我一筹。三十六计，只有走为上计了。 ”当下虚晃一招，转身便跑，说道：“ 柳兄既不肯见谅，小弟只有待柳兄怒气过了，再来赔罪。 ”

柳元宗记挂女儿，顾不得追赶敌人，回过头来，只见女儿还在地上打着圈圈。原来蓬莱魔女刚才受了两大高手的掌力震荡，尚未能定着身形。

柳元宗连忙过去扶着女儿，道：“ 瑶儿，你怎么啦？ ”蓬莱魔女吐了口气，道：“ 好厉害，幸亏还没受伤，哎呀，云妹可是受伤了！爹爹，我不打紧，你赶快去看看她。 ”

柳元宗医道高明，一搭女儿的腕脉，亦已知她没有受伤，放下了心，便去察看赫连清云的伤势。

赫连清云晕倒地上，人事不省。柳元宗将她扶起，掌心贴着她的背心，一股柔和的内力输送进去，给她推血过宫。过了半炷香时刻，赫连清云“ 哇 ”的一口瘀血吐了出来，柳元宗吁了口气，说道：“ 幸亏未曾震断心脉，还可

救治。”

柳元宗将一颗“小还丹”纳入赫连清云口中，这是医治内伤的圣药，又过了半炷香的时刻，赫连清云这才悠悠醒转，叫了一声“瑶姐”。

蓬莱魔女道：“那两个恶贼已给我爹爹赶跑了，云妹，你安心养伤。”赫连清云谢过了柳元宗救命之恩，叹口气道：“我可拖累了你了。你还要赶着去见你的师父呢，别为我耽搁太久了。”

蓬莱魔女道：“哪儿的话。你舍身护我，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见师父慢一步也不迟。”赫连清云道：“不，公孙奇这贼子赶在你的前头，恐怕他又有什么阴谋诡计。还是早点儿见着你的师父，才能安心。我现在好得多了，请你扶我上马。”

柳元宗一想，丐帮之事也是急不容缓，便道：“好，此去采薇村好在也不过百里之遥。你小心照料赫连姑娘，到你师父家去养伤。”

蓬莱魔女与赫连清云合乘一骑，但因赫连清云刚在受伤之后，蓬莱魔女怕她不胜颠簸之苦，只好策马慢行。柳元宗不用施展轻功，只是迈开大步，已能跟上。

蓬莱魔女这才得有空暇，将光明寺发生的事情说与父亲知道。柳元宗又惊又喜，喜者是故人无恙，惊者是神驼太乙与公孙奇同在一起，此时前往首阳山，只怕定有重大的阴谋。

不久天色已晚，幸好这天晚上有月亮，宋金刚所送的这匹坐骑又是匹素有训练的战马，虽然山路崎岖，晚上也能赶路。

蓬莱魔女要保护赫连清云，在崎岖之处必须专心注意控制坐骑，只有到了稍为平坦的地方，才能分出心神，与父亲说话。柳元宗听她说了别后的经过，好生感慨。尤其有关柳元甲的那个消息，令他更为难过。柳元宗叹了口气，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他如今已是丧家之犬，但愿他从此能够革面洗心，还有一条生路。”蓬莱魔女恨恨说道：“他对我也下得毒手，当真是人面兽心，无可救药！这次他被逐出太湖，我看他在江南站不住脚，一定是逃到北方，公然投敌。”柳元宗道：“若然如此，我从前已饶了他两次，第三次是再也不能饶他的了。”

蓬莱魔女讲完了自己的事情，说道：“爹爹，你别后又是如何？”

柳元宗道：“我访了几位老朋友，也遭遇了一些事情。最令我欣慰的是谷涵贤侄与我已经重会。”蓬莱魔女道：“这我已经知道。”柳元宗笑道：“我知道你已经知道，可是也还有你未曾知道的。”蓬莱魔女道：“什么？”

柳元宗道：“他很是后悔，说是没有领会你的好意，那次拒绝与你同行。他也很后悔那次与武林天骄发生误会，在小孤山上动手伤了武林天骄之事。他在我面前，当然不便说得十分明白，但我已知道他对你确实是很有情意。”蓬莱魔女脸上飞起一片红云，心中却是甜丝丝的，半晌说道：“爹爹，别只是谈我的事了。听说你这次绕道固原，是为了要了结一桩公案。究竟是何公案？”

柳元宗道：“这事说来话长，和丐帮今次之事是有点关连的。”说至此处，抬头望望前面，笑道：“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这桩公案，不久你就会明白的，到了你师父家中再说吧。”蓬莱魔女出了师门七年，今日重临旧地，又是欢喜，又是感伤，心道：“不知公孙奇这贼子已经见过他父亲没有？”抬头望去，只见师父家中，隐隐有灯光透出，蓬莱魔女喜道：“师父在家，却不知何以这么晚了，他还未睡？”此时已是月过中天，将近四更的时分了。

蓬莱魔女把赫连清云抱下马背，便去扣门。赫连清云经柳元宗推血过宫之后，在蓬莱魔女抱持之下，在马背上已经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此时醒了过来，问道：“ 哦，已经到了么？咦，你敲门敲了这许久，怎的不见有人答话？ ”

蓬莱魔女也觉奇怪，当下朗声说道：“ 师父，我和爹爹来看你了。 ”一掌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只见厅中灯火未灭，杳无一人，她师父竟不在家。还有华谷涵本来是说好在她师父家中等候他们的，此时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

蓬莱魔女惊疑不定，说道：“ 这一大支牛油烛不过烧了半截，显见前不久屋内还有人的。这里又不似经过打斗的模样，人到哪里去了？奇怪！ ”

柳元宗道：“ 你师父武功盖世，又是与华谷涵同在一起，他们两人联手，天下有谁能敌？这层倒是不必顾虑。“

蓬莱魔女道：“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倒不怕敌人明来，只怕我的恩师受骗。 ”柳元宗道：“ 你是指他那宝贝的儿子？ ”蓬莱魔女道：“ 是呀。我师父虽说嫉恶如仇，早已不认这不肖之子，但公孙奇毕竟是他的独子，父子乖离，我师父内心也是很痛苦的。公孙奇能言会道，我就担心不知是公孙奇说了些什么花言巧语，我师父给他骗走了！ ”

柳元宗道：“ 这也很有可能，倘若只是你师父一人在家的话。不过，有华谷涵在此，这就不同了。华谷涵是知道公孙奇私通金国之事的，你师父别的可以饶恕，但若是知道儿子叛国投敌，他总不能饶恕吧？ ”

蓬莱魔女道：“ 就不知华谷涵是否已经来了？说不定他也在路上出了意外呢？ ”柳元宗道：“ 这是你关心过甚，就难免往坏处设想。我想不至于这样巧吧。好在灯火既然未灭，咱们至多等到天亮，总可以等着消息。现在最紧要的是先找个地方安顿赫连姑娘。 ”

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 是。我看看我旧日那间房间是否还在，让云妹住我的房间最好。 ”

蓬莱魔女点燃了一支油烛，打开了她从前所住的那间房间，只见一切布置都是原来模样，而且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床铺被褥都是换过新的。看来她师父早已得知她就要回来，故而作了准备。

蓬莱魔女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想道：“ 这么看来，我师父定然是见过华谷涵了的。要不然他不会知道我会回来。 ”

蓬莱魔女把赫连清云放在床上，柳元宗重新给她把脉，换药，说道；“ 脉搏比前平和，三日之后，大约就可以起床了。赫连姑娘，现在你可以抛开忧虑，安心睡一觉了。 ”

蓬莱魔女浏览房中景物，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与感伤。一别七年，风光依旧，就似昨日出门，今日回来一样。蓬莱魔女坐到梳妆台前，“ 开我东阁房，坐我旧时床，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小时候念过的“ 木兰辞 ”，此时忽在心头流过。她虽然不似花木兰的百战归来，但这几句木兰辞却恰似为她今日写照。

往事如烟如梦，此时却忽地都上心头。她想起了少年情事，想起了与师父相依为命的一段日子，想起了师兄公孙奇曾教过她武功的童年。她慢慢拉开了一只抽屉，眼光落在一件东西上，不觉痴了。正是：

旧梦尘封今再启，几多幽怨上心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怅我知音何处觅 喜他红豆不空抛

这是一个黄杨木雕的小盒子，是她小时候自己所做的手工，盒中本来藏有两颗孖生的红豆的，红豆上还有她的指甲痕，是她亲手从枝头摘下来的。红豆本名“相思豆”，但她那时年纪还小，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相思”，只是觉得这两颗连体孖生的红豆好玩，就把它采下，珍藏起来。后来不知怎的连红豆连盒子失了，她也并不怎样放在心上。后来到她出了师门，做了绿林盟主，事务纷繁，人长大了，小时候的玩物也就更加忘了。

直到两年前的一天，笑傲乾坤华谷涵派人送她一个金盒，盒中有三件礼物，其中之一，就是这对孖生的红豆，这才重新勾起她的记忆。

华谷涵所送的那三件礼物，一是她父亲手写的她的生辰八字；一是染有血渍的破布；一是这对红豆。每件礼物，都藏着一个谜，令她当时百思莫得其解。后来她们父女重圆，前面两个谜是已经解了，但最后一个谜依然未解。

她小时候失落的玩物，怎的会到了华谷涵手中，又给华谷涵当作礼物送回来呢？她几次与华谷涵见面，都是匆匆分手，未及详谈，这件“小事”也始终未问过他。

蓬莱魔女掏出华谷涵送她的金盒，将那两颗红豆把玩一会，又再放回自己所做的那个黄杨木雕的小盒子中，心道：“红豆我是失而复得，只不知失去了的人，能否重来？”想起红豆寄托相思之意，不觉惘然。

“弹剑狂歌过蓟州，空抛红豆意悠悠，高山流水人何处？侠骨柔情总惹愁！”难道华谷涵这首诗竟成“诗忏”？当真是“红豆空抛”，当真是“总惹愁”么？

正在蓬莱魔女情思惘惘之际，忽听得一声长笑，远远传来，笑声清亮，顿挫抑扬，若有节拍。蓬莱魔女又惊又喜，道：“爹，这回可找着他了。你听，这不是华谷涵的笑声？”话犹未了，只听得又有一缕箫声，俨若从天而降，摇曳生姿，音细而清，“插”入笑声之中，丝毫也不为华谷涵的狂笑所扰乱！

赫连清云本来已是阖上了眼睛睡觉的，一听箫声，倏地便似从梦中惊醒，坐了起来，眼中放出喜悦的光芒，说道：“姐姐，你听！这不是武林天骄的箫声？”柳元宗道：“赫连姑娘，你别下床，我出去看。”携了女儿，出了客厅，这才一皱眉头，悄声说道：“我以为他们两人是早该谅解了的，怎的却在较量内功？难道又失和了？”

蓬莱魔女也听出了他们是以箫声笑声较量上乘内功，双方正自不分高下。蓬莱魔女亦是惊疑不定。

忽听得箫声笑声，同一时间，戛然而止。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手携着手走进门来，看他们亲热的神情，便似亲兄弟一般，哪里有丝毫敌意？

几许风波，几番离合，江南朔北，万水千山，又是几番寻觅？正以为红豆空抛，却不料侠踪忽现，而且是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她的面前，这刹那间，蓬莱魔女的惊喜可想而知，一时间她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

她曾衷心盼望过这两个人和好如初，也曾不止一次想象过与他们二人会面的光景，甚至还曾经有过多余的忧虑：“不知他们能否尽消芥蒂？而自己周旋在他们二人之间，第一次见面之时，或许也会感到一点尴尬？”想不到他们现在忽然来了，来得这样意外，又是这样自然。他们两人脸上的笑容，像是一股清新的风，把蓬莱魔女多余的忧虑吹散了。

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见着了蓬莱魔女，两人也都是怔了一怔，但蓬莱魔女之来，早已在他们意料之中，是以虽然怔了一怔，却也并不怎么惊诧，一个说道：“啊，清瑶，你来了！”一个说道：“柳姑娘，路上辛苦啦！”两句简简单卑的问候说话，却藏着各不相同的复杂感情。笑傲乾坤是第一次亲切地叫她的名字，显示出对她已是完全谅解；武林天骄则改口称她“柳姑娘”，那是愿意自居于朋友的地位了。而他那句对蓬莱魔女的慰问“路上辛苦啦”，也暗示了他就是那个曾经暗中相助蓬莱魔女脱险之人。

这样的会面比蓬莱魔女所能想象的还要圆满，她本来是个爽朗大方的女中豪杰，既觉察到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的芥蒂已经消除，她的紧张情绪也就过去了。但在此时，她却无暇再说应酬的套语，紧张的情绪一过，立即便问：“公孙奇这贼子来过没有？”

笑傲乾坤诧道：“公孙奇？没有呀！”

蓬莱魔女道：“那么另外有个驼背老人来过没有？”

武林天骄答道：“你说的是神驼太乙吗？也没有呀！”

这次是轮到蓬莱魔女诧异了，“那么我的师父呢？他到哪儿去了？我还以为是公孙奇将他骗走的呢。”

笑傲乾坤道：“丐帮明日一早在首阳山上召开大会。丐帮内定的新帮主风火龙与他帮中的长老联名，送来了拜帖，请公孙前辈务必今晚上山，以便明早参与他们丐帮之会，作他们特邀的贵宾。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用了最隆重的礼节发出邀请，公孙前辈，自是不能拒绝。”

武林天骄接着说道：“公孙前辈是二更上山的，我们送了他一程，归途中看见月色很好，华兄一时兴起，邀我比试内功，想不到你们已经来了。你们倘若来早一个更次，还可以见着你的师父的。”

蓬莱魔女放下了心上的石头，但却也感到有点蹊跷！

柳元宗道：“你们是几时来的？”

笑傲乾坤道：“我来了已经三天，檀兄则是昨天才到。”

柳元宗道：“你们见过了风火龙没有？”

笑傲乾坤道：“尚未见过。丐帮的首脑人物是在我之前，早已上了首阳山了。他们正在进行召集大会，我是他们帮外之人，按照江湖规矩，须得避嫌，不便上去相访。”

柳元宗沉吟半晌，说道：“这就有点奇怪了，按说丐帮消息灵通，且又是山下山上之隔，丐帮中人也当知道你们是在这山下的采薇村的。为什么他只是邀请公孙隐却不邀请你们？”

蓬莱魔女道：“是呀，我也正为此感到蹊跷，丐帮的惯例，一向是不邀请外人参加他们本帮的大会的。若说他们这次是为了要推立新帮主，才邀武林同道作为见证，那又不应只邀请我师父一人，你们正在这儿，照理风火龙是应该懂得做做这个顺水人情，连同邀请你们才是。”

要知公孙隐固然是武林前辈，但华、檀二人也是江湖上极负盛名的人物，尤其华谷涵与丐帮更有师门的渊源，丐帮既然破例邀请宾客，这样的两个人正是想请都请不到的人物，如今丐帮却只送来了一个请帖，这岂不是出乎情理之常？

武林天骄道：“也许因为公孙老前辈是地主的关系。他不邀请我们，我们当然不便与公孙前辈一同去了。”

笑傲乾坤笑道：“我估计你们在这一两天也会到了，乐得留守此处等候

你们。”

武林天骄道：“听说我姐姐在光明寺，柳姑娘曾见着她么？”

蓬莱魔女搔了搔头，笑道：“你瞧我多糊涂，我早应该告诉你了，却只顾着和你们说话。我不但见了你的姐姐，还见了另一个人呢，这人就在这儿，现在正等着你去看她。”

武林天骄怔了一怔，道：“是谁？既在这儿，却为何不见出来？”蓬莱魔女道：“她受了点伤，你别担心，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也还未能下床，你赶快去看她吧。她在我从前住的那间房子。”

武林天骄猜到了几分，连忙进去。笑傲乾坤不知就里，以为是哪位武林同道受伤，也想跟去。蓬莱魔女摆了摆手，低声笑道：“别去打扰他们！”

武林天骄走到房门口，轻咳一声，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道：“是谁？”武林天骄早猜到了是赫连清云，但此时听得她的病中的声音，仍是不禁又惊又喜。

武林天骄应了一声：“是我。”揭开门帘，便走进去，只见赫连清云已经坐在床上，面如黄纸，但两只眼睛仍是秋水一般的明亮，放出喜悦的光芒，定着神看他。

武林天骄又是怜惜，又是惭愧，低声说道：“云妹，你受苦了！伤得如何？”赫连清云眼角有晶莹的泪珠，说道：“想不到咱们还能在这里会面，我是来找你的，你知道么？”喜悦与辛酸交织，化成了一颗颗的泪珠，滴在笑靥如花的脸上。赫连清云第一次向她所喜欢的人倾诉相思，此时此刻，她只想说出心里的话，却忘了自己的伤了。

武林天骄一直不知道这个小师妹暗中恋慕着他，到了采石矶之战那天，方才看出几分，但那时他在失意之余，仍是心如槁木。此刻，他听到了赫连清云真挚的心声，却不能不为她的深情感动了，不知不觉之间，两人的手已经握在一处，武林天骄用衣袖轻轻给她拭去了脸上的泪珠，在她耳边低声说道：“云妹，我辜负了你，但愿以后能弥补我的罪过。”

屋外是严寒的雪夜，屋内则是春意融融。在这里是赫连清云与武林天骄的情意绵绵，在那里则是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的心心相印，满天云雾都在他们相视一笑之中消散了。

他们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万语千言，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柳元宗忽地笑道：“现在已过了三更，你们也应当走了。”

蓬莱魔女一时不明父亲之意，怔了一怔。柳元宗道：“你不是为了丐帮之事而来的么？”

蓬莱魔女瞿然一惊，恍然大悟，说道：“哦，不错。丐帮之会明日一早举行，风火龙虽没邀请咱们，咱们也该作个不速之客的，此时是应该走了。”

柳元宗笑道：“不是‘咱们’，只是‘你们’。我还要留在这儿一会，待我再给赫连姑娘看一次病，要是她的病情没有变化，我才能够放心离开。”其实赫连清云早已脱了危险，她有武林天骄看护，也无须柳元宗再加照料的了。柳元宗是有意给笑傲乾坤一个机会，让他陪伴女儿的。

蓬莱魔女双颊微晕，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先走一步。爹爹，你可要快些来啊！”

天上飘下鹅毛雪花，两人踏雪而行，身上微感寒意，心中却是暖烘烘的。笑傲乾坤向来狂放，此时他第一次与他所倾心的人单独相处，不知怎的，却感到了偪促不安，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好不容易才找着一个话题，问道：“清

瑶，你是为丐帮之事而来的么？这么说你是见过了武士敦与云紫烟的了？”

蓬莱魔女道：“不错，我此来一是为了拜见恩师，请恩师亲自处置他那不肖之子；二来也是为了替武士敦洗雪冤情。你是知道武士敦这件冤枉的，可曾告诉了我的师父么？不知武土敦可来了没有？我是告诉了他我师父的这个住址的。”

笑傲乾坤道：“武士敦未曾来过，但他那件冤情我则已经告诉了你的师父了。”

蓬莱魔女道：“你们以为风火龙此人如何？”

笑傲乾坤道：“以他往日的为人而论，倒还不失‘侠义’二字，但他这次诬陷武士敦，却不能叫人原谅了。看来他是贪图权位，以至利令智昏，故此不惜千方百计，将他师弟驱逐出帮。”

蓬莱魔女道：“我也是这么想。但我师父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他怎能坦然接受风火龙的邀请，不起怀疑？”

笑傲乾坤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这张请帖又是由风火龙与他帮中的几位长老联名发出的。你师父纵然对风火龙有点怀疑，也不能不给丐帮面子。丐帮中人十九是侠义之士，风火龙即使心怀叵测，料想也不敢在大会之中，对你师父有所不利的，这点你倒可放心。”

蓬莱魔女道：“我师父可想为武土敦洗雪冤情？”

笑傲乾坤道：“我们是相信武士敦的，但可惜毫无证据，如何可以为他洗雪？而且这毕竟是丐帮的内争，外人也不好干预。”

蓬莱魔女道：“倘若这不是内争呢？我倒有一点证据。”

笑傲乾坤骇然道：“什么？难道风火龙为了篡夺盟主之位，竟不惜勾结敌人？你有的是什么证据？”蓬莱魔女道：“我有风火龙的师父前丐帮帮主尚昆阳当年的亲笔书信，这封信是由他们帮中的一位长老保存，证明武士敦是奉他之命投入金国御林军中，伺机刺杀金主完颜亮的。这封信由那位长老的弟子带来，意欲在首阳山大会中揭明真相。不料中途遭人截杀，杀他的那个人就是以前金国的国师金超岳。无巧不巧，恰好给我碰上，这封信到了我的手中。”笑傲乾坤大惊道：“有这等事？这么说风火龙当真是私通外敌了？”蓬莱魔女道：“我也不敢断定。后来我在古庙夜宿，又碰上两个丐帮弟子前来谋夺此信。他们先用迷香，我假作不知偷听他们谈话。其中之一说出是奉风火龙之命，但风火龙却是不许他们杀我的。我是金国所欲得而甘心的钦犯，倘若风火龙确实投了敌人，似乎不应下此禁令？”

笑傲乾坤道：“或许这是他良心未曾尽丧之故。但事情还未到水落石出之时，我们也不能过早便下断语。好在你既有这封书信，就可以在丐帮大会中理直气壮地向风火龙质问了。”

蓬莱魔女点头道：“不错，且待到大会再说吧。”两人谈了正事之后，开了话头，笑傲乾坤已减了几分拘束，说话也渐渐流畅了。

蓬莱魔女又与他说了武士敦与云紫烟的故事，此时雪已止了，满地清辉，寒林寂寂，笑傲乾坤若有所感，忽地对蓬莱魔女凝眸一笑。

蓬莱魔女怦然心跳，稍稍避开笑傲乾坤凝视的目光，低声说道：“你笑什么？”

笑傲乾坤道：“可笑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你是云紫烟的好友，也不知道你第二天就会来到她家。”

蓬莱魔女道：“要是知道呢？”

笑傲乾坤笑道："那就不会匆匆而走，连名字也没留下了。我走早一天，却阻迟了咱们几年会面。造化弄人，岂不可笑？"

蓬莱魔女道："哦，你在那时已经知道了我，要找寻我么？"

笑傲乾坤道："我早已知道你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

蓬莱魔女道："就是那次在云紫烟家中，我才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你当时虽然没有留名，但云老伯和他的几位朋友已经猜想到是你了。"

笑傲乾坤道："那么我知道你可要比你知道我早得多了！"

蓬莱魔女道："我知道你早就见过我的父亲。"

笑傲乾坤笑道："比你知道的更早。我在见着你父亲之前，已经从你师父口中，知道你是一个又淘气，又聪明又好逞强的小姑娘了！"

蓬莱魔女道，"哦，你是早就认识我的师父，而且在我师父家中住过的么？"

笑傲乾坤道："我还偷了你的一样东西呢，说是偷，其实也是你师父送给我的。后来我把你的东西又当作礼物送还给你，你可觉得奇怪么？"

蓬莱魔女嫣然一笑，打开金盒，取出那两颗连体孖生的红豆，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小时候亲自采摘的红豆怎会到了你的手中。你是怎么发现的？连我自己也忘掉是在几时遗失，掉落在什么地方的了。"

笑傲乾坤道："我在你师父的书房翻书，无意中在书橱发现的。我正在把玩之间，你的师父进来看见，他认得这是你小时候手做的黄杨木雕盒子，盒中的红豆还是你七岁那年骑在他的肩膊上采下来的。由于这对红豆，勾起了他的谈兴，那晚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他说他本来有个儿子的，但儿子不肖，如今在这世上，他最疼爱的人就只是你了。他希望我们相识，因此把这对红豆送给我，叫我拿作凭证，好去见你。你手做的盒子他则留下来，放回你的房中。他要你房间的一切东西都按照以来的样子，以慰他对你的思念。"

蓬莱魔女不禁热泪盈眶，说道："师父这样疼我，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他。"

笑傲乾坤道："他对我的好意，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想来也会明白的，他把你的红豆交到我的手中，这对红豆在我心中所占的份量，该是如何重大！"

蓬莱魔女红晕双颊，低声说道："我明白！"

是的，她不但明白笑傲乾坤的缠绵情意，也明白了师父的一番心事。师父把她手摘的红豆交给了笑傲乾坤，这用意不言而喻，就似她父亲把她的年庚八字交给笑傲乾坤一样，都是想把她付托与笑傲乾坤，撮合他俩的姻缘。想来师父和笑傲乾坤的说话还不止这些，但他不好意思全盘托出，只能婉转表白心事。

笑傲乾坤轻轻念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只念了头两句，就没有往下再念了。蓬莱魔女粉脸更红，这一首诗的后面两句是："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笑傲乾坤大约是怕"唐突佳人"，所以没有往下再念。

笑傲乾坤笑道："古人只知红豆生南国，却不知北国也有。"

蓬莱魔女道："本来是不会有的，但在这首阳山下有一个葫芦形的山谷，谷中有个温泉，地气温暖。我师父从南边带来了相思树的种子，撒在温泉附近，本是随便试试的，不料竟然生长起来，结出了缀满枝头的红豆。"

笑傲乾坤笑道："可见相思的种子，不论在江南或在漠北，只要有适宜

的土壤，就一样可以结果开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把“相思树”的“树”字省去，遂说成了是播下“相思的种子”了。蓬莱魔女的脸上也烧得更红了。

不知不觉之间，笑傲乾坤已是捏着她的掌心，对着她又是凝眸一笑。

蓬莱魔女道：“你又笑些什么？”

笑傲乾坤道：“我笑我过去太傻，总是不明你的心意，无端端自己招惹了许多烦恼。”

蓬莱魔女道：“我第一次渡过长江的时候，我很担心我经不起风浪，但不久我就喜欢上那波涛起伏的味道了。转而一想，倘若是波平浪静，一帆风顺，恐怕反而会减了几分兴味。”

笑傲乾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蓬莱魔女的言外之意，他当然一听便懂，笑起来道：“不错！不错！人生的意境也该如此，有波涛起伏才有无穷的回味。比如我在孤鸾山下狂歌而过之时，怎想得到有今晚踏雪同行的境遇？”

两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似，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两人都是有着一股洒脱的豪情。笑傲乾坤感到两颗心灵渐渐融洽之后，不知不觉之间，恢复了原来的狂放。

蓬莱魔女“嘘”了一声道，“别笑得太大声了，快要到山顶啦。”

两人纵目一观，只见山上已有幢幢的黑影，此时已是残星明灭的五更时分，丐帮中人已开始出动布置会场了。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料想无人敢来骚扰他们的大会，故此防范不很森严。他们两人展开绝顶轻功上山，路上虽碰见几个巡逻的丐帮弟子，但既非一流高手，也就不能发觉他们。

此时已近山顶，蓬莱魔女不敢露出声色，改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将声音凝成一线，送入笑傲乾坤耳中，悄悄问道：“咱们怎办？”

本来以丐帮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该以礼求见的。但一来丐帮大会没有邀请他们，他们“不请自来”，已是失礼；二来风火龙的底细未明；三来武士敦亦未见到。有此三项原因，过早露面，实是不宜。笑傲乾坤想了一想，也用“传音入密”的内功答道：“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山上有个大草坪，草坪上黑影幢幢，可以断定这个草坪就是会场所在。笑傲乾坤道：“不必走得太近了，咱们就在树林里埋伏吧。”选择了一株参天大树，两人施展轻功，跳了上去。这株大树枝繁叶茂，恰好可以隐蔽他们的身形。大树在树林深处，离那草坪约有三里之遥，他们藏在树上，可以俯视全场，但在下面草坪的人，除非是早已知道，特别留心，否则即使是一流高手，也决难察觉他们的踪迹。

草坪上的人越聚越多，不久曙光渐露，只见山中云气弥漫，颜色变幻不定，起初是白茫茫一片，转眼间已透出橙色的光芒，再一转眼，满天的云彩如着火烧，变成了眩目的朱霞，一轮红日，在云层中整个露了出来。顿时便似揭去了一层薄雾轻绡，地上景物，豁然显露。

只听得“咚、咚、咚”三通鼓响，“蓬、蓬、蓬”三下锣鸣，这是宣告大会开始的信号，群丐欢呼喝彩，如雷震耳。原来丐帮有个代代相传的惯例，每次新帮主即位的大会，都要由一个懂得天文的老人选择日期，大会也必须是天一亮便即开始。假如那天有太阳出来的话，这便是吉兆，象征新帮主如旭日初升，丐帮兴旺可期。相反，倘若天阴下雨，那便是不吉之兆了。所以必须由善观天象的人选择日期。旭日既升，会场中的人物当然是看得更清楚了。蓬莱魔女在树顶纵目遥观，凝神细察，只见草坪当中的一块石台上站着

一个年约五旬，虬髯如戟的叫化，蓬莱魔女认得是风火龙，在风火龙上首客位之处，站着的则正是她的师父公孙隐。

蓬莱魔女已有七年不见师父，此时一见，不禁大起孺慕之情，目光舍不得离开她的师父。仔细看时，只见师父两鬓如霜，比起她七年前拜别师父之时，已不知添了几多白发，有了衰老之态了。蓬莱魔女不觉心底发酸，暗自想道：“ 师父和爹爹年纪不相上下，却显得比我爹爹衰老多了。这当然是为了担忧他那不肖之子以及思念我的缘故。 ”

蓬莱魔女又再用眼光去搜索公孙奇，但因人多拥挤，找来找去也找不着公孙奇的影子，也不知他是来了没有？蓬莱魔女想起师父对她的深恩厚义，心里怔忡不安，想道：“ 我师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倘若公孙奇来了，我该不该当面揭发他的罪行呢？ ”

蓬莱魔女心念未已，场中忽然鸦雀无声，原来风火龙已上了石台，开始向帮众说话。

只听得风火龙声音微带颤抖，缓缓说道：“ 本帮不幸，老帮主在三月之前已去世了。帮主在生之日，未曾指定继位人选，临终之际，也未留下遗言。因此我秉承长老之命与同门之托，今日召集五袋弟子以上的本帮大会，公推一位足孚众望的新帮主。 ”

蓬莱魔女在树上聚拢目光，仔细看去，只见风火龙形容憔悴，说话之时，不但声音颤抖，而且是一副气沮神伤的模样。蓬莱魔女起初心想：“ 这风火龙倒会做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伤心。 ”忽而转念一想：“ 风火龙的目的是要做新帮主，他是最接近老帮主的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捏造老帮主的遗言？哦，或者他已有十足把握，料定帮众必然会推戴他，所以乐得做得光明磊落一些？但他这副神气却又似乎有点不对？ ”

蓬莱魔女正自心里悬疑，笑傲乾坤忽地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风火龙似乎是有点难以察觉的暗伤！ ”蓬莱魔女是个武学造诣大行家，跟她父亲又多少懂得一点医学，刚才她听了风火龙说话的声音，心中也曾闪过这个怀疑，但以风火龙武功之高，地位之尊，他又怎会受了暗伤的？一个具有上乘内功的人受了暗伤，本来极难察觉，是以蓬莱魔女虽有怀疑，却也不敢断定。但现在笑傲乾坤也是如此说法，笑傲乾坤的武学造诣比她高深得多，想来是该比她看得更准的了。

蓬莱魔女的思路迅即被场中嘈嘈杂杂的声音打断，丐帮的弟子，没有一个人察觉风火龙身受暗伤，他们最关切的是新帮主的人选。此时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嚷起来道：“ 风香主是老帮主的大弟子，这许多年来，都是他协助老帮主的，老帮主去世，当然是应该风香主继任。 ”“ 风师兄，老帮主虽没指定人选，那是因为他仓猝去世之故，其实我们都已知道，他平日早已属意于你啦！ ”“ 对啦，由你继任，那是再也适当不过，你不必再推让了。 ”

风火龙作了一个手势，止了群丐的喧哗，说道：“ 本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必须有非常之人才能担当非常的重任。我是德薄能鲜，帮忙老帮主料理一些杂务还勉强可以，说到要我做帮主嘛，那是万万不行，你们且别嘈吵，听我一言。关于帮主继任人选，朱长老和我也曾有过商量，你们如果没有适当的人选，就由我们提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包保胜我十倍！ ”

风火龙此言一出，全场都是大感意外。连蓬莱魔女也是惊疑不定，听风火龙的说话十分认真，又不似作伪。蓬莱魔女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他是受了良心责备，自知愧悔，要把帮主之位让回给武士敦不成？ ”外人都觉

惊疑，丐帮的弟子当然是更感惶惑了。他们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有谁比风火龙更适当的。有个丐帮弟子忽地心念一动，不知不觉他说出了“武士敦”的名字。

风火龙倏地变了面色，唱然说道：“你说的是武师弟么，可惜——”

话犹未了，风火龙后面的一个老叫化忽地走到前头，扬起手中的打狗棒指着那人沉声喝道：“不许再提这个叛徒的名字！这厮叛帮投敌，欺师灭祖，早已被逐出帮，这是他罪有应得，又有什么可惜的？风师侄，当日处置此事，就是由你执行帮规的，你又怎么还可称他师弟？”风火龙惶然说道：“是。是小侄失言了。那么现在就请朱师叔来给大家推荐新帮主吧。”

指责风火龙的这个老叫化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帮主尚昆阳的师弟，丐帮现存的三位长老之一，江湖上人称“朱砂索命掌”的朱丹鹤。

丐帮的另外两位长老，一个因年老多病，一个因要看守老家，都不能来参加大会。在场的辈份最高的丐帮弟子，就是这位朱长老朱丹鹤了。因此在场的丐帮弟子，都不能不对他尊重几分。

武士敦被逐出帮之事，丐帮五袋以上的弟子人人知道，但知道其中真相的却无一人。虽然有几个武士敦旧日的好友，深知他的为人的，觉得此事可疑，但大多人则以为武士敦确是贪图富贵，做了金国的高官。故此朱丹鹤一站出来指责，也就没人敢再提武士敦的名字了。

经过这场小小的纷闹，全场又再恢复了平静。此时丐帮弟子，人人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知道朱长老要给他们推荐的新帮主究是何人。蓬莱魔女则更加感到奇怪，从这场纷闹中，她看出了风火龙的态度，风火龙对武士敦的态度，竟似乎是还有一点同门之情。

朱丹鹤站上石台，但他想了一想，却说道：“风师侄，此会由你主持，还是请你给大家引见新帮主吧。”

坐在贵宾席上的公孙隐武学深湛，他是察觉到风火龙身受暗伤，但究竟受的什么伤，伤的程度如何，他也看不出来。公孙隐暗自想道：“莫非风火龙是自知内伤严重，或有残废之虞，故此要推位让贤？”

朱丹鹤说话之后，风火龙笑道：“此事是为了本帮的兴旺，其实朱师叔不必避嫌。好吧，师叔既然避嫌，那就由我来说。”众人对风火龙的话都是莫名其妙，蓬莱魔女则隐隐感到风火龙的笑乃是苦笑，他的这番说话也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风火龙重新站到台前，说道：“我说过这位新帮主包保胜我十倍，这不是我故意贬抑自己，而是确实如此。第一这位新帮主英年有为，今年不过三十岁，却已名震武林，第二这位新帮主是武学名门子弟，他的父亲是当今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第三他又曾建有极大的功勋，足以表率群伦。”说话刚刚告一段落，台下群丐已是纷纷叫道：“是谁？是谁？”正是：

避位让贤徒谎语，引狼入室事堪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偷天换日期豪杰 覆雨翻云祸丐帮

蓬莱魔女心头一震，暗自想道：“ 当今的武林人物，有谁能具备这三个条件？他们是绝对不会推戴武士敦的。而且即使武士敦也还欠缺一项，他的父亲早已死了。 ”

笑傲乾坤在她耳边悄声笑道：“ 倘若你是男子，你倒足够这三个条件，可以当得丐帮帮主。 ”这话虽是说笑，却也半点不假。蓬莱魔女不过二十多岁，早已当了绿林盟主，当然可说得是名震武林；她是柳元宗之女，公孙隐之徒，父、师都是当今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她曾率领义军与虞允文配合，在采石矶击败了完颜亮的百万大军，当然可以说得是建有极大功勋。但这话从反面来说，也即是普天之下，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具有这三个条件，可以当得丐帮帮主。

风火龙在群丐争问“ 是谁？是谁？ ”的喧闹声中挥了挥手，提高了声音说道：“ 各位要问这位新帮主是谁么？咱们今日之会请有一位贵宾，也是破了惯例所请的唯一贵宾，想必大家都知道公孙前辈吧？请公孙前辈先出来与大家一见。 ”

公孙隐愕然说道：“ 我可是年将七十的老头儿啊！ ”

朱丹鹤笑道：“ 我们当然不敢委屈老前辈做我们的帮主。但在新帮主即位之前，却必须请你老人家会会敝帮弟子。因为你老人家是新帮主最尊敬的人。 ”

与会的都是丐帮五袋以上的弟子，即使未曾见过，也都知道公孙隐的大名，但却不知他与新帮主有何关系？这些丐帮弟子，一来是为了表示对武林前辈的尊敬；二来也是怀着好奇心理，于是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向公孙隐致敬。公孙隐满腹疑团，只好站到台前，与众人见面，连声说道：“ 不敢当，不敢当！ ”

这幕戏演过之后，风火龙这才缓缓说道：“ 咱们所要推戴的新帮主，就是公孙前辈的公子，也即是这十年来威震江湖的桑家堡堡主公孙奇。 ”

此言一出，全场惊愕。一时间谁都没有作声。公孙奇私通金国，做了金国郡马之事，知道的人很少，丐帮弟子也不知道。但公孙奇行为邪恶，这却是很多人知道的，所以就不能不感到惊愕了。但为了顾着公孙隐的面子，是以暂时都没作声。

公孙隐也是大感意外，惶然说道：“ 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但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之下，他也不便立即当众指责他的儿子。

有几个丐帮弟子隐忍不住，大着胆子说道，“ 公孙堡主虽是年少有为，但他是帮外之人，怎能做得本帮帮主？ ”

风火龙哈哈一笑，说道：“ 公孙师弟是朱师叔新收的弟子。这正是我为了本帮大计，特地邀请他加入本帮的。公孙师弟，请出来与同门见面。 ”

丐帮弟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风火龙说的朱长老“ 避嫌 ”乃是这个意思。因为公孙奇是朱丹鹤新近收录的弟子，故而朱丹鹤不便说话，须得风火龙来加以推戴。

蓬莱魔女也恍然大悟，原来风火龙、朱丹鹤之所以邀请她的师父，作为丐帮大会的唯一贵宾，乃是为了拥立公孙奇之事作一伏笔。他们要借重公孙隐的威望，减少帮众对公孙奇的反对。

只有公孙隐莫名其妙，心中想道：“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挑选继任帮

主，这是应该何等慎重的事！武功固然要出类拔萃，人品更必须众所同钦。我这不肖之子为何给他们看上？难道是奇儿这几年的行为已经改了？他们说奇儿建有极大的功勋，却又不知何指？”

风火龙既把新帮主介绍出来，朱丹鹤也就不必“避嫌”了，当下得意洋洋地说道：“新入帮的弟子就做帮主，这确是前所未有之事。但为了光大本帮，又必须找一位最合适的帮主，这也就不妨打破成规。公孙奇是名门子弟，身兼两位武学大宗师的衣钵真传，更难得的是他今年不过三十，正是英年有为。而本帮处在目前这种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正需要有能力、较年轻的帮主领导。风师侄有见及此，故所以请他入帮。而老朽也就不辞‘难以为师’之诮，收他为徒。其实我是不配作他的师父的。”言语之间，对公孙奇推崇备至，根本不像师父介绍徒弟的口气。

风火龙、朱丹鹤相继说话之后，公孙奇就在众目注视之下，从人丛中走了出来。只见他已换了一身叫化子的打扮，穿着故意打上补钉的新衣裳，手提打狗棒，走到朱丹鹤的身前。

朱丹鹤道：“先去见过你的父亲。”公孙奇向朱丹鹤行了一礼，恭恭敬敬地应了一个“是”字，就走到公孙隐面前，忽地双膝跪下，眼中含泪，叫了一声：“爹爹！”接着说道：“孩儿不肖，这许多年来未能侍奉爹爹，求爹爹见谅。”

公孙隐本来是早已不认这个儿子了的，但此时见儿子含泪跪在自己的面前，不觉感到一阵心酸，但仍是冷冷说道：“你也自知不肖么？你自问配不配当丐帮帮主？”

公孙奇故作惶恐之状，不敢答话。朱丹鹤从旁劝解道：“公孙前辈想是对令公子过去的某些行事有了误会了，其实他是另有隐衷的。我敢担保他绝非不肖，否则我们怎会拥戴他做我们的帮主？”

朱丹鹤这一番话说得公孙隐将信将疑，如坠五里雾中。心中想道：“难道他当真是另有内情，而我反而是不明真相。”

笑傲乾坤悄悄说道：“公孙奇倒是很会做戏。”蓬莱魔女道：“咱们要不要下去揭发他？”笑傲乾坤道：“再等一会。”

蓬莱魔女心中好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公义私情，交战于胸，一时间也是决断不下。为了公义。她是应该当众揭露公孙奇的罪行；但这样做的话，就等于师父往心上刺上一刀，却又叫她如何下得了手？

公孙隐却如坠入五里雾中，他只有这一个儿子，他私心是希望儿子的确已经改过，朱丹鹤的说话是真；但他回想儿子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不是令他失望的，他又相信儿子不过。

公孙隐正想向朱丹鹤细问其详，就在此时，场中忽掀起了骚动。有两个巡山的七袋弟子气急败坏地跑到风火龙面前说道：“禀告香主，武士敦和几位客人来到，我们曾予拦阻，但武士敦坚决要来参加大会，我们不便动武。如何处置，请香主示下！”

朱丹鹤“哼”了一声道：“武士敦居然还有脸皮再到丐帮？哼，把他——”“拿下”二字未曾出口，风火龙已先说道：“师叔暂且息怒。先问问那几位客人是谁？”

那两个巡山弟子禀道：“是宋金刚、杜永良、萨氏双雄和青海三马等人。”朱丹鹤冷笑道：“武士敦竟想挟外人以自重么？哼，请来的也不过是些二流角色。”其实宋金刚等人在江湖上也是很有声望的人物。地位不过稍逊于各

派掌门与各大帮主而已。朱丹鹤为了要排斥武士敦，故意贬低他们。

公孙隐佯作听不见朱丹鹤这些话，大声说道：“啊，原来是宋金刚和萨老大、萨老二来了吗？这几位老朋友我都差不多有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倒是想念得很。”

风火龙道：“他们既是公孙前辈的朋友，理该以礼相请。”朱丹鹤面色铁青，却不说话。

公孙隐道：“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风火龙道：“老前辈客气了，有话尽管吩咐。”

公孙隐道：“不敢当。论理我是不敢干涉贵帮事务，但我想贵帮既然请我作客，其他客人似乎也不宜拒绝。武士敦因何事被贵帮所逐，我不知道。但他今日是以客人身份前来，照江湖规矩，似乎也该一视同仁。”其实公孙隐对武士敦的事情是略有所知的，所以他才委婉地替武士敦说情。

风火龙问那两个巡山弟子道：“武士敦对你们怎样说？”那两个弟子说道：“武士敦说他虽然被逐出帮，但老帮主总是他的恩师，老帮主至死之时也承认他是弟子。今日之会固然是拥立新帮主，但也是哀悼他的恩师。那么就不论当他是客人也好，当他是弃徒也好，总之都是不能拒绝他进场的了。”

风火龙道：“看在他对师门情重，朱长老你以为——”朱丹鹤道：“师门二字，不许再提。只当他是客人身份招待。”

朱丹鹤迫于无奈，只得答应，心有不忿，又补上一句：“这都是看在公孙前辈的份上。”公孙隐淡淡一笑，说道：“是么？那就要多谢朱长老给我面子了。”

说话之间，宋金刚、武士敦这一行人已在群丐注目之下走进场来，奉命作知客的弟子对宋金刚与萨氏双雄等人殷勤招呼，就只是对武士敦一人不理不睬。

武士敦看见公孙奇在场，颇感意外，但他此时，无暇节外生枝，便佯作视而不见，怡然自得地走到风火龙面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大师哥，小弟特来道贺。”他还以为风火龙已经当了帮主。

风火龙用重浊的鼻音“唔”了一声，含含糊糊地算是答应。朱丹鹤变了面色，厉声斥道：“武士敦，你早已被逐出帮，还有什么资格来与本帮香主称兄道弟？”

武士敦道：“今日新帮主继任，我正是要来辩白冤情，请新帮主收回成命。”

风火龙道：“那你就该向新帮主去说，不必和我啰唆。”

武士敦大吃一惊，连忙问道：“新帮主是谁？”

朱丹鹤抢着说道：“新帮主是谁，与你无关，你早已铁案如山，还有什么可以辩白？”

武士敦道：“我当然是有了足够的翻案证据，才敢来此，按照帮规，我也有权在本帮大会之中，向新帮主申诉！”

宋金刚与萨老大说道：“我们是特地向贵帮的新帮主道贺来的，不知贵帮主可肯赏面赐见？”他们以客人的身份求见帮主，于理于情，主人都是不能拒绝。

朱丹鹤只好含糊说道：“新帮主是推定了，但尚未接任。各位稍待如何？”

朱丹鹤正在考虑好不好下令驱逐武士敦，武士敦又紧紧追问：“新帮主既然推定，那就没有隐瞒的必要，为什么你们不许我和他说话？”

风火龙咬了咬牙，说道：“好吧，你既一再追问，那就告诉你吧。新帮主就是名震江湖的昔日的桑家堡堡主，公孙奇公孙大侠！他是新近入帮的朱长老的弟子。”

武士敦怔了一怔，忽地“哈，哈，哈”的大笑三声！

朱丹鹤怒道：“狂徒，你笑什么？”要不是朱丹鹤深知武士敦的本领已得他师兄衣钵真传，而且天赋异禀，青出于蓝，丐帮上下，无人是他对手，朱丹鹤早已要动用武力了。

武士敦威严的眼光移到公孙奇身上，仰天大笑道：“大侠？堡主？嘿、嘿、嘿！哈、哈、哈、哈！你们还忘记了替公孙奇再加一个尊号呢！”风火龙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武士敦道：“你难道尚未知道？公孙奇还是金国的郡马大人！”此言一出，登时全场震动。

武士敦剑眉倒竖，虎目含威，厉声斥道：“你私通金国，已成公敌，还焉能做得丐帮帮主？”

朱丹鹤喝道：“住口，不许你含血喷人！”一掌挥出，要把武士敦推开。武士敦兀立不动，冷冷说道：“朱长老，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你要知道，倘若让一个金国郡马做丐帮帮主，那就不仅仅是丐帮受害了！凡属武林同道，都绝不能容许此事发生！你是我的师叔，我不敢与你动手。但你倘若定要包庇奸徒，将我赶走，那我也只能拒不从命了。”

朱丹鹤的“朱砂掌”过去也曾驰誉武林，但这一掌还未碰着武士敦的身体，已隐隐感到一股阻力，朱丹鹤深知武士敦的本领，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我年纪已大，非复当年，倘若这一掌推他不动，我的面子可丢尽了。罢，罢，罢！他毕竟是我的晚辈，我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且让公孙奇去对付他吧。”这一掌终于不敢打下，缓缓收回。

在全场骚动之中，公孙奇却是神色自如，淡淡说道：“请各位想想，我爹爹在此，我若是私通金国，我还敢来见我爹爹吗？风师兄你们总是信服的吧？倘若我来历不明，风师兄又焉肯再三推辞，定要把帮主让给我做？不过，我也不怪武士敦，他是自己想当帮主，当然要攻击我了，其实。我倒并不在乎当个帮主，只是武士敦乃是本帮叛徒，他摭拾流言，将我倾陷。他要当这帮主，却也万万不能！”

帮众不明真相，听了公孙奇的说话，倒也觉得似乎“言之成理”，尤其是他提到他爹爹在场这一点，更能说服众人。要知公孙隐乃是嫉恶如仇的老前辈，大家都是想道：“不错，倘若公孙奇确是私通金国，他爹爹怎会放过他？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的。但现在公孙隐却是由他师父与风火龙联名邀请，来作贵宾，这事情公孙奇当然预先知道，他仍然敢来，可见是胸中坦然的了。”

真相未明，是非难辨，丐帮弟子的喧闹停了下来，本来要斥骂公孙奇的，也不敢贸然开口了。公孙隐见儿子神色自如，也是半信半疑，只好不说话。

武士敦气得七窍生烟，正要揭发公孙奇的罪恶，朱丹鹤已经说道：“不错，武士敦乃是本帮叛徒，他如今又不肯以客人自居，竟敢侮蔑本帮帮主，干涉本帮事务，这样的恶客，丐帮碍难招待。武士敦，你走不走？”

在朱丹鹤的发号施令之下，丐帮的八个大弟子都已拥了上来，对武士敦采取包围态势，眼看就要动用武力，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且慢动手，我可以证明武士敦不是叛徒！”只见有两条人影，飞鸟般地落下场心，前面的是蓬莱魔女，跟在后面的是笑傲乾坤。

公孙奇见蓬莱魔女终于赶了到来，不由得心头一震，脸上变色。但也不过瞬息之间，他又恢复了一副有恃无恐的神气。

蓬莱魔女先去见过师父，公孙隐欢喜得老泪纵横，说道：“瑶儿，你才来么？你来了这就好了。我们正苦于不明真相，你知道什么消息，快快说吧。”公孙隐对儿子的一举一动，一直都是密切地注意着的，公孙奇那一瞬间所现出的惊惶神色，亦已收入他的眼帘。公孙隐不由得暗暗起疑：“阿奇为什么好像害怕他的师妹？”

公孙隐所说的“真相”，那是指武士敦与公孙奇两人之事的，蓬莱魔女当然听得出他的意思。可是蓬莱魔女见了师父脸上的泪水，心中却是不由得一阵辛酸，十分难过，暗自想道：“公孙奇的罪恶就让武士敦揭露吧，我只给武士敦作个证明，也就是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的身份，丐帮是无人不知，因此他们入场之后，群丐都是肃静无哗，静观变化。

风火龙以接待贵宾之礼见过蓬莱魔女，但却冷冷说道：“柳女侠，你怎么能给武士敦证明？”

朱丹鹤说话更不客气，“柳女侠，你是绿林盟主。绿林与丐帮向来是河水不犯井水，丐帮清理门户，驱逐叛徒，这是丐帮的事情。外人怎能来给他证明？”

蓬莱魔女道：“这个要给武士敦证明无辜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贵帮的老帮主。不错，清理门户是你们的事，我不过来替贵帮的老帮主说明真相而已。待我说了之后，要是你们仍然认为应该驱逐武士敦出帮，那也是你们的事。”

风火龙听得蓬莱魔女这么一说，已知那件秘密已给蓬莱魔女发现，他作贼心虚，不敢多话。朱丹鹤虽是长老，但蓬莱魔女抬出了他的师兄尚老帮主，登时也把他的气焰压了下去，只好默默闪开，让蓬莱魔女上台。

蓬莱魔女跳上石台，取出了那根打狗棒扬了一扬，说道：“你们想必认得，这是你们鲁长老的东西，鲁长老本来是叫他的弟子龚浩拿来给武士敦作证的，龚浩在路上给金国的鹰爪孙杀了，那日恰巧给我碰上，这支打狗棒落在我的手中。你们请看，棒内有个秘密。”

说到此处，忽地有股冷风“嗖”的射来，笑傲乾坤站在台前，挥扇一拨，喝道：“是谁敢施暗算？”这是隔空点穴的绝顶功夫，指力激起冷风，能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笑傲乾坤挥扇解了这人的偷袭，身上也是微感寒意，不由得好生诧异，公孙奇与朱丹鹤都在台前，毫无异动，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料他们也不敢胆大妄为。那么这个偷袭的究竟是何人，竟有如此功力？

蓬莱魔女则是知道此人是谁的，但事有缓急轻重，蓬莱魔女此时已是无暇追究偷袭之事。她必须赶快给武士敦证明，免得夜长梦多，又生变化。

当下蓬莱魔女立即将打狗棒中所藏的密件取出，朗声说道：“这是你们老帮主写给鲁长老的一封亲笔书信，尚老帮主早已料到今日之事，故而留下这封书信，来给武士敦作个证明的。”说罢，就展开信笺，大声朗诵。在她朗诵之时，公孙隐也站到台前，为她保护。

这封信包括两点主要内容，一是说明武士敦是为了报家国之仇，奉他（老帮主尚昆阳）之命，投入金国御林军，伺机刺杀完颜亮的。二是预先立下的遗嘱，声明倘若武士敦大功告成，就由武士敦继任帮主。

蓬莱魔女念完之后，把那封信递给风火龙，说道：“请你给贵帮各位香主、舵主、堂主传观，看看是不是你们的老帮主笔迹？”在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又有公孙隐在旁，蓬莱魔女料想不论是风火龙或是朱丹鹤，都是决计不敢把这尚老帮主的遗书撕毁。

朱丹鹤面色铁青，风火龙则勉强地作了一个尴尬的苦笑，把信收下，说道：“不错，这是我的师父老帮主的亲笔手书，各位都已经听得很清楚，不必再传观了。”

风火龙面向帮众证实了这封书信乃是真的之后，便转过身来，向武士敦道：“武师弟，我不知你是奉了师父之命的，委屈了你，请贤弟恕罪。”

武士敦道：“那么，风师兄是许我重回本帮了？我先得声明，我只是想重回本帮，并非想来抢夺帮主之位。”

风火龙道：“武师弟既是奉命而为，并非叛国投敌，当然可以重回本帮。至于帮主之事，咱们可以另行计议。”

武士敦杀了完颜亮之事，丐帮中只有十数个首脑人物知道，但因当时朱丹鹤、风火龙都说这个首级是假，他们也就不敢相信这首级是真。要知完颜亮是一国之主，拥有百万大军，一个小小的御林军军官，根本就没有接近他的机会，又怎能轻易将他刺杀？他们因此而怀疑武士敦意图冒功求进，实在也颇有理由。

蓬莱魔女本来就要跟着证明武士敦是杀了完颜亮之事，但转念一想，此事反正是总要提起的，待他们丐帮中人先行查问此事，自己再来作证，也还不迟。倘若急于要为武士敦证实这项大功，反而可能给丐帮怀疑自己是要来助武士敦争夺帮主之位。

风火龙在群丐议论纷纷之中又再登台，朗声说道：“武师弟的事情已经解决，不必再议。今日之会，最最紧要的还是推戴新的帮主。”

此言一出，台下议论纷纷，有的说道：“据说完颜亮是武士敦杀的，却不知是真是假？倘若是真，就应该由武士敦继任帮主才对。”有的说道：“公孙奇也不知究竟是否金国郡马。朱长老和风香主说他建有极大功勋，也不知是什么功勋？”有的说道：“两人都是还有可疑之处，为了减少纠纷，不如仍然由风香主升任帮主，顺理成章，最为妥当。”

风火龙道：“公孙师弟，你应该说话了。”公孙奇在议论声中跳上石台，朗声说道：“请各位暂时安静，让我表明心迹。”他使出上乘内功，将声音送出，就似在各人耳边说话一般，大草坪上站在最外一圈的丐帮弟子，都听得清清楚楚。丐帮五袋以上的弟子都是武学行家，公孙奇这一下“先声夺人”倒赢得了很多人的佩服，登时全场鸦雀无声。

公孙奇缓缓说道：“我是新入本帮毫无资历的弟子，帮主之位，我是绝不敢坐上去的，但既然有了涉及我的流言，我也不能不趁此机会稍加辩问。请问武师兄，你说我是金国郡马，不知配给我的郡主是哪一位？”

武士敦道：“这位郡主么，说来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同门，想必也有许多人认得。她就是江湖上臭名昭彰的玉面妖狐，真名实姓叫做赫连清波。玉面妖狐本是辽国御林军统领之女，亡国之后，投降敌人，受完颜亮策封为郡主的。”

此言一出，全场又不禁哗然，纷纷叫道：“竟是这个妖女么？”有的人是见过公孙奇与玉面妖狐在江湖上一同出现的，更禁不住就发言质问：“公孙奇，你与那妖女究竟有何关系？为什么你们曾经同在一起，快快从实道来。”

公孙奇神色自如，不慌不忙他说道：“不错，玉面妖狐的确是我的续弦

妻子；我也的确曾经做过金国的郡马！但请各位暂息怒气，这是有原因的！”台下纷纷喝问；“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公孙奇故意歇了一下，这才说道：“玉面妖狐就在这里，各位要不要见她？”

此言大出众人意外，认得玉面妖狐的连忙四面张望，但在场的除了蓬莱魔女之外，却并没有第二个女人。众人纷纷问道：“在哪里？在哪里？”公孙奇一声长笑，说道：“就在这里！”蓦 地从背囊中取出一个人头，当众一晃，说道：“各位看清楚了，这可是如假包换的玉面妖狐了吧？她是我亲手杀的！”这颗人头用药水浸过，缩小似拳头大小，但仍是栩栩如生，见过玉面妖狐的人，都认得的确是玉面妖狐的首级。

公孙奇这一“怪招”，不但群丐惊愕，连蓬莱魔女也是大感意外，想不到公孙奇下得如此毒手，竟然把玉面妖狐也都杀了，思之不禁毛骨惊然。

公孙奇在群丐惊愕之中，把玉面妖狐的首级放在台上，得意洋洋他说道：“各位大概可以明白了吧？我之所以要娶玉面妖狐为妻，就因为她是金主完颜亮所策封、所宠爱的郡主，我只有当了金国的郡马，才能有接近完颜亮的机会。”

朱丹鹤立即接下去说道：“我刚才所说的新帮主曾建有极大功勋，指的也正是这件事情。采石矶战后，金京突然传出完颜亮暴毙身亡的消息，其实所谓‘暴毙’就是给人刺杀，这也差不多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了。刺杀完颜亮的人是谁呢？就是公孙奇！”

他们两人的说话说得合情合理，群丐不明真相，十居八九，都是相信无疑。心中俱是想道：“原来如此，我们倒是错怪了公孙奇了。”于是禁不住便向公孙奇纷纷欢呼。

风火龙说道：“公孙师弟刺杀完颜亮有功，便依老帮主之任，也该由他继任帮主。各位大概也应无异言了吧？”

公孙奇连忙装出一副惶恐的神气，摇手说道：“我但求一众同门明白我的心迹，于愿已足，帮主之任，我是决计不敢担承的。”

他越是推辞，群丐越是表示拥护。异口同声地都是说道：“谁杀了完颜亮，谁就当本帮帮主，这是老帮主的遗命，也是我们的要求。理该如此，不必推辞！”

群丐不明真相，蓬莱魔女是明白的。她知道公孙奇与玉面妖狐乃是相互利用，这才结成夫妻的。完颜亮死后，玉面妖狐失了靠山，也就是失了利用价值，公孙奇为了取信于人，就索性杀了玉面妖狐，最后一次利用她的首级了。玉面妖狐固然阴狠毒辣，到底还是敌不过公孙奇。蓬莱魔女心中想道：“玉面妖狐固然死不足惜，但公孙奇要利用她的首级谋夺丐帮帮主之位，这更是一个极大的阴谋，倘若任他得逞，祸患不小！”

蓬莱魔女再也忍耐不住，待群丐欢呼之声稍稍小了一些，便走上前去，厉声斥道：“公孙奇，你、你好无耻，完颜亮是你杀的么？”

公孙奇道：“师妹，你，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完颜亮不是我杀，又是谁杀？”他装出一副极其惊愕的样子，倒好像受委屈的是他了。公孙隐是相信蓬莱魔女的，一听了蓬莱魔女那番说话，不由得面色灰白，便要发作。朱丹鹤在他身边，连忙劝道：“公孙前辈，徒弟虽亲，到底不及儿子亲。你也不能偏信徒弟的说话。”公孙隐听了朱丹鹤的话，又看了公孙奇这副满怀委屈的样子，不由得心软几分，他本来要骂的“畜牲”二字，到了舌头也吞

了回去，心中想道：“难道这其间还有什么误会，且听一听这畜牲有何分辩？”

公孙奇反过来诘问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义当前，也顾不得师门私情了。于是斩钉截铁他说道：“完颜亮是武士敦所杀，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蓬莱魔女此言一出，恍如石破天惊，群丐都是惊疑不定。公孙奇与武士敦都说完颜亮是自己所杀，那么两人之中，必定有一个是说谎的了。依常理推论，公孙奇身为郡马，接近完颜亮的机会较多，他说的也似乎较为合情合理。但武士敦有蓬莱魔女给他来作证明，蓬莱魔女是绿林盟主身份，她说是亲眼见到的，难道她也会伙同了武士敦说谎？群丐不明真相，有如坠入五里雾中，谁都不敢作声。

公孙奇仍是神色自如，“哦”了一声说道：“你亲眼见到的？这就怪了。师妹，请问你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

蓬莱魔女道：“在采石矶的一座山头上。那是金主完颜亮驻营的地方。”

公孙奇道：“当时是怎么个情形？”

蓬莱魔女道：“北岸义军与渡江的宋军配合，攻上那座山山头。完颜亮败走，在乱军中被武士敦所杀。武士敦当时是金国御林军军官的身份，随同‘护驾’的。”

公孙奇拖长了口气，一字一句他说道：“哦，是在乱军中杀的？那么，当时你们的人想必还未追上完颜亮吧？要不然就用不着假充金国御林军军官的武士敦来杀他了。”

蓬莱魔女道：“是还未曾追上，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身穿龙袍的完颜亮先是给乱箭射下马来，紧跟着在给他护驾的御林军中，就跳出一个军官，一刀斫了他的脑袋。这军官并不是你，是武士敦！”

公孙奇微笑道：“我当然不会是那个军官。但我只怕你还是看错了人！”

宋金刚、杜永良、青海三马等等当时曾在场目击的人，都按捺不住，一齐站了出来，说道：“柳女侠所说的情形，当时我们也都是亲眼见到的。若说她一人看错，难道我们也都眼花不成？”

朱丹鹤咳了一声，缓缓说道：“我不是信不过绿林的柳盟主，更不是信不过列位英雄，但其间只怕还有可疑之处。”他把“绿林的柳盟主”这几个字，故意说得响亮了些。蓬莱魔女心中一凛，暗自想道：“若说可疑，这朱长老倒是最为可疑。丐帮与绿林素来两不相混，丐帮中人说不定对我也隐有猜疑，猜疑我是想扶植武士敦以谋兼并丐帮，我就不方便说话了。”

宋金刚是个直心肠的老英雄，听了朱丹鹤的话，愤然说道：“还有什么可疑？”朱丹鹤又咳了一声说道：“我早说过我不是怀疑列位英雄，宋庄主可不要误会才好。各位也请稍安勿躁，请让我先说一段故事。这是楚汉相争时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也许在座诸位，有不少人也曾听说书人说过的。”

在这样紧张的关头，朱长老突然有此“闲情逸致”，要说一段楚汉相争的故事，众人都是莫测高深。

朱丹鹤打开葫芦，喝了一口茶水，清清喉咙，然后模仿说书人的口吻说道：“话说当年楚汉相争，起初汉王刘邦是屡战屡败。有一次刘邦被项羽围于莱阳，城中粮草断绝，指日可下。项羽要刘邦亲自出城投降，方允解围。

“刘邦无法可想，遂与臣下商量，有个将军，名唤纪信，面貌与刘邦略有几分相似，愿意冒充刘邦出降，替他一死。

“到了约定的日期，纪信穿上龙袍，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地出来。走在

前面的执着旌旗羽葆作为前导，后面的则高擎大纛，遮掩汉王。楚国官兵见了如此排场，全副仪仗，又加以纪信貌似刘邦，谁都没有疑心坐在马上的是个假的汉王。

“结果纪信当然是难逃一死，但刘邦扮作平民，却从另一个城门悄悄溜走了。这段故事，便叫做纪信替死。”

宋金刚道：“朱长老，你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朱丹鹤道：“项羽手下的官兵与刘邦屡次交锋，认得刘邦的人不知多少，但在那样情形之下尚自分辨不出真伪，那么你们又怎么知道当日在乱军中的那个完颜亮就一定是真的无疑？何况完颜亮的情形还与刘邦有所不同，刘邦是崛起行伍之中，亲自带兵打天下的，认得他的人多；完颜亮则是继承他父亲的皇位，自幼生长在深宫的。只怕一个小小的御林军军官，也未必就能够经常见到他吧？若只是见过一面两面，在那种乱军溃败的情形之下，又怎有余暇分辨完颜亮的真假？”

朱丹鹤能言善辩，他又是丐帮在场的唯一的长老，帮众少不了都尊敬他几分，听了他这番言辞，许多人都是想道：“不错，说不定是武士敦杀错了人；也说不定是柳清瑶等人看错了人，他们只见武士敦杀了一个穿龙袍的家伙，就当作他杀的是完颜亮了。倘若武士敦一直不知真假，那还情有可原，倘若他事后明知是杀错了人，还要回来向老帮主报功，那就是存心欺骗了。”

群丐窃窃私议，武士敦按捺不住，出来说道：“我当时曾携有完颜亮的首级，献给恩师，恩师逝世之后，这颗首级不知风师兄还有保存否？若有保存，拿来一看，便知真假。”

宋金刚道：“不错，这里见过完颜亮的不只一人，倘有首级在此，我们可以仔细认。天下没有相貌完全相同的人，现在又不是在乱军之中，我们有的是时间看个清楚。我相信我们总可以分得出真假的。”

蓬莱魔女心想：“他们作贼心虚，哪还有不把首级毁了的道理？”哪知心念未已，朱丹鹤己是说道：“这好极了，我早就预防会有纠纷，那颗首级己带来了！”正是：

假作真时真作假，奸徒诡计最多端。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肯为私情饶逆子 只因大义责同门

宋金刚大喜道：“首级既然在此，便请取出让我们一看。”

风火龙道：“请大都三位香主出来，一同参加辨认。”大都（今北京）是当时金国的首都，丐帮在那里立有香堂，设有正香主一人，副香主二人。完颜亮在大部做了十四年皇帝，也曾出巡过许多次，故此这三个香主都是认得完颜亮的。

朱丹鹤待到那三位香主到了台前，参加辨认的一众英雄也都围拢了来，他这才取出那颗首级，朗声说道：“请各位看清楚些，这是不是完颜亮的脑袋？”

众人凝神观看，从首级上隐约看得出完颜亮的影子，但面部干枯，凹凸不平，肌肉虽未完全化掉，已有几分似骷髅模样，和完颜亮生前的面目当然也就相差颇远，只能说是有三分相似。

在这样情形之下，就只能凭参加辨认之人来作判断了，你可以说是完颜亮胁首级，也可以说不是完颜亮的首级。

武林中本来有防止尸体腐烂的药料，也有制炼首级的方法。但此时距离完颜亮之死，已有四个多月，宋金刚等人心里想道：“或许是风火龙、朱丹鹤二人保存得不好，忘记时时加上防腐的药料，以致首级变形，也是有的。”

宋金刚等人明知完颜亮是武士敦杀的，他们也都是怀着给武士敦作证的目的而来，因此在看了首级之后，异口同声地说道：“不错，这是完颜亮的脑袋。”他们一心一意要助武士敦，仓猝间却想不到朱、风二人会玩弄什么手段。

武士敦本人却是有怀疑的，这颗首级曾经他用本帮秘传的药方浸炼过，按说不会这样快便变成半个骷髅。武士敦动了疑心，跟着想到一件他最不愿见到，连想也不敢一想的可怕之事，不由得面色“唰”的一下变得灰白。他动了一动嘴唇，要想说些什么，但终于还是忍着不说。要知道这颗首级当时是风火龙接了过去，后来交给朱丹鹤保管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师兄，一个是他的师叔，倘若他说出可疑之处，万一并不是如他所想，那就要使得丐帮发生最严重的分裂了。何况现在宋金刚等人又都说了这颗首级是真，他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横生枝节。“且看看他们等下如何？”武士敦心想。

此时，宋金刚等人已退了一步，只有蓬莱魔女与丐帮的那三位香主还在台前，将那颗首级反复观看。蓬莱魔女怀疑不定，看了一会，忍不着说道：“这首级恐怕有点不对！”

此言一出，宋金刚等人相顾失色，心中俱是想道：“柳盟主要我们来作证明，怎的她却反而说这首级是假？这岂不是帮了武士敦的倒忙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三个香主跟着便道：“不错，柳女侠也看出了么？这颗首级是假的！”

丐帮这三个香主为人正直，素有侠义声名，帮外帮内，人所同钦，所以大家都相信他们绝不会乱说假话。他们的话不假，这颗首级就当然是假的了。

群丐议论纷纷，比较忠厚的人说道：“武士敦果然杀错了人，他杀的只是完颜亮的替身。”有等刻薄的人则迳直说道：“只怕未必是无心之失，你怎知道武士敦不是为了想做帮主，遂明知其假，也要当作为真？”言之下意，竟然怀疑武士敦是胡乱找一个相貌与完颜亮相似的人杀了，拿来欺骗本帮。

风火龙站上石台说道：“好，不论武士敦是否有意欺骗本帮，总之，他

这颗首级是假的了。公孙奇，你说你杀了完颜亮，你有没有证据？”

公孙奇应声说道：“我也有一颗完颜亮的首级！”

风火龙说道：“你也有首级这就最好也不过了，拿出来请众位英雄也认一认是真是假！”

公孙奇得意洋洋地在草囊里又拿出一颗首级，说道：“各位请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群雄相顾愕然，这颗首级保存得很好，神情栩栩如生，的确是如假包换的完颜亮的首级。

丐帮那三个香主首先说道：“一点不错，这颗首级才是真的！”群雄默不作声，首级传到了蓬莱魔女手中，蓬莱魔女摆了摆手，缓缓说道：“不必看了，是真的！”

武士敦面色铁青，心中痛如刀割，他不但是伤心自己受到冤枉，更伤心的是自己一向敬爱的师叔、师兄竟然与公孙奇狼狈为奸。

这两颗人头，真假调了包，如此离奇之事，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风、朱二人与公孙奇串通，把武士敦那颗真的掉换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已经与公孙奇走上同一条路；私通金人，阴谋篡夺丐帮权位！

武士敦最初被逐出帮的时候，只以为师兄是要排挤他，自力帮主；到了他们要推戴公孙奇做帮主的时候，他也还以为师叔师兄只是受了公孙奇的欺骗，却还未敢猜疑他们是串通了的。但如今掉换首级的事情发生，那就再也没有怀疑了，朱丹鹤、风火龙已经不是他的师叔师兄，而是他的敌人了！

这也正就是武士敦刚才最最害怕，最最担心的事情！

但问题的焦点在于，他们掉换首级之事，只有武士敦一人心知肚明，说出来丐帮的弟子怎能相信？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指证他们的奸谋？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各执一辞的争论，即使蓬莱魔女请来了天下英雄，只怕也帮不上他的忙。

朱丹鹤哈哈笑道：“现在是水落石出，无可争辩了吧！”

公孙隐老怀弥慰，心中想道：“阿奇毕竟还是我的儿子。他过往纵有千般不是，只凭他杀了完颜亮的这一件功劳，已是足以将功赎罪了。”

就在朱丹鹤的洋洋得意与公孙隐的无声窃喜之中，风火龙在台上缓缓说道：“如今既已水落石出，遵奉老帮主的遗命与一众同门的公意，理该请公孙师弟接任本帮……”“帮主”二字尚未出口，蓬莱魔女忽地叫道：“且慢！”风火龙愕然道：“柳女侠有何话说？”

蓬莱魔女道：“公孙奇那颗首级不假，但只怕这件事情有假！”蓬莱魔女想到若任由公孙奇当上丐帮帮主，后患无穷，遂毅然把一切顾虑抛开，出头干预。

朱、风二人都是变了面色，风火龙避开了蓬莱魔女的目光，声音微带颤抖说道：“柳女侠，你这是什么意思？”

蓬莱魔女道：“当日我不但看得清清楚楚完颜亮并无替身，而且在完颜亮被杀之前，公孙奇早已逃了。”

朱丹鹤冷笑道：“乱军之中，你就看得这么清楚？依你说完颜亮被杀之时，公孙奇并不在场，然则他那颗首级又从何而来？”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这个正是我要向你们两位提出的问题。”

朱丹鹤面色铁青，瞪着蓬莱魔女道：“柳清瑶，你说话清楚一点！”

蓬莱魔女道：“ 朱长老，你还嫌我说得不够明白么？公孙奇是你弟子，武士敦所杀的完颜亮那颗首级又是由你带来，那么，何以真的变了假，假的变了真？不请你朱长老解答还有何人能够解答？ ”

朱丹鹤恼羞成怒，大声说道：“ 岂有此理！你说这话，难道是我将这两颗首级掉换不成？ ”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 这也恐怕只有你朱长老知道。 ”

此言一出，群丐大哗。要知蓬莱魔女虽然也是他们所佩服的人，但朱丹鹤毕竟是他们的长老，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又怎能相信他们的长老会做出掉换首级的这样卑污之事？

风火龙道：“ 柳清瑶，你以绿林盟主的身份到来，我们尊敬你。但你倘要含血喷人，丐帮可就不能再把你当作客人了。 ”

朱丹鹤见形势有利于己，遂收起怒容，反而装出宽宏大量的气度说道：“ 柳清瑶，我看在你师父、师兄的份上，你这无中生有的污言，我不与你计较。但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说至此处，面向武士敦道：“ 士敦，云紫烟是不是你的未婚妻子？ ”

云紫烟是江湖上著名的女侠，她的父亲云仲玉生前又与丐帮都有深厚的交情，所以丐帮弟子识得她的人很是不少，但却不知她就是武士敦的未婚妻子。朱丹鹤说了出来，群丐都是颇感兴趣，却又不解何以他们的长老节外生枝，叙此题外的话。

武士敦也是有点诧异，当下说道：“ 不错，云姑娘与弟子是有婚姻之约，而且这还是恩师当年在弟子奉派入大都之前，替弟子作主定下的婚事。不知有何不对？ ”

朱丹鹤道：“ 我并非说你不对，我只是要问清楚这件事实。 ”说罢又转身向蓬莱魔女道：“ 柳盟主，听说你和云紫烟是义结金兰的姐妹，是么？ ”

蓬莱魔女听他改了称呼，不称“ 女侠 ”，而称“ 盟主 ”，已知他心怀叵测，有意挑拨是非，却也不惧，立即回答道：“ 结拜的仪式是没有的，但我与云女侠的确是情如姐妹。你要说我们是金兰好友，那也可以。 ”

朱丹鹤点点头道：“ 这就对了。各位都已听得清楚，来龙去脉既已分明，我也就不必再问了！柳盟主，绿林中唯你马首是瞻，我们丐帮的事情，我们自己却会处理，请你也不必管了。 ”

朱丹鹤的说话非常阴毒，言下之意，人人都可以领会得到，那是指蓬莱魔女乃是为了私情，故而偏袒武士敦，甚或企图要通过武士敦来控制丐帮，把丐帮变作绿林的附庸。但最阴毒的是他没有明说出来，教蓬莱魔女无从分辩。

蓬莱魔女气上心头，心道：“ 事到如今，他们是迫得我非把公孙奇通敌的罪恶全都揭发不可了！ ”但心念方动，眼光瞥处，见她师父公孙隐面色灰白似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正在等她说话，蓬莱魔女又觉于心不忍。

其实公孙隐大义凛然，他是决不会包庇儿子的。但父子骨肉之亲，在这是非未决之际，他当然也就不能不特别紧张，以至激动的心情在他面部表露无遗了。从蓬莱魔女站出来指证公孙奇的时候开始，他已隐隐感到儿子与风、朱二人定有见不得天日之事，风、朱二人所说的一切好话，只怕都是替他儿子文过饰非的。

蓬莱魔女尚自踌躇未决，群丐受了长老的挑拨，已是哗然叫嚷：“ 不错，不错，丐帮之事，我们自己会管。柳清瑶，你迅是回去管你的绿林吧。 ”“ 不

管完颜亮是谁杀的都好，我们的帮主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了本帮，决不能让一个倚仗外人势力的人，来做本帮帮主！”蓬莱魔女一咬牙根，正要说出。忽听得一声长啸，将群丐的喧哗压了下去。群丐抬头看时，只见又来了一批客人，为首的竟是四霸天之首的东海龙。东海龙的武功也许还不能算是顶尖儿的角色，但他的辈份高，名望大，与丐帮的老帮主又是知交，身份远在宋金刚等人之上。群丐见他到来，当然不能不恭恭敬敬地迎接。

蓬莱魔女暗暗欢喜，心里想道：“东海龙不属于中原武林的任何一派，但与各大门派以及绿林丐帮又都有交情，尤以和丐帮的渊源最深。像他这样超然的身份，由他忠告丐帮，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不方便说的话，都可以让他来说。”

东海龙在海外称雄，足迹虽然也常履中原，但却从未到过黄河以北。朱丹鹤见他突如其来，心中暗暗嘀咕，但却不得不装出笑容与东海龙招呼，说道：“东园兄，是甚么风把你吹来了？同来的还有这许多朋友，真是令敝帮增光不少。”

东海龙打了个哈哈，说道：“朱长老，你嫌我们来得人多么？我们来的不过一小半而已，还有一大半的人未曾进山呢！”

风火龙、朱丹鹤二人都是吃了一惊，心想：“东海龙出名的爱管闲事，他大举而来，难道是知道了什么秘密，要来兴师问罪？”

朱丹鹤不觉面色一沉，立即说道：“敝帮今日之会只是为了推定继任的帮主，不敢惊动帮外的朋友，所以未曾遍发请帖邀请武林同道。但朋友们既然来了，我们也自当稍尽地主之谊，不知东园兄的那许多贵友，为什么不肯进山？可是嫌我们礼仪不周了？”

东海龙道：“我们知道这是贵帮帮内之会，我们不请自来，先自失礼。但我们甘冒失礼之嫌，却是为了一件紧要的事情来的。有些朋友未曾进山，也和此事相关。”

朱丹鹤道：“什么事情，请东园先生明告！”由称“兄”而改称“先生”，两人的说话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朱丹鹤的面色也越来越是难看。

东海龙朗声说道：“我是来给贵帮报个信儿的。不知各位知道没有，在大足峡之中，埋伏有金国的数百武士，武士的首领就是金国的皇叔、前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

大足峡是首阳山对面的一个山峡，离他们开会之处，约是三十多里山路，可以封锁首阳山的出口，群丐听得大足峡有金国伏兵，登时全场骚动。

东海龙道：“但各位不必惊慌，大足峡的伏兵已有我的二弟西岐凤和另外许多朋友监视着他们了。他们监视你们，我们又在暗中监视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的人先就与他干上。大足峡离此三十多里，即使我们的人敌不过他们，最少也得一个时辰之后才能来到。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恐怕还是要把混进贵帮的奸细先揪出来！”

此言一出，群丐大哗，都道：“什么？我们帮中有敌人的奸细？”朱丹鹤板起面孔，沉声说道：“东园先生，你何所见而出然？”

武士敦忽地站出来说道：“我可以证明本帮定有奸细！”

朱丹鹤板起铁青的面孔斥道：“武士敦，你离开本帮十年有多，你知道什么？你能作什么证明？哼，哼，你弄来了假首级冒功之事，我还没有治你以应得之罪呢，你又想在帮中兴风作浪、挑拨是非么？”

可是因为东海龙带来的消息实在惊人，全场震动，群情汹涌，已非朱丹

鹤的“长老”威严所能镇压。在武士敦说了那句话后，群丐纷纷嚷道：“是谁？是谁？”“快把奸细指出床！”朱丹鹤对武士敦的斥责，亦已淹没在声音的海洋之中了。

风火龙见这情形，不让武士敦说话已是不行，只好示意叫他上台。武士敦跳上了台，摆了摆手，群丐的嘈声这才平静。

公孙奇心里捏了一把汗，想道：“倘若他敢公然指摘我是奸细，我就一掌将他扛死，至多拼着与他同归于尽。”继而又想：“但我身为郡马之事，我已‘辩白’了。除此之外，我并没把柄捏在他的手里？怕他何来？且看他说的什么，要是我辩得过他，我也不必与他同归于尽。”

公孙奇正自患得患失，惴惴不安，武士敦已经开始说话了。

只见武士敦的目光从朱丹鹤、风火龙两人面上扫过，最后落在公孙奇的身上，缓缓说道：“潜伏在帮中的奸细是谁，我还未知得十分清楚。但各位想想，咱们来到这样偏僻的地方举行大会，这样秘密的消息，身为金国皇叔的完颜长之怎能得知？不是本帮有奸细与他私通，他会恰恰选择了今日的日期，来到大足峡埋伏吗？就凭这一件事情，便可以证明本帮定有奸细！”

其实武士敦业已怀疑朱、风二人是奸细，但因为尚未抓到确实的把柄，碍于朱丹鹤的“长老”身份，不便立即指出。不过，他说的这一段话，亦已暗示了这消息是本帮的重要人物泄漏出去的。

群丐都道：“有理！有理！”“是呀，咱们在这里开会，金狗怎能知道，一定要把奸细揪出来！”有的并且向武士敦要求：“武士敦师兄，你说你还未知得十分清楚，那么总是知道几分的了。你猜疑是谁？”大家争着发言，嘈成一片。

武士敦尚未答话，公孙奇忽道：“这事不难查个水落石出，清瑶师妹，我问你一句话。”

公孙奇的矛头突然移转来指向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十分愤怒，心道，“你要恶人先告状，那我也没办法，只能揭发你了。”

公孙奇道：“清瑶师妹，你又何以知道丐帮今日在此开会的？”

蓬莱魔女按下怒气说道：“是武士敦告诉我的。我是为了替他辩白冤情而来。东园望前辈与宋庄主等众位英雄，也是我发了英雄帖邀请来的。怎么样？”

公孙奇淡淡说道：“没怎么样。我不过是要想知道这消息是如何泄漏的而已。”

风火龙道：“武士敦，当时你不在本帮，这消息又是谁告诉你的？”

一个六袋弟子站出来，说道：“是我在路上碰见武师兄，告诉他的。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被逐出帮。好在他现在亦已重回本帮了。香主若要怪责，可怪责我。”

蓬莱魔女道：“一众英雄是我邀请来的，可都是自己人！他们绝不至于把消息泄漏给敌人知道！”言下之意已是指出潜伏在丐帮中的奸细另有其人，这条线索不应该纠缠在武士敦身上。

公孙奇道：“当然，当然。我怎能怀疑列位英雄？可是据我所知，却有一个不是‘自己人’的金国贝子就在此山之中，此人名叫檀羽冲，外号武林天骄，听说柳师妹和他交情很好，是也不是？”

武林天骄是反抗本国暴君的志士，此事一众英雄是知道的。但丐帮的弟子知道的却非常之少，那些不知道武林天骄底细的人，一听说他是金国“贝

子”都是不禁哗然。

蓬莱魔女气得变了面色，正想辩明是非，但群丐哗声未已，一时竟不容她开口说话。

公孙隐忽地大喝一声“住口！”指着儿子道：“檀羽冲是我请来的客人，住在我的家里。与你的师妹无关，你有话只管问我！”

蓬莱魔女松了口气，有了师父出头说话，这可比她开口好得多了。

群丐相顾愕然，公孙隐决不会私通金人，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相信无疑的。所以他一出来说话，就等于给武林天骄作了最有力的保证。

公孙奇面上一阵青，一阵红，表情尴尬之极，讷讷说道：“爹爹息怒，孩儿并、并不知道！”

公孙隐道：“哦，你是当真不知道么？那我就告诉你吧，武林天骄是金国志士，和完颜亮一直是作对的。所以虽然是金国贝子的身份，却也算得是咱们的自己人。”公孙隐尚未能断定儿子是真的不知抑或假的不知，故此他虽然心有怀疑，面有怒色，一时尚未发作。

宋金刚也道：“采石矶之战，武林天骄帮了义军许多忙，我们都可以作证的。”风火龙打圆场道：“公孙师弟不知此人底细，既然有公孙前辈和列位保证他，那也就不必追究了！”

蓬莱魔女接声说道：“此时此地，就有一个金国的鹰犬，这却是必须追究的！”

此言一出，全场又是哄然，群丐纷纷叫道：“是谁，是谁，快揪出来！”

蓬莱魔女道：“就是刚才暗算我的那个人！他一定是改装换服混在你们之中，但他是个驼子，并不难于发现。你们看看，有驼子在你们身边没有？”

蓬莱魔女从她所受的玄阴指力，早已知道刚才暗算她的那个人是神驼太乙。

场中的丐帮弟子不约而同地都看了看身边的人，却是谁也没有发现蓬莱魔女所说的那个驼子。

丐帮遍布天下，参加此会的诸弟子从各地而来，地北天南，凑在一起。有许多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者互相注视，见对方不是驼子，便放了心，在这紧张忙乱之际，却是不容他们仔细盘问对方了。相识的互相注视，则都忍不住感到滑稽，大笑起来。

朱丹鹤面色一沉，说道：“闹得不成话啦！哪来的驼子？哼，捕风捉影之言，也信得的？”这话表面听来是禁止弟子胡闹，其实却是责备蓬莱魔女。尤其那“捕风捉影”四字，更是十分明显地指斥蓬莱魔女说的乃是无稽之谈，无理取闹。

风火龙道：“既然没有发现什么金国的奸细，咱们办正经事要紧。金国的武士在大足峡埋伏，为的是对付咱们丐帮，咱们丐帮可不能倚靠外人抵御，弟子们都到大足峡去，杀退金兵吧！”

蓬莱魔女一听这话，就知风火龙是想转移目标，好让神驼太乙在混乱之中溜走。可是这话听来“光明正大”，丐帮弟子却给风火龙的话煽动起来，认为他说的有理，于是纷纷应道：“不错，不错。先杀退敌人，再追查奸细，倘若是有奸细的话。”

蓬莱魔女怎容他们的奸谋得逞，立即用上乘内功，将群丐嘈声压下，叫道：“不能让奸细溜走。我负责把这奸细找出来。”

朱丹鹤道：“哼，你是什么人？本帮弟子岂能容你一个个查问？绿林中

可以任你施为，丐帮的事还轮不到你管！”

朱丹鹤以长老的身份，公然与蓬莱魔女撕破了脸，事情闹得更僵。有些丐帮弟子已开始离场。有些较识大体的弟子，不愿与绿林盟主闹翻，他们也想揪出奸细，以除后患，这些人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忽听得有一个响亮的声音道：“请丐帮众位豪杰且慢离场。”声音远远传来，人还未见。丐帮中不乏武学行家，一听就知道这人是个内家高手，“传音入密”的功夫比公孙奇刚才所显露的还要深厚得多。

众人俱是一怔，心道：“这人是谁？”心念未已，只听得“叮叮”之声，有如暴风骤雨，转瞬间，已见着了两个人的身形到了山上了。这两个人一老一少，老者一足微跛，用一根铁杖辅助；跟在他后面的少年，手中拿着一管玉萧。有若干认得这少年的丐帮弟子吃了一惊，失声叫道：“咦，这少年不就是武林天骄么？”

这些人话声未了，忽见本帮中七袋以上的弟子与风火龙、朱丹鹤二人都恭恭敬敬地起立，个个都是又惊又喜的神气说道：“来的可是柳英雄么？”要知柳元宗是三十年前名震天下的英雄，丐帮中老一辈的人，很多是认识他的。柳元宗中年遁世，除了一足微跛之外，相貌并无多大改变。

丐帮内外，一众英雄，对柳元宗不论是识与不识，至少都知道他的名字，听过他的故事，对他十分佩服的。是以一听说来的这个跛足老者是柳元宗，全场都是又惊又喜，一齐肃立，表示敬意。

柳元宗缓缓说道：“不错，难得各位丐帮旧友还记得敌人。

柳某侥幸逃过了金虏爪牙，又苟活了二十年。今日特来拜访贵帮帮主！”

柳元宗与武林天骄偕来，一个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一个是江湖上的传奇人物，风、朱等人所受的震动可想而知。朱丹鹤强作镇定，说道：“不敢，不敢。本帮的新帮主尚未推定。”

柳元宗道：“好，那我就拜会风香主也是一样。”柳元宗与丐帮老帮主尚昆阳交情极深，当年风火龙以尚昆阳大弟子的身份，和柳元宗也曾经见过不少次的。风火龙惴惴不安，说道：“老叔说到‘拜会’二字，小侄如何担当得起？”连忙上前迎接。

柳元宗哈哈一笑，说道：“你这‘老叔’二字，我也是担当不起，但你既然还记得我与尊师的交情，那我也就不枉此行了。”话中有话，风火龙更是吃惊，讷讷说道：“不知柳老前辈今日到来，有何指教？”

柳元宗抓着风火龙的手，摇了一摇，这是武林中通行的平辈见面礼节，旁人只道柳元宗是为了表示客气，把风火龙当作平辈看待。以柳元宗这样高的身份，即使是心怀鬼胎的朱丹鹤，也决不会以为柳元宗是要借着握手的礼节来暗算风火龙的。

两人手掌一握，风火龙却觉得一股热力从掌心透入，突然间只觉得精神一爽，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原来柳元宗不是暗算他，而是给他治病。

柳元宗说道：“指教不敢，但尊师逝世，老朽赶不上吊丧，有几句话却是想与风香主说说。”朱丹鹤惊疑不定，竖起耳朵要听柳元宗和风火龙说些什么，但只见柳元宗嘴唇微微开合，朱丹鹤那么尖的耳朵也是一个字也听不见。

朱丹鹤是个武学大行家，当然知道柳元宗是用最上乘的“传音入密”功夫，对风火龙说话。“这老头儿为什么不肯让我听见？”朱丹鹤是越发惊疑了。他心中忽地想到一个“逃”字，但眼光一瞥，只见自己身旁，一左一右，

两旁站立的是武士敦与武林天骄二人，武士敦的功夫他已试过，虽是他的师侄，本领却胜于他，武林天骄名震江湖，料想只有比武士敦更为厉害。朱丹鹤一惊之下，不敢轻举妄动。

群丐根本就不知道柳元宗曾用了“传音入密”的内功，正自心想：“他有什么话要和我们的风香主说呢？却又为何迟迟不说？”心念未己，只见风火龙面上倏然变色，似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样子，忽地又上了石台。柳元宗未曾开口，风火龙却要当众说话了。

众人都觉有异，场中肃静无哗。只听得风火龙缓缓他说道：“有两件事情，我必须告诉各位。第一件：那颗真的完颜亮首级，本来是武士敦交来的，老帮主归天之后，由我保管，是我以假换真，把真的给了公孙奇，却把公孙奇交来的假人头当作是武士敦‘冒功’的‘罪证’。武士敦并无欺骗本帮，犯了欺师灭祖的大罪的是我！但我是被朱长老胁迫的，主谋是朱长老！”

此事早在蓬莱魔女、笑傲乾坤等人意料之中，但对于丐帮弟子来说，却是一件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群丐都惊得说不出后来。

朱丹鹤面如死灰，强自作态，破口大骂：“风火龙，你、你胡说！”可是声音已颤抖不堪了。武士敦在他身旁冷冷说道：“风师兄还未说完呢，朱长老，你就安静点吧！”朱丹鹤身边，左有武士敦，右有武林天骄，朱丹鹤触及武士敦愤怒冰冷的目光，吓得再也不敢说话。

风火龙瞪了朱丹鹤一眼，说道：“朱师叔，事到如今，我是不能不说真话了。否则我的罪孽更重，死了也无面目见我恩师。

“第二件，这会场中的确是有一个奸细混在其间。他是公孙奇带进来的。刚才暗算柳女侠的是他，半个月前，用玄阴指力伤了我的也是他。我不知道他是汉人或是金人，也不知道他是否金国的奸细，但要使公孙奇篡夺本帮帮主的阴谋，则是朱长老和这个人迫我和他们同谋的。

“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他们想把持丐帮，存的什么心肠？这几个问题，我不能代为回答，只有请朱长老和大家说个明白了！”群丐从惊愕之中清醒过来，蓦地爆出如雷的吼声：“朱丹鹤，你说！你说！”群丐盛怒之下，早已不管他什么长老不长老，而直呼其名了。

风火龙何以会忍受朱丹鹤的胁迫呢？原来他最初是自己想当帮主的，为了这一念之私，遂一口咬定武士敦交来的人头是假，并把武士敦驱逐出帮。同时要把他师父所留的遗书搜出来烧毁。

朱丹鹤知道了他这个隐秘，有一日就邀他到密室谈话，用他这个阴私作为要挟，迫他让位给公孙奇，否则就揭露他，叫他做不得人。风火龙并不知道公孙奇通番叛国的事实，但公孙奇行事邪恶，并非正派中人，他则是知道的。初时他还坚持不允，不料朱丹鹤在密室中早布下了埋伏，正当争论未决之际，公孙奇与神驼太乙突然从复壁之中跳出，风火龙猝不及防，受了神驼太乙的玄阴指所伤。

受了玄阴指之伤，倘无他本门解药，必将身受极大痛苦而亡。在这利害关头，依从了他们，则可以保全性命、颜面，否则死了也还是身败名裂。风火龙一时把持不定，竟然投降屈服，从此任由他们的指使了。

风火龙本来不是奸恶之徒，在丐帮中也一向得人敬重，此次只因一念之私，想当帮主，做了亏心之事，反而落入了朱丹鹤的圈套，叫他在罪恶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一步错步步皆错。风火龙每当清夜自思，亦是睡难安枕。但他还未知道朱长老与公孙奇是通番卖国之人，也即是说，对于这件罪恶的严

重性，他尚未曾完全认识。

到了今日的丐帮大会，宋金刚、武士敦、蓬莱魔女、东海 龙等人相继出来指控，公孙奇虽然百般狡赖，蓬莱魔女也还没有彻底剥开他的画皮，但风火龙从蓬莱魔女、武士敦等人所揭发出来的事实，已经可以断定公孙奇是金国奸细，甚至朱长老也是通番卖国之人了。

风火龙越听越心惊，也越来越感愧悔。他要想说出真相，但因利害攸关，一时之间，依然踌躇未决。后来，直到柳元宗来了，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在他耳边说了两句话，他才下了决心。

柳元宗说的是什么呢？第一句是：“我可以治你内伤，保你性命。”第二句是：“人兽关头，从速抉择；如今悔过，尚未为晚！”

这两句话从一个前辈英雄口中说出，旁人虽然听不见，风火龙却如受了当头棒喝，一方面是感到老前辈的“与人为善”的菩萨心肠，一方面是更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愧悔难当。终于正义战胜了邪恶，他还未尽泯的良心，迫他说出了实话。

且说风火龙说出了实话之后，群丐纷纷起哄，包围了朱丹鹤要他招供。就在此际，在朱丹鹤身旁，监视着他的武士敦与 武林天骄二人突然受到了暗袭！

武士敦所受的是公孙奇的袭击，武士敦十分机警，一觉腥刚扑鼻，立即闪开，人未转身，便是反手一掌。武士敦的功力与公孙奇在伯仲之间，但因公孙奇的毒功在上次与他交手之后的这一个月来，又加深了一重，故此武士敦虽然解开了他的“化血刀”，却无力“保护”朱丹鹤，朱丹鹤年老气衰，吸了毒气，摇摇欲坠。同时周围的丐帮弟子，也有好几个人因受了公孙奇的掌力而震倒。

暗算武林天骄那人则根本没有露面，这人的功力比公孙奇更高，武林天骄只觉一股冷风如箭射来，饶是武林天骄这么本领高强的人也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给他迫得闪开正面。

公孙奇与这个人是同时发难的，朱丹鹤刚刚中毒，立即又受了那人的暗算，登时一声厉呼，“卜通”倒地，晕过去了。

武林天骄叫道：“凶手是神驼太乙！”蓬莱魔女喝道：“奸细往哪里走！”拔剑便追太乙，笑傲乾坤眼睛望着公孙奇，但心中随即想道：“这人不需我去惩治他。”脚步随着心念而转，于是跟着蓬莱魔女，也去追赶神驼太乙。

公孙奇正要逃跑，忽听得一声喝：“畜生，气死我也！”声音中充满了气怒悲苦之情，追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公孙隐。

原来一众英雄都知道公孙隐大义凛然，决不会包庇儿子，故此大家都是不约而同地把公孙奇留给他的父亲惩治，对他的监视也就不免疏忽了些。公孙奇之所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袭得手，以及蓬莱魔女、笑傲乾坤等人都只是去追神驼太乙而放过他，也都是为了这个缘故。

公孙奇吓得魂飞魄散，心道：“我命休矣！”说时迟，那时快，公孙隐已追到他的背后，长须抖动，颤声喝道：“畜生，还不给我跪下？你要我亲自动手么？”

公孙奇给他一喝，心胆俱裂，他知道落在父亲手里，必死无疑，意图侥幸，竟然回手招架，同时连忙叫道：“爹爹，看在妈的份上，饶了我吧！”

公孙隐妻子早死，生前对这唯一的儿子是疼如宝贝的，临死时还再三叮嘱丈夫，说是自己不能再照料儿子，要公孙隐早日续弦，把儿子抚养成人。

公孙隐听了她一半的话，没有续弦，父兼母职，把儿子养大。公孙隐就是因为妻子死得早，每因念及亡妻，不忍将公孙奇责打，以致小时候娇惯了他。

此际公孙奇在性命关头，搬出死去的母亲作为“ 护符 ”，正要击中公孙隐感情的要害。但公孙奇怕父亲一掌把他打死，所以必须招架一下，才有说话的机会。他知道父亲的内功深湛之极，当世高人，堪与他父亲比肩的恐怕也只有柳元宗一人。所以他这一下招架，倒是没有伤害父亲之意。

公孙隐本来就已是伤心到了极点，听了儿子一句“ 看在妈的份上 ”，再也忍受不住，陡然间“ 哇 ”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两父子双掌一交，“ 喀喇 ”声响，公孙奇一臂脱臼，公孙隐却倒了下去。他不是给儿子击倒的，而是给自己的感情击倒的！可怜他早已是心碎神伤了！

可是他虽然不是给儿子击倒，但心碎神伤倒下之后，还哪有精神运气抗毒？公孙奇的毒掌也终于还是伤了他的父亲。公孙隐一口鲜血狂喷出来，人也就昏迷过去了。

倘若没有公孙奇那句话激动他的感情，他那一掌全力打下，公孙奇必然毙命无疑。如今公孙奇一臂折断，却幸而保全了性命。公孙奇逃命要紧，不管他父亲是死是活，忙即冲出人群，他单掌狂挥，仍是十分厉害，丐帮弟子如何能够阻拦？

就在公孙隐追上儿子那时，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也追上了神驼太乙，但奇怪得很，这神驼太乙却似变了一个人的，背部并不佝偻，只是显得比常人臃肿一些，面貌也不像他往常模样。正是：

揭破画皮分泾渭，要存正气在人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群雄纷起诛奸细 一死何辞谢本帮

倘若不是因为武林天骄身遭暗袭，从所受的玄阴指力断定这人就是神驼太乙，蓬莱魔女只怕还当真不敢认他。就是此际，蓬莱魔女也还是有点怀疑：“怎的这老残废忽然又能够挺起腰板了，驼背怎么能够医好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神驼太乙。”

风火龙大叫道：“我说的那个奸细就是此人，决不可放过他！”蓬莱魔女心道：“不错，不管他是否太乙，总之是不可放过他！”蓬莱魔女轻功超卓，风火龙话犹未了，她已经追到那人后面，唰的就是一剑刺去。

笑傲乾坤亦已赶到，却从侧面包抄过来，折扇一挥，扇出一股劲风，抵消了这人的玄阴指力。这人知道笑傲乾坤是个劲敌，不能不全神应付。蓬莱魔女出手如电，他虽然明知蓬莱魔女那一剑己从背后刺来，也是闪避不开了。

只听得“■嚓”一声，说也奇怪，蓬莱魔女那一剑刺到了他的身上，竟然不似血肉之躯。蓬莱魔女方自一怔，只见那人衣裳破裂，一块木板掉了下来。

原来太乙在背后缚了一块木板，空隙处填上棉絮，所以显得身形臃肿，但却掩了他的驼背。太乙是怕人认出了他的庐山真貌，故此特别化装了来的。

蓬莱匿女这才恍然大悟，心道：“怪不得刚才谁也没有发觉他是个驼子。”

太乙被拆穿了伪装，情急拼命，掌劈指戳，猛攻蓬莱魔女。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联手，本来可以胜得过他，但他的玄阴指力十分厉害，却也不是三五十招之内便能将他制服。

刚刚斗了几招，蓬莱魔女已听得师父的凄厉叫声。此时正是公孙隐吐血倒地，公孙奇开始冲出人堆的时候。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她只道师父已遭了公孙奇的毒手，师恩深重如山，救师父当然紧要过追凶手了。

蓬莱魔女只好放松太乙，连忙跑回去看她师父。

朱丹鹤刚刚着了暗算，接着又是公孙隐吐血倒地，场中登时大乱。一众英雄与丐帮弟子，有的忙着去救公孙隐，有的忙于要设法保全朱丹鹤的性命，（因为他还没有吐出口供，此事关系丐帮极大，丐帮弟子当然不能让他轻易便死。）有的则忙于去追赶公孙奇，武士敦也是去追赶公孙奇的一个。

太乙挟数十年深厚的邪派内功，功力还稍稍在笑傲乾坤之上，笑傲乾坤给他猛攻几招，不由得不退了几步。

太乙冲了出来，哈哈笑道：“大金武士是我请来的，如今你们已是瓮中之鳖，釜底之鱼，死到临头，还想来难为我么？”果然他的笑声未了，便听得号角声响，从山上望下去，已经看得见奔驰而来的金国骑兵了。

风火龙忽地大声叫道：“本帮弟子，听我一言！”骚动的情形稍稍安定下来，只听得风火龙接着说道：“我只因一念之差，引狼入室，罪无可恕，愧对同门。如今本帮面临灾祸，请武士敦师弟从速接任帮主，以补我过。武师弟才能胜我十倍，必能光大本帮。请恕我不能再为本帮效力，把重担子都推给你啦！”

柳元宗在他身边，听到最后两句，心头一动，正自觉得他话中有“不吉之兆”，还未来得及阻拦，只见风火龙己是一口鲜血狂喷出来，在石台上倒下去了。原来他是在愧悔交集的心情之下，用上乘内功，自断经脉，了结自己的生命的。柳元宗在他身边，本来是防备有人暗杀他，特地保护他的，但

却想不到他会自杀。风火龙以上乘内功自断经脉，纵有华伦再世，扁鹊重生，那也是无可救治的了。

丐帮那三位老香主忙跑过来，说道：“风香主，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何苦如此？”柳元宗一掌按在他的后心，将真气输送进去。风火龙脸上现出笑容，低声说道：“你们愿意饶恕我，我很欢喜。但我己是不能饶恕自己了。”说了这两句话，便即气绝。风火龙初时还未完全知道朱丹鹤、公孙奇、太乙等人的底细，也即是尚未完全认识到他自己所参与的罪恶的严重性，故而还有意图苟活之心，受了他们胁迫；待到公孙奇面目完全揭露，太乙的金国奸细身份也证实之时，他自觉无颜苟活。便决心一死以谢本帮了。

武士敦眼看就要追上公孙奇，但忽然发生了这个变故，他只好回来。丐帮上下，一致拥戴他继任帮主，在这样紧急的情形之下，无暇举行什么仪式，武士敦立即行使帮主职权。

武士敦在金国御林军中混了十年，懂得军事。金国那队武士是一路厮杀来的，和他们厮杀的是西岐凤率领的一部份赴会群雄，虽因寡不敌众，堵截不了，给他们杀上山来，但估计时间，至少也还得有一顿饭的功夫，才能杀到此地。当下武士敦便即发号施令，叫本帮弟子力持镇定，布阵迎敌。

柳元宗放下风火龙，走下台来，正自想道：“是该先去追捕太乙呢？还是去看看公孙隐？公孙隐内功深厚之极，想来总还可以支持吧？”心念未已，只听得女儿已在叫道：“爹爹快来！”

原来公孙隐的内功虽然深厚之极，但他遭受了这样重大的刺激，早已是心伤欲碎，根本就没有求生之念，哪里还会运功驱毒，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各以上乘内功，替他推血过宫，但由于公孙隐本身的真气不能凝聚，在体内四处乱窜，非但不能收内外协调之效，反而成了障碍，抵消了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给他医治的外力。蓬莱魔女束手无策，唯有向父亲求援。

柳元宗替公孙隐一把脉息，不觉皱了眉头，蓬莱魔女哽咽说道：“爹爹，你一定要救活我的师父！”

柳元宗道：“好，我尽力而为。你叫谷涵回来！”柳元宗功力与公孙隐相当，当下用针灸疗法，刺激公孙隐相关的穴道，随即运用绝顶内功，为他推血过宫，让他体中的毒气缓缓发散。可是柳元宗虽然使尽平生本事、内功、医术全都用上，也只不过能够减轻他中毒的程度而已，却不能代他收束真气。要知双方功力相当，倘若柳元宗以外力强施，公孙隐一样有性命之忧。是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孙隐必须本身有求生的意志，否则即使柳元宗有天大神通，也是无济于事。

华谷涵赶了回来，正好公孙隐在金针刺激之下，刚刚醒转。柳元宗道：“公孙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情，你必须帮我的忙。”

公孙隐苦笑道：“我现在还能帮得你什么忙？”

柳元宗道：“我是特地为了这件事情，万里迢迢赶来求你的。这件事情，是除了你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的。”

公孙隐与柳元宗同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彼此慕名了数十年，今日方始会面。而柳元宗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求他帮忙，公孙隐虽然心如槁木，也自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当下侠义之心一起，便即说道：“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帮你的忙。请说吧。”

柳元宗道：“瑶儿是我生的，但却是你教养成人的，你对她的恩义胜于

我这个生父多多，所以她的事情，必须由你作主。我今日到来，就是求你允许她与谷涵的婚事，并为他们主持婚事的，你可肯答应么？”

公孙隐坐了起来，面带笑容，说道：“我早已有这个意思了，我怎能不答应？”

华谷涵道：“公孙前辈，我也想求你答应我一个请求。”

公孙隐道：“哦，你已经得了娇妻，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求我？”

华谷涵道：“我自幼父母双亡，多承你老人家青睐有加，又把爱徒许配与我，大恩难报，我与清瑶想长依膝下，作为你亲生的子女一般。只求你的答应。”

公孙隐又惊又喜，说道：“这我怎么敢当？”话犹未了，他们两人已是双双跪下，蓬莱魔女说道：“师父恩重如山，我是自小就把师父当如父亲的了。如今不过正个名份而已，你老人家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

公孙隐泪盈于睫，一手一个，将他们拉起，喃喃说道：“想不到我失了一个儿子，却得回了一双儿女。”

柳元宗见他滴出眼泪，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心道：“只要他心有寄托，我也就有把握可以挽救他的性命了。”

俗语说：“心病还须心药医。”柳元宗之所以能够挽回公孙隐的性命，角的就是“心药”。

由于儿子不肖，公孙隐在这世上最疼爱的人就只是蓬莱魔女了。他对于蓬莱魔女的确是兼有师父与父亲的感情的。但因他所受的刺激（儿子叛国通敌）太过重大，一时遂至万念皆灰，断绝了求生的意志。柳元宗看出“病因”，故此“对症下药”，在他昏乱之中，用蓬莱魔女来唤起他的求生意志，同时也转移了他在感情上所受的刺激。柳元宗微笑道：“公孙大哥，请让小弟给你治病。瑶儿还要等你给她主持婚礼呢，你可得好好保重身子才行。”当下，掌贴他的后心，一股真气输送进去，公孙隐有了求生的意志，也自行收束真气，于是两大高手功力就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抗相拒了。

此时公孙奇已用毒掌打死了好几个丐帮弟子，逃至山腰。那队金国武士从山脚杀上来，与他的距离已经不远了。但因一众英雄与丐帮弟子动了公愤，仍然穷迫不舍。

公孙隐神智清醒之后，所得众人的骂声，声声都是骂他儿子，他一气之下，跳了起来，说道：“我一定要把这畜牲亲手处死！”但他的功力尚未恢复，一怒之下，真气走入岔道，刚刚跳起，咕咚一声，又跌倒了。柳元宗连忙将他扶起，说道：“公孙大哥，恕我直言，你就比如是没有这个儿子，当他是死了吧。何苦来由为他生气？”公孙隐气呼呼地道：“我不会给他气死的，我不需要你们都来照料我，快快去给我拿这孽畜！”武林天骄道：“我和谷涵同去。”立即飞步奔前，原来他已经看见山坳处有两个少女跑来，其中之一，正是赫连清云。因此无须公孙隐吩咐，他也是要赶着去救援的了。柳元宗要给公孙隐治病，不能离开，蓬莱魔女既舍不得离开师父，也不愿亲自去伤公孙奇。她就留下来协助父亲，从旁照料。

公孙奇一臂脱臼，只剩下一条左臂可以使唤，他的轻功虽然不弱，但群雄的暗器，从他背后纷纷打来，他必须挥剑拨打，当然也就影响了他的轻功。武林天骄施展“八步赶蝉”的功夫，迅即越过众人，与公孙奇的距离越来越近。

公孙奇暗叫“不妙。”他深知武林天骄的功夫远非群丐可比，自己只剩

一臂，决计打不过武林天骄。就在此时，忽见两个女子从山坳出来，正好挡住他的去路。

这两个女子，一个是赫连清云。另一个则是云紫烟。赫连精云的伤已经好了，今朝武士敦与云紫烟一同到公孙隐家中，后来武士敦与武林天骄先走一步，她与云紫烟随着而来，但因她们轻功较弱，赫连清云又是刚刚伤好，故而现在才到。

公孙奇哈哈笑道：“ 你们这两个雌儿来得正好！ ” 当下插剑归鞘，身形一掠，倏地就到了二女身旁，施展大擒拿的手法。要知赫连清云是武林灭骄的师妹，云紫烟是武士敦的未婚妻子，公孙奇只要随便擒住一人便可当作护身盾牌，不但可以脱险，而且可以用来威胁群雄了。

公孙奇虽然一臂脱臼，但独臂使出的擒拿手法，仍是十分凌厉。他知道云紫烟武功较弱，第一招先向云紫烟发出。

哪知云紫烟自从那次受辱之后，回到师父无相神尼门下，又苦练了五年剑术，早已是今非昔比。此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骂声“ 奸贼 ”，竟然毫不躲闪，便是唰的一剑！还刺过去。

这一剑刺胸截肋，剑势遒劲，是一招拼着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杀手绝招。公孙奇也不由得心中一凛：“ 这雌几的剑术远胜从前，倒也不可太过轻敌了。”

胆云紫烟虽然远胜从前，毕竟还是比不上公孙奇。公孙奇融会正邪两派的最上乘武功，招数已到收发随心的境界。就在双方即将碰上之际，公孙奇已是身移步换，倏地绕到了云紫烟的侧边，避开了两败俱伤的局面。他脚步未停，招数不变，仍然是那一式擒拿手法，不过抓向云紫烟的部位，则与前不同而云紫烟一剑刺空，变招已来不及。倘若是单打独斗的话，必将落在公孙奇手上无疑。但好在有个赫连清云在她身边，一见不妙，立即舍命扑来，解云紫烟之危。

赫连清云这一招更是使得毒辣，她手挥玉笛，打公孙奇那只脱了臼的手臂，而且是对准了碎折的关节骨缝之处打下去的！

公孙奇手臂只是脱臼，续筋驳骨，还不很困难。但倘若手臂给打断分成两截，那么要想断臂再续，就极不容易了。公孙奇当然不敢给她打中，只好闪开。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已经赶到。

公孙奇大喝一声，袖子一挥，劲风呼呼，就在武林天骄只差几步就可以赶到之标，倏地使出铁袖神功，向赫连清云卷去。赫连清云毒伤初愈，气力未曾恢复，百忙中一个“ 鹞子翻身 ”，向后倒纵，但虽然没有给他袖子卷着，却也给那股劲风震翻。“ 砰 ”的一声，在半空中一个倒头筋斗，跌了下来。

武林天骄这一惊非同小可，玉萧一指，一口炙热的罡气，从萧管之中吹出，公孙奇发出毒掌，腥风罡气，两相抵消。公孙奇只剩一臂，不敢恋战，转头便走。

武林天骄急于救人，也无心去追，连忙跑过去将赫连清云扶起。幸亏赫连清云刚才闪躲及时，虽摔一跤，却没受伤。此时武士敦亦已赶了到来救应了。

云紫烟叫道：“ 大哥给我报仇！ ” 武士敦“ 呼 ” 的一掌打出。丐帮的大力金刚掌功夫乃是武林一绝，武士敦的师父尚昆阳生前曾有“ 天下第一掌 ”之称，武士敦天生异禀，掌力之强不亚于师父盛年。公孙奇右臂脱臼之后，一直未得空暇敷上金创药，刚刚又与武林天骄交了一招，牵动伤臂，伤口扩大，鲜血已在汩汩流出。公孙奇只得强运邪派玄功，封闭穴道，暂止血流，

拼命逃跑。此时二人之间的距离在十丈开外，公孙奇想不到武士敦的劈空掌力打得这么远，只顾运功闭穴止血，而未能及时防御。只听得“蓬”的一声，公孙奇给武士敦的掌力震翻，变作了滚地葫芦。

赫连清云一推武林天骄道：“我没受伤，你快去擒奸贼！”武林天骄在武士敦前面，距离公孙奇不到五丈。他放开了赫连清云，展开八步赶蝉的功夫，几个起伏，已是追到了公孙奇背后，公孙奇尚在地上打滚，当然跑不过他。

眼看武林天骄就可以把公孙奇手到擒来，忽见一骑快马飞奔来到，马上的军官竟然是金军的主将，具有皇叔身份的完颜长之。

完颜长之喝道：“檀羽冲，你身为金国贝子，何等尊荣，竟与群丐为伍，羞也不羞？”口中喝骂，手上已在张弓放箭，他是金国数一数二的高手，若只论功力之深，他还要比武林天骄稍胜一筹。只听得弓如霹雳，箭似流星，武林天骄只差一步就可以抓着公孙奇，利箭已经射到。武林天骄挥萧拨箭，箭虽拨落，虎口竟也隐隐发麻。

武林天骄冷笑道：“丐帮豪杰，都是响　　的汉子，我与他们为友，胜于你陪伴暴君，为虎作伥！”完颜长之怒道：“我以为你只是不眼前皇，才犯上作乱的。哪知你竟是甘为叛逆，我非杀你不可。”弓弦三响，连珠三箭射来。说时迟，那时快，武士敦亦已赶了到来。

武士敦迈步上前，噼啪两刀，扫落了两枝箭，第三枝箭来不及用兵器打落，引身一闪，这枝箭几乎是贴着他的身旁射过。原来武土敦的内家真力胜于武林天骄，而身法灵活则有所不如。故所以他能够打落两枝，不感吃力，但却险被第三枝箭所伤。

完颜长之见他面不红，气不喘，心中也自一惊：“这臭叫化气力倒是很大。”武士敦险给射中，大怒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一刀！”一把匕首掷出，但却不是向马上的完颜长之飞来，而是瞄准了马脚贴地扫去，完颜长之俯伏雕鞍，长鞭一撩，因部位不对，功力难以尽量发挥，鞭梢虽然卷着了匕首，但马腿已给刀锋划伤。他的坐骑是久经训练的战马，登时人立长嘶，不敢再向前跑。

完颜长之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下马步战，我与檀羽冲不过打个平手，加上这个臭叫化，我是必败无疑。好汉不能吃眼前之亏。”此时，金国的大队武士已将随后赶到，完颜长之遂勒住马头，不再前进。武士敦与武林天骄各自保护未婚妻子，也急忙回来与大伙会合。

公孙奇在地上打了几个滚，那队金国武士的“先行”已经赶到接应，完颜长之皱眉道：“公孙郡马，你何以如此狼狈？”公孙奇虽然已经杀了受封为金国郡主的妻子，但金国的新皇帝既然还要利用他，所以仍然保留他这“郡马”的尊号。

公孙奇不待人扶，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看武士敦等人已经走回去了，方始放下了心，暗暗叫声“好险！”他仗着邪派的护体神功，刚才又应变得宜，是以只是给武士敦的掌力震翻，而没有受到内伤。但虽得侥幸脱险，在完颜长之面前出乖露丑，也不禁羞得满面通红。

公孙奇驳上臼骨，敷了金创药，气呼呼地说道：“不必提啦，大事已经坏了。不但我这个丐帮帮主做不成，朱丹鹤也已经给他们擒去了。”完颜长之道：“风火龙呢？”公孙奇道：“这老杀材更糟，他临时反悔，把事情都抖了出来，不待别人杀他，自己就自尽了。丐帮是再也钻不进去的了，如今

是用计不成，只能动武了！”

原来完颜长之在大足峡设下埋伏，是作了两种打算的。倘若原来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公孙奇当上了丐帮帮主的话，他就按兵不动，作长远的打算。以后可以借助于公孙奇之力，诛锄更多的抗金义士。倘若计划失败，他得到讯号，便即发兵攻来，先把聚会的丐帮弟子一网打尽。至于公孙奇是否牺牲，则已不在他考虑之内了。完颜长之这个恶毒的主意，是连公孙奇都未知道的。不过，他聪明绝顶，此时见完颜长之领兵杀来，当然心中亦已明白。但此时他已走到绝路，再也无法冒充是抗金的英雄，他既然没有悔过求饶或一死谢罪的勇气，也就只有完全投靠敌人这一条路了。

不过，完颜长之却不是接到讯号赶来的，（因为朱丹鹤在最紧要的关头已给武士敦等人监视，无法发出讯号。）而是给西岐凤等一众英雄发现了他们埋伏的秘密，迫得他们不得不提早发动的。也正由于他们提早发动，及时杀到，公孙奇才得侥幸逃出一条性命。

此时太乙也已逃回本国的队伍，于是完颜长之便即发动进攻。那边武士敦亦已会合了大伙，严阵以待。

赫连清云跟着武林天骄跑到草坪，石头上赫连清波那颗首级，还摆在那几。赫连清云一眼看见这颗首级，不由得心头一震，失声说道：“这不是我的姐姐吗？是你，你们……”武林天骄道：“不是我们杀的，是公孙奇这奸贼杀的。他要借你姐姐的首级取信于人，谋夺帮主大位。”

赫连清云与赫连清波虽然早已是姐妹殊途，分清泾渭，但目睹如此惨状，也不禁心中悲愤，咬牙说道：“我姐姐固然是罪有应得，死不足惜，但却不应该由公孙奇这奸贼来杀她！”上前收了赫连清波的首级，正要寻觅蓬莱魔女，却已听得蓬莱魔女惊叫之声。

原来公孙隐看见武士敦等人回来，知道公孙奇已经逃脱，今后他这不肖之子，将公然与敌为伍，变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奸贼了。公孙隐一世英雄，怎忍得了有如此一个不肖之子，败尽他的门风，丢尽他的面子。他正在一口气转不过来，赫连清云那几句话又恰恰在此时让他听见。公孙隐接连受了重大的刺激，一口真气走入岔道，登时又晕了过去。蓬莱魔女就是因为她的师父再度晕倒而惊叫的。

柳元宗将本身真气输送进去，在公孙隐耳边低声说道：“公孙大哥，”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诺言。清瑶的婚礼还待你主持呢！”

公孙隐倏地张开眼睛，叫道：“气死我也！”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吓得蓬莱魔女张皇失措。柳元宗摇了摇手，示意女儿不可惊惶，说道：“公孙大哥，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你先要保重身子才好。”公孙隐的心情，柳元宗是明白的。公孙隐是为了自己不能惩治不肖之子而伤心，故而柳元宗劝他保重身子，正是对症下药的言语。

公孙隐叹了口气，说道：“谷涵，你过来！”笑傲乾坤上前叫了一声：“爹爹！”公孙隐道：“我答应把瑶儿嫁给你，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件事。”笑傲乾坤道：“请爹爹吩咐。”公孙隐道：“我已是不能亲手惩治这个畜牲了，你们夫妇成婚之后，必须为我完成这个心愿。”原来公孙隐虽然给柳元宗鼓起求生的意志，但已经走火入魔，今后将半身不遂，不能行动的了。他知道蓬莱魔女念在他的情份，未必下得决心杀公孙奇，故而郑重地嘱咐笑傲乾坤，把这件任务交给他。笑傲乾坤道：“爹爹，你安心养伤。这件事我会给你办到的。”此时，金国武士已经杀上山头，公孙隐道：“好，你们都去

迎敌吧。不能因为我的原故，累了大家。”柳元宗道：“你一世英雄，也决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不由分说，把公孙隐背了起来，公孙隐还想说话，柳元宗已抢着道：“谷涵的武功制服不了公孙奇，今后还得你多传授他们夫妇的武功呢。你不保全自己的性命，又怎能指望谷涵给你完成心愿？”公孙隐这才没有话说，索性闭上眼睛。他是不愿意看见他的儿子跟着敌人一道杀来。

但公孙奇却并没有再杀回来，他一来是怕他父亲，二来断臂待续，因此乘了一匹快马，自己先跑回去养伤了。神驼太乙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仍然跟随完颜长之杀来。完颜长之杀上山头，立即喝令放箭。他带的这班武士，都是经过挑选过的好手，人人武艺高强，用的是当时最犀利的一种武器——神臂弓。

一声令下，千箭如蝗，神臂弓所发的箭可以射到三十丈开外，丐帮弟子有十数人登时中箭身亡。

武士敦大怒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只你们会放冷箭么？”信手拾起地上一块石头，用力一捏，石头碎成十数块，把手一扬，用“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这把碎石也飞到数十丈开外，打死打伤了十几个金兵。

可是丐帮这边，有武士敦这等功力的人，不过寥寥数人，而对方却有几百张神臂弓，两边箭石交锋，丐帮这边自是大大吃武士敦急忙改变队形，用人自为战的办法，各自我寻隐蔽的地方，或躲在岩石之后，或藏在大树之上，双方用暗器互相攒射。

普通的暗器，不如神臂弓射得这么远，丐帮仍是不免吃亏，但改换了战术之后，伤亡己是大为减少。丐帮弟子与一众英雄都怀着满腔怒火，只待敌人接近，就冲出去与他们肉搏。

可是完颜长之却勒住了战马，金国的武士也都在三十丈之外停止前进，只用神臂弓发箭，武士中有数十名神箭手，丐帮弟子一在隐蔽的地方露出头来，就有中箭的危险，激战之下，丐帮弟子又有十数人伤亡。柳元宗、武士敦等人也飞石打伤了对方十几个神箭手。双方伤亡的人数倒是差不多相等，但敌众我寡，倘若如此相持下去，丐帮这边却是禁不起伤亡的消耗。

武士敦站在高处，严密注意敌方动态，只见金军的队形向两面作扇形展开，转眼间就似一条长蛇把山腰圈住，看来是要把山顶上的人团团围困，来一个瓮中捉鳖的战术。武士敦心道：“好呀，他们的胃口倒是不小，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么？但他们的兵力分散布防，却也正有利于我们从一点突围了。”

武士敦正要下令突围，忽地心念一动，又再想道：“完颜长之是金国的名将，难道他想不到兵力分散的弊病？莫非他是另有所恃，诱使我们上钩？”

心念未己，只听得山脚也有厮杀之声，原来是西岐凤率领的那班好汉，被一队金兵围在山下。西岐凤这方人数不多，只有四五十个，包围他们的金国武士，有一百多人，平均是敌三我一。西岐凤无法突围，但金国的武士在他们顽强抵抗之下，也不能将他们消灭。好在完颜长之主要的目的是要歼灭山上的群雄，故而没有抽出更多的兵力去包围他们。

东海龙与西岐风情如手足，见他在山下受围，勃然怒道：“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冲出去与他们决一死战吧！”在他振臂一呼之下，不属于丐帮的各路英雄纷纷响应，武士敦虽然觉得敌人企图未明，冲出去可能上当，但也不便阻拦，只好率领丐帮之中七袋弟子以上的高手，给冲出去的群雄压阵。

东海龙取了一杆长枪，一马当先，冲上前去，长枪舞得呼呼风响，向他

射来的乱箭，都给他长枪拨落。宋金刚等一众英雄，紧紧跟在他的后面，冒着箭雨冲锋，虽然又死伤了几人，但双方的距离，已是越来越近。

转眼间已冲到金军阵前，一个军官是金国著名的勇士，不识得东海龙的厉害，自恃本领，拍马迎来，东海龙大吼一声，长枪飞出，从这个军官的前心射入，后心穿出，登时人仰马翻，死于非命。金军阵脚摇动。

神驼乙休跟在完颜长之身边，见东海龙来得凶猛，怒道：“待我去收拾这糟老头儿。”完颜长之微笑道：“不必与他们逞血肉之勇。”此时一众英雄都已杀到，眼看双方就要短兵相接，完颜长之忽地将令旗一展，喝道：“用火烧他！”

金军两翼分开，中间现出一队黑衣武士，人人手上抱着一个长达一丈的圆筒，黑黝黝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众英雄方自一怔，陡然间只听得呼呼风响，火光耀眼，每一个圆筒都喷出了火来。登时就似有数十条火蛇，吐出火舌，择人而噬。众英雄猝不及防，许多人身上着火，烧得焦头烂额。东海龙在地上一个打滚，扑灭了身上的火焰，跳起身来，抢了一个喷火筒，也向金军射去。可是他一个人究意是敌不过数十条火蛇的扫射，其他的人抢不到喷火筒被烧伤的已经不少，只得退后，离开了喷火筒所能及的范围。

完颜长之吹起号角，正面的金军以喷火筒开路，步步挺进。围绕着山腰的各处金军也都放起火来。

原来这喷火筒乃是完颜长之的又一“秘密武器”，玉门关外，盛产石油，在地底下涌出来，当地人称为“黑水”（其时还未知道“石油”这个名词），完颜长之利用这种“黑水”，叫巧手匠人制成了喷火筒，火力可以射到三丈开外。完颜长之这次是意欲将首阳山上的群雄一网打尽，故此最初只是用神臂弓射着阵脚，而不肯马上便用火攻，他是要等待包围圈完成之后，才动用喷火筒，叫山上各处起火，把山顶变成火海。这样部署，山上的人不论从哪一个方向冲下来，就都要受到火海所阻了。

可是由于东海龙等人冲来，他们的“火攻”只能提前发动。山后还有一个缺口，金军未曾占领，亦即是包围圈的一环尚未完成。武士敦当机立断，马上叫丐帮弟子从后山这缺口冲出，他自己则与笑傲乾坤等人去抢救陷入火网的群雄。同时，山脚被包围的西岐凤这一班人，也需要他们前去解围。

喷火筒在山上使用最为见效，山上草木茂盛，着火即燃，但也有一个毛病，前面一着了火，后面的金军也就不能前进了。

武士敦把朱丹鹤挟于胁下，喝道：“谁敢挡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众英雄之中，以他的掌力最为雄浑，当下选择了火势较弱的地方扑去，呼呼几记劈空掌打出，把一股火焰打得火舌反吐，转过方向燃烧，吓得附近的金军纷纷躲闪。

跟在他后面冲击的有十几个丐帮中的六袋、七袋弟子，这些有丰富对敌经验的丐帮高手，想出了一个暂时救急的灭火之法，他们都是背着一个讨米袋的，此时就把泥土塞满袋中，抱着泥袋，在火上滚过去，只要火势不是十分旺盛的地方，给泥袋一压，火苗便给扑灭。这个方法虽然只是在火势较弱的小面积见效，但毕竟也闯出了一条路。

武士敦手起掌落，打翻了几个武士。东海龙扑灭了身上的火焰，大吼一声，须眉怒张，跟着冲进敌阵。他的混元一炁功足以开碑裂石，也是厉害非常。丐帮高手与江湖好汉两股人会合，拼了性命，杀入金军队伍之中，势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喷火筒与神臂弓都是利于远攻的武器，一到近身肉搏，

便毫无作用，此时只是各凭本领的决斗了。

武士敦正向前闯，忽觉一股冷风，如箭射来，饶是武士敦功力深厚，也自感到透骨的寒意。武士敦一掌拍出，只见来的乃是神驼太乙。太乙喝道：“你挟持师叔，犯上作乱，若不放人休想活命！”欺身直进，掌劈指戳，截住了武士敦的去路。

武士敦知他玄阴指的厉害，横掌护胸，暗运玄功，便要用大力金刚掌与他硬拼，但他胁下挟了个人，不及太乙的灵活，他掌力未吐，太乙已闪到他的侧边，倏地一指，竟然是向着朱丹鹤的天灵盖戳去。朱丹鹤被武士敦倒挟胁下，脑袋下垂，太乙身躯高大，要弯下腰来，指尖才能戳着他的天灵盖。

武士敦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太乙是要想杀人灭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间，武士敦左臂挟人，无法解招，只得一个旋身，拼着背心受他一指，保全朱丹鹤的性命。

双方动作都快，眼看太乙的手指就要戳着武士敦背心的“大椎穴”，这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倘给他一指戳中，武士敦纵是内功深厚，着了他的玄阴指力，只怕不死也得重伤。就在此时，忽听得“叮”的一声，柳元宗背着公孙隐，铁杖在地上一点，一掠数丈，及时赶到。他背了个人，依然能够使出最上乘的轻功，人在半空，铁杖已是一招“鹰翔隼刺”，杖尖也是点向神驼太乙背心的“大椎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此时太乙若然要伤武士敦，自己也必将毙在柳元宗杖下。太乙平生最忌的就是柳元宗，在这性命交关之际，当然是先要保命，不敢伤人了。

太乙武功也委实了得，在这危机相扣，眼看就要两败俱伤之际，一个“细胸巧翻云”，居然躲过了柳元宗杖击之灾。他一跳开，武士敦的危机也就不解自解了。

柳元宗道：“武帮主，你身负重任，先冲出去，让我来对付这厮。”笑傲乾坤、蓬莱魔女相继杀到，柳元宗道：“快快跟上武帮主，给他掩护，小心，别让敌人杀了朱丹鹤。”蓬莱魔女应了一声：“女儿懂得！”几个起落，追上武士敦，完颜长之恰好纵马过来，长鞭打出，想把武士敦背负的朱丹鹤卷走，蓬莱魔女拂尘一展，缠着鞭梢，笑傲乾坤立即上去抢攻。完颜长之是金国数一数二的高手，倘若单打独斗，蓬莱魔女未必是他对手，但如今有一个笑傲乾坤助她夹攻，而笑傲乾坤的本领则是与完颜长之不相上下的，完颜长之不敢恋战，连忙收回长鞭，拨转马头便走。

武士敦等人冲了过去，神驼太乙恶念又生，心中想道：“当今之世，武功胜于我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光明寺的明明大师，他已经发誓不再下山，今生是不会与我为敌的了。一个是公孙隐，这老儿受了他儿子的气，身又着了毒掌，如今已是半死不活。剩下的一个就只是柳元宗了。这老贼做了二十年和尚之后，武功更胜从前，真正与他较量，我恐怕是打他不过的。但现在他背着公孙老儿，必须分神照顾，我正好趁此时机，将这两个劲敌一并除去！”

太乙刚才用声东击西之法，袭击武士敦所挟的朱丹鹤而大占上风，要不是柳元宗赶来，他几乎可以把武、朱二人都置之死地。如今柳元宗背着公孙隐，情形与武士敦之要保护朱丹鹤一样，太乙尝过甜头，遂想依法炮制，一退复上，避免与柳元宗正面交锋，专门袭击背在他背后的公孙隐。

柳元宗一足不良于行，在平地上的纵跃功夫不及太乙灵活。倘在平时，他有铁杖为辅，三十招之内，一定可以胜得太乙，如今背了个人。虽不至于给太乙迫得手忙脚乱，但也须要小心谨慎，处处提防了。

有几个年纪较轻的金国武士不知柳元宗的来历，不识他厉害，抡刀动枪，也来助攻。柳元宗大吼一声，铁杖横扫，只听得一片叮 声响，刀枪纷飞，刹时间就有十几个金国武士倒了下地。攻击他的只有四五个人，何以却有十几个倒地？原来另外的人，是因为与他的距离太近，本身又无内功根底，是以给他的佛门“狮子吼”功震倒的。

但太乙却趁此稍纵即逝的时机，绕到柳元宗背后，使出玄阴指的功夫，一指向公孙隐点去，他怯于柳元宗的厉害，不敢太过迫近，但双方的距离也不到五尺。玄阴指力射到了公孙隐的身上！

公孙隐打了一个寒噤，忽地反手一掌，喝道：“无耻老贼，胆敢欺我！”神驼太乙只道公孙隐已半死不活，玄阴指力发出，正自得意，哪知对方的掌力，骤然间竟似排山倒海而来，太乙大叫一声，“哇”的一大口鲜血狂喷出来，身躯腾起，倒纵出数丈开外。

原来公孙隐虽因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但半身不遂，只是不能走动而已，他数十年的功力，却依然还在的。这数十年的功力用来驱毒，减了几分，但即使减了几分，也还要胜过神驼太乙。公孙隐恨极了太乙，当太乙与柳元宗交战之时，他已默运玄功，将毕生功力都聚于掌上。待到太乙偷袭，他这一掌打了出去，太乙与他的距离不到五尺，如何能够抵挡？还算太乙本领不弱，一受掌力，立即倒纵出数丈开外，幸得不死。但身受震荡，落下之时，已不能平平稳稳着地，而是一个倒栽葱地冲下来了。完颜长之的卫士连忙将他抢救，无人敢再拦阻柳元宗与公孙隐了。

公孙隐打出了这一掌，消耗真力过甚，也咯了一口血。柳元宗道：“公孙大哥，你怎么样？”公孙隐笑道：“只不过加上一点点伤而已，算不了什么。那老残废伤得比我更重，吐的血比我更多。我料他不到一个月后，决计不能起床。”柳元宗听他说话的声音，知他所言不假，虽受内伤，并非严重，对他的深厚神功，也是深深佩服。

完颜长之手下武士，是布成了一字长蛇阵围住山腰的，群雄从一点突破，他的兵力不能迅速集中，喷火筒又不便使用，因为山上已经起火，倘若用了喷火筒，山下也要起火，岂非连自己也要被包围在火海之中。故而只能让他们突围而去。

但完颜长之仍然不肯死心，一面传令，把兵力集中，准备去追；一面叫神箭手改用神臂弓射杀正在向山下奔逃的群雄。

武士敦、东海龙等高手殿后，掩护突围，以劈空掌力，扫荡乱箭，虽然也不免有点伤亡，但没多久，已是逃出了神箭弓的射程之外。此时完颜长之的兵力尚未集中。

西岐凤那一班人在山脚被围，东海龙道：“趁完颜长之未曾追下，咱们赶快去给他们解围！”群雄加快脚步，疾冲下去，不料到了山腰，忽见山下尘头大起，又来了一彪军马。武士敦大吃一惊，说道：“金军续有后援，咱们背腹受攻，如何是好？只有拼一死战了！”

武林天骄笑道：“武帮主不用忧心，你看清楚那个旗号。”那彪军马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一声呐喊，竟向着包围西岐凤的那队金国武士冲杀。只见那面大旗，用金线绣出一头飞虎，打出的是“耶律”两个大字的旗号。武士敦道：“这是何方部队？”武林天骄笑道：“这是我的好朋友耶律元宜的辽军。”

原来耶律元宜这支辽军，自从在采石矶反金之后，趁着完颜亮新死，金

国政局动荡的时机，由耶律元宜率领，流窜数千里，由长江北岸窜至陕甘山区，最后遁入祁连山安营立寨。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创伤渐复，战斗力更见增强。祁连山与首阳山相距一千余里，这次完颜长之率队西来，给耶律元宜派在地方上的细作察知行踪，报与耶律元宜知道。完颜长之是金国的擎天一柱，难得他这次孤军西来，故而耶律元宜得知消息，立即发兵追踪，意欲将他歼灭的。

辽军赶到，恰是时候，一轮冲杀，山下那队金国武士，抵挡不住，四散奔逃。西歧凤之围已解，丐帮、辽军与各路英雄三帮人马会合一起，在人数上已经比金军略占优势。

完颜长之不愧大将之材，集中了兵力之后，以一队藤牌军作前锋，掩护前进，神箭手居中，用神臂弓射住阵脚，队形严整，虽败不乱。丐帮这边，国有数十人受伤在先，此时也必须分出人力，照料伤者。完颜长之这队金军，并非寻常军队，个个都是千中选一，武艺高强的武士，一轮混战，终于给他们的强弓骏马、夺路突围。耶律元宜虽然未得达成歼灭敌军之愿，但却给丐帮与群雄解了围，也就不再去追击敌军了。

赫连清霞与耶律元宜同来，赫连清云、武林天骄二人上前与他们相见，姐妹会面，又是喜欢，又是感伤。喜欢的是离乱之后，姐妹都各自找到了归宿；感伤的是她们的大姐死在公孙奇之手，虽说咎由自取，但死在公孙奇之手，究竟令人感到不值。

此时武士敦一面令人接应从后山冲出的丐帮弟子，一面整顿队伍，检查伤亡，并商量今后行止。

耶律元宜说道：“完颜长之突围而去，只怕要调动大军来围歼咱们，此地不宜久留。必须趁他们的大军未曾聚集之前，化整为零，火速撤退。”武士敦道：“吾兄所见甚是，但我还有点事情，须在这里多住一日。你们的队伍人多，先撤退吧。”

赫连清霞对姐姐微微一笑，说道：“二姐，我想请你和檀师兄都到祁连山去，咱们姐妹也好相聚些时。我的事情还得由你作主呢。”说到此处，忽地在姐姐耳边低声说道：“你的事情也得有个着落了，最好咱们姐妹是在同一天……”

赫连清云满面飞红轻轻啐了一口，道：“不识羞的丫头。好，依你就是。”两姐妹与武林天骄便一同去向蓬莱魔女辞行。笑傲乾坤在蓬莱魔女身边，与武林天骄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耶律元宜这支辽军走后，武士敦请八袋弟子中的赵固代为执行帮主职务，带领丐帮弟子南归。正是：

血雨腥风都过后，晴天丽日照红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至死始知多罪孽 此生深悔少思量

此次前来参加丐帮大会各路英雄，受伤的亦很不少。一般轻伤的都已走了，但伤得较为严重的却必须觅地疗伤，其中就包括有东海龙、宋金刚、杜永良、青海三马等成名人物。东海龙与宋金刚被火烧伤，幸在他们功力深湛，敷上了汤火药，可无大碍。青海三马与杜永良是被神臂弓射伤的，则必须给他们拔箭、刮毒，神臂弓的伤害力比普通弓箭大得多，医好之后，恐怕也难免残废。

火伤、箭伤还是属于外伤的范围，还有几位受内伤的更是严重。公孙隐是内伤加上走火入魔，本来极是严重，但他本身功力也是极为深厚，如今他已有了求生的意志，已是可以确保性命无忧了。

另外一个伤得最重的则是朱丹鹤，他接连两次受了神驼太乙玄阴指的袭击，至今仍是昏迷未醒。武士敦就是为了他的缘故，要等待柳元宗将他救醒，盘问他的口供，故而不能立即与丐帮弟子南归。

这些需要觅地疗伤的人，暂时就住在公孙隐的家中。

到了公孙隐家中之后，柳元宗要替公孙隐再把一把脉。公孙隐道：“不，你还是先救活朱老贼紧要，这厮固然死有余辜，但却不能让他那么轻易地就死了。”

柳元宗把过了朱丹鹤的脉，摇了摇头，说道：“他所受的阴寒之毒已经深入膏肓，要医好是没有希望的了，但可以令他苏醒片时。”当下取出金针，在他后脑的“悬枢穴”猛扎一针，朱丹鹤果然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武士敦道：“朱丹鹤，你是本帮长老，地位何等尊崇，本帮有何对你不住，你因何要私通金虏，倾覆本帮？”

朱丹鹤嘿嘿冷笑，说道：“武士敦，算你运气好，你已经做了帮主，而我则反正是要死的了，我何必答你的话？”

武士敦大声说道：“不错，你是要死的了，我们光明磊落，决不用可以救活你的话来欺骗你。但一死也有荣辱之分，今日这场大战，丐帮弟子死的就很不少，他们之死，就是重于泰山！至不济就如风火龙吧？他临死忏悔，吐露真情，也可以得帮中一众弟子的原谅。你若至死不悔，我们就只能当你是一条狗似的死掉了！你想想，你曾是丐帮长老，你也曾经是被江湖好汉尊敬的武林前辈，却为何变节投敌，非但身败名裂，而且对不住列祖列宗，死了也要永远受人唾骂！你说出来，或者还可以减轻你的罪过！说！你是怎样勾结金虏的？说！你还有什么同谋的党羽没有？”

武士敦这番义正辞严的说话，对于临死的朱丹鹤确是一个重大的刺激，胜于用什么甜言蜜语诱供，更胜于用什么严刑拷打迫供。朱丹鹤瞪着双眼望了武士敦一会，终于说出一句话来：“嘿，嘿，你们都错了！”

武士敦喝道：“什么错了？”朱丹鹤纵声笑道：“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人？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汉人，我是金人！你们骂我通敌叛国，根本就没有骂对！嘿，嘿。武士敦，我的情形正是与你一样。你以汉人假冒金人混入了御林军，我则是以金人假冒汉人混入了你们的丐帮。不过，你的运气好，你刺杀了完颜亮，你成功了。我的任务却没有完成，我要谋夺丐帮帮主之位，第一次是我自己败给你的师父尚昆阳，第二次是我的徒弟公孙奇又败了给你。两次都是功败垂成，这一次比上一次败得更惨。哼，哼，这是我们的运气不如你们，功亏一篑，夫复何言！”

众人听了这番说话，都不禁相顾骇然。想不到朱丹鹤竟是混入丐帮的奸细，数十年来竟然无人发现，给他篡据了长老的高位。武士敦更是吃惊，心里想道：“幸亏我师父那一封预先留下给我证明的书信，是交给鲁师伯而不是给他。要不然只怕我早已在金京被捕了。嗯，这么看来，师父虽然没发现他是奸细，也早已知道他是不可靠的了。”

朱丹鹤看了看众人相顾骇然的神色，又得意大笑起来，说道：“我们虽然是两次失败，但却也不是毫无成绩。这几十年来，丐帮与江湖上的各大帮派都不大往来，日益疏远，尤其是与绿林中人，更是彼此猜忌，‘丐帮绿林，两不相混！’‘丐帮弟子不许与绿林中人有甚私交！’这两条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悬为厉禁，但也已经成为丐帮弟子所要奉行的戒律了。你们知道这些主张是谁提出来的吗？嘿，嘿，就是我，朱丹鹤！是我坚持丐帮应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嘿，嘿，争帮主我虽然是争不过尚昆阳，但我这些主张，却说服了多数人同意。尚昆阳在长老会中争不过我，他不同意，也是无可奈何了！”

众人听得毛骨悚然，丐帮中人更是如梦初醒，这才知道了朱丹鹤孤立丐帮的阴谋，知道了朱丹鹤挑拨丐帮与绿林不和的毒辣手段，心里都是想道：“这厮虽没能够篡夺帮主之位，但这几十年来，丐帮受了他的影响，这祸患也真是不小了！”

武士敦冷笑道：“朱丹鹤，你错了！”

朱丹鹤正在得意，双眼一翻，问道：“我又怎么错？”

武士敦道：“你说你的情形与我相同，其实完全两样！我是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要对宋、金两国百姓都有好处，才冒充金人去刺杀完颜亮的。而你却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狗奴才而已，岂敢与我相比！你以为你我的失败成功都只是由于运气么？不，不，在我是得道多助，在你则是众叛亲离。今日的丐帮大会，不是非常明显地说出了这个事实，作出了对比么？哼，哼，你还有什么得意？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英雄么？不，不！你只是一条狗熊！”

朱丹鹤混进了丐帮，虽然位居长老，地位崇高，但在他来说，却总还是觉得“壮志未酬”。既不能作为一帮之主称雄江湖，又不能作为一个“胜利的英雄”“凯旋回朝”，故此他在临死之际，吐露真相，这并非是出于忏悔的心情，而是要自夸“功绩”，自鸣得意。不料给武士敦一顿义正辞严的大骂，登时有如一盆冷水浇头，令他气焰顿消，他自以为是“聪明机智”的事绩，在别人眼中，却只是把他当作一条糊涂透顶、助纣为虐的狗奴才。他第一次想到了正义与邪恶的分野，想到了在人生的道路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可是这已经太迟了。

在众人愤怒的目光注视之下，朱丹鹤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或许是我错了，嗯，我是个狗熊，我竟然是个狗熊么？”两眼翻白，口吐泡沫，当真像一条狗似的死去了。

武士敦道：“可怕，可怕！”停了一停，接着对旁边的两个丐帮弟子解释道：“可怕的不是朱丹鹤，而是我们太过精神松懈了。应该懂得：暗藏的敌人，没有拿着刀枪的敌人，比拿着刀枪与咱们厮杀的敌人更为可怕，更应防范。”

丐帮弟子都是心头沉重，朱丹鹤之死令他们如梦初醒，想到许多从未想过的事，武士敦缓缓说道：“朱丹鹤混进本帮，这固然是一件坏事，但也未尝不可变为一件好事。经过这个教训，我们总可以变得聪明些了。”

黄昏时候，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雷鸣电闪，来了一场大雷雨。武士敦笑道：“ 好，这场大雷雨正好冲洗了我心头的积闷。 ” 柳元宗也笑道：“ 这场大雷雨真是来得合时。山上的大火可以不致成为灾祸了。一场大雨之后，道路泥泞，完颜长之要想调集大军赶来，也势将受到阻碍了。 ”

这一晚柳元宗目不交睫，整整忙了一晚，替受伤诸人拔箭、敷药、疗伤，幸喜这些人都是有武功根底的，柳元宗的医术又极高明，到了第二天，所有受伤的人病情都有好转，在同伴照料之下，陆续离开。大雷雨过后，这一日天色很好。

武士敦与云紫烟最后也走了。蓬莱魔女劝公孙隐道：“ 师父，你也不宜再留在家中了。公孙隐茫然道：“ 我去哪儿？我不想变作你们的累赘。 ”

柳元宗道：“ 我倒想到一个最好的去处。阳谷山光明寺的明明大师是我的好友，也是你的好友，咱们到他那儿，你可以安心静养，我也可以得到机会，咱们三个老头儿相聚相聚。 ”

公孙隐道：“ 好倒是好。只是清瑶与谷涵的婚事如何？我本来想在家里替他们举行盛大的婚礼的，如今却是不能够了。咱们躲到明明大师那儿，难道叫他们在和尚庙里成亲么？ ”

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 师父，我们并不急于成家。 ” 公孙隐笑道：“ 你还没有问过谷涵啊，你不着急，你怎知他不着急？谷涵，你已经等了她许多年了，倘若再因我的原故，耽搁你们的婚事，我心也有不安。你看，如果—— ” 公孙隐的意思是，如果华谷涵想要成婚，如果不嫌婚礼草率的话，那就多留一日，让他们成了婚再走。

华谷涵笑道：“ 我已经等了这多年了，再等一些时日，又有何妨？干爹，我们等你身体好了，再来给我们主持婚事，那不是喜上加喜么？ ”

公孙隐苦笑道：“ 我这半身不遂之症，恐怕是不会好的了。不过现在成婚也确是草率一点，那就先离开这里再说吧。谷涵，你还未成亲就很听瑶儿的话，这，我倒是很欢喜的。 ”

蓬莱魔女道：“ 我身为绿林盟主，这一年多来，却是东奔西走，未曾回过山寨，绿林中的事务，也很少过问，虽说有个玳瑁代劳，我也应该回去了。”言下之意，是以公事为重，儿女之情不妨暂搁的意思。

公孙隐哈哈笑道：“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本是男子汉的抱负，难得你是女子也有如此抱负，就听从你自己的意思吧。不过也不能拖得太久了。 ”

柳元宗道：“ 当年我也是半身不遂，现在虽然走路还是不大方便，但总是可以走了。对治疗半身不遂之症，我多少有点心得。听说明明大师新近练成了一项无上神功，咱们三个老头儿聚在一起切磋内功心法，说不定对你的复原可以加快许多，用不着像我这样久的。咱们可以一年为期，到时候不论你是否已经完全恢复，我都陪你到瑶儿的山寨去，替他们完婚。公孙大哥，这样办，你不必再担心事了吧？ ”

公孙隐喜道：“ 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好，咱们走吧。 ”

蓬莱魔女早已替师父收拾好了东西，包括他一生心血的武学著作在内。于是一行四众，便即登程。仍然由柳元宗背负公孙隐。

公孙隐离开老家，颇有感触，说道：“ 我隐居采薇村已将近二十年了，足迹不出首阳山外。当年我是为了不肖之子，心灰意冷，这才不问世事的。不料我不管外间之事，外间的事却要管到我的头上。我只恨我当年没有早早处置那个畜牲，到头来几乎给他害得我身败名裂。唉，现在我已经明白，凡

事都不能只用躲避的办法。”

这番话听来似是伤感，却也是策励自己的意思，柳元宗暗暗欢喜，心想：“只要这老头儿保持这样心境，那就更有把握助他早日复原了。”

他们都是一身超卓的轻功，一路无事，不过三天，便赶到了光明寺。

明明大师与这两位老朋友隔别多年，想不到他们一同来到，相见之下，皆大欢喜，明明大师武学深湛，一看就知公孙隐乃是“走火入魔”因而患上半身不遂之症。当下合什问道：“公孙施主，你的玄门正宗内功，早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何以却会走火入魔？柳兄，听说你出了家又还了俗，但你这次重入佛门，老袖虽然不要迫你二次剃度，也要留你多住些时了。”

公孙隐叹道：“大师问起由来，唉，这，这真是一言难尽。”柳元宗却笑道：“大师，你不让我住，我也要在你这儿最少住上个一年半载呢。闲话少说，听说你新练成了一项无上神功，对于打通奇经八脉之法，可有超越前人的妙悟么？”

这三人都是当世顶儿尖儿的武学大师，但柳元宗之所以一见面便与他谈论内功，还不仅仅是由于共同的兴趣，而是急于知道有没有更快的办法，可以治好公孙隐的半身不遂。

明明大师当然知道他的用意，笑道：“老衲天资愚钝，内功心法虽有一点新的领悟，却怎敢说是超越前人？柳兄，听说你得了希夷老祖的‘指元篇’，这是前辈武学秘典中最难得的上乘心法；公孙施主的玄门内功，老衲也是早就佩服了的。咱们三个老头儿难得相聚，老衲也正要向两位请教呢！”柳元宗哈哈笑道：“都是老朋友了，还用说什么客套的话儿？咱们就切磋切磋吧。”

这三个武学大师，一谈起上乘内功，就谈得滔滔不绝，彼此论难，奥义杂陈，连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这等有很深造诣的人，在一旁也是听得半懂不懂。

慧寂神尼将蓬莱魔女拉了出来，笑道：“让他们三位老人谈个尽兴吧。我只想问你，你和清云二妹一同去的，怎么，你如今又换了一个同伴回来了？你是‘孟光早已接了梁鸿案’啦？”这句话的意思，即是问他们是否己订鸳盟。

蓬莱魔女面上一红，笑道：“清云二妹已经不用我陪她啦，今后自有你的弟弟照顾她了。你这个做姐姐的等着喝你弟弟的喜酒吧。嗯，对不住，我不知道你这个出家人戒不戒酒？”

慧寂神尼喜道：“原来如此。恭喜恭喜，你们都是有了着落了。到了你们大喜之日，我就是破戒为你们喝一杯酒也是不妨。对啦，我还没有问你，我的弟弟，他与清云却去哪儿？”

蓬莱魔女道：“他们到祁连山耶律元宜那儿去了。清云的三妹清霞是和耶律元宜在一起的。听说他们的好事亦已近了。”当下将在首阳山会见武林天骄、耶律元宜等人的经过告诉了慧寂神尼，慧寂神尼越听越是欢喜。

慧寂神尼道：“你这次可以多住几天了吧？”蓬莱魔女道：“还不一定。不过，大约不会少过三天。”慧寂神尼正想问其所以，只听得柳元宗已在叫他女儿道：“瑶儿，你师父叫你。”

蓬莱魔女走回屋子，只见公孙隐精神焕发，她父亲也是脸有喜容。心想一定是他们三人切磋最上乘的内功心法，已有新的发现。

柳元宗果然说道：“不出我之所料，你师父在一年之后，就可以到你的山寨去为你们主持婚礼了。”蓬莱魔女面上一红，说道：“祝师父早日恢复

健康。”

公孙隐微笑道：“我也但愿你们早日成家立室。咳，不过在这一年当中，难保你们不遇上、不遇上那个畜牲，我以前曾吩咐过谷涵了的，你们倘若遇上那个畜牲，不必等我处置，你们就要替我清理门户。我想趁这几天你们都在这儿，把我平生的武学都传给你们。即使仍然克制不了那两大毒功，也总可以令你们多几分取胜的把握。”

蓬莱魔女这才明白，师父叫她进来，是要她与华谷涵一同受教，多学一些可以对付她师兄的本领。蓬莱魔女可以想得到师父的心情，他要假手于徒弟与干儿子为他除掉亲生的儿子，内心将是如何沉痛？蓬莱魔女很感难过，说道：“师父，你老人家精神还未怎么恢复，这个——”公孙隐道：“不，你不必为我顾虑，我志已决，你要用心学会我的功夫，免得耽搁你的行程。”蓬莱魔女心中难过，但想到“大义灭亲”四字，也只能默不作声了。

公孙隐在蓬莱魔女出师以后这七年当中，在武学上深入钻研，又有了不少新的心得，虽然未必胜得过蓬莱魔女父亲的所学，但却是最适合用来对付公孙奇的。因为公孙奇尽管是练了许多邪派功夫，但他的武学基础却总还是家传本领。

一代武学大师的平生心血，其深奥可想而知。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整整学了三天，对其中的妙处还未能完全心领神会。不过，好在蓬莱魔女对本门武学已有很深的根底，记熟了口诀，懂得了原理之后，假以时日，总不难勘透精微，是以公孙隐在倾囊传授之后，也就不再多留他们了。

蓬莱魔女与慧寂神尼同住一个房间，临行之日，慧寂神尼忽地想起一事，说道：“柳女侠，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蓬莱魔女道：“姐姐不必客气。做得到的我一定效劳。”慧寂神尼道：“我想托你去打听一个人，我是因为你来到这儿才想起她的。这个人和你的关系比我更深，料想你一定也惦记着她的。”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是谁？”慧寂神尼笑道：“就是你从前的贴身侍女玉珊瑚。她是经我给她剃度出家的，在佛门的名份上，也算得是我的记名弟子。”

珊瑚、玳瑁二人是蓬莱魔女最亲信的侍女，名为主仆，实如姐妹，尤其珊瑚，更是自小与她作伴，和她一同长大的。故此蓬莱魔女听得慧寂神尼提起珊瑚，便连忙问道：“她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

慧寂神尼笑道：“你别紧张，没怎么样。我只是想你去看一看她。”蓬莱魔女道：“她在哪儿？对啦，我正想问你，她为什么不跟随你？”慧寂神尼道：“她本来是随我在栖霞岭出家的，后来我到这里来侍奉我的公公，她也离开了江南，说是要回她的家乡打一个转，然后再到光明寺探我。要是光明寺可以容她的话，她就在光明寺出家。如今已是半年有多，尚未见她来到，是以我有点放心不下。她的家在登州筛莱乡下。”蓬莱魔女道：“我知道的。”慧寂神尼道：“你们这次回去，倘若顺路的话，请你去探听一下。”蓬莱魔女道：“就是不顺路我也一定去的。”接着笑道：“慧寂姐姐，请恕我说实话，我是不赞同她出家的。要是我劝她还俗，你不会怪我吧？”慧寂神尼笑道：“我的出家是无可奈何，珊瑚年纪轻轻，红颜少女，就要随我青灯礼佛，我也为她感到可惜的，不过，我劝不醒她而已。要是你能够劝她还俗，我是求之不得。”

蓬莱魔女谈完了珊瑚的事情，拾好行装，便去和师父告别，并向明明大师辞行。笑傲乾坤也已在那儿等着她了。

公孙隐是知道蓬莱魔女以绿林盟主的身份，需要早日赶回山寨的，他也不愿意耽搁他们的行程，但临别之际，仍是不禁老泪潸然，一手拉着一个，说道：“但愿你们早日为我了却心愿。我半身不遂，不能送你们了。”他说的“了却心愿”，一是指公孙奇的事情，一是指他们的婚事。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都是明白的。

蓬莱魔女道：“师父放心，我们在山寨等你老人家来。反正也不过一年，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柳元宗与慧寂神尼给他们送行，送了一程，蓬莱魔女道：“不敢有劳姐姐远送，请回去吧。”柳元宗道：“对啦，慧寂，你先回去，我再送他们一程。”慧寂神尼看看他们父女似是有私事要说，便与蓬莱魔女互祝“珍重”，挥手道别。

慧寂神尼走后，蓬莱魔女道：“爹爹还有什么要吩咐女儿？”

柳元宗若有所思，半晌说道：“你们这次回去，要经过固原吧？”

固原是在洛阳北面二百里左右的一个地方，蓬莱魔女道：“正是要经过那个地方。”她蓦地想起一事，问道：“对啦，爹爹，听说你上次在往首阳山之前，曾到固原说是要了结一桩公案？”

柳元宗道：“不错，但这桩公案并未了结。”蓬莱魔女道：“什么事情，爹爹可以告诉我吗？”

柳元宗黯然说道：“你二叔在固原有一头家。”蓬莱魔女怔了一怔，道：“二叔？哦，你是说那、说那无恶不作的柳元甲么？我可不愿意再叫他做叔叔了。”

柳元宗道：“咱们柳家出了这么一个败类，我也是很痛心的。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唯其他是柳家的人，我更需要早日处置，作个了断。”

蓬莱魔女道：“我明白了，爹爹上次到固原去，可是为了大义灭亲，要去将他除掉？”

柳元宗道：“我听说他已潜回江北，很可能是回去他在固原的那一头家，因此我想去考查一下，要是他已经悔改，我可以留他一命，否则我就废掉他的武功。”蓬莱魔女知道父亲总还是多少念及与柳元甲昔日的兄弟之情，所以他预拟的最厉害的惩罚，也只是“废掉他的武功”。

柳元宗续道：“除此之外，我还想给他的妻儿作个安排，免得他的儿子走上父亲的邪路。”

蓬莱魔女诧道：“他在固原，原来还有妻儿的么？怎的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相隔数千里之遥，并不住在一起。”

柳元宗道：“这件事也是我再次出山之后，新近才打听到的。据说元甲的妻子本来是江南的一个女盗，元甲初到江南那几年，凭着武功，成为了绿林之雄，那时他还未曾与官府勾结，和金虏私通之事，更是绝无人知，以至让他欺世盗名，更进一步而变成了江南众望所归的武林盟主，那个女盗就是在这个时间嫁给他的。后来不知怎的，他们已经生下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却突然在儿子周岁之日，携儿出走，从此就没有再回过江南。我 怀疑他的妻子很可能是看出他的本来面目，不愿同流合污，故而携了儿子，走到远处安家的。当然，其中的详细内情，我还不是怎么清楚。”

蓬莱魔女道：“柳元甲可知道妻子在固原的消息？”她因为不愿意称柳元甲做叔叔，故此直呼其名。

柳元宗道：“ 这件事我也未能打听出来，元甲曾是江南的武林盟主，在北方的耳目也很灵通，想来是应该知道的。 ”

柳元宗接着说道：“ 他给江南豪杰群起而攻之后，已变成了丧家之犬。他的妻儿离开他也已有十年了，不管他们夫妻之间是否曾发生过重大的争执，但他到了这个境地，料想一定会到固原去探望他的妻儿，以求复合。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要到固原去看一看。一来是要考查元甲的行径、心迹，二来也要看看他妻儿现在的情形如何。元甲罪大恶极，但他儿子却是无辜，不应受他所累。要是这个孩子可以造就的话，我是愿意将他教养成材的。 ”

蓬莱魔女道：“ 爹爹说得有理，父母有罪，原与孩子无关。但不知爹爹到了固原，结果如何？可曾见着那对母子？ ”

柳元宗道 :“ 我只打听得他们是住在固原城北约五十里外的一条村子里，那是一条山沟里的村子，名字却叫做平野村。我到了那条村子，先打听有没有姓柳的人家，回说是没有。 ” 蓬莱魔女道：“ 那女盗既是鄙弃她的丈夫，想来是不肯用夫家的姓氏了。也或许这个家本来就是她的母家。 ”

柳元宗道：“ 那女盗本来姓石，我再打听姓石的人家，却不料姓石的有四五家之多。这几家人家都是祖居此地，并非外地搬来的。我为了谨慎起见，只得一家家前往拜访，前面三家都不是，到了最后一家，无人应门，我跳进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也不知他们是得知风声，预先躲避？还是本来就早已离开了的？我向这家的邻人查问，他们说这家人家只有三个人，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平素深居简出，究竟他们何时离开，邻人也不知道。 ”

蓬莱魔女道：“ 多出的这个女人是谁？你有没有打听柳元甲到过这条村子里没有？ ”

柳元宗道：“ 这家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中年妇人，另一个是年老的嬷嬷，给她当奶妈的。我说了元甲的形貌，村里的人都说没有见过。但那孩子却是十岁左右，与元甲那个孩子的年龄相符。这条村子里的人似乎不大喜客，我四处打听，初时还不怎么，后来就有人反过来问我，说我是个‘ 白撞 ’，不知怀有什么用心，要将我驱逐出村。 ”

蓬莱魔女笑道：“ 乱世坏人多，也难怪他们对你起疑。但从你扑了个空的这件事看来，却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假如那家人确是柳元甲的妻儿，她们是有心躲避你的话，那么他的妻子就是与丈夫一路的了。若是另有原因离开，那又另当别论。 ”

柳元宗道：“ 我当时已被村人驱逐，而且我也要急着赶到首阳山去，不能在这村子里多耽搁时候，因此也只好离开了。希望你们这次到固原去，能够探出结果。 ”

蓬莱魔女道：“ 我会小心探查的。 ”

柳元宗道：“ 你们两人联手，即使碰上了元甲，大约也不至于吃亏了。但你们可不要吓坏了那小孩子。比如说你们要和元甲动手的话，最好是不让这小孩子瞧见。免得他把你们当作仇人，就不肯跟从你们了。待到收养之后，再慢慢教导他。 ”

蓬莱魔女道：“ 爹爹想得周到，女儿会谨慎从事的。 ”

柳元宗交代了这件事情，笑道：“ 谷涵，我把女儿交给你啦，你可要好好照料她。 ” 叮嘱一番，父女便即分手。

笑傲乾坤道：“ 清瑶，你有这样一个好爹爹，我真是羡慕。 ” 蓬莱魔女嫣然一笑，说道：“ 不也是你的爹爹么？ ” 笑傲乾坤心里甜丝丝的，说道：

“瑶妹，真想不到如今咱们成了夫妇，当年我送你红豆之时，还不敢存此奢望呢。”蓬莱魔女杏脸飞霞，“啐”了一口道：“瞧你得意的样儿，也不害臊？还未拜堂呢，就说什么夫妻了？”笑傲乾坤道：“你总是我的人了吧，难道还跑得了？”蓬莱魔女道：“那也不用老是挂在口头上啊！嗯，你说我跑不了么？我就跑给你看！”

笑傲乾坤笑道：“哎呀，果然跑了！瞧，我把你捉住！”两人施展轻功，风驰电逐，直跑到山下，笑傲乾坤抓着蓬莱魔女的袖子，蓬莱魔女笑道：“别闹了，咱们说正经话儿。”

笑傲乾坤道：“什么正经话儿？”蓬莱魔女道：“咱们商量怎么去捉柳元甲？老实说，我还有点担心，恐怕咱们未必降服得了他呢。”笑傲乾坤道：“也还未知道柳元甲是否就一定在固原呢？”蓬莱魔女道：“咱们先作好准备，免得临时乱了步骤，不好些么？”笑傲乾坤道：“好，我先听你的。你说。”蓬莱魔女道：“以咱们现在的本领，两人联手，要胜过那老贼大约不难，要活捉他只怕还不容易。还有，她的妻子也不知是否帮他，他妻子的武功深浅如何，我们也不知道。爹爹又希望咱们最好不要在他家中动武的。有这几桩为难之处，咱们此行，恐怕还未必顺利呢。”笑傲乾坤道：“那么依你之见如何？”蓬莱魔女道：“我倒想有一个办法，你看可不可行？我爹爹当日在固原，是光明正大地登门拜访的，那是因为他一来尚未知道哪一家人家才是，二来他以大伯的身份，也不好意思偷入弟妇的家。但咱们不同，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哪一家人家了，咱们可以在晚上偷偷地去。你设个法儿引柳元甲出来追你，我去和他的妻子说明真相。柳元甲自恃武功，他多半会追你的，而他的妻子要保护儿子，则多半会留在家中。这计划大约行得通吧？”

笑傲乾坤道：“好，你出的这个主意很好，咱们就是这么办吧。至于怎样引那老贼出来，到时临机应变。”

蓬莱魔女回思往事，颇有感触，说道：“谷涵，当年我受那老贼欺骗，幸亏是你提醒了我。后来，我为了找你打听身世之秘，找得好苦。现在咱们才得在一起。”笑傲乾坤道：“这半年来，我万里奔波，南北寻觅，都是为了你的缘故，你知道么？”蓬莱魔女道：“我也何尝不是如此？为了找你，我从洞庭湖跑到了首阳山。好几次以为可以见着都没见到。那时我心中的苦楚，恐怕你想也想不到呢！”说至此处，不觉又是满面飞红。笑傲乾坤笑道：“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好，现在咱们可都不用受相思之苦了！”

他们来的时候是只影孤身，情怀萧索。如今回去，则是联袂同行，风光旖旎。情景大异，苦乐悬殊，一路上说不尽的蜜爱轻怜，那也不必细表了。

这一日到了固原，他们是算准了时间的，三更时分，便去夜探柳元甲妻儿所住的那所住宅。这一晚无月无星，正是最适宜于夜行人的活动。

这是一座孤零零的靠山建筑的住宅，与相邻的人家距离颇远，山坡上有一棵大树正在屋后，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攀上树顶，藉着茂密的枝叶遮身，准备在入屋之前，先窥探动静。他们都是一身上乘的轻功，丝毫也没有弄出声响。

从树上望进去，只见有一间房子，灯火未灭，窗上隐约现出两个人影，一个是老婆婆，一个是中年妇人。蓬莱魔女心道：“这个老婆婆想必就是给她家当奶妈的那个老嬷嬷了。村居习惯，一般人都是睡得很早的，怎么她们过了三更，还未去睡，却不知柳元甲这老贼在不在这儿？”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中年妇人幽幽地叹了口气，那老婆婆道：“小南睡

着了没有？”中年妇人道：“睡着了。”回了一句话，又低头做她的针线。

那老婆婆道，“瑛儿，你还在伤心么？事情都已经过了十年了。”中年妇人道：“妈，我是知道他的为人的。他这次回来，一定是因为在江南遭受了挫折，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这才想到要来找我们母子的。”

老婆婆道：“哦，你可是怪我把他赶走么？”中年妇人道：“我怎敢怪妈？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可是小南自周岁之后就没有见过父亲，我、我——”

老婆婆道：“你有点不忍于心，想让他们父子见上一见，是么？唉，俗语虽有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我不相信这个人是个到了晚年，还会回头的‘浪子’。我老实告诉你，去年我出了一次远门，就打听到他不少劣迹，不过，我为了怕你伤心，不告诉你罢了。”

中年妇人道：“我和他做了几年夫妇，早已看穿了他的假仁假义的面目，我是伤心透了才离开他的。妈，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这个人是绝不会做出什么好事的。”

老婆婆道：“是呀，那你何必还牵挂他？你早已告诉小南，他的爹爹已经死了，那就更不可让他见着父亲了。瑛儿，长痛不如短痛，当年你立得下决心离开他，做得很对。那么今后就更不要受他欺骗了。天下男人，都是口蜜腹剑，靠不着的。一刀两断，干脆利落，可以少却许多烦恼。”中年妇人听了这番言语，低下了头，不再说话。笑傲乾坤捏了一下蓬莱魔女手心，在她耳边悄悄说道：“这老婆婆一定是在少年时候吃过男子的亏。”

蓬莱魔女偷听了她们的谈话，这才知道这个老婆婆的身份，原来她不是奶妈，而是这中年妇人的亲生母亲，也即是柳元甲的岳母了。蓬莱魔女心里想道：“这老婆婆虽然是对男子存着偏见，但听她说话，却还不失为一个明白道理的人。原来柳元甲果然来过这儿，是给她赶跑的。嗯，她既然对柳元甲深恶痛绝，这事情就好办了。”

蓬莱魔女正想下去，只听得那中年妇人又叫了一声“妈！”那老婆婆道：“瑛儿，你怎么啦？有什么话要和妈说？”

那中年妇人的声音充满惶惑，说道：“妈，那日来的那个跛足老者是谁？为什么咱们要躲避他？”

不问可知，这妇人口中的“跛足老者”，指的就是蓬莱魔女的父亲了。蓬莱魔女心一动，她正想知道这个原因，就决定再听下去，暂不露面。

老婆婆淡淡说道：“我不是早已经告诉了你的？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见这个人。”听来她的女儿已是向她问过不止一次的她女儿道：“妈，你为什么不想见他，总得有个因由的嘛。”

老婆婆道：“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我就告诉你吧，他是柳元甲的哥哥柳元宗。”

中年妇人吃了一惊，道：“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之前，名震武林的那个柳元宗吗？听说他早已死了，却原来还活着么？”显然这个中年妇人尚未知道柳元甲对他哥哥的亏心之事，也未知道柳元宗又已出山。

那老婆婆道：“不错，就是这个人了。从前我和他是同一辈份的，你嫁给他的弟弟，我却变成了他的长辈了。你想我见他不是有点尴尬么？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来找你，是怀的什么用意？”

她女儿道：“这有什么关系？我虽然从没有见过这个大伯，但我也听得江湖上的老前辈说过，柳元宗当年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侠，和他的弟弟大

不相同的。难道你是怕他偏袒弟弟，来欺压咱们？咱们不明他的来意，那就正该见一见他，听听他的来意啊！”

蓬莱魔女也觉得那个老婆婆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心中越发疑惑，暗自想道：“对啦，她为什么要避开我的爹爹，这其中定然另有隐情。”

那老婆婆道：“我不是怕柳元宗的武功，我就是不要见他！不单是他一个人，所有我从前相识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要见！”

她女儿道：“妈，我闷在心里已经多年了，今晚一定要请你说说原因。我是你唯一的女儿，为什么你的事情却总要瞒着我？妈？你可知道我失掉你的宠信，比我失掉丈夫更要伤心！”

那老婆婆颤声道：“瑛儿，你，你要知道什么？”

她女儿道：“我的爹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错，我小时候你是曾经对我说过他已经死了，可是你却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任何一件有关爹爹的事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也从来没有为爹爹烧过一炷香。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要避免提起爹爹？”

老婆婆默不作声，却急地转了个身，背向女儿，面朝窗外，如有所思。她是不敢接触女儿的好像要搜索她灵魂深处的目光么？她是遥望远方，遥盼远人或遥思远事么？

她女儿道：“妈，莫非，莫非你也是和我现在一样，我在哄骗小南，你也在哄骗我？我的爹爹，其实——”

那老婆婆沉声说道：“噤声！”就在此时，躲在树上的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忽觉微风飒然，突然有暗器向他们打来！

原来此时天色已变，本来是无月无星，天黑沉沉的，此时忽然云开月现，那老婆婆瞧见了他们在地上的影子。

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都在全神贯注地听她们母女谈话，料不到暗器突然打来，要躲避已来不及！

笑傲乾坤伸指一弹，“铮”的一声，把暗器弹开，这才知道是一枚指环。弹是弹开了，但笑傲乾坤却也感到了虎口酸麻，指头痛得有如给石头砸了一下似的。蓬莱魔女机灵一些，暗器来时，她扳了一条树枝向那暗器一弹，“嚓”一声，一条普通蜡烛般粗大的树枝，竟给一枚小小的指环打断！

这一下不由得他们心中大为骇异，要知道他们躲在树上，距离老婆婆的那间房子有四五丈之遥，那老婆婆并未推开窗门，指环是穿破窗纱射到树上的！他们虽然知道这老婆婆是柳元甲的岳母，必定懂得武功，但却绝对料想不到她有这么深厚的内力，而暗器的手法又是如此神奇！

说时迟，那时快，屋中的母女二人己是从窗口跳了出来，老婆婆道：“瑛儿回去，你妈虽然年老，这两个小贼谅还对付得了！”口中说话，人已越过墙头，发出了一记劈空掌！

满天枝叶纷飞，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跳了下来，饶是他们都有一身上乘的内功，给这老婆婆的掌力一震，胸口如受重压，虽不至于不能呼吸，也是很不舒服。蓬莱魔女连忙默运玄功，吐出浊气，心中想道：“要不是我学了爹爹的内功心法，只怕这一记劈空掌力，我已是抵挡不起了！”

笑傲乾坤道：“老妈妈息怒，我有话说！”老婆婆瞧了笑傲乾坤一眼，忽地怒声说道：“岂有此理，你这油头粉面的小子，我一见你就生气！”不由分说，就是猛的一掌！正是：

只为情场曾受创，平生最恨少年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同命相怜嗟母女 求荣不惜劫妻儿

老婆婆这句话奇特之极，她不骂别的，一张口就骂笑傲乾坤“ 油头粉面 ”。不错，笑傲乾坤是个英俊的美少年，但他也是个武林中人交口称誉的正派侠士，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人这样骂过他。“ 油头粉面 ”这四个字加在他的身上，当真是令他啼笑皆非。

可是时间已不容他与这老婆婆争辩，这老婆婆掌力一发，便似排山倒海般狂涌过来。笑傲乾坤一个“ 盘龙绕步 ”，闪开正面，随即一招“ 神龙摆尾 ”，双掌一挡，化解对方掌力。但饶是他解拆得宜，也不禁连退三步，略感呼吸不舒。

蓬莱魔女道：“ 老前辈，你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张口骂人，动手打人？他不是歹徒，他是和我—— ”话犹未了，老婆婆己是向笑傲乾坤连劈三掌，一掌紧于一掌，当真是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蓬莱魔女见笑傲乾坤形势危急，只好出手相助，四掌齐推，这才消解了老婆婆的掌力。但在她凝神发掌之时，她的说话就不能不突然中断了。

蓬莱魔女一停止说话，这老婆婆立即继续骂道：“ 你这小妮子懂得什么？越漂亮的男人心肠越坏，你还要护着他？哼，这等油头粉面的少年，我一见就生气！你快快滚开，否则我连你也伤了！ ”这老婆婆的内功，差不多已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她力敌两名高手，竟然还是能够一面动手，一面骂人，而且骂得滔滔不绝。

笑傲乾坤笑道：“ 老妈妈，你这话可不能一概而论！ ”老婆婆斥道：“ 油头粉面就必定是油嘴滑舌。我不听你的，总之你不是好人。接招！ ”一招“ 白猿探路 ”，合着双掌，倏然一分，双“ 剪 ”笑傲乾坤两肩，倘若给她“ 剪 ”着，以她的功力，笑傲乾坤的琵琶骨必将破碎无疑。笑傲乾坤见她使出如此辣招，大吃一惊，再也笑不出来。百忙中连用“ 三环套月 ”，“ 风拂垂杨 ”两招，再加上蓬莱魔女从旁牵制，这才堪堪把老婆婆的这一招杀手化解开去。

原来这老婆婆在少年时候上过一个美少年的当，以至心理失常。今晚她给女儿触及了心头的隐痛，勾起了心头的旧恨，如今她是要把这一腔怨气，都发泄在笑傲乾坤身上。她越打越是火起，在她眼中的笑傲乾坤已变成了昔日曾经欺骗过她的那个美少年了。

蓬莱魔女人急计生，抽了个空，忙用“ 传音人密 ”的内功叫道：“ 二婶，我是柳元宗的女儿！你不是要知道我爹爹来意的么？如今我就是代我爹爹来和你说的！ ”蓬莱魔女已经知道屋中的女人与柳元甲并非夫妻一路，故而愿以婶婶相称。

不料她刚说出“ 二婶 ”两字，这老婆婆已是发出了一连串的冷笑声，老婆婆的功力比她高，笑声扰乱了她的话语，蓬莱魔女虽然把要说的话讲完，但屋中的女人却只听到“ 二婶 ”两字。

柳元甲的妻子听得蓬莱魔女叫她“ 二婶 ”，不觉怔了一怔，心中想道：“ 哪里钻出来的这位侄小姐？ ”要知她退出江湖已经十年有多，蓬莱魔女身为绿林盟主则还未过五年。柳元甲之妻所知道的只是柳家的往事，对近事则毫无所知。她只道大伯柳元宗早已全家遭害？怎想得到今晚来的这个女子竟是柳元宗的女儿，而且又是绿林盟主？

民间的习惯，较为亲近的晚辈，通常都是称前辈为叔、伯与婶婶的。柳元甲的妻子心中想道：“ 莫非他们是元甲派来的人？元甲心还未息，要他的

手下前来窥伺？”

此时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联手，与那老婆婆已打了将近半炷香的时刻。柳元甲的妻子不由得好生惊异，心想：“当今之世的前辈高手，能够抵敌我的母亲的也不过寥寥数人，怎的这两个年轻男女却是这么了得！”她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柳元甲要抢她的儿子，如今她既然疑心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是她丈夫派来的人，她当然也就不敢离开屋子了。

那老婆婆似是要防范蓬莱魔女再与她的女儿通话，掌力越发催紧，叫蓬莱魔女无法分神。但她对蓬莱魔女只是掌力加强而已，对笑傲乾坤则更为狠辣，所使的杀手，十之七八都是攻向笑傲乾坤。

笑傲乾坤向蓬莱魔女使了一个眼色，两人心意相通，同时反守为攻。笑傲乾坤取出折扇，倏地一张，发出一股冷风，蓬莱魔女五指一拂，瞬息之间遍袭那老婆婆的七处穴道，这一招点穴功夫，是柳元宗所授的世上无双的‘惊神指法”。

那老婆婆的武功虽然差不多己是登峰造极；也不禁吃了一惊，只得斜闪两步，以铁袖神功化解蓬莱魔女的点穴，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的折扇倏张倏合，小小一柄扇子使出了五行剑的招数又兼有点穴的手法，也是在瞬息之间，遍袭那老婆婆的七处要穴，把这老婆婆又迫得退后三步。笑傲乾坤一声笑道：“后会有期，暂且失陪了！”原来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见这老婆婆步步紧迫，他们是不想与这老婆婆拼命的，只怕打她不过，遭她毒手，因此，只好各出绝招，以求脱身。把老婆婆迫退之后，二人立即飞逃。

老婆婆大怒，还想去追。她女儿已在窗口叫道：“妈妈，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两个小子咱们虽然还没有知道底细，可是他们也没有得罪咱们啊！”这老婆婆呆了一呆，夜风吹来，老婆婆清醒了些，才发觉自己刚才的暴怒失常，是有点不合情理，不觉哑然失笑，心道：“怪只怪这小子长得俊，我把他当作了害我的那个人了。”当下止步不追，只远远地扬声说道：“什么后会有期？你们还想再来？哼，你们再来我就打断你们的腿！”

两人逃入树林，喘息过后，不禁相视而笑，不约而同地说道：“这老婆婆好凶！”

笑傲乾坤笑道：“你听见她说的最后那一句话没有？她说咱们再去，她就要打断咱们的腿呢。这事怎么办，咱们撒不撒手？”“撒不撒手”即是还管不管的意思。

蓬莱魔女道：“好不容易找到了她们，哪能就此撒手不管？最少我得和柳元甲的妻子说个清楚。还有，柳元甲曾经回来看过她们，说不定她们也可能知道这老贼的去向。”

笑傲乾坤懂得她的意思，说道：“不错，柳元甲老奸巨滑，比公孙奇更难对付，若是任由他与金虏勾结，也是一个极大的祸患。倘若能够探出他的下落，把他除去，咱们也可早日安心。只是这老婆婆一见咱们就要驱赶，却焉能容得你向她的女儿细问其详？”

蓬莱魔女道：“奇怪，这老婆婆武功如此高强，在武林中却是藉藉无名？她应该是与我的爹爹，我的师父同一辈的，他们也从没说过有这样一位前辈女杰。她躲避我的爹爹，想来其中也是定有因由。”笑傲乾坤道：“这老婆婆定是少年时候吃过男子的亏，心灰意冷，退出江湖，故而无人知道。”蓬莱魔女道：“我也是这样想，但却不知道这人是谁？”

笑傲乾坤笑道：“你怀疑是你爹爹吗？我想决不至于。”蓬莱魔女“啐”

了一口道：“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怎能猜疑我的爹爹？我爹对我妈情深义重，我妈死后，他做了二十年的和尚，要不是知道我还活在人间，他还不肯还俗呢。”

笑傲乾坤道：“我也说决不至于。但你以为她躲避你的爹爹，却是为了什么？”蓬莱魔女道，“我猜想不透。不过依我看来，我爹爹可能知道她当年之事。这只有问我爹爹才能明白了。”

笑傲乾坤道：“难道咱们再回转光明寺问你爹爹吗？”

蓬莱魔女道：“当然不能这样耽误行程。嗯，我倒有个办法。这老婆婆只是痛恨男子，对我似乎还客气一些，待我单独前去，再试一试如何？”

笑傲乾坤道：“我不放心。这老婆婆有点疯疯癫癫的，要是她突然发起疯来……”蓬莱魔女笑道：“这都是因为是你这油头粉面的小子惹她发疯的！”笑傲乾坤佯怒道：“好呀，你拿了疯妇人的话来骂我，看我不撕破你小嘴？”两口子正在打情骂俏，蓬莱魔女忽地“嘘”了一声，悄悄说道：“别闹，像是有人来了。”

笑傲乾坤亦已听到山脚下有轻微的脚步声，遂与蓬莱魔女跳上一棵大树，这时天上乌云尽散，月色明亮，隐约可以看见两个影子，其中有个身材高大的驼背老人更是引人注意。笑傲乾坤大吃一惊，说道：“一个是柳元甲，一个是神驼太乙！”

蓬莱魔女道：“咦，果然是这两个老贼！他们走在一起，咱们怎办？”要知神驼太乙的武功更在柳元甲之上，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联手，可以制服得了柳元甲，也可以稍稍胜过太乙。但如今是柳元甲与太乙同在一起，他们就决计打不过这两个老贼笑傲乾坤道：“柳元甲把这老贼请来，想必是要这老贼给他助阵，好让他夺回孩子的。咱们且先看看动静。”

蓬莱魔女道：“不错。那老婆婆也非易与之辈，想必还有一场好戏可看。倘若他们真的打了起来，咱们倒可以助那老婆婆一臂之力。”

柳元甲与太乙已经走上山坡，山坡上的一条小路就是通往老婆婆那间屋子的。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躲在树上，停止说话，屏息呼吸。柳元甲与太乙正好从大树底下经过，他们心中有事，并未发现树上有人。

柳元甲向前一指，说道：“她们就是住在这间屋子。”太乙道：“多谢你给我带路，倘没有你，我真想不到她们是躲在这荒僻的山村。嘿，嘿！今天总能找着她了！”

柳元甲哈哈笑道：“最想不到的是你我相识多年，却不知原来竟是翁婿！岳父有事，小婿理当效劳。岳丈大人何须客气？”太乙似乎有点尴尬，说道：“是呀，老朋友变了翁婿，这可真是再也滑稽不过的事。但我有你这样一位贤婿，可也心满意足了。”柳元甲道：“可惜咱们一家子还不知能不能团圆呢？”

蓬莱魔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时柳元甲与太乙已经走过，蓬莱魔女悄声问道：“他们说的什么？他们竟然是翁婿吗？”笑傲乾坤笑道：“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老夫少妻之事，世间在所多有。”蓬莱魔女道：“话是不错。但我还是意想不到。唉！这两母女嫁的都是老奸巨滑的大坏蛋，母女同命，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话犹未了，只听得那老婆婆的声音喝道：“你这两个小子真的是不知死活，还敢回来么？哼，看我打不打断你们的腿！”原来这老婆婆听得屋后面的山路上有人走动的声息，还以为是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去而复来。

老婆婆挟了一根拐杖，从后门飞跑出来，上了山坡，正好与太乙打了一个照面。老婆婆如遇鬼魅，登时呆了！

太乙笑道：“咱们都老啦，再不是什么小子了，小铃子，但你在我的心目中还是当年那个小铃子！唉，小铃子，这些年来我找得你好苦！如今端的是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还是让我见着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你的心头之气也该平下来了吧？我是来向你请罪的。咱们老夫老妻可应该团圆了！”

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老婆婆就是明明大师所说的那个“小铃子”！

月光下只见老婆婆白发如银，乱草般地散乱开来，无风自抖。蓬莱魔女看不见她脸上的神情，却可以想得到她心中的气恼。“小铃子”这样的昵称，用在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婆婆身上，蓬莱魔女乍听之初，不禁大有滑稽之感，但蓬莱魔女随即想起明明大师在提起他的“小铃子”之时，那一片又痛苦又深情的黯然神色，蓬莱魔女又不禁深深地为老婆婆感到难过了。明明大师那日没有讲出来的心头隐痛，蓬莱魔女也顿然明白了。

那老婆婆呆了半晌，忽然一顿拐杖，怒声说道，“你害了我的一生，我已经认命了，你还不许我过一个安静的晚年么？哼，小铃子？小铃子早已给你害死了！我不要见你！你是人面兽心的畜牲！”

太乙变了面色，说道：“小铃子，当初是我做错了事，但后来你不是也甘心情愿嫁了我么？俗语说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咱们可是做了好几年夫妻的啊！”

老婆婆气得话声颤战，说道：“我只恨当初吃了你的亏，把持不定，无可奈何地依从了你。哼，你还敢提起旧事？那几年我吃了多少苦！”

太乙道，“小铃子，即使我有千般不是，也总有好处吧。我没打你，没骂你，何曾给你吃了什么苦了？”

老婆婆提起了拐仗，指着太乙冷笑道：“你的所作所为比打我骂我还要令我难过百倍！我最痛恨的事，你就偏偏去做。嘿，嘿！你现在已是新皇帝的新国师啦，你还来找我这老婆子做甚？”

太乙道，“找你去同享荣华富贵呀！小铃子，你在这山沟里受苦多年，如今我贵为国师，你也该让我有个机会为你尽点心力了。”

老婆婆道：“我才不稀罕这样的荣华富贵，我也不是你的小铃子，你给我滚！”

太乙面色越来越是难看，说道：“你不是我的小铃子？嘿，嘿，你是还未忘情于你的那位明哥吧？可惜他已经做了和尚，他也不能再要你啦！”

老婆婆颠巍巍地举起拐杖，喝道：“你再多说半句，我，我与你拼了！”

太乙连忙闪开，冷冷说道：“好，不说就不说。你不愿跟我，我也不勉强你。但我的女儿，你总该还给我吧！”

老婆婆道：“你的女儿？你没有女儿，你休想从我这里把她抢走！”

太乙冷笑道：“我没有女儿？难道她不是我生的吗？”

老婆婆道：“她的爹爹早已死了。你懂不懂，我不能让她有一个给人鄙视的爹爹，你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总之我是在我女儿的心中把你埋葬了！”

太乙怒道：“小铃子，你做得未免太过份了吧？你我夫妻失和，你怎能欺骗女儿说我已经死了？”

柳元甲忽地上前，向那老婆婆行了个礼，说道：“岳母大人在上，小婿参见。咱们都是一家子，有事总好商量。请你们两位老人家别再争吵了。”

柳元甲年已六旬，太乙与那老婆婆也不过六十多岁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他口口声声，自称“小婿”，听得那老婆婆起了鸡皮疙瘩，又是讨厌，又是气愤，忍不住举起拐杖就要打他。柳元甲倒纵避开，说道：“岳母大人，请容小婿说话。”太乙在旁冷笑道：“当真要打，你恐怕还不是我们翁婿对手吧？”

老婆婆大怒道：“滚开，你们翁婿是一丘之貉，你们就狼狈为奸吧。你岳父认你，我可不能认你！”

柳元甲笑道：“古语有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岳母大人，你不认我不打紧，只要瑛妹认我就行。嘿，嘿，你的女儿嫁了我就是我的人，我如今要会妻儿，可由不得你拦阻了。”

柳元甲说了话，就要跑进那间屋子，老婆婆喝道：“你这泼皮无赖，吃我一拐！”柳元甲一招“天王托塔”，以裂石开碑的掌力化解这一招，但饶是他内功深厚，也拨不开老婆婆的拐杖，眼看就要给老婆婆狠狠地打他一拐，太乙一指戳出，一股冷风箭射去，老婆婆的功力虽然要比柳元甲稍胜两分，但在她与柳元甲相持的时候，却禁不起太乙的玄阴指力，虽不至于便受内伤，也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她要运功抵御太乙的玄阴指力，杖头的劲道一松，柳元甲己是脱身而去。太乙哈哈笑道：“贤婿，你尽管去接你的妻儿，我来对付这个泼妇。”

原来太乙自从在首阳山吃了柳元宗的亏之后，自忖单打独斗，绝胜不过柳元宗，但倘若能够夫妻复合，那就多了一个大大得力的帮手，不但不用再惧柳元宗，普天之下，也无人能胜得过他们夫妻联手了。因此他这次与柳元甲同来，是打好了如意算盘的，第一步动之以情，希望这老婆婆再次上他的当；倘若这一步棋子走不成功，那么第二步就用武力硬来，由柳元甲去劫夺妻儿，只要柳元甲能带走她的女儿，这老婆婆爱女情深，不怕她不就范。

老婆婆无法阻拦柳元甲，一腔怒气，不由得都发泄在太乙身上，大怒骂道：“好呀，你害了我一生，我还未曾与你算帐，你却又来抢我女儿，哼，哼！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挥杖痛击太乙，两人登时动起手来。太乙的本领稍有不如，但他毕竟是与这老婆婆做了几年夫妻，彼此熟知对方的武功，既然相差有限，老婆婆要想胜他，也就很不容易了。

他们是在屋后门的山坡上撕打，太乙缠着那老婆婆，柳元甲便向那间屋子跑去。还未跑到，后门忽地推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正是他的妻子。柳元甲呆了一呆，只听得他的妻子已是尖声叫道：“妈，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声音哽咽，无限凄楚。

蓬莱魔女从树上望下去，这时才看清楚了她这“二婶”的容貌。只见她荆钗裙布，淡扫蛾眉，年纪大约是三十开外，未到四旬。虽是徐娘半老，而风韵犹存。此时她脸有泪痕，更增了几分楚楚可怜之态。端的是个美人胚子。

蓬莱魔女只是震惊于她的美貌，神驼太乙则从她的身上看见了当年的那个“小铃子”的影子，这个他从没见过的女儿，简直就像是她母亲的化身，两母女长得一模一样。这刹那间，神驼太乙也不禁动了父女之情，叫道：“瑛儿，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话犹未了，那老婆婆疾风暴雨般地一阵乱拐打下，将太乙的话头打断，迫得他倒退三步，者婆婆一面重拐打去，一面喝道：“不许你说！”

那中年妇人泪珠晶然，说道：“我知道你是谁！”但她却没有叫出“爹爹”二字。

柳元甲迈上一步，说道：“ 阿瑛，咱们的孩儿好么？我来接你们了。 ”伸手要抓他的妻子，那中字妇人如遇鬼魅，急忙闪开，忍不着失声喊道 :“ 妈，你女儿的命好苦！ ”

那老婆婆一顿乱拐迫退了太乙，回身一掠，已是到了女儿跟前，将女儿拥入怀中，说道：“ 别怕，别怕，妈在这儿，谁敢碰我女儿一下，我就和他拼了！ ”

太乙跟着过来，冷冷说道：“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金铃，你怎可以不让他们夫妻说话。 ”

那老婆婆对太乙的话不理不睬，只是拥着她的女儿说道：“ 瑛儿，都是妈的不好，早知如此，妈当年应该留你在妈身旁，不让你到江南去的。 ”那中年妇人哽咽说道：“ 怪不得妈，都是女儿有眼无珠，上了坏人的当！ ”

上文表过，这老婆婆名叫聂金铃，四十年前与明明大师本来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爱侣，后来着了太乙的迷药，受他污辱，无可奈何，嫁给了太乙的。

聂金铃嫁后三年，身怀有孕，此时她早已看清楚了太乙的面目，夫妻的感情已是坏到无可收拾的地步，聂金铃不愿她将来的女儿有这样一个父亲，怀胎三月，便跑了出来。这时她也知道了她旧日的爱侣早已削发为僧，她不愿再去扰乱明明大师的清修，遂去投奔她一位姓石的义姐，便是这家人家。她的女儿出世之后，做了这家人家的义女，聂金铃不愿要她父亲的姓，将她女儿取名石瑛。她让女儿改姓，一来是为了憎恨太乙，二来是为了报答她的义姐，三来也是希望躲过太乙的侦查，让他永远不知道石瑛是他女儿。

石瑛的义父义母是江湖游侠，在江南的侠义道上也有他们的朋友。石瑛长大之后，聂金铃便拜托她的义父把她带到江南去。聂金铃的用意是想女儿远远地离开生身之父，二来也好让女儿在江湖历练一番，养成独立能力。临行前夕，做母亲的且曾叮嘱女儿，叫她留心物色佳婿，最好在江南成家立室，不必再回北方。倘若女儿有了归宿她也愿意到江南安享晚年。

石瑛到了江南，不久便成为艳名远播的女侠，不知多少英雄豪杰追逐在她的裙下。但她一个也不合意，却偏偏选中了一个比她年纪大二十多岁的柳元甲。

柳元甲当时已是江南的武林盟主，用假仁假义的手段笼络了一班豪杰，不是深知他的底细的人，谁都把他当作一个英雄人物。他虽然比石瑛大二十多岁，但当时也不过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为人又极工心计，起初是以长辈的身份接近石瑛，渐渐就大献殷勤。他对少女的体贴入微的手段，更不是一些年轻小伙子比得上的。日子一久，石瑛不由得不上了他的圈套，由于崇拜“ 英雄 ”的心理，也由于感激他的“ 照顾 ”，竟然嫁了给他，陷入了与她母亲相同的命运，终于也是携儿出走，回转北方，母女外孙，相依为命。

书接前文，且说聂金铃正在拥着女儿，两母女心伤泪咽。太 乙冷冷说道：“ 今日一家子团圆，你们还哭些什么？金铃，你不愿与我破镜重圆，那也罢了。瑛儿有她的丈夫，你怎可禁止她夫妻相会。 ”伸手便要拉开他的妻子。老婆婆拥着女儿，一拐打出，喝道：“ 老匹夫，气死我也，你敢碰一碰我的女儿，我就与你拼了。 ”柳元甲笑道：“ 岳父岳母，你们老夫妻，何苦见面就骂，动手就打？好吧，岳母既然不肯听小婿之劝，小婿只好先讨回妻子了。”石玻喝道：“ 滚开！ ”一抖手飞了三把飞刀。

老婆婆的本领高于她的丈夫，但石瑛的本领却是远远不如柳元甲。三柄飞刀都给柳元甲打落。

柳元甲笑道：“ 我可不愿与娘子动手。好吧。我且待你气平下来再说，我先去看看我们的孩子！ ”

石瑛大为着急，连忙追上去道：“ 我决不能让你抢我的孩子！ ” 老婆婆也要过去阻拦，但却给太乙缠住，一时之间不能脱身。

柳元甲笑道：“ 娘子，你不想我使用硬功，那么咱们夫妻俩就该好好地谈一谈了。 ”

石瑛心乱如麻，想了一想，说道：“ 好吧，你要说些什么，到那边去说吧。 ” 柳元甲笑道：“ 进屋子里坐着舒舒服服地说不好吗？为什么要到林子里去。 ”

石瑛一掠云发，低声说道：“ 孩子睡了，别惊醒他。 ” 柳元甲见她说话平和，心中甚是欢喜，想道：“ 看来她似乎尚有夫妻之情，倘得她心甘情愿地与我言归于好，那可胜于强迫多了。 ”

石瑛抹去泪痕，平平静静地走入林中。老婆婆叫道：“ 瑛儿，不可再上坏人的当！ ” 石瑛道：“ 妈，孩儿自有主意。 ” 柳元甲笑道：“ 我们夫妻的事，岳母大人，你可不用费神多管啦！ ” 老婆婆气得七窍生烟，但给太乙缠住，却是无可奈何。

石瑛在前，柳元甲在后，走过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藏身的那棵大树，蓬莱魔女心想：“ 却不知我这二婶是作何打算，我倒不便立即动手。 ” 石瑛走过那棵大树十多步路，这才停了下来。

柳元甲嘻皮笑脸作了个揖，说道：“ 请娘子念在夫妻之情，与我回去。岳母执迷不悟，以后咱们慢慢劝她。 ” 他一把年纪，向年轻的妻子打恭作揖，形状甚是难堪。

石瑛脸上木然毫无表情，淡淡说道：“ 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当真是为了夫妻之情么？ ” 柳元甲指天誓日地说道：“ 怎么不是？

夫妻总不能一辈子不和的，是不是？ ”

石瑛道：“ 不对吧？你是因为在江南立不住足，这才想到要找我们母子的吧？ ”

柳元甲怔了一怔，心道：“ 她躲在荒谷之中，我只道她已是不闻外事，却怎的还是消息如此灵通？ ” 当下说道：“ 娘子，你既然知道，那我也不必瞒你，江南那些武林人物，受人挑拨，另奉铁笔书生文逸凡作为盟主，都背叛我啦。但只要咱们夫妻和好，再打天下，又有何难？ ”

石瑛道：“ 你不是一向自夸在武林中，德高望重的吗？怎的江南的侠义道却要叛你？ ”

柳元甲苦笑道：“ 娘子，你不用挖苦我了。可是，我即使不配做江南的武林盟主，你我夫妻，却倒是一条路上的了。 ”

石瑛冷冷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柳元甲说道：“ 你现在已经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了，你父亲是金国国师，你根本就不是汉人，难道你还能和江南的一班所谓侠义道混在一起吗？我与你的爹爹来此，就是想让你知道你的本来身份，接你出去同享荣华的。 ”

石瑛道：“ 哦，这么说你对我倒是一番好意了，真是多谢你啦！ ”

柳元甲眉开眼笑地道：“ 谁说不是呢？你以前不知自己是什么人，跟着一班所谓侠义道反金犹有可说。如今你已知道你是金国国师之女，却何苦还在这荒谷里受苦？你想想值得吗？ ”

石瑛道：“ 好，你容我想想。 ” 手托香腮，似作沉思之状，却忽地一抖

袖子，一蓬金芒突然从袖管中射出来！

这一蓬金芒乃是石瑛苦心所练的梅花针，针尖上含有剧毒，敌人若给射中，见血封喉。

原来石瑛见柳元甲与太乙同来，她的母亲只能抵敌太乙，看来是无法顾全她们母子的了，石瑛不愿儿子被柳元甲抢去，因之早就存了与柳元甲一拼之心。

但她也还不忍立下杀手，故此一再用言语试探，试探她的丈夫有无悔悟之心，结果是证实了她母亲的话，她的丈夫果然是坏到无可收拾，不但是自己甘心依附暴君，为虎作伥，而且，还劝她同流合污。石瑛灰心已极，这才发出暗器，拼着与柳元甲同归于尽！

石瑛当然知道她的丈夫武功高强，绝不是普通暗器所能对付，但她这蓬梅花针是藏在袖管之中的，梅花针是极细小的暗器，她假作轻掠云鬓，突然间出其不意地发射出来，事先毫无征兆，无声无息，料想柳元甲武功再高，至少也有一两支射中。

但她却没想到她的丈夫机警之极，她虽然尽力抑制自己，不露神色，但当她立下决心，准备与丈夫同归于尽的那一刹那，她的眼睛还是不自觉地透露出来，柳元甲一接触到她这悲愤怨毒的异样眼光，心中一凛，登时拔起身形。石瑛的金针射出，他的双脚已经离地尺许。

就这尺许的距离，柳元甲已免了杀身之祸。柳元甲一身深厚的内功，倘若毒针是射中他的眼睛或者是射中他的咽喉，他有可能毙命，射着他的身体却是无妨。因为他的身形已经拔高了尺许，只听得“嗤嗤”声响，柳元甲的衣裳上插满了梅花针，但在咽喉以上，却未中一支。

柳元甲玄功一运，他身穿的那袭青袍，登时就似涨满的风帆鼓起，梅花针插满他的衣裳，却没有一根能刺着他的皮肉。他一抖衣裳，身形一落，满身的梅花针也都跟着抖落了。

柳元甲冷笑道：“小贱人你下得辣手，我也不能和你客气了！”石瑛毒针无效，方自一呆，柳元甲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她的穴道。

柳元甲扬声笑道：“岳母大人，你的女儿已经愿意跟我回去了，我劝你也不要和岳父闹啦！”话犹未了，忽觉劲风飒然，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从那棵树上双双跳下，箭一般地向他射来。

柳元甲笑声顿敛，喝道：“什么人躲在这儿？”蓬莱魔女喝道：“老贼，你看看我是谁？我是还没有给你害死的柳清瑶！”声到人到，挥剑便攻柳元甲。笑傲乾坤过去解开了石瑛的穴道，立即也加入战团。

柳元甲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一看他堂兄并没同来，这才减了几分惊恐，勉强打了个哈哈说道：“原来是清瑶侄女，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蓬莱魔女骂道：“谁和你一家人？你和太乙才是一家，和完颜亮才是一家！”挥剑如风，剑剑直指柳元甲的要害！

柳元甲又惊又怒，气得“哇哇”大叫：“无礼小辈，胆敢目无尊长！”大袖一挥，荡开蓬莱魔女的拂尘，“呼”的一掌拍出。他与蓬莱魔女、笑傲乾坤都曾数度交手，知道蓬莱魔女功力较弱，是以立意先击破较弱的一环，这一掌全力施为，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打得沙飞石走，周围数丈之内，树叶纷落如雨，林鸟惊飞。

哪知蓬莱魔女今非昔比，这一掌只能令她身形摇晃，却不能将她击倒。蓬莱魔女身形一晃，随即藉着对方攻来的掌力，倏地身形平地拔起，一招“玉

女投梭”，挽了一朵剑花，凌空刺下，斥道：“什么尊长？我认得你，我的宝剑认不得你！”

笑傲乾坤也在同时发动攻势，折扇一指，以闪电般的手法，刹那之间，遍袭柳元甲的十三处大穴。柳元甲脚踏五行八卦方位，双掌如环，使出平生本领，化解对方攻势。但饶是他化解得宜，也禁不住步步后退，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袖已被蓬莱魔女的剑锋削去了一截，“肩井穴”也险被笑傲乾坤的折扇点中，肩背一阵酸麻。

石瑛是给柳元甲用重手法点了穴道的，此时穴道虽解，血脉一时间尚未畅通，正倚着大树调匀气息。柳元甲歹念再起，蓦然一个倒纵，反手抓出，意欲拿住他的妻子作为盾牌。

幸而蓬莱魔女甚为机警，见他肩头一耸，己识破他的恶毒心肠。他快蓬莱魔女更快，飞身一掠，恰恰拦在石瑛面前，一剑就朝着他的手腕切下。笑傲乾坤也是如影随形，跟踪急上，挥扇点他背心的“悬枢穴”。这是人身死穴之一，柳元甲纵有闭穴功夫，也不敢让笑傲乾坤点中。

柳元甲武功委实了得，就在这危机重重的刹那，脚尖尚未着地，已是硬生生地把身躯扭转，斜窜出数丈开外，避开了利剑切腕之危。笑傲乾坤的折扇也差了三寸，点了个空。

石瑛气得双眼翻白，骂道：“你，你简直是畜牲！”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联手夹攻，把柳元甲困在当中，再也不让他有偷袭石瑛的机会。

蓬莱魔女道：“二婶不必气恼，我们绝不容他再欺负你了。我是你大伯柳元宗的女儿，奉了爹爹之命，特来探望你的，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石瑛又是伤心，又是感动，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说道：“多谢你啦。我，我不愿再看见他了，任凭你们怎样处置他吧！”掩面大哭，飞快地跑回家去。

柳元甲抓不着妻子，图谋不遂，已无斗志。他本来就难敌二人，此时斗志一失，更是招架不住，只想脱身。

蓬莱魔女哪肯让他逃跑，左手拂尘，右手长剑，使得凌厉无前，当真是有若神龙夭矫，雄鹰展翼。她的“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也还罢了，那手“惊神剑法”，是跟她父亲新近练成的最上乘的刺穴剑法，却正好是柳元甲的克星。若不是因为她功力稍差，不必笑傲乾坤帮忙，柳元甲已经不是她的对手。

柳元甲倒抽一口冷气，心道：“若不拼着耗点元气脱身，只怕这次真会八十岁老娘倒绷孩儿了。”激战中他为了躲避蓬莱魔女的刺穴剑招，左肩又给笑傲乾坤的折铁扇重重地敲了一记。饶是他练有护体神功，这一下重手法也敲得他疼痛难当。

柳元甲蓦地一声大吼，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便似一枝血箭似的向蓬莱魔女射去，蓬莱魔女吃了一惊，侧身一闪，脸上溅着几点血点，竟然火辣辣作痛。笑傲乾坤见多识广，知他是要施展邪派的“天魔解体大法”伤人，忙把折扇一张，给蓬莱魔女拨开血箭。柳元甲双掌齐推，掌力大得出奇，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不禁退后几步，说时迟，那时快，柳元甲已是突破包围，如飞逃跑，下山去了。原来他这“天魔解体大法”极伤元气，只能在最危急之时用来救急，却不能持久的。

笑傲乾坤扶住蓬莱魔女，说道：“想不到这老贼还有这么一招，瑶妹，你没事么？”蓬莱魔女道：“没事。只可惜让他跑了。”笑傲乾坤道：“他跑得了今次，跑不了下次。下次若再碰上咱们，我有办法破他这招。好，你既然没事，咱们该去助那老婆婆一臂之力啦。”蓬莱魔女笑道：“那老婆婆

骄傲得紧，她的本领也胜过她的丈夫，恐怕她未必乐意咱们去帮忙她呢。”

话犹未了，只听得太乙一声厉叫，原来他见柳元甲已经败走，心里一慌，他本来就打不过他的妻子，心里一着慌就更加抵挡不住，给老婆婆在他背脊上重重打了一拐。

老婆婆喝道：“这次我饶你性命，你给我滚开，以后可别让我见着！”原来她这一拐虽然打得很重，却也颇有分寸，只是令他受伤，并未将他的背梁打断。

太乙如奉纶音，忙不迭地飞跑。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因为是老婆婆有言在先，放太乙逃跑的，当然也就不便去追击了。

老婆婆见他们二人走来，不觉有点尴尬，当下淡淡说道：“你们救了我的女儿，我以后会报答你们。你们还来缠我做什么？”

蓬莱魔女道：“聂老前辈，你打了神驼太乙一拐，已经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刚才我们未得你的允许，擅自闯入贵府，还望老前辈恕过。”老婆婆听她叫出了自己的姓氏，虽然知道蓬莱魔女是柳元宗女儿，也不禁吃了一惊，说道：“哦，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正是：

旧梦尘封休再启，此心如水只东流。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未路穷途求故友 勾心斗角杀连襟

蓬莱魔女躬身答道：“ 我来此之前，曾到光明寺见过明明大师。明明大师曾说及聂老前辈。 ”

那老婆婆呆了一呆，枯皱的眼角忽地有了晶莹的泪珠。刚才她与太乙生了那么大的气，无限伤心，却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如今听得蓬莱魔女提起了她的旧时情侣，却是禁不住眼泪盈眶了。

老婆婆呆了一呆之后，喃喃说道：“ 明明大师？哦，他还记得我？他还希望知道我的消息？你是受他之托。来此打探我的下落么？ ” 这老婆婆重温旧梦，一往情深，错将蓬莱魔女认作是明明大师派来探访她的人。蓬莱魔女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可是这老婆婆并不等待蓬莱魔女的回答，忽地又十分激动地叫了起来：“ 不，不！我不要见他，也不要见你！凡是认识他的人我都不要见。你们给我走，走！ ”

蓬莱魔女这才明白，为什么上次她爹爹来时，这老婆婆也是避而不见的原因了。她是不愿意再看见旧日相识之人，以免触及心头的隐痛。

蓬莱魔女正自不知如何是好，那中年妇人走了出来，说道：“ 妈，你怎么又发起脾气来了？柳姑娘可并不是他们一路人，她和咱们可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呢！妈！天快亮了，孩子也就要醒了。你别吵吵嚷嚷的让他听见。 ”

那老婆婆道：“ 瑛儿，我知道。唉，今晚我几乎保护不了你们母子，我很惭愧。柳姑娘，你们今晚帮了我的大忙，我要再次向你表示感谢。请原谅我是老糊涂了。 ” 她伤心稍过，神智清醒过来，人也比较正常了。

石瑛说道：“ 妈，我有点害怕，怕他们还会再来。你却还要赶柳姑娘走。 ”

蓬莱魔女道：“ 二婶，我正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情。我爹爹现在光明寺，还有我的师父公孙隐也在光明寺和他们同住。有他们三位老人家坐镇光明寺，任何坏人都决不敢到光明寺骚扰的了。我爹爹的意思，想你们搬到光明寺去与他同住。他也好尽一点做大伯的职责，把侄儿教养成人。

石瑛把眼望着母亲，说道：“ 妈，咱们这儿是不能再住的了。我也想孩子有个安身之处，妈，你的意思———”

老婆婆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道：“ 光明寺我是不能去的。你们母子去吧，我，我护送你们上山，我就了却心事了。 ”

石瑛懂得母亲的心情，心中极是难过，说道：“ 妈，这些事咱们慢慢商量，那么，咱们趁早动身了。咦，孩子已经醒了。 ” 屋子里隐隐传来孩子呼唤 “ 妈妈 ” 的声音。

蓬莱魔女心事已了，想道：“ 这孩子年纪还小，她母亲是隐瞒着他的身世的。我若是以堂姐身份见他，可不方便说话。 ” 于是说道：“ 那么，我们也告辞了。 ”

蓬莱魔女与那老婆婆分手之后，心中甚为感慨，说道：“ 这儿的事情了结，咱们该到登州寻找珊瑚妹子了。嗯，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为什么许多才貌双全的女子总是遭到不幸？像这位聂老婆婆母女竟然都是同一命运，用 ‘ 鲜花插在牛粪上 ’ 这一句话也还不足以形容她们的遇人不淑呢！还有我那珊瑚妹子…… ”

笑傲乾坤打断她的话笑道：“ 珊瑚的情形和聂氏母女可不一样，耿照是本来有了意中人的，可不能责他对珊瑚薄情。 ”

蓬莱魔女道，“话虽如此，但珊瑚要爱的人爱不着，她不想爱的人却偏来纠缠她。这也不是殊堪浩叹么？嗯。难道当真是红颜多薄命？”

笑傲乾坤笑道：“这么说来，你该是很幸运的了？当今之世，你是才貌双全，你可没有薄命呀！”

蓬莱魔女“啐”了一口道：“你是夸赞我呢还是夸赞你自己？好不识羞，我遇上了你就是我的幸运了么？”

笑傲乾坤道：“好，那么是我的幸运好不好？”蓬莱魔女杏脸飞红，佯嗔诈怒，说道：“你再说不正经的话儿，我不理你了！”

笑傲乾坤道：“我夸赞你，这是最最正经的话儿。”蓬莱魔女道：“我不喜欢听。”笑傲乾坤笑道：“我知道你心里喜欢听的。”蓬莱魔女顿足道：“你再说，我可当真不理你了！”

笑傲乾坤一笑改转话题，说道：“你说的那个珊瑚不想爱的人是孟钊吧？听说孟钊已经骗得公孙奇的小姨嫁了他，想来他不会再纠缠珊瑚的了。”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这结果更坏，我的师嫂临终之时，是曾托我照料她的妹子的，我却不能阻住青虹这头婚事，真是愧对我这死去的师嫂了。你可知道孟钊是公孙奇的心腹下人，我怀疑公孙奇之所以能练成那两大毒功，就是靠了孟钊去骗取桑家的内功心法的。

笑傲乾坤道：“天下不平之事极多，咱们也只有尽力之所及替天行道罢了，话说回来，公孙奇比柳元甲比太乙都还要阴险，他那两大毒功若是练到足够火候，咱们要想除他，恐怕还不大容易呢。”

蓬莱魔女明白笑傲乾坤的心意，他是怕她念在恩师的情份，不忍与自己合力除掉公孙奇。笑傲乾坤是希望最好能够在公孙奇的毒功还未练到登峰造极之前，趁早将他除掉的。

蓬莱魔女给他触动又一桩心事，不觉神色黯然，再也提不起兴致与笑傲乾坤说笑了。

笑傲乾坤道：“好，咱们不要再谈公孙奇了。待到当真碰上他时再说吧。咱们说些高兴的话儿。”几经哄骗，才使得蓬莱魔女化悲为喜。两人一路说说笑笑，终于到了登州，这时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了。

蓬莱魔女知道珊瑚的老家是在�莱乡下，黄昏时分，进了那条村子，在村口遇见一个放牛回来的牧童，蓬莱魔女便向他打听。

那牧童道：“哦，原来你问的是玉家姑姑，我知道她，她回来已有一个多月了。你从这里向南走，走不多远，在山边有一座房子，围墙有火烧过的痕迹的，那就是她的住家了。”蓬莱魔女道：“不知她可在家？”牧童道：“她回来之后，几乎是成天躲在屋子里很少出门的。今天我没有碰见过她，想必是会在家中的吧。”

蓬莱魔女谢过了那个牧童，便与笑傲乾坤按照牧童的指点走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房屋。蓬莱魔女笑道：“这回可要比找我那二婶顺利多了。”

不料在敲门之后，却没有听到里面有人回答。蓬莱魔女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叫道：“珊瑚妹子，是我来啦！”估量珊瑚即使是住在深院内宅，也该听得见了。但等了一会，里面依然是毫无声息。

蓬莱魔女道：“奇怪，珊瑚是决不会躲避我的。难道当真有这么巧，我们一来，她又走了？咱们进去看看。”

两人越墙而入，只见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却杳无人影。其中有间房子房门虚掩，从窗口看进去，见有罗帐低垂，看这布置应是珊瑚的卧房。

蓬莱魔女推门进去，点燃了桌上的油灯，只见这间房子纤尘不染，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显然是有人住的。

蓬莱魔女道：“看来珊瑚是还未离家，可能刚好是出门子去了。她回来已有一个多月，心情也该好了一些，出去走动走动了。好，咱们就在这里等她回来，让她惊喜一番。”

紫檀桌上有个笔架压着一纸诗笺，墨渍犹新，蓬莱魔女拿起一看，写的却是五代词人冯延己的一首诗。词道：“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词中表达的是一片无可奈何的寂寞情怀，这当然是珊瑚借古人的这一首词来排遣自己胸中的愁绪笑傲乾坤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你这侍女却原来也是文武双全的才女呢。只是她尘根未断，却怎能做一世尼姑？”

蓬莱魔女道：“我这珊瑚妹子本是一个退隐的老镖头的女儿，她爹爹在她小时候曾请过一个老夫子教她诗书的。她读的书可能比我还多呢。我一直不赞成她削发为尼，这次我一定要劝她还俗。”

两人谈谈说说，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一弯眉月也已照上纱窗了，但珊瑚还未回来。蓬莱魔女正自心焦，笑傲乾坤忽道：“你听，她回来了。咦，她怎么不走正门呢？”

蓬莱魔女凝神一听，果然听得有夜行人越墙而入的声息。蓬莱魔女悄声说道：“来的不是珊瑚，珊瑚的轻功已得了我的六七分本领，要比这人高明得多。”笑傲乾坤是个大行家，说道：“不错。此人轻功杂而不纯，大约是个邪派中的二三流人物。咱们且别声张，看他来意如何？”当下一口气吹熄桌上的油灯，便与蓬莱魔女靠近窗边，窥伺那人行动。

油灯刚刚吹灭，那人的脚步声已走上厅堂，天上有一弯眉月，月照空庭，厅堂上虽不至于黑漆一团，但也相当幽暗。不过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练有夜眼，只要有些微光线，就可以在暗中视物。

蓬莱魔女甚是诧异，说道：“来的是孟钊，咦，他怎么不与桑青虹一起，却偷偷来到珊瑚家中。他不怕他妻子知道？”笑傲乾坤道：“这不来得正好吗？咱们可以从他身上追查公孙奇的下落。”蓬莱魔女道：“我师嫂托我照顾青虹，青虹给他骗婚，我也要着落在他的身上，把青虹找回来。好，且看他有何动静？”他们两人用上乘的内功将声音凝成一线，在暗室中任意交谈，珊瑚的卧室有一面窗口正对着厅堂，但坐在大厅上的孟钊因为本领与他们相差太远，却是毫无知觉。

孟钊躲在厅堂一角，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面朝外向，动也不动，如有所待。蓬莱魔女道：“看这光景，他是在等待珊瑚回来。奇怪，他怎么知道珊瑚不在家中，又怎么知道珊瑚定然还要回来？”

过了一会，听得大门打开的声响，有个女子走了进来，手上提着一个篮子，果然正是珊瑚。

珊瑚却不知道孟钊坐在她的客厅，骤然看见一个黑影站立起来，吓了一跳，立即从篮子里抓起一件东西，便打出去。孟钊叫道：“别打，是我！”嗤嗤两声，暗器插在孟钊面前的一张桌子上，却原来是两枝香。蓬莱魔女很是欢喜，心中想道：“这 丫头离开我两年有多，功夫非但没有丢荒，反而大有进境了。她篮中盛有香烛，想必是扫墓回来。”

珊瑚又好气又好笑，斥道：“起来，我不要看你这个丑态。你得罪了桑

青虹，你向她磕头去，我才没工夫理你们的闲事呢。”

孟钊仍是直挺挺地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说道：“玉姑娘，你非救我不可！唉，你不知道我与青虹名是夫妻，实则她从未把我当作大夫看待，平时是要打便打，要骂便骂。这回她还要杀我呢！”

珊瑚道：“哦，原来你是受了娇妻的气到我这儿诉苦来了。你娶了桑家的二小姐，理该受点气的，哼，你给我滚开！你们夫妻吵架，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

孟钊忽地噼噼啪啪，左右开弓，自己打了自己两记耳光，说道：“不错，你责得很对，当初我是不该妄图高攀，娶了这个妖女的。但这次她可是当真要想杀我，并非闹着玩的！玉姑娘，我以前对你不起，但求你看在我爹爹的份上，救我一命！”

珊瑚冷笑道：“你还记得你的爹爹？”

孟钊眼泪籁籁落下，说道：“玉姑娘，今天你去扫墓，我也躲在坟场。你祭了你爹爹的坟，又祭了我爹爹的坟，我都看见了，我知道你还念着两家的交情，我今晚才敢到这儿来求你的。当今之世，也只有你才能够救我的命了。”

珊瑚听他说到两家死去的老人，心中一软，说道：“好吧，你起来吧，我有话问你。”

孟钊又磕了个头，这才起来，说道：“多谢玉姑娘救命之恩。”

珊瑚道：“且慢，我还有话问你，你可老老实实地回答！”

孟钊道：“姑娘请问，孟钊决不敢有半句欺瞒。”

珊瑚道：“桑青虹这次为什么真的要杀你？我不相信她仅仅是为了不满意你做她丈夫。”

孟钊讷讷说道：“这里面有个，有个原因。”

珊瑚峭声道：“什么原因，从实说来！”

孟钊面色苍白，神情极是难堪，但终于还是说了出来。“这，这也是我的不对。我，我不该骗了她们桑家的内功心法，私自送给了公孙奇让公孙奇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这件事，最后给青虹发觉了，她生气得不得了，非要杀我不可。幸亏我及早知道风声，要是走慢一步，今天我就没命见你啦。”

珊瑚气得面色铁青，说道：“活该！你也不想想你这是助纣为虐！公孙奇练得成了那两大毒功，给武林带来了多大的祸害！”

孟钊颤声说道：“是，是！但我后悔已经迟了。就是如此，还不仅仅是青虹要想杀我呢！如今江湖上的侠义道，也有许多人知道我、我是公孙奇的、的走狗，那些人也都不会放过我的！”

珊瑚气往上涌，冷笑说道：“哦，原来你是被迫得走投无路，才跑到小庙里烧香的。可惜我只是一尊小庙里的菩萨，法力有限，不能度你超生！你对公孙奇忠心耿耿，为什么不去救他庇护？”

孟钊给她骂得面红耳赤，说道：“玉姑娘，我，我已经知错了，只要你肯救我，我是决不会依附公孙奇的了。”

珊瑚道：“这么说，如果我不救你，你仍然是要做公孙奇走狗的了？”

孟钊连忙说道：“不，不！这是我说错了话。我本是侠义门风，难道我就全然不知羞耻么？我决不能让人家一直把我当作公孙奇的走狗看待，所以我才决心改邪归正，来求你的。”

珊瑚点燃了桌上的油灯，仔细打量了孟钊一眼，心道：“看他神色，倒

似有点诚意。但却也还不是完全悔悟。”

珊瑚放下香篮，缓缓说道：“人最怕没有羞耻之心，你还懂得知耻，我也未尝不可原谅你的过错。但你可要说老实话，是不是公孙奇不要你了！”

孟钊满面通红，说道：“当初是我的错，我妄想从公孙奇那儿得到好处，妄想公孙奇可以提拔我，使我成为桑家堡的半个主人，使我成为武林中的一个人物。如今才知道完全错了。公孙奇，他，他只是想利用我来骗桑家的内功心法，我怎能依靠他，我也决不想依靠他了。”孟钊还漏了一点没说，他之所以要打算背叛公孙奇，那是因为公孙奇如今亦已成了武林公敌，自身难保之故。

这时，厅中已经点着了灯，蓬莱魔女看得更加清楚，她首先注意到的是珊瑚已经留了头发，不再是一个光头了。蓬莱魔女暗自笑道：“原来珊瑚早已有心还俗，倒省了我一番唇舌了。”她又看到孟钊瑟缩一角，状甚惶恐不安。蓬莱魔女心里想道：“孟钊虽然可恶，究竟还不是大奸大恶。他今日来向珊瑚求救，虽说是势迫如此，但也算得是有几分悔悟了。”

珊瑚也是同样的心思，于是说道：“但愿你是真心悔改就好。可是我的力量有限，我如何能够救你？”

孟钊听得珊瑚已有答允之意，大喜说道：“玉姑娘，只要你肯帮忙，我就有生路了。请你把我决意改邪归正之心，代为禀告你们的柳盟主。我愿意到她的山寨里充当一个小卒。”

珊瑚道：“哦，你是想托庇于柳盟主。这本来很好，可惜我现在却不知她身在何方？”

蓬莱魔女心里暗笑：“我就在你的卧房里呢。”她正想出声，笑傲乾坤忽地在她耳边悄悄说道：“有一位武功非同小可的人物来了。留心！”话犹未了，只听得一声长笑，划破夜空，听得孟钊不由得打了个颤。笑声摇曳之中，蓦然间台阶上已出现了公孙奇的影子。

珊瑚大吃一惊，连忙拔剑，剑未出鞘，公孙奇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她的穴道。蓬莱魔女在珊瑚的卧房里，也未来得及出来。蓬莱魔女这一惊亦是非同小可，要知珊瑚已得了她的五六分本领，却给公孙奇一个照面便即制服，公孙奇的功夫，显然是比两个月前在首阳山上与他们交手之时，又已迈进了一大步了。

笑傲乾坤轻轻一捻蓬莱魔女的手心，示意叫她不必忙着出去。蓬莱魔女登时会意，心里想道：“不错，这正是一个机会，可以考验孟钊是否真的有了决心与公孙奇相绝。”公孙奇兼修正邪两派的上乘内功，功力之深，只有在他们二人之上，故此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在密室里也不敢私语。

公孙奇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说道：“孟钊，你想不到会在这里见着我吧？”

孟钊极力抑住心中的恐惧，不让它在神色上表露出来，说道：“是啊，真想不到今晚能够巧遇大哥。自从采石矶战役之后，咱们失去了联络，我一直都在寻找大哥呢。”

公孙奇道：“是吗？你真的还愿意跟随我吗？我也在找你，我却以为你在躲避我呢。”

孟钊道：“哪里的话，小弟一直是唯大哥的马首是瞻。”话虽如此，声音已是不禁有点微颤。

公孙奇又是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哦，难得你对我还是这样忠心。但你

来这里做什么？”

孟钊心道：“我若说了实话，立即便有杀身之祸。珊瑚，只有请求你原谅我言不对心了。”他若有意若无意地把眼光从珊瑚面上掠过，然后说道：“大哥，你忘记了她是蓬莱魔女最亲密的心腹侍女么？我要是将她弄到手中，嘿嘿，对咱们也有好处啊！”

公孙奇歪斜着眼大笑道：“哦，原来你是打这门邪主意。青虹不要你了是不是？”

孟钊道：“正是呢。青虹说我把内功心法私授与你，她要想杀我呢。大哥，你能不能给我挽回？”

公孙奇道：“据我所知，还不只是青虹要杀你吧？”

孟钊道：“是啊，江湖上有一班自称侠义道的人也意欲得我而甘心，大哥，我唯有托庇于你了。”

公孙奇道：“你大概也知道对方是人多势盛，连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吧？”

孟钊给他说中了心事，但他也知道公孙奇是在用说话试探自己，当下说道：“大哥练的那两大毒功，已经大功告成了吧？”孟钊恃着一点小聪明，也想与公孙奇勾心斗角。

公孙奇道：“唔，你问这个干嘛？”

孟钊道：“小弟是意欲为大哥分劳。大哥，你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天下无人能敌，自是不用担忧。但那班江湖上的侠义道毕竟是人多势盛，大哥，倘若有一个忠心于你的人做你的助手，不更好么？小弟只恨本领不济，所以，所以想请大哥加恩……”

公孙奇道：“哦，原来你也想学这两大毒功？”

孟钊道：“大哥从前似乎也曾答应过小弟的，只要大哥练成了那两大毒功，可以转授小弟。”

公孙奇打了个哈哈，说道：“不错，不是你提醒，我几乎忘了。是呀，我还未曾酬谢你的功劳呢！”

孟钊道：“小弟并元素酬之意，只是想为大哥分劳。望大哥明鉴此心。”

公孙奇似笑非笑地说道：“好，很好。你这个主意打得真是不错。你倘若也练了那两大毒功，咱们就都是天下第一高手了。有两个‘天下第一高手，同在一起，哈哈，还何须恐惧敌人，咱们是更可以横行天下了！”

孟钊听出公孙奇的语气不对，连忙说道：“小弟决不敢想与大哥比肩，只是，只是——”

话犹未了，公孙奇已打断他的话道：“只是为了你对我一片忠心，要为我分劳是不是？你这几句话我听得多了，就不知你是否真的忠心？孟钊，你现在是桑家堡的半个主人，和我称兄道弟，与往日大大不同啦！你还是一样对我忠心么？”

孟钊满面通红，连忙说道：“这都是主人提拔之恩，当日也是主人要我改口相称的，其实孟钊并不敢高攀。”

公孙奇笑道：“这只是小事一件，只要你对我忠心，兄弟相称又有何妨？但我要知道你是否忠心，我可要试一试你了。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孟钊心惊胆颤，却不能不硬着头皮说道：“但凭主人吩咐，赴汤蹈火，孟钊不敢推辞。”

公孙奇面色一端，说道：“好，你给我把这丫头杀了！”指头指着珊瑚。

孟钊大吃一惊，讷讷说道：“这，这个还请主人三思。她是你师妹的心腹侍女，留下她用处不更大么？”

公孙奇道：“怎样对付柳清瑶，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说把这丫头杀了，你听不听我的吩咐？”

孟钊浑身直打哆嗦，终于鼓起勇气说道：“我，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杀她！她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她又决不能伤害及你，何必杀她？”

公孙奇面色陡变，冷笑说道：“果然一试便试出来了，你是个首鼠两端的小人！”

孟钊颤声道：“主人，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孙奇冷笑道：“什么意思？你自己应该明白！你到这里做什么？不就是要背叛我吗？嘿嘿，老实对你说吧，你们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饶是孟钊如何奸狡，掩饰得好，这一下也不由得吓得魂飞魄散，面色登时唰的变成了白纸一般。其实公孙奇不过是吓吓孟钊，试探真伪的，并非真的听见他们说话。

公孙奇一看他的面色，便知所料不差，于是“哼”了一声，接着说道，“孟钊，你以为我真的已是到了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境地，非你做我帮手不成么？我不妨告诉你，我已经练成了绝世神功，我即将开宗立派，我还有金国的新国师神驼太乙做我的靠山。”

孟钊颓然说道：“我知道你取得了桑家的内功心法，那是再也无需我了。”

公孙奇狞笑道：“不错，你到现在方才明白，已经是太迟了。哼，哼，你也不想想我公孙奇是何等样人？我若不是要用你去骗取桑青虹的内功心法，我岂能与你这厮称兄道弟？还让你做了桑家堡的半个主人？”

公孙奇声色俱厉，眼光中已是隐隐透出杀机，孟钊忽地也冷笑道：“公孙奇，你以为你当真已练成了绝世神功么？”

公孙奇手掌已经扬起，听了这话，不由得怔了一怔，手掌停在半空，不敢向孟钊拍下，说道：“孟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有多大的武学造诣，能够知道我的功夫是否练成？”

孟钊淡淡说道：“不错，我的武学造诣极差，但我却知道一个你所不知道的诀窍。”

公孙奇厉声道：“什么诀窍？”

孟钊道：“当然是桑家内功心法上的诀窃了。你不知道这个诀窃，你练成了那两大毒功，必将身受其害！”

公孙奇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孟钊此言，不知是真是假？按我练功的迹象而论，我自信已到了正邪合一的境界，可以消除后患的了。但他既然有此一说，我也姑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

顿然间公孙奇狰狞的面孔换上了一副笑容，哈哈笑道：“孟贤弟，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咱们现在好好谈吧。”

孟钊道：“你要知道这个诀窍，那也容易。你把练毒功的方法告诉我，待我练成之后，我再把那个诀窍告诉你。”

蓬莱魔女在密室里听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暗骂：“这两人都是一丘之貉！不过公孙奇是大恶，孟钊是小奸而已。她本来准备在紧要的关头出去救孟钊的，此时她以为公孙奇在孟钊威胁之下必将就范，而孟钊此人也不值得她的同情，因此也就放松了戒备了。

不料结果却是大大出乎蓬莱魔女意料之外。

蓬莱魔女心念未已，只听得公孙奇哈哈笑道：“孟贤弟，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手。很好，很好，我答应和你做这桩买卖了。”笑声未了，突然一掌击下！

这一掌不但是大出蓬莱魔女意料之外，连孟钊本人也是绝对意想不到。只听得孟钊大叫一声：“公孙奇，你好狠！”胸口已是给公孙奇的掌力震裂，和身倒在血泊之中。

公孙奇闪电般地撕破了孟钊衣裳，掏出了一本小册子，得意之极，冷笑说道：“不出我之所料，你果然有一份副本，嘿嘿，什么内功心法的诀窍，我还用得着你告诉我吗？”

但出乎公孙奇意料之外，孟钊在临死之前，虽然力竭声嘶，却也在冷笑起来：“公孙奇，你错了！这个诀窍你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了！终有一日，你将走火入魔，受尽诸般痛苦，比我死得更惨百倍！嘿嘿，哼哼，哈哈！”

如哭如笑，声声惨厉，裂人心肺，饶是公孙奇恶胆包天，也不禁为之毛骨惊然，他在又惊又怒之下，一脚踢开孟钊的尸体，骂道：“你捣什么鬼？好呀，你变了鬼恐吓我吧！”

就在这时，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一同从密室里跑了出来，可是已经迟了一步，孟钊被公孙奇打了一掌又踢了一脚，早已气绝了。

笑傲乾坤折扇一张，向公孙奇扑去，蓬莱魔女则奔向珊瑚，这是他们在密室里商量好的，一个攻敌，一个救人。

公孙奇衣袖一拂，把笑傲乾坤的折扇引开，倏地一个转身，又迎上了蓬莱魔女。蓬莱魔女这时正要抓着珊瑚，给公孙奇掌力一震，竟不由自主地倒退三步，说时迟，那时快，公孙奇已是先把珊瑚抓着。

笑傲乾坤挥扇点他背心大穴，公孙奇也早已拔剑出鞘，反手一剑，解了他这一招。随即把珊瑚当作一面盾牌，向前面一推，喝道：“柳清瑶，你敢动手，尽管刺吧！嘿嘿，你们躲在暗处想暗算我，我早已知道了！”

原来他们在密室里虽然屏息呼吸，但在刚才公孙奇与孟钊彼此勾心斗角之际，蓬莱魔女初意是准备也救孟钊的，故此到了紧张之际，就不自觉的手摸剑柄，发出了些微声息。公孙奇已经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听觉极其灵敏，些微声息，他便立即察觉。

公孙奇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一察觉屋中伏有高手，便故意装作与孟钊妥协的神气，以作缓敌之计，然则突然将孟钊打死，叫他们来不及抢救。公孙奇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一来恼恨孟钊反叛自己，二来他是料定孟钊抄有一本桑家内功心法的副本的，孟钊说的那个“诀窍”，若果是真有的，也必然在这副本上可以找到。但孟钊临终时说的那一段话却是他意想不到的。公孙奇此时的本领可以胜得过蓬莱魔女或笑傲乾坤，但同时对付两人，他却还未有把握。正是：

兔死狗烹何足惜？枭雄辣手不寻常。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弱女飘零遭毒手 英雄奋起斗魔头

此时公孙奇拿着了珊瑚当作盾牌，已是有恃无恐。蓬莱魔女投鼠忌器，见公孙奇把珊瑚推到面前，只好慌不迭地连忙收剑，公孙奇哈哈笑道：“柳清瑶，你既不念同门之义、往日之情，那就上来动手吧！”

蓬莱魔女骂道：“公孙奇，你还算是个人吗？你用毒掌打伤你的父亲，如今又来欺负一个武功远不如你的女子。这算是什么行径？”

公孙奇冷笑道：“你们才是打的如意算盘，你们想我把珊瑚放开，好让你们将我置于死地，哼，哼，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嘿嘿，你们说我不是英雄，你们又何尝算得好汉？你们一个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一个是名闻天下的大侠，却要以多为胜，这又是什么行径？好呀，有本领的咱们就一个对一个，决个荣辱死生！”

笑傲乾坤剑眉一挑，沉声说道：“好，公孙奇，你把珊瑚放了，我与你单打独斗！”

蓬莱魔女斥道：“公孙奇，你可知道我与谷涵是受了师父之命清理门户的，你是奸人逆子，人人得而诛之，你有什么资格与我们讲江湖上的规矩？”

公孙奇冷笑道：“柳清瑶，我不与你斗口，你要与华谷涵联手杀我，那也行呀，只要你有本领。但只怕你们杀不了我，你这侍女的性命先要赔了。”

蓬莱魔女骂了一声：“无赖！”但却也无奈他何，只好说道：“你把珊瑚放了，我们也就放你！”

公孙奇笑道：“这样交易倒还公平，但我怎能信过你们，好，你且待我想想。”

笑傲乾坤道：“不行！瑶妹，不能就这样放过了他！公孙奇，你不是说要一个对一个么？我接受你的挑战，你放不放珊瑚？”

公孙奇大笑道：“华谷涵，还是你有几分英雄气概，好，你既有胆与我单独较量，我可以接受你的条件。”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这厮的武功比起两个月前在首阳山之时，又高了许多了。看来他说的已练成了那两大毒功，并非假话。嗯，只怕谷涵一人单斗，打不过他。”

蓬莱魔女心意踌躇，正想说话。笑傲乾坤已经说道：“公孙奇，你把珊瑚放了。我姓华的说话算数，绝不会要清瑶帮手，你可以放心。”要知笑傲乾坤是个傲骨嶙峋的侠士，公孙奇既然说出要单打独斗的话儿，他即使没有把握取胜，也绝不能甘心退缩，让他耻笑。

蓬莱魔女深知笑傲乾坤的性格，他一言既出，那就是无可阻拦的了。因此当笑傲乾坤说话之后，公孙奇问她：“柳清瑶，你怎么说？”蓬莱魔女也就立即说道：“我也是这么说，你把珊瑚放了，我不插手就是。”

公孙奇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华谷涵你与我上这山顶一决雌雄。”

蓬莱魔女道：“且慢，你把珊瑚放回来，让我验过有否受伤。倘若你暗下毒手，我可不能与你甘休。”

公孙奇道：“好，你我既然不能互信，那么就先小人而后君子，把话都交代清楚，再行动手吧。这半山上有座亭子，我把珊瑚放在这亭子中，柳清瑶，你待我们到了山顶才许上来，但却不许越过这座亭子。珊瑚我可保她毫发无伤，只是却要你替她解开穴道。你若耽误了解穴的时间，这就不关我的

事了。我用的是家传的点穴功夫，我知道你是学过我家的独门解穴手法的。”

原来公孙奇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的独门重手法点穴功夫，必须在一个时辰之内解开，身体才毫无损害。倘若过了一个时辰，就有残废的危险。珊瑚被他点的穴道，已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了。这么一来。他在半山那座亭子放了珊瑚之后，蓬莱魔女就必须马上上去给她解开穴道，而要解这样的重手法点穴，至少也得半住香时刻。公孙奇自忖在这时间之内，他已经可以把笑傲乾坤置之死地，那时即使蓬莱魔女不守信约，要来夹攻，亦己迟了。

笑傲乾坤猜到他的心思，冷笑说道：“公孙奇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既答应与你单打独斗，岂有中途反悔，再与清瑶联手攻你之理？”公孙奇笑道：“我知道你是大侠身份，一诺千金。但在我来说，总是多加提防的好。反正你们是要回一个安然无恙的珊瑚，我没伤她分毫，那就是已经履行诺言了。”

笑傲乾坤冷笑道：“谅你现在也不敢以毒掌伤她。好吧，瑶妹，咱们就照他所说的办。”蓬莱魔女知道笑傲乾坤的脾气，心里想道：“华哥是绝不会要我帮手的了。他在光明寺学了我师父与我爹爹几种专门用来对付公孙奇的功夫，公孙奇的毒掌虽然厉害，也未必就伤得了他。”蓬莱魔女急于要回珊瑚，当下也就不在这小节上纠缠了。

公孙奇在半山的亭子放下珊瑚，便与笑傲乾坤一同上山。待到蓬莱魔女赶到那座亭子，他们也已上了山顶了。蓬莱魔女一面用本门内功替珊瑚通解穴道，一面在亭子里遥观山顶上的搏斗。

只听得公孙奇哈哈一笑，说道：“来吧！”双手一搓，掌心登时有如涂了一团浓墨，笑傲乾坤嗅到腥臭的味道心里也暗暗吃惊。

笑傲乾坤气沉丹田，玄功内运，说道：“我不想占你便宜，你先发招。”公孙奇哈哈笑道：“笑傲乾坤果然名不虚传，骄傲得紧！”大笑声中，一掌拍下。笑傲乾坤折扇一张，扇面迎上他的毒掌。

公孙奇的毒掌固然极其厉害，内功也十分了得，掌力一发，当真是有若排山倒海而来。笑傲乾坤心中一凛，想道：“这厮的内功果然已练到了正邪合一的境界。”扇子一翻，扇面迎上毒掌，轻轻一挡，只觉虎口的“关元穴”微微一跳，但他的身子仍是纹丝不动，公孙奇却反而立足不稳，斜掠数步。

这一下公孙奇也不禁大感意外，心头一震。要知公孙奇的毒掌虽然厉害，但以笑傲乾坤的本领，只要不给他直接打着身体，便可无妨，故此公孙奇必须在功力上也能够胜过对方，才能充分发挥毒掌的威力，而公孙奇在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之后，自信也胜得过笑傲乾坤的，岂知交手之后，才发觉不如自己所期。

其实若论内功的造诣，这两人一个是玄门正宗，一个是正邪合一，比较之下，是公孙奇的内功霸道得多。两人若纯然是以内功搏斗，公孙奇加上毒掌的威力，笑傲乾坤最后总是难免受伤。但因笑傲乾坤得了公孙奇父亲公孙隐的指点，却占了知彼知己之利。公孙奇虽然兼修正邪两派最上乘的内功。但毕竟还是以他原来修习的家传内功为基础的，笑傲乾坤得了他父亲的指点，虽然不能胜他，却是可以化解他五成以上的威力。

公孙奇道：“好，我看你能接我的几掌？”一个转身，再度扑上，双掌齐出，同时使用“化血刀”与“腐骨掌”的功夫，打得比刚才那招更为凶狠了。笑傲乾坤虽然早已默运玄功，抵御毒气，但吸进了公孙奇毒掌所发的腥风，仍是不禁感到阵阵恶心。

笑傲乾坤当然不敢让他真个打着，但倘若仍依前法，“ 卸力消劲 ”，却又不能同时化解他双掌齐出的两大毒功。好个笑傲乾坤，在这危险的关头，蓦地一声长笑，非但临危不乱，而且使出了以攻为守的奇险招数！

公孙奇双掌划了一个圆圈，右掌先行击下，笑傲乾坤不退不闪，折扇一合，便向他的掌心“ 劳宫穴 ”点去。这是柳元宗所授的世上无双的点穴功夫，公孙奇的“ 劳宫穴 ”倘被点中，真气散乱，便有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之灾，那时公孙奇的左掌虽然可以打中笑傲乾坤，但那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

公孙奇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一心一意想要称霸武林，他却怎肯与笑傲乾坤两败俱伤？当下急忙化掌为指，“ 铮 ”的一声，弹开笑傲乾坤的扇头，又再斜掠数步，他忙于化解笑傲乾坤的点穴功夫，左掌也就打空了。

笑傲乾坤与他再度交锋，展开了游身缠斗的打法，一柄折扇，倏合倏张，忽而当作五行剑使，忽而当作判官笔用，招数神妙无比。公孙奇则以两大毒功配合上大衍八式与他相斗。双方都使出了平生所学，旗鼓相当，打得难解难分。

且说蓬莱度女用本门内功替珊瑚通解穴道，珊瑚是被公孙奇以重手法点了七处大穴的。解穴颇费时间，也颇耗内力。蓬莱魔女累得香汗淋漓，好不容易把珊瑚所被封闭的经脉全部打通，已经是过了大约半炷香的时刻了。

珊瑚在穴道被封的时间里，身子不能动弹，心里还是明白的。公孙奇打死孟钊以及把她作为人质威胁蓬莱魔女等等事情，她全都知道。她身受公孙奇之害，因此穴道一解，不禁气得咬牙切齿他说道：“ 柳姐姐，公孙奇这贼子早已与你断了同门之谊、兄妹之情，你还不忍下手将他除去么？我只恨自己本领不济，不能亲自报仇。 ”

蓬莱魔女道：“ 不是我不忍下手，是我们与他约好了的，只能由谷涵与他单打独斗，我却不能越过这个亭子一步，当然也就是不能插手斗他的了。 ”

珊瑚道：“ 柳姐姐，你不是教导过我们的吗，‘ 遇文王，兴礼乐；遇桀纣，动刀兵 ’。与这等奸人贼子，又何须守什么信义？ ”

此时公孙奇与笑傲乾坤已经斗到百招开外，双方越斗越烈，笑傲乾坤因为要同时运功抵御毒气的侵袭，较为耗损真力，头上已是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

蓬莱魔女是个武学大行家，见此情形，心中暗叫“ 不妙！ ”暗自想道：“ 谷涵即便不至于便输给他，但这样下去，只怕也要两败俱伤。 ”

蓬莱魔女听了珊瑚的话，思潮也自反复不定，但终于还是叹了口气，说道：“ 我若插手，只怕有损谷涵的声名。他，他的性情也不会喜欢我去助他的。 ”蓬莱魔女是绿林盟主的身份，说话素来是斩钉截铁。珊瑚听她如此言说，也就不好作声了。但蓬莱魔女虽然在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不去，心中却不能不为华谷涵暗暗担忧。

蓬莱魔女在为华谷涵担忧，公孙奇此时却是在为自己担忧了。他初时以为在半炷香的时间之内，一定可以将笑傲乾坤毙于掌下的，哪知结果还只是打成平手。此时珊瑚的穴道已解，蓬莱魔女是可以抽出身子来了。

公孙奇自己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当然不敢寄望于蓬莱魔女信守诺言。他害怕蓬莱魔女上来夹攻，只好全力施为，希望尽快击败笑傲乾坤。

此时笑傲乾坤也是暗暗吃惊，他是用折扇抵挡公孙奇的毒掌的，这把折扇是用精铁打成，平时是触手冰冷的，如今则似是从洪炉里拿出来似的，触手如烫。笑傲乾坤心道：“ 想不到这厮隔物传功的本领也如此厉害，再过些

时，只怕这把铁折扇也要沾上剧毒。”笑傲乾坤知道久战下去，对他不利，也只好加紧施为。

就在双方舍死忘生，全力拼斗的时候，忽听得马蹄声得得，有个女子骑着一匹骏马，从山下经过。

蓬莱魔女抬眼望去，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骑马而来的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她“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桑青虹。桑青虹是为了捉拿孟钊追踪至此的。

桑青虹发觉山上有人打斗，勒住坐骑，抬头一看，见是公孙奇，又惊又怒，骂道：“你这恶贼又到这里害人来了，我决不能让你凭藉我家武功，横行无忌。”

蓬莱魔女连忙扬声叫道：“桑姑娘，快来我这儿！”珊瑚穴道初解，行动仍然不便，故此蓬莱魔女不敢下山去迎接桑青虹。而且她是与公孙奇有约在先的，她不能越过这座亭子，因此她也不能上山去，在另一边山路拦截桑青虹。

桑青虹转过山坳，看见了蓬莱魔女在亭中袖手旁观，很是诧异，应了一声，问道：“你看见孟钊吗？”蓬莱魔女道：“孟钊已给公孙奇杀了。咦，青虹，你上哪儿？不要上山，来我这儿！”

桑青虹没有听从蓬莱魔女的说话，策马缓缓上山，公孙奇哈哈笑道：“小姨，你应该感谢你的姐夫才对。你不是后悔嫁给孟钊的吗？我替你除去，岂不是正对你的心愿？哈哈，一朵鲜花，本来是不该插在牛粪上的。”他口中说话，手底毫不放松，仍然是在猛烈地攻击笑傲乾坤。

桑青虹上到半山，忽地叫道：“走乾门，转巽位，点他血海穴！”“唉，可惜没点着！再来！再来！快抢坎离位置，点他愈气穴！”“对了！对了！血海穴与愈气穴是他的两处弱点。攻他这两处，攻他，攻他！”

原来桑青虹自己虽然不会这两大毒功，但这两大毒功是她父亲所创，她却是懂得其中奥秘的行家。她看了片刻，已知公孙奇练了她家的内功心法，尚差半分火候未曾炉火纯青，因此他的两大毒功也还不是无懈可击，只要有一个内力与他旗鼓相当的人，用重手法点了他的血海穴或愈气穴就可以将他制伏！

桑青虹之所以策马上山，就是因为要走得近些，看得较为清楚，这才可以临场提点。她见蓬莱魔女袖手旁观，以为蓬莱魔女还是把公孙奇当作师兄，故而两不相帮。桑青虹心想：“她不帮华大侠，我却是非帮不可！”公孙奇害死她的姐姐，占了她的桑家堡，又串同孟钊，骗了她的内功心法，她恨极了公孙奇，即使冒点危险，也是在所不顾了。

当然以公孙奇的本领，笑傲乾坤要想点中他的穴道，亦非易事。不过，笑傲乾坤知道了这个制敌的诀窍，向他这两处弱点进攻，却是登时扭转了颓势，反守为攻。

公孙奇又惊又怒，心中想道：“如今柳清瑶已是随时可以上来夹攻我了，又来了这个贱婢，久战下去，只怕我定是凶多吉少。”想至此处，恶念陡生！

此时笑傲乾坤正在倒转扇头，用重手法点公孙奇胁下的“愈气穴”，公孙奇一个“大弯腰、斜插柳”，突然伸手一抓，抓着了笑傲乾坤的扇头，左掌立即拍下，笑傲乾坤不能再用折扇遮拦，唯有硬接他的掌力，“蓬”的一声，两人交了一掌。

公孙奇这一招使得险极，要知掌心的“劳宫穴”虽然不是他的“罩门”，

但也是一处重要的穴道，公孙奇在抓着对方扇头的时候，“劳宫穴”已是给笑傲乾坤点个正着。同时他们又硬拼了一掌，双方都是元气大伤。

不过因为公孙奇乃是毒掌，笑傲乾坤自是伤得更重。而且在受伤之后，还必须默运玄功，阻止毒气向上蔓延，侵入心脏。

只听得“　”的一声，笑傲乾坤将折扇坠地，一个倒纵，跃出数丈开外。公孙奇却是大吼一声，转身逃下山去。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也顾不得什么诺言不诺言，立即上山去救护笑傲乾坤。此时他们两人的战斗已经告一段落，公孙奇亦已逃走，蓬莱魔女上去并非与笑傲乾坤联手攻他，其实也算不得是违背诺言了。

公孙奇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心道：“好在这贱婢不来追我。”原来他也伤得不轻，尤其是“劳宫穴”被点，内息已被打乱，真气涣散，此时若是蓬莱魔女追上去攻他，他绝非蓬莱魔女的对手。但蓬莱魔女不知笑傲乾坤伤得如何，却又怎敢离开笑傲乾坤而去追他？

但公孙奇却并非只图逃走，而是向桑青虹所在之处跑去，桑青虹大吃一惊，连忙拨转马头，正要逃跑，公孙奇信手拾起一颗石子，双指一弹，石子打中马腿，那匹坐骑一声嘶叫，四蹄屈地。桑青虹这匹坐骑本来是日行千里的骏马，她刚才之所以敢上到半山，就是因为恃着有这匹骏马，在紧要的关头可以逃跑的。却不料公孙奇竟敢使用险招，突然打伤了笑傲乾坤便来追她，她逃得慢了一步，给公孙奇飞石打落马。

说时迟，那时快，公孙奇一个起伏，箭一般地跑到桑青虹跟前，桑青虹刚自一个“鲤鱼打挺”，跃起来待要逃跑，却已是来不及了。公孙奇一把就将她抓住。公孙奇虽然元气大伤，但武功还是远远在桑青虹之上。

公孙奇那颗石子也是打得恰到好处，他是打着那匹骏马膝盖的关节，骏马四蹄屈地，却没有受伤，此时关节的酸麻已过，仍然能够站立起来。公孙奇抱起了桑青虹一跃上马，反手在马臀一拍，催得这匹坐骑四蹄如飞，绝尘而去。此时即使蓬莱魔女要来追他，也是追不上的了。

蓬莱魔女刚刚来到笑傲乾坤身边，桑青虹已被公孙奇劫走，两人都是大大吃惊，相顾失色。

公孙奇在马上纵声大笑：“柳青瑶，华谷涵，你们学了我爹爹的武功，就以为可以制伏我么？嘿，嘿，这叫做痴心妄想！咱们青山绿水，后会有期，下次相逢，你们可以两人齐上，我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公孙奇俘虏了桑青虹，心中得意之极。要知他练桑家的内功心法，所差的不过半分火候，这次逃得性命，自忖不用多久，就可以练得炉火纯青，那时浑身上下，就再也没有可以让人攻击的弱点了。他心中又想：“即使孟钊说的是真，桑家的内功心法之中还有一个诀窍是我未曾知道的，但我捉了桑青虹，也总可以从她的身上想法盘出这个秘密了。哈哈，到了我的武功变成了天下第一之时，我还用害怕什么人？”他想到得意之处，一路笑声不绝。

公孙奇的笑声在山谷中回响未绝，人与马则早已出了他们视线之外。华谷涵恨恨说道：“瑶妹，不必丧气，咱们这次栽了筋斗，下次再好好斗他一斗。你瞧，我不是仍然很硬朗地站着，并没有倒下去吗？”

蓬莱魔女心中颇歉意，说道：“谷涵，我不该让你独斗公孙奇的，你受的伤怎么样？”

笑傲乾坤道：“这厮的毒掌确是果然厉害，倘若我给他再打一掌，我恐怕就要倒下来了。只是一掌，我还可以禁受得起。瑶妹，你随身带有金针，

请给我挑破这根指头。”说罢，伸出中指，只见中指一团紫黑，肿得有拇指那么粗。原来他是用上乘内功把剧毒都迫到中指指端。蓬莱魔女用金针给他挑破了指头，挤清了毒血，笑傲乾坤笑道：“我虽然受了一点伤，但公孙奇伤得不比我轻。这一场比武只能算是扯了个直，谁也没有吃谁的亏。”蓬莱魔女道：“只可惜我太粗心大意，让他俘了青虹，却是愧对我那死去的师嫂了。”

珊瑚精力已经恢复，当下三人，同回到珊瑚家中。孟钊的尸体还摆在那儿，珊瑚想到孟钊在公孙奇的威胁之下，仍不忍伤害自己，总算多少还有点良心，孟钊毕竟是她青梅竹马之交，珊瑚心中亦自不无伤感，于是在后园中掘了个坑，草草将孟钊埋葬，算是尽了一点心意。

此时已是清晨时分，蓬莱魔女帮忙珊瑚弄了一点早点来吃，珊瑚的神情仍然颇为沮丧。蓬莱魔女安慰她道：“埋了孟钊，也就等于埋了你的过去。让一切伤心之事都埋葬了，你又走出空门，再入江湖，从头做起，这不很好么？”珊瑚点了点头，说道：“柳姐姐，你说得对。”

蓬莱魔女笑道：“这次咱们虽然受了一点挫折，但慧寂神尼给我的差使，我却是办到了。”珊瑚道：“啊，你已经见着了我的师父了，什么差使？”

蓬莱魔女笑道：“慧寂神尼不要你做记名弟子了，她要我劝你还俗呢。”当下说了光明寺之事。珊瑚听得慧寂神尼已有安身立命之处，大为安慰，说道：“多谢师父还惦记着我，但我已经还俗了。”蓬莱魔女道：“可不是吗？我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的，谁知道你已经不用我劝了。珊瑚妹妹，是什么因缘使你雄心复活的？”上次珊瑚削发为尼，曾向蓬莱魔女表白说是因心灰意冷而出家，故此蓬莱魔女如此问她。“因缘”是佛家语，可以解释为人生的某种遇合，也可以直白的浅释为“原由”，但在俗人口中，却又与指男女之情的“姻缘”相通。蓬莱魔女妙语双关。本是带有点调侃她的意味。

不料珊瑚当真面上一红，半晌说道：“盟主，属下有一件事情正想禀报你。”她改口以“盟主”相称，这是恢复了往日在山寨中，有“公事”要向蓬莱魔女禀报时的称呼了。

蓬莱魔女笑道，“你是愿意跟我再当女强盗了？很好，我正要你做我的助手呢。但这里不是山寨，咱们不必拘礼于山寨的规矩。你我还是姐妹相称吧，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珊瑚说道：“这件事要从你在三年前叫我护送耿公子的那件事说起。”蓬莱魔女听她重提与耿照当年之事，不觉怔了一怔。要知珊瑚就是因为耿照另有一个意中人，以致心灰意冷而遁世逃禅的，蓬莱魔女只怕她重提旧事，难免伤心。但看了看她，却并无感伤的神色，这才放下了一重心事，微笑说道：“怎么样？”

珊瑚道：“那次我奉命出差，玳瑁姐姐曾托我一桩事情，查访她弟弟的消息。”蓬莱魔女道：“哦，原来玳瑁还有一个弟弟，我却未曾知道。”

珊瑚续道：“玳瑁姐姐是农家女儿，她爹娘是因为日子太苦，当时又在战乱之中，恐怕顾不了女儿，这才将她送给富贵人家当丫头的。后来那家人家给绿林好汉所劫，玳瑁才到了绿林之中，其后又几个辗转，才得有机缘跟随盟主的。”蓬莱魔女道：“怪不得玳瑁不愿意提及她的身世，原来是有这一段伤心之事。她的弟弟怎么样？”

珊瑚道：“当时她的爹娘留子不留女，玳瑁被送给人家当丫头之时，年方七岁，她弟弟只有五岁。世乱年荒的情况之下，经过了十几年，玳瑁不知

她的老家是否还在原来乡下，故此托我查访。可巧她的乡下离我这儿不过二百里路。那年我护送耿公子之后，回程之时，曾到家中一转，也到过她的乡下。玳瑁姐姐只知自己姓陆，她父亲是个穷苦人，连名字都没有的。乡下人小一辈的叫他陆大叔，平辈的就只叫他老陆。要找这样的一个普通农家，可真难找。”

蓬莱魔女道：“你找着了没有？”珊瑚道：“我好不容易找到那条村子，一看只见满目荒凉，处处都是颓垣败草，原来这条村子经过兵灾，老百姓的房子都给烧光了。村中只剩下两座建筑牢固的地主人家的大屋，那当然不会是玳瑁的住家了。我还未死心，再到附近的村子打听，他们说那条村子从前是住有许多姓陆的人家的，像我所描述的那个‘陆大叔，的农民就有十几个之多，经过兵灾，有的死，有的走，有的被金军拉去当了夫役，都不知道下落了。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玳瑁也忒可怜，这么说你是找不着她的弟弟了。”笑傲乾坤笑道：“我猜她是找着了，要不然她不会特别提出这件事情来说。”珊瑚道：“你们都猜对了一半。

那次没有找着，这次找着了。”蓬莱魔女喜道：“啊！找着了！怎么找着的？他人在哪儿？玳瑁知道了没有？”

珊瑚道，“我这次回来，因为与玳瑁的乡下反正离得不远，就又去了一趟。这次村中多了一座新盖的土房子，我到的时候，房子的主人正好打猎回来，我就上去一问——”蓬莱魔女笑道：“可巧就是玳瑁的弟弟了？”

珊瑚道：“可不是吗？但起初还不知道是不是的，因为将女儿送给人家当丫头的‘陆大叔’不只是他爹爹一人，后来说起了那天他和姐姐分手的情形，这是玳瑁告诉我的，他还隐约记得，这才知道是找到了正点儿了！”

蓬莱魔女道：“他还在这儿吗？”珊瑚道：“还在的。”接着说道：“原来他在家破人亡之后，流浪江湖，也曾学了一身武艺，后来又参加了一支抗金的义军，所以一直没敢回乡。如今金国在新败之余，不敢像从前那样雷厉风行地‘剿匪’，乡下稍微太平了些，他才回来的。”

蓬莱魔女道：“他叫什么名字？”珊瑚道：“他叫陆勉。”蓬莱魔女似乎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但却记不起是在哪里听过的。珊瑚接着说道：“他知了姐姐的下落，欢喜到不得了，希望也能够到咱们的山寨来为盟主效力，我擅自作主，替盟主答应让他入伙了。”

蓬莱魔女道：“这正是最好不过了。那么你就带我去找他，叫他跟咱们一道走吧。”珊瑚道：“不必去了。他说过今天要来看我的，再等一会，只怕就会来了。”

蓬莱魔女听她说起陆勉时的亲切的语气，恍道：“哦，敢情你是为了他这才改变了出家的主意的？”

珊瑚面上一红，还未来得及说话，只听得已有敲门的声音，问道：“珊瑚姐姐在吗？”珊瑚道：“你自己进来吧！”一个少年推门而入。

这少年正是玳瑁的弟弟陆勉，他见屋内有人，怔了一怔，珊瑚笑道：“你来得正巧，这位姐姐就是我们的柳盟主了。这边这位是华谷涵华大侠。”陆勉喜出望外，连忙上前按绿林规矩行过参见盟主之礼。

蓬莱魔女是个武学行家，一看这陆勉目蕴精光，说话中气充沛，就知他内功颇有根底，只有在珊瑚之上，绝不在珊瑚之下，便问他道：“你师父是谁？”陆勉道：“家师复姓西门，单名一个业字。武林中人称西歧凤。”

蓬莱魔女喜道：“怪不得我听到你的名字觉得好熟，原来是西歧凤的弟子。两年前，有一次我与你的师父及你的大师伯东海龙相遇，他们谈起各自的传人，你师父曾经提过你的名字。”

陆勉道：“我怎能与大师伯的衣钵传人杜师哥相比？杜师哥是早已名满天下的英雄，我只是刚出道的雏儿。”蓬莱魔女道：“你还未曾见过你的大师伯和杜师哥的吗？一年前的采石矶之战中，我曾与他们并肩御敌，得过他们不少助力的。”

陆勉道：“还未曾见过。那次采石矶之战，我也参加了一支义军，义军的首领名叫刘侃。”蓬莱魔女道：“哦，刘侃？这个名字我也似曾听过。但那次他好像并没有来到采石矶。”

陆勉道：“不错。那次我们被金国的大军隔断，过不了淮西。

我们的刘统领是早已想投到盟主麾下的，他也听得我的杜师哥杜永良当时是在盟主的指挥之下，统率一路义军的。他要我去与杜师哥接洽，可惜道路隔断，我还未曾到得采石矶，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已经结束了。”

蓬莱魔女道：“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大家都是同心抗金，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后来你们这支义军怎么样？”

陆勉叹口气道：“宋军大胜之后，反而班师退回江南，又与金国讲和。义军失了依靠，军心涣散，受不了金国大军的压力，早已散了。但刘大哥还是在企图东山复起的。只要盟主有令，我可以设法与他取得联络。”

陆勉所说的情形是江北大多数义军的共同遭遇，蓬莱魔女叹道：“南宋庸臣误国，君主也只图苟安，当真是令人可气可恨。我们当然是需要更多的义士再起抗金的，但也无须你马上就去替我奔跑联络。你们姐弟隔别了十几年，你还是先随我回山寨见见你的姐姐吧。”陆勉当然也是很想姐弟重逢，垂手答道：“但凭盟主吩咐。”

于是四人同行，珊瑚与陆勉朝夕相处，形迹是更亲近了，蓬莱魔女看在眼内，好不欢喜。一路无事，这一日回到了山寨。玳瑁得到报信，率众出迎。

珊瑚低声笑道：“你不认识姐姐了吗？还不快上去姐弟相见。”她是想令玳瑁得个“意外之喜”，故而自己不先说出。不料陆勉却似呆了一般，双眼睁得又大又圆，珊瑚随着他的眼光望去，只见玳瑁背后有个少年，是她不认识的。

蓬莱魔女走在前面，也看见了这个陌生少年，只道是个新入伙的头目，也不怎样在意。当下蓬莱魔女哈哈笑道：“玳瑁，你瞧我带了谁人来了？”

蓬莱魔女所说的这个“谁人”，当然是指陆勉，她也想看看玳瑁还认不认识弟弟，但在玳瑁心中，却只道蓬莱魔女说的乃是珊瑚。

玳瑁大喜说道：“珊瑚姐姐，你回来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喜事，我的弟弟也回来了。小毛，上去参见盟主。和盟主同在一起的这位姐姐就是我和你常说的那位珊瑚姐姐，我最要好的结拜姐姐。你也一并见过吧。”

玳瑁在那里喜孜孜地说话，蓬莱魔女与珊瑚可都是大吃一惊。珊瑚叫道：“你有几个弟弟？”那少年已走上前来，玳瑁指着他笑道：“你不是早就知道的么，我只有一个弟弟，他就是我的弟弟。咦，珊瑚姐姐，你怎么啦？”

珊瑚叫道：“你的弟弟我给你带来了，怎么这里又有一个你的弟弟？”

玳瑁也是吃惊不小，说道：“什么？这个人是谁？他也说是我的弟弟吗？”

陆勉面上变了颜色，指着那少年道：“你，你，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为

何冒充是我？”

那少年陡地喝道：“这人是奸细！”

陆勉又惊又怒，叫道：“你，你说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才是奸细！”

那少年上来要拿陆勉，陆勉也摆开了架势。蓬莱魔女喝道：“不许动手！真的做不了假，假的当不了真。是非真假，总可以问个明白。玳瑁，你仔细认认，哪一个才是你的弟弟？”

玳瑁指着那少年道，“我早已盘问清楚了，他是我的弟弟！”

此言一出，最吃惊的乃是珊瑚。她似是自言自语又似是向着玳瑁说话：“不对吧，我不相信陆勉骗我！”

陆勉说道：“姐姐，你给人骗了。这个人他和你说了些什么？”

玳瑁怒道：“你想套问我的私事好来冒充么？我才不上你的当！”

那少年道：“他是义军的叛徒，只怪我从前有眼无珠，还把他当作好朋友。好呀，你知我有个姐姐做盟主的助手，你就居然这样大胆，冒充我来行骗，我倒要问问，你这是何居心？”玳瑁给这少年说得火起，说道：“对，先把他拿下，再拷问他！”

陆勉大叫道：“且慢，我有话说！”

珊瑚道：“玳瑁姐姐，你就让他说几句吧！”玳瑁道：“好，你有什么话说，说吧！”

陆勉道：“妈将你卖给王大户做丫头那天，妈拖着我送你过桥，过了那边桥头，你要抱我一抱，可是你抱不起我，摔了我一跤。你记不记得？”

那少年怒道：“我和你在义军中是好朋友，这些事情都是我说给你听的。”

陆勉冷笑道：“你才是真不要脸，我把你当作兄弟一般，将小时候的苦楚向你倾吐，你却拿来骗我姐姐！姐姐，你再仔细认认，你当真是一点也不认得你的弟弟了么？”

两人说着同样的话，争吵起来。蓬莱魔女道：“你们别吵，让玳瑁仔细再认。”

玳瑁离家之时，她自己七岁，弟弟只有五岁。如今姐弟都已长大，小时候的相貌早已变了。她左面看看，右面看看，觉得这两个少年都似依稀有点她弟弟的影子，但“先入为主”，她还是比较相信先来的那个少年是她弟弟。

陆勉抓抓耳后腮，含悲说道：“姐姐，你不认得我了？但我还有话说。”

玳瑁蓦地勾起久远的记忆，似乎她的弟弟小时候有这种抓腮的习惯。但一个人在焦急无策之时，也是常常会有这种抓腮的动作的，玳瑁不能因此断定谁真谁假，当下说道：“好，你还有什么要说，那就快说！”

陆勉道：“这话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你与我到无人之处去说！”

那少年叫道：“你想耍什么花招，姐姐，小心上他的当！”

玳瑁想了一想，眼光露出惊疑不定的神气，却道：“好吧，我就和你到那边说去。”她把手一挥，喽兵让开，腾出了一片无人地带。那少年似乎还想抗议的，但终于没有说话。

玳瑁将陆勉带到树林旁边，停下来听他低声说话。蓬莱魔女捏着拂尘，全神贯注盯着那边，要知陆勉武功在玳瑁之上，蓬莱魔女是恐防陆勉突然发难，将玳瑁掳为人质。这宗“双包案”太过离奇，连玳瑁都分不出谁真谁假，蓬莱魔女自是更难分了。但陆勉要玳瑁到无人之处说话，蓬莱魔女也就不能不对陆勉多几分提防。

另一个更提心吊胆的人乃是珊瑚。在玳瑁和陆勉说话的时候，她手心一

直是捏着一把冷汗！“如果陆勉是假的……”她简直不敢再想下去。她是在情场上失意了一次的人，如今好不容易才医好心灵的创伤，她是不能再经受一次打击的了。

陆勉与玳瑁说话的时间并不长，珊瑚却似在惊惶之中等待了漫长的岁月。正是：

孰假孰真心惴惴，双包案也太离奇。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